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 拉岡精神分析辭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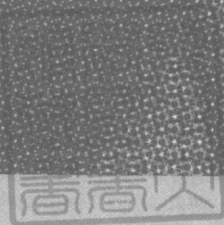
狄倫·伊凡斯 (Dylan Evans) ◎著

劉紀蕙 廖朝陽 黃宗慧 龔卓軍 ◎譯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B24-65

2007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 拉岡精神分析辭彙

狄倫·伊凡斯 (Dylan Evans) ©著

劉紀蕙 廖朝陽 黃宗慧 龔卓軍 ©譯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Brunner-Routledge

Copyright © Dylan Evans 1996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aylor & Francis Ltd.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9 Chu Liu Book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拉岡精神分析辭彙 / 狄倫·伊凡斯 (Dylan Evans) 著；劉紀蕙等譯。-- 初版。-- 臺北市：巨流，2009.10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譯自：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ISBN：978-957-732-336-1 (平裝)

1. 拉岡 (Lacan, Jacques, 1901-1981)
2. 精神分析 3. 術語 4. 詞典

170.189041 98016473

## 拉岡精神分析辭彙

原著：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原著者：Dylan Evans

譯者：劉紀蕙、廖朝陽、黃宗慧、龔卓軍

發行人：楊曉華

責任編輯：邱仕弘

封面設計：楊芳菁

出版者：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編輯部：116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集英樓 2 樓

電話：(02) 86613898

傳真：(02) 86615465

帳號：01002323

戶名：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E-mail：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法律顧問：林廷隆律師

電話：(02) 29658212

總經銷：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57 號 2 樓之 2

電話：(07) 2235267

傳真：(07) 2264697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045 號

ISBN：978-957-732-336-1

2009 年 10 月初版一刷

定價 55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 簡介

拉岡（Jacques Lacan）是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以來最具有原創性與影響力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他的思想徹底改革了精神分析的臨床實踐，也持續影響電影研究、文學批評、女性主義與哲學等不同領域。拉岡的寫作之複雜與特殊風格是惡名昭彰的。對於任何受到拉岡影響之領域而言，《拉岡精神分析辭彙》將是非常重要的。

本書囊括超過兩百個拉岡字彙的詳細定義，既包括了拉岡所使用的通用精神分析語彙，也包括了他自己在不同講學階段所發展出的獨特用語。除了拉岡的臨床基礎之外，本書亦詳細介紹拉岡概念的歷史脈絡與體制性背景。每一個重要概念都溯源至其出處，例如佛洛伊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黑格爾（G. H. Hegel）以及其他思想家。

《拉岡精神分析辭彙》提供了精神分析訓練與執業的難得參考資料。這本書除了將拉岡的思想放置於臨床脈絡之外，也為其他學科提供了理想的閱讀指南。

狄倫·伊凡斯（Dylan Evans）在布宜諾斯、倫敦與巴黎接受拉岡學派精神分析訓練。他寫作這本辭彙時，正在水牛城的紐約州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 譯序

翻譯狄倫·伊凡斯的《拉岡精神分析辭彙》的過程，對我們來說，是一項極大的挑戰。

這項翻譯工作的挑戰之一，在於我們四人都各有忙碌的研究與教學負擔。在學期中除了馬不停蹄的教學進度以及研究寫作的壓力之外，還有其他校內外各種委員會、編輯、審查、行政等等瑣事纏身，因此我們必須努力挪出空檔時間來進行翻譯。這項翻譯工作從 2003 的暑假開始進行，到 2008 的暑假結束，歷時五年。平日我們各自保持翻譯的進度，隔一段時間彼此交換譯稿，並且定期見面，討論彼此負責的翻譯條目，以便設法對於所有術語取得比較靠近的理解以及一致的譯法。從初稿到最後的定稿，經過反覆的修訂，這段期間，有不少辯論，也有逐步同意的理解，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難得的學習經驗。

討論的過程中，我們面對了這項工作的另一種挑戰，也就是我們各人對於譯詞的選擇以及對於拉岡的掌握之問題。這是個更為真實的挑戰，其原因在於台灣並沒有拉岡精神分析理論的學術討論社群，沒有一個共同探究拉岡各別概念與意義層次的討論場所。雖然過去二十多年來，也就是從上個世紀的八〇年代開始，台灣學術界的著述中便大量充斥著拉岡精神分析術語。但是，術語的不統一造成了理解的分歧，或者也是理解的分歧造成了術語的不統一，以致於我們在書寫的過程中，時常面對其他譯者或是通用譯法之差異與張力。這也是我們認為這個翻譯工作重要的原因。然而，要對這些流通中的術語譯法進行選擇或是修正，我們

之間便需要面對面地反覆討論商榷。此外，雖然我們四人過去都長年研究拉岡，開設拉岡課程，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面對了自己理解的局限。爲了要更爲準確地掌握拉岡在不同時期使用特定術語的不同意義，這幾年間，我們幾人也都持續閱讀拉岡，也在各自的研究所繼續開設拉岡課程，而有階段性的自我調整。

最後定案的譯名，都是大家經過反覆討論而同意的。不過，的確有一些譯法是爲了辭書的工具性而採取的妥協，而各人在各自的研究寫作中，或許仍舊會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我們接受這個狀況，因爲每一個翻譯都展現了譯者的詮釋角度，在各自的研究工作與寫作中，我們有這個詮釋空間的自由。然而，對於這本《拉岡精神分析辭彙》的翻譯，我們則爲了尊重作者，也尊重讀者，而採取一致的譯法，以免造成讀者在理解與閱讀上的困擾。

我們都知道若要理解拉岡的精神分析概念，伊凡斯的《拉岡精神分析辭彙》或許並不是最理想的選擇。但是，以拉岡術語辭彙書籍的有限，這本深入淺出的書籍可能是對於中文讀者來說最好的起點。正如伊凡斯自己承認，在介紹精神分析相關概念的重要源頭而必須提及佛洛伊德時，他的處理時常過於簡要而有可爭議的空間。不過，對於拉岡的精神分析概念，伊凡斯的確提供了相當完整的介紹。更重要的是，伊凡斯對於重要概念都進行了很好的字源索引工作，包括此概念最初出現的時間與文本，以及此概念在後續不同的時間點與文本中有什麼意義上的轉變。讀者可以按圖索驥，循著這本辭書，回到拉岡不同時期的著述，自行透過閱讀而掌握這些細節。

我們希望提醒讀者，使用這本辭書時，不要將這些條目的概念說明當作是唯一的或者是正確的解答，而必須將其視爲某種可

以參考的詮釋觀點，以及繼續閱讀的起點。《拉岡精神分析辭彙》提供的是伊凡斯自己對於拉岡的詮釋意見，然而，拉岡的複雜思想與狡獪文字，以及其文字遊戲中透露的幽默與哲學性，則無法在辭書中碰觸。此外，拉岡的精神分析理論提供的是一種思考方式，而不是解決問題的工具。每位讀者若要對於拉岡有較為靠近的理解，則需要透過閱讀拉岡的文字，自行經過思考，而慢慢地掌握。若要達到此目的，《拉岡精神分析辭彙》所整理的各種線索的確極有幫助。

我們要在此謝謝陳巨擘先生，因為最初是他鼓勵我們進行此項翻譯工作的。我們也要向巨流出版社的編輯邱仕弘先生致謝，由於他的專業校對，使得這本書能夠以較為理想的樣貌面世。

劉紀蕙、廖朝陽、黃宗慧、龔卓軍

2009年9月

# 前言

我所說的話將以下述方式進行：每一個字彙都只在它與其他字彙之間的拓樸關係之下維持。

ix

拉岡 第十一講座 (S11, 89)

精神分析理論是用以討論精神分析治療的語言。當今有許多這類語言，每一種語言都有自己特別的用語與句法。由於它們使用許多承襲自佛洛伊德的同樣字彙，所以會讓人以為它們實際上是同一種語言的不同方言。然而，這卻是令人誤解的印象。每一種精神分析理論都以獨特的方式使用這些字彙，也會引進自己的新字彙，因此都是獨特的語言，是完全無法翻譯的。今日使用中的最重要的精神分析語言之一，就是法國精神分析師拉岡（Jacques Lacan 1901-81）所發展出的理論。拉岡的語言時常被批評為令人惱怒的晦澀，有時候甚至構成了完全難以理解的「精神病症」系統，因此拉岡的晦澀通常被視為刻意使拉岡式的話語維持其特屬小眾知識菁英的財產，以避免被外界批評。若真如此，那麼，這本辭彙則反其道而行。這本辭彙的目的正是要探索並闡釋清楚拉岡的語言；此外，將拉岡式話語開放之後，則可以使其接受更廣泛的檢驗與批評的介入。

辭彙是探索語言的理想方式，因為辭彙書具有語言的同樣結構：這是一個不具歷史演變的同時性結構，其中的字彙都沒有實證性的存在，因為它們每一個都是透過相互的差異而被定義；這是一個封閉的、自我指涉的結構，意義從來不會全然呈現，而只



能夠透過持續的轉接（metaphor）而延遲；它藉由其他字彙來定義每一個字彙，因此拒絕了新手的參與（以及，以拉岡式的公式來說，如果並沒有入口處，就沒有任何的性關係）。

許多人都注意到了辭彙做為探索精神分析理論的工具之價值。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拉普朗虛與彭大歷斯的經典精神分析辭彙（Laplanche and Pontalis, 1967）。另外還有一本萊克羅伏特的較短的字典（Rycroft, 1968），這是一本很好讀的字典。除了這兩本專門處理佛洛伊德的字典之外，還有關於克萊恩精神分析學派辭典（Hinshelwood, 1989），榮格精神分析理論辭典（Samuels *et al.*, 1986），以及精神分析與女性主義辭典（Wright, 1992）。

上述各種辭典中，顯然獨缺拉岡精神分析理論的辭典。其實並不是沒有人寫過拉岡的辭典；事實上，的確有幾本以法文撰寫而大量處理拉岡字彙的辭典（Chemama, 1993; Kaufman, 1994），甚至還有幽默版本的拉岡辭典（Saint-Drôme, 1994）。然而，沒有一本被翻譯為英文，因此，英語世界的拉岡讀者沒有一本可以使用的工具書。拉普朗虛與彭大歷斯的精神分析辭彙（1967）以及萊特（Wright, 1992）的辭典納入了一些拉岡字彙的文章，但是並不多。一些英文出版物的專業術語彙編提供了拉岡字彙的門路（例如 Sheridan, 1977; Roustang, 1986），但是也僅只是少數的字彙而已，而且每個字彙只有非常簡略的解釋。目前這本辭彙的工作便是填補這個精神分析參考資料中的明顯漏洞。

雖然多數人都肯定辭典做為探索精神分析語言之工具的價值，但是卻沒有多少人真正瞭解其中所涉及的危險。一個重要的危險便是，在強調語言結構的同時性之時，辭典可能會模糊了歷時性的痕跡。所有的語言，包括那些做為精神分析理論的語言，

都處於一個持續流動的狀態，因為在使用中它們會發生改變。忽略這個面向，辭典便會創造一個語言是固定不變之實體的錯誤印象。

這本辭彙爲了避免陷入這個危險，因此在適當的地方納入了字源學的資訊，以便顯示拉岡的論述如何在他的教學中逐漸發展出來。拉岡對於精神分析理論的投入長達五十年，因此，並不意外的，在這段時期中他的論述也經歷了重要的轉變。然而，這些轉變並不都被充分的理解。大致說來，有兩種誤解的方式：一方面，一些評論者以戲劇性而突然的「認識論斷裂」來說明拉岡思想的發展時，例如，他們會指出 1953 年是拉岡作品中激進而嶄新的「語言學轉向」之時刻。另一方面，有些作家則朝向另一個極端，將拉岡的作品呈現爲一個單一而慢慢展開的敘述，沒有任何方向的改變，似乎所有的概念從一開始就存在了。

在討論拉岡論述中不同字彙如何在前後期的作品中發生語意上的變化時，我必須避免上述這兩種錯誤。我顯示了這些改變通常是逐漸發生而且是遲疑的，並且希望如此能夠將過於簡化的認識論斷裂的說法問題化。這種說法所忽略的一個重點是：無論何時拉岡的字彙有了新的意義，舊的意義絕對不會因此而消失；他的理論性語彙是透過添加附著物而進展，不是透過突變。此外，指出這些改變與語意轉變的同時，我希望能夠反擊那些認爲拉岡的觀念永遠已經存在的錯覺——拉岡自己也譴責過這些錯覺 (Lacan, 1966c: 67)。如此，我們便有可能同時欣賞拉岡的學說中維持不變的元素，也欣賞那些轉變與發展的概念。

這本辭彙包含了超過兩百條拉岡前後期作品中所使用的字彙。有許多其他的字彙原本也可以被納入，不過，篩選這些字彙的主要標準是這些字彙出現的頻繁度。因此，讀者必然會找到例

如「符號」(symbolic)、「精神官能症」(neurosis)等字彙的條目，或是其他在拉岡作品中相當重要的字彙，而不會看到拉岡只討論過三、四次的字彙，例如「全句字」(holophrase)。

除了拉岡時常使用的字彙之外，其他也有一些我所挑選的字彙是拉岡比較少使用，或是根本沒有用過的字彙。其中有些字彙的作用是爲了提供拉岡字彙的歷史與理論脈絡〔例如「克萊恩精神分析學派」(Kleinian Psychoanalysis)〕，也有一些字彙則是將拉岡作品中相關主題的重要概念組匯集起來，以免這些概念散落於不同的條目之下〔例如「性別差異」(sexual difference)〕。

除了出現頻繁度的標準以及脈絡式的資料外，這些字彙的挑選也必然是受到了我自己對拉岡的特別閱讀方式所主導。其他的作者，在對於拉岡的不同閱讀之下，無疑會挑選出不同的字彙。我並不假裝在我的挑選中所暗示的閱讀方式是唯一或是最好的閱讀拉岡的方式。這只是諸多可能方式之一，正如其他方式一樣，有特殊偏愛與選擇性。

這本辭彙的偏向與限制不僅涉及字彙之選擇，也涉及來源的問題。由於拉岡的許多作品尚未被完整出版，因此這本辭彙並不依據拉岡的完整作品，而僅依據我所挑選的作品（主要是已經出版的作品，加上一些未出版的作品）。這個幾乎完全仰賴已出版的材料意味著這本辭彙中不可避免的會有一些斷裂。然而，正如拉岡自己所指出，「所有的閱讀必然面對的狀況，毫無疑問的，便是其加諸於自身的限制」(S20, 62)。

因此，這本辭彙的目的並不在於提供和拉普朗虛與彭大歷斯他們那本經典辭彙同樣的廣博與詳細，而僅僅是要提出一個概括的大綱，使得拉岡理論中最爲凸顯的字彙能夠被呈現出來。我們可以稱呼這本辭彙爲「敲門磚」。日後，這本辭彙或許可以根據

拉岡的完整作品展開更為周延而詳細的版本。但是，鑑於目前英語世界拉岡思想的辭典闕如的狀況下，這本辭彙以其不完整而初步的階段面世，或許也是不得不然。這本辭彙可以被視為一種抗拒，以拉岡所定義的抗拒方式，一種「詮釋的當下狀態」（S2, 228）。

另外一個自我設限的決定，便是將二手資料的引用降至最低限度。讀者不會看到太多拉岡評論者或是知識繼承者的論點。排除當今拉岡學派分析的作品並不是太嚴重的疏忽，因為這本辭彙本身幾乎完全就是由對於拉岡的**註解**所組成，而不是任何徹底原創的發展——阿蘭·米列（Jacques-Alain Miller）的作品則是個出色的例外。這種情形與克萊恩思想的發展完全不同，因為克萊恩的追隨者以非常原創的方式展開了其理論，例如寶拉·黑曼（Paula Heimann），維甫萊德·比昂（Wilfred Bion），唐諾·梅爾澤（Donald Meltzer），以及其他的人。

不過，排除了對於拉岡的激烈批評之作品，例如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西蘇（Hélène Cixous）、依希嘉黑（Luce Irigaray），其他在文學批評或是電影理論運用拉岡理論的作品，則會顯得是個更為明顯的遺漏。此處的處理有兩個理由：第一，英語世界時常會忘記拉岡的作品最主要是為了協助分析師進行分析治療。我排除拉岡作品運用於文學批評、電影研究與女性主義理論之討論，為的是希望能夠強調這個精神分析治療面向，並且糾正英語世界讀者對於拉岡作品中臨床基礎的忽略。第二，我也試圖鼓勵讀者直接專注於拉岡本人以及拉岡自己的字彙，不要因為他的擁護者或是批評者而對拉岡抱有過於支持或是反對的偏見。不過，還是有一些例外的狀況。當某些特定字彙所引發的辯論非常重要，不討論這些不同意見就會令人更為無法理解，例如「陽形」

(phallus)、「視線」(gaze)。

我對於強調拉岡作品的臨床基礎之決定，並不希望排除非分析師背景的人研究拉岡。正好相反，這本辭彙的對象除了分析師之外，也包括從不同學科背景接近拉岡的讀者。拉岡自己主動地鼓勵精神分析與哲學家、語言學家、數學家、人類學家與其他人之間的辯論。今日，不同領域對於拉岡精神分析的興趣更是日益增加，尤其是電影研究、女性主義理論與文學批評。對於這些學科背景的人而言，閱讀拉岡的困難可能更大，正是因為他們對於精神分析治療的內部狀態不熟悉的緣故。透過強調拉岡作品的臨床基礎，我希望能夠將這些字彙放置於他們自己的脈絡，而使得這些字彙的概念對於非精神分析師的讀者而言可以足夠清晰。我相信對於那些想要在其他領域，例如文化理論，運用拉岡的讀者來說，這也是一樣的重要。

從非精神分析背景出發而要靠近拉岡作品的讀者有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他們可能對於佛洛伊德傳統並不熟悉，而這卻是拉岡所工作的傳統。這本辭彙處理這些問題的方式是，在許多例子中，勾勒拉岡字彙的輪廓之前，先提供佛洛伊德如何使用這些字彙的簡短摘要。由於過於簡短，因此這些摘要會冒著簡化一些複雜概念的危險，無疑的也會對於那些熟悉佛洛伊德的讀者來說顯得有一些過於基本。我只希望至少對於那些不熟悉佛洛伊德的讀者而言，還是有一些幫助。

xiii 由於這本辭彙所設定的讀者群相當廣泛，要決定辭彙條目的複雜程度便是一個問題。此處的解決辦法便是讓不同的條目有不同的標準。因此，有一個基本的核心條目群是建立在低標準的複雜度，其中有一些概念是拉岡理論中最基本的字彙〔例如，「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鏡像期」(mirror stage)、「語言」

(language)]]；而其他字彙則簡略描繪這些字彙發展的歷史脈絡〔例如，佛洛伊德(回歸)〔Freud (return to)〕，「國際精神分析協會」(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學派」(school)、「講座」(seminar)、「自我心理學」(ego-psychology)〕。這些條目會指引讀者閱讀較為複雜而層次較高的字彙，初學者不必試圖立即掌握這些概念。我希望如此可以使讀者在探索這本辭彙時，尋找到一些方向。然而，這本辭彙並不是「拉岡入門」；英語世界已經有相當多關於拉岡的介紹性作品（例如，Benvenuto and Kennedy, 1986; Bowie, 1991; Grosz, 1990; Lemaire, 1970; Sarup, 1992），包括一些相當精采的作品（例如，Žižek, 1991; Leader, 1995）。這本辭彙其實是一本**導引性的工具書**，讀者爲了要解決某一個特定問題或是追蹤某個探索路徑時會閱讀的參考工具。這本辭彙不應該是閱讀拉岡的替代品，而應該是閱讀拉岡時的伴隨指南。爲此緣故，這本辭彙前前後後都有大量的書目資訊，目的是協助讀者回到拉岡的文本，並且將這些資訊放置於其脈絡中。

翻譯是另外一個問題。不同譯者使用了不同的字來將拉岡的專門用語翻譯成英文。舉例來說，亞蘭·薛瑞登(Alan Sheridan)與約翰·佛瑞斯特(John Forrester)將拉岡處理 *sens* 與 *signification* 的對立組譯爲「意義」(meaning)與「表義」(signification)，而史都華·許奈德曼(Stuart Schneiderman)卻寧願譯爲“sense”與“meaning”。安東尼·威爾頓(Anthony Wilden)將 *parole* 翻譯爲“word”，而薛瑞登則譯爲“speech”。在所有的情況中，我都遵循薛瑞登的譯法，原因是他所翻譯的 *Écrits* 與 *The Seminar, Book XI,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目前仍舊是英語世界中拉岡讀者所使用的主要版本。爲了避免可能的混淆，我同時也在英文翻譯的字彙處附上拉

岡所使用的法文。我也按照薛瑞登的做法，將某一些字彙保持不翻譯的狀態（例如 *jouissance*），原因也是在英語世界拉岡論述的慣用處理中，這個字彙也保持不譯（雖然我同意佛瑞斯特對於這種做法的批評，見 Forrester, 1990: 99-101）。

xiv 我與薛瑞登不同的一個處理方式，是我決定保持拉岡的代數符號之原始樣貌。例如，我讓 A 與 *a* 維持原狀，而不像薛瑞登所作的，將其翻譯為 O 與 *o*。不僅是因為這是將拉岡翻譯為其他語言的共同做法（例如西班牙文與葡萄牙文），也因為拉岡自己寧願自己的「小字母」維持不翻譯的狀態。此外，在不同的拉岡精神分析國際會議中已經可以清楚看到，不同母語背景的分析師因此可以透過一些共同的基本符號，而能夠較為便利的討論拉岡。

至於翻譯佛洛伊德的德文字彙之英文翻譯，我一般來說都使用史崔齊（James Strachey）在英譯《標準版》（*Standard Edition*）所使用的譯法，除了一個例外，那就是將 *Trieb* 翻譯為“drive”，而不是“instinct”，這已經是目前的共識。

另外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就是將拉岡字彙撰寫為一本辭彙的行為本身所牽涉的弔詭。辭彙的作用通常是在於確認每一個字彙的意義，而抹除曖昧性。然而，拉岡理論從頭到尾的主要意義，就在於徹底推翻任何要中止表記之下所表項（signified）持續滑動的企圖。他的風格是惡名昭彰的艱難與複雜，而且，根據德希達的說法，是刻意的建構，「爲了要幾乎是永久地阻斷任何朝向可以單獨隔離之內容、或是朝向書寫之外明白而可被決定意義的通道」\*（Derrida, 1975: 420）。爲拉岡的字彙提供「正確的定義」的企圖，正如薛瑞登在翻譯 *Écrits* 時在譯者札記中所說，會與拉岡的工作完全格格不入（Sheridan, 1977: vii）。在他的譯者札記中，薛瑞登提供了簡短的拉岡字彙彙編，可是，他說明拉岡本

人寧願某一些字彙完全沒有評語註解，「因為任何註解都會由於其實際的操作性而製造偏見」(Sheridan, 1977: vii)。在這些情形之下，拉岡會寧願「他的讀者透過閱讀這些字彙的使用過程中，發展出他們自己對於這些概念的辨識」(Sheridan, 1977: xi)。

基於這些論點，或許正好與我原先關於一本辭彙是探索拉岡作品最理想的說法相反，看起來沒有比將這些概念封鎖於辭典的做法更背離拉岡的作品。或許這是真的。沒有任何人會從閱讀辭典而學習到一種語言。然而，我並沒有試圖為每一個字彙提供「正確的定義」，而僅只是召喚出這些字彙的某些複雜性，顯示出他們在拉岡的前後作品中轉變意義的方式，並且提供關於拉岡論述的整體構造的一些指引。由於這些條目是依照字母順序排列，而不是根據某一些特定的結構，讀者可以從任何一處開始，然後回去閱讀拉岡，以及 / 或是根據交叉索引，而閱讀這本辭彙中的其他字彙。於是，每一位讀者都會找到自己進入這本辭彙的方式，正如拉岡所說，每一個人都是受到他自己知的欲望所導引。

狄倫·伊凡斯

倫敦，1995年6月



# 體例

除了一些以原文出現的字彙之外（例如 *objet petit a* 與 *aphanisis*），xv  
這本辭彙的條目標題都是英文。在適當的脈絡下，法文原文之後都立即會以括弧加註英文的字彙。

本書中任何陽性代名詞皆不宜視作特指男性。

本書中不同條目之交錯索引皆以小體大寫字母處理。

書中參考書目的頁碼皆指向英譯本，只有在尚無英譯本之時，才指向法文原文。以下是最常引用的作品之縮寫格式：

- E Jacques Lacan, *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7 (see Appendix).
- Ec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see Appendix).
- S1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Book I.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54*, trans. with notes by John Forrester, New York: Nort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S2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Book II.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1954-55*, trans. Sylvana Tomaselli, notes by John Forrester, New York: Nort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S3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Book III. The Psychoses, 1955-56*, trans. Russell Grigg, notes by Russell Grigg, London: Routledge, 1993.

- S4 Jacques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IV. La relation d'objet, 1956-57*, ed. Jacques-Alain Miller, Paris: Seuil, 1994.
- S7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Book VII.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1959-60*, trans. Dennis Porter, notes by Dennis Porter, London: Routledge, 1992.
- S8 Jacques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VIII. Le transfert, 1960-61*, ed. Jacques-Alain Miller, Paris: Seuil, 1991.
- xvi S11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Book XI.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1964*,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Hogarth Press and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1977.
- S17 Jacques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XVII. L'envers de la psychanalyse, 1969-70*, ed. Jacques-Alain Miller, Paris: Seuil, 1991.
- S20 Jacques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XX. Encore, 1972-73*, ed. Jacques-Alain Miller, Paris: Seuil, 1975.
- SE Sigmund Freud,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24 volume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ames Strachey in collaboration with Anna Freud, assisted by Alix Strachey and Alan Tyson, London: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Norton, 1953-74.

# 謝辭

感謝劍橋大學出版社以及諾頓出版社同意本書引用以及採用《第一講座》中的圖表，*The Seminar. Book I.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54* (trans. John Forrester, with notes by John Forrest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以及引用《第二講座》，*The Seminar. Book II.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1954-55* (trans. Sylvana Tomaselli, notes by John Forrest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xvii

感謝諾頓出版社同意本書引用與複製以下拉岡作品的圖表：*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Norton, 1977);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Le Séminaire. Livre IV. La relation d'objet* (ed. Jacques-Alain Miller, Paris: Seuil, 1994); *Le Séminaire. Livre XVII. L'envers de la psychanalyse* (ed. Jacques-Alain Miller, Paris: Seuil, 1991); *Le Séminaire. Livre XX. Encore* (ed. Jacques-Alain Miller, Paris: Seuil, 1975)。

感謝所有以不同方式協助本書出版的人：Julia Borossa, Christine Bousfield, Vincent Dachy, Alison Hall, Eric Harper, Michele Julien, Michael Kennedy, Richard Klein, Darian Leader, David Macey, Alan Rowan, Gerry Sullivan, Fernando S. Teixeira Filho, Luke Thurston 都閱讀過打印稿的不同部分，建議了修正的意見，正如 Routledge 匿名審校者所做的一樣。所有可能的錯誤當然都是我自己應該負的責任。我特別要感謝 Luke Thurston 撰寫 *sinthome* 這一則條目的文章。我也要感謝 Routledge 出版社的 Edwina

Welham 與 Patricia Stankiewicz 監督打印稿的印刷過程。

最後，我也要感謝我的伴侶，Marcela Olmedo，她在我撰寫這本辭彙的過程中提供了耐心的支持與協助。

# 年表

以下是拉岡生平重要事件的簡要年表。這個年表是根據 Bowie (1991: 204-13)、Macey (1988: ch. 7)，尤其是 Roudinesco (1986, 1993) 所提供的資料。對於更詳細的資料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這三本書，也可以參考 Forrester (1990: ch. 6)、Miller (1981)、Turkle (1978)。對於軼聞感興趣的讀者，則可以參考 Clément (1981) 以及 Schneiderman (1983)。

xix

- 1901 拉岡 (Jacques-Marie Émile Lacan) 於 4 月 13 日出生於巴黎，是阿佛列德·拉岡 (Alfred Lacan) 與艾蜜莉·博德西 (Émilie Baudry) 的長子。
- 1903 拉岡的妹妹瑪德琳 (Madeleine) 出生，12 月 25 日。
- 1908 拉岡弟弟馬克—法蘭索 (Marc-François) 出生，12 月 25 日。
- 1910 佛洛伊德成立國際精神分析協會 (IPA)。
- 1919 拉岡完成史丹尼斯拉司學院 (Collège Stanislas) 的中等教育。
- 1921 拉岡由於過瘦而免除兵役。此後幾年他在巴黎修讀醫學。
- 1926 拉岡第一篇合作撰寫的文章發表於《神經學評論》 (*Revue Neurologique*)；同年巴黎精神分析協會 (Société Psychanalytique de Paris, SPP) 成立。
- 1927 拉岡開始精神病學臨床訓練。

- 1928 拉岡在附屬於巴黎警察局的精神病特別醫院，跟隨精神病醫師克雷宏波（Gaëtan Gatian de Clérambault）學習。
- 1929 拉岡的弟弟馬克－法蘭索加入聖本篤修院（Benedictines）。
- 1930 拉岡在《醫學心理學年刊》（*Annales Médico-Psychologiques*）出版了他的第一篇非合寫的文章。
- 1931 拉岡開始對於超現實主義越來越感興趣，遇見了達利（Salvador Dalí）。
- 1932 拉岡出版他的博士論文《論妄想症與人格的關係》，並寄一本給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以明信片回覆收件。
- xx 1933 拉岡在超現實主義期刊《牛頭怪》（*Minotaure*）發表了兩篇文章。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開始在高等研究學院教授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往後幾年，拉岡都固定參加這些課程。
- 1934 拉岡以預備會員的身分加入巴黎精神分析協會，當時他已經與羅文斯坦（Rudolph Loewenstein）接受分析。他在當年一月與瑪莉－露易莎·布朗旦（Marie-Louise Blondin）結婚，同一個月中，瑪莉－露易莎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卡洛琳（Caroline）。
- 1935 拉岡的弟弟馬可被封為牧師。
- 1936 拉岡於 8 月 3 日在馬倫巴（Marienbad）國際精神分析協會（IPA）第十四屆年會發表他的鏡像期論文。他開始自己的私人精神分析工作。
- 1938 拉岡開始成為巴黎精神分析協會的正式會員。他關於家庭的文章發表於《法國百科全書》。希特勒併吞奧地利時，佛洛伊德離開維也納，定居於倫敦。在往倫敦的途中，他經過巴黎，但是拉岡決定不去參加當時為佛洛伊

德而舉辦的小型聚會。

- 1939 拉岡與瑪莉－露易莎的第二個孩子提柏（Thibaut）出生於八月。9月23日，佛洛伊德逝世於倫敦，享年83歲。希特勒侵略法國後，巴黎精神分析協會停止運作。戰爭期間，拉岡在巴黎的一間軍事醫院工作。
- 1940 拉岡與瑪莉－露易莎的第三個孩子西碧爾（Sibylle）出生於八月。
- 1941 思薇爾·巴岱伊（Sylvia Bataille），喬治·巴岱伊（Georges Bataille）離異的妻子，生下了朱蒂斯（Judith）。雖然朱蒂斯是拉岡的女兒，她選擇巴岱伊做為她的姓氏，因為拉岡還沒有與瑪莉－露易莎離婚。此時，瑪莉－露易莎要求離婚。
- 1945 法國恢復自由以後，巴黎精神分析協會重新開始他們的會議。拉岡到英國旅遊，他花了五年的時間研究戰爭期間的精神病學的情形。他正式宣布了他與瑪莉－露易莎的離異。
- 1947 拉岡出版了他旅遊英國的報告。
- 1949 7月17日，拉岡在蘇黎世的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第十六屆大會上發表了另外一篇關於鏡像期的論文。
- 1951 拉岡開始於思薇爾·巴岱伊在里爾街（rue de Lille）三號的家中，舉行每週一次的講座。此時，拉岡是巴黎精神分析協會的副會長。對於拉岡在分析時使用長短不同的時段，巴黎精神分析協會的教導考察團要求他將他的時段規律化。拉岡承諾要照做，但是，他持續執行長短不一的分析時段。
- 1953 拉岡與思薇爾·巴岱伊結婚，同時，他已經是巴黎精神分析

協會的會長。當年六月，拉嘉許（Daniel Lagache）、法維—布東尼耶（Juliette Favez-Boutonier）與多爾鐸（Françoise Dolto）從巴黎精神分析協會辭職，而另外成立了法國精神分析學會（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 SFP）。不久之後，拉岡也從巴黎精神分析協會辭職，而加入了法國精神分析學會。拉岡為7月8日法國精神分析學會的成立大會開幕，並發表了關於「符號、想像與真實」的演講。他被國際精神分析協會以信函通知，由於他退出巴黎精神分析協會，他也喪失了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的會員資格。當年九月，他在羅馬出席了拉丁語系精神分析第十六屆會議；他所發表的論文——〈言詞與語言在精神分析中的作用與範圍〉——由於過長，無法宣讀，而當場發送給與會者。當年十一月，拉岡在聖安妮醫院（Hôpital Sainte-Anne）開始了他的第一次公開講座。這些講座延續了27年，立即成為拉岡教學的主要講壇。

- 1954 國際精神分析協會拒絕法國精神分析學會要求聯盟的申請。哈特曼（Heinz Hartmann）在一封給拉嘉許（Daniel Lagache）的信中透露，拉岡在法國精神分析學會是國際精神分析協會拒絕聯盟的主要原因。
- 1956 法國精神分析學會再次提出聯盟的申請，而又被再度拒絕。拉岡仍舊是主要的絆腳石。
- 1959 法國精神分析學會再次重新提出加入聯盟的申請。此次，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組成了一個委員會來評估法國精神分析學會的申請案。
- 1961 國際精神分析協會抵達巴黎，訪問法國精神分析學會的會員，寫出了一份報告。根據這份報告，國際精神分析



協會拒絕法國精神分析學會以學會會員的名義申請聯盟，而授予其「研究小組」(study-group)的身分，等候進一步調查後而再決定。

- 1963 國際精神分析協會對法國精神分析學會的會員進行更多的訪問，而提出了另一份報告。此份報告推薦法國精神分析學會成爲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的學會會員，但是，條件是拉岡以及其他兩位分析師必須從訓練分析的名單中被除名。這份報告並且規定拉岡的訓練活動必須永久被禁止，以及進行訓練中的分析師必須被禁止參與拉岡的講座。拉岡日後稱呼此事件爲「逐出教會」。拉岡於是從法國精神分析學會中退出。
- 1964 一月份，拉岡將他的公開講座轉移到高等師範學院。六月，拉岡創辦了他自己的組織：巴黎佛洛伊德學派 (the École Freudienne de Paris, EFP)。
- 1965 法國精神分析學會解散。
- 1966 拉岡的文章編選出版爲文集，也就是 *Écrits*。拉岡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討會發表了一篇論文。 xxii
- 1967 拉岡在巴黎佛洛伊德學派提出「認證」的新程序，根據此程序，會員可以當眾宣布他們分析的終止。
- 1968 拉岡表達他對於五月的學生抗議的同情。拉岡的追隨者在巴黎第八大學成立了心理學系，並且於該年十二月在學生示威活動中開始招生。
- 1969 拉岡的公開講座轉移到了法學院 (Faculté de Droit)。
- 1973 拉岡於 1964 年的講座《精神分析的四個基本概念》經過編輯後，由門檻出版社 (Éditions du Seuil) 出版；這是第一部出版的拉岡講座。

- 1975 拉岡訪美，在耶魯大學以及麻省理工學院演講，遇見諾姆·杭士基（Noam Chomsky）。
- 1980 在巴黎佛洛伊德學派內部發生了幾次激烈的派系紛爭之後，拉岡宣布解散此機構，取而代之的，拉岡成立了「佛洛伊德目標」（the Cause freudienne）。他參加了在加拉加斯（Caracas）的拉岡分析國際會議。
- 1981 「佛洛伊德目標」解散之後，取代的是「佛洛伊德目標學院」（École de la Cause freudienne）的成立。拉岡於9月9日逝世於巴黎，享年80歲。

# 目錄

圖次

前言.....	i
體例.....	xi
謝辭.....	xiii
年表.....	xv

## 拉岡精神分析辭彙

### A

不在場 absence ( <i>absence</i> ).....	001
行動 act ( <i>acte</i> ).....	002
動作搬演 acting out.....	003
適應 adaptation ( <i>adaptation</i> ).....	006
情感 affect ( <i>affect</i> ).....	007
攻擊性 aggressivity ( <i>agressivité</i> ).....	009
代數 algebra ( <i>algèbre</i> ).....	010
異化 alienation ( <i>aliénation</i> ).....	014
案主 / 精神分析案主 analysand / psychoanalysand ( <i>analysant / psychanalysant</i> ).....	015
焦慮 anxiety ( <i>angoisse</i> ).....	015
主體消失 <i>aphanisis</i> .....	019
藝術 art ( <i>art</i> ).....	020

自律性自我 autonomous ego ..... 023

## B

隔離線 bar (*barre*)..... 025

美麗靈魂 beautiful soul (*belle âme*) ..... 026

存有 being (*être*) ..... 027

認許 *Bejahung* ..... 028

生物學 biology (*biologie*) ..... 028

波氏結 Borromean knot (*noeud borroméen*) ..... 030

## C

誘捕 captation (*captation*)..... 033

工作小組 cartel (*cartel*) ..... 033

閹割情結 castration complex (*complexe de castration*) ..... 034

原因 cause (*cause*)..... 039

偶然 chance (*chance*) ..... 040

符碼 code (*code*) ..... 041

我思主體 *cogito*..... 042

溝通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043

情結 complex (*complexe*)..... 044

意識 consciousness (*conscience*) ..... 046

分身 counterpart (*semblable*) ..... 047

反向轉位 countertransference (*contre-transfert*)..... 048

## D

死亡 death (*mort*) ..... 051

死亡驅力 death drive ( <i>pulsion de mort</i> ).....	052
防禦 defence ( <i>défense</i> ).....	054
錯覺 delusion ( <i>délire</i> ).....	055
要求 demand ( <i>demande</i> ).....	056
欲望 desire ( <i>désir</i> ).....	058
分析師的欲望 desire of the analyst ( <i>désir de l'analyste</i> ).....	063
發展 development ( <i>développement</i> ).....	065
辯證 dialectic ( <i>dialectique</i> ).....	068
拒認 disavowal ( <i>déni</i> ).....	070
話語 / 宣訴話語 discourse ( <i>discours</i> ).....	071
驅力 drive ( <i>pulsion</i> ).....	075
二元關係 dual relation ( <i>relation duelle</i> ).....	078

## E

自我 ego ( <i>moi</i> ).....	081
自我理想 ego-ideal ( <i>idéal du moi</i> ).....	083
自我心理學 ego-psychology ( <i>psychologie du moi</i> ).....	085
分析結束 end of analysis ( <i>fin d'analyse</i> ).....	086
發言動作 enunciation ( <i>énonciation</i> ).....	088
倫理 ethics ( <i>éthique</i> ).....	090
存在 existence ( <i>existence</i> ).....	093
離密性 extimacy ( <i>extimité</i> ).....	094

## F

c 因子 factor <i>c</i> ( <i>facteur c</i> ).....	097
幻見 fantasy ( <i>fantasme</i> ).....	097

父親 father ( <i>père</i> ) .....	100
戀物 fetishism ( <i>fétichisme</i> ) .....	104
阻離 foreclosure ( <i>forclusion</i> ) .....	105
形成 formation ( <i>formation</i> ) .....	108
建制言詞 founding speech ( <i>parole fondant</i> ) .....	109
碎裂身體 fragmented body ( <i>corps morcelé</i> ) .....	109
佛洛伊德，回歸 Freud, return to ( <i>Freud, retour à</i> ) .....	111
阻卻 / 挫折 frustration ( <i>frustration</i> ) .....	113

## G

缺口 gap ( <i>béance</i> ) .....	117
視線 gaze ( <i>regard</i> ) .....	118
性器 genital ( <i>génital</i> ) .....	120
完型 gestalt .....	122
欲望圖解 graph of desire ( <i>graphe du désir</i> ) .....	123

## H

幻覺 hallucination ( <i>hallucination</i> ) .....	127
無助 helplessness ( <i>détresse</i> ) .....	128
歇斯底里 hysteria ( <i>hystérie</i> ) .....	129

## I

它 / 本我 id ( <i>ça</i> ) .....	131
認同 identification ( <i>identification</i> ) .....	133
想像 imaginary ( <i>imaginaire</i> ) .....	135
心像 imago .....	138

指示記號 index ( <i>indice</i> ).....	139
本能 instinct ( <i>instinct</i> ).....	140
國際精神分析協會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	141
詮釋 interpretation ( <i>interprétation</i> ).....	143
互為主體性 intersubjectivity ( <i>intersubjectivité</i> ).....	147
內攝 introjection ( <i>introjection</i> ).....	148
倒轉 / 倒錯 inversion ( <i>inversion</i> ).....	149

## J

痛快 <i>jouissance</i> .....	151
----------------------------	-----

## K

克萊恩精神分析學派 Kleinian psychoanalysis.....	155
知識 (認識 / 知識) knowledge ( <i>connaissance / savoir</i> ).....	157

## L

欠缺 lack ( <i>manque</i> ).....	159
語言 language ( <i>langue, langage</i> ).....	160
律法 law ( <i>loi</i> ).....	164
字母 letter ( <i>lettre</i> ).....	166
力比多 / 欲力 libido ( <i>libido</i> ).....	168
語言學 linguistics ( <i>linguistique</i> ).....	169
愛 love ( <i>amour</i> ).....	171
誘餌 / 誘惑 lure ( <i>leurre</i> ).....	174

## M

瘋狂 madness ( <i>folie</i> ).....	177
主人 master ( <i>maître</i> ) .....	177
唯物論 materialism ( <i>matérialisme</i> ).....	179
數學 mathematics ( <i>mathématiques</i> ).....	181
基式 matheme ( <i>mathème</i> ) .....	183
誤識 <i>méconnaissance</i> .....	184
記憶 memory ( <i>mémoire</i> ).....	185
後設語言 metalanguage ( <i>métalangage</i> ).....	186
代稱 / 代換 / 隱喻 metaphor ( <i>métaphore</i> ) .....	187
衍稱 / 接轉 / 轉喻 metonymy ( <i>métonymie</i> ).....	191
鏡像期 mirror stage ( <i>stade du miroir</i> ) .....	193
梅氏環 moebius strip ( <i>bande de moebius</i> ).....	195
母親 mother ( <i>mère</i> ).....	197

## N

父之名 Name-of-the-Father ( <i>Nom-du-Père</i> ).....	201
自戀 narcissism ( <i>narcissisme</i> ).....	202
自然 nature ( <i>nature</i> ).....	203
需要 need ( <i>besoin</i> ).....	205
否定 negation ( <i>dénégation</i> ).....	206
精神官能症 neurosis ( <i>névrose</i> ).....	207

## O

對象關係理論 object-relations theory ( <i>théorie du relation d'objet</i> ) .....	209
--	-----



小對形 <i>objet (petit) a</i> .....	211
強迫型精神官能症 <i>obsessional neurosis (névrose obsessionnelle)</i> .....	213
伊底帕斯情結 <i>Oedipus complex (complexe d'Oedipe)</i> .....	214
光學裝置 <i>optical model (modèle optique)</i> .....	219
層 (層次) <i>order (ordre)</i> .....	221
小寫他者 / 大寫他者 <i>other / Other (autre / Autre)</i> .....	222

## P

妄想症 <i>paranoia (paranoïa)</i> .....	225
局部對象 <i>part-object (objet partiel)</i> .....	226
認證 <i>pass (passe)</i> .....	227
投入動作 <i>passage to the act (passage à l'acte)</i> .....	229
父格代稱 <i>paternal metaphor (métaphore paternelle)</i> .....	230
變態 <i>perversion (perversion)</i> .....	232
陽形 <i>phallus (phallus)</i> .....	235
哲學 <i>philosophy (philosophie)</i> .....	241
恐懼症 <i>phobia (phobie)</i> .....	243
快感原則 <i>pleasure principle (principe de plaisir)</i> .....	247
黏扣點 <i>point de capiton</i> .....	249
前伊底帕斯期 <i>preoedipal phase (stade préœdipien)</i> .....	250
剝奪感 <i>privation (privation)</i> .....	252
進步 <i>progress (progrès)</i> .....	254
投射 <i>projection (projection)</i> .....	254
精神分析 <i>psychoanalysis (psychanalyse)</i> .....	255
心理學 <i>psychology (psychologie)</i> .....	257
精神病 <i>psychosis (psychose)</i> .....	258

斷句 punctuation (*punctuation*).....262

## Q

四角模式 quaternary (*quaternaire*).....265

## R

真實 real (*réel*) .....267

現實原則 reality principle (*principe de réalité*).....270

回憶 recollection (*remémoration*) .....271

退行 regression (*régression*) .....272

宗教 religion (*religion*) .....274

重複 repetition (*répétition*).....275

壓抑 repression (*refoulement*) .....277

抗拒 resistance (*résistance*).....278

## S

施虐狂 / 受虐狂 sadism / masochism (*sadisme / masochisme*)...283

場景 scene (*scène*).....284

L 圖式 schema L (*schéma L*) .....285

學派 school (*école*).....288

科學 science (*science*) .....290

貌似物 semblance (*semblant*) .....294

講座 seminar\* (*séminaire*) .....295

性別差異 sexual difference .....299

性 / 別關係 sexual relationship (*rapport sexuel*) .....303

轉換詞 shifter .....305

記號 sign ( <i>signe</i> ) .....	306
表義過程 signification ( <i>signification</i> ) .....	309
所表項 signified ( <i>signifié</i> ) .....	312
表記 signifier ( <i>signifiant</i> ) .....	312
表義鏈 signifying chain ( <i>chaîne signifiante, chaîne du signifiant</i> ) .....	314
核心症狀 <i>sinthome</i> .....	316
滑動 slip ( <i>glisser</i> [vb], <i>glissement</i> [n.]) .....	319
鏡像 specular image ( <i>image spéculaire</i> ) .....	319
說話 / 言說 / 言詞 speech ( <i>parole</i> ) .....	320
分裂 split ( <i>refente</i> ) .....	323
結構 structure ( <i>structure</i> ) .....	324
主體 subject ( <i>sujet</i> ) .....	327
被假定知道的主體 subject supposed to know ( <i>sujet supposé savoir</i> ) .....	330
昇華 sublimation ( <i>sublimation</i> ) .....	333
暗示 suggestion ( <i>suggestion</i> ) .....	334
超我 superego ( <i>surmoi</i> ) .....	336
符號層 symbolic ( <i>symbolique</i> ) .....	338
症狀 symptom ( <i>symptôme</i> ) .....	341

## T

原物 Thing ( <i>chose</i> ) .....	345
時間 time ( <i>temps</i> ) .....	346
拓樸學 topology ( <i>topologie</i> ) .....	350
環圈體 torus ( <i>tore</i> ) .....	352
訓練 training ( <i>formation, didactique</i> ) .....	353

轉位 transference ( <i>transfert</i> ) .....	355
傳遞作用 transitivity ( <i>transitivisme</i> ) .....	360
治療 treatment ( <i>cure</i> ) .....	361
真理 / 真相 truth ( <i>vérité</i> ) .....	362

## U

無意識 unconscious ( <i>inconscient</i> ) .....	367
--	-----

## W

女人 woman ( <i>femme</i> ) .....	371
---------------------------------	-----

附錄：拉岡 <i>Écrits</i> 的參考頁碼 .....	375
---------------------------------	-----

參考書目 .....	377
------------	-----

索引 .....	389
----------	-----

# 圖次

圖 1	波氏結.....	032
圖 2	四種宣述話語結構.....	072
圖 3	四種宣訴話語.....	073
圖 4	局部驅力表.....	077
圖 5	欲望圖解——核心部分.....	124
圖 6	欲望圖解——完整圖解.....	125
圖 7	三種欠缺.....	160
圖 8	代稱第一公式.....	188
圖 9	代稱第二公式.....	189
圖 10	衍稱公式.....	192
圖 11	梅氏環.....	196
圖 12	光學裝置.....	220
圖 13	父格代稱.....	231
圖 14	L 圖式.....	285
圖 15	L 圖式 (簡化形式).....	286
圖 16	性別差異圖解.....	303
圖 17	索緒爾記號.....	307
圖 18	索緒爾數學式.....	308
圖 19	環圈體.....	352

## A

## A

不在場 absence (*absence*)

符號層的基本特色是不在場與在場的二元對立 (S4, 67-8)。 1

在符號層中，「所有事物都是存在於假設的不在場基礎之上」(Ec, 392)。這是符號與真實之間的根本差異：「在真實中沒有不在場。只有當你在沒有任何事物在場處假設其在場，才有所謂的不在場」(S2, 313) (見剝奪 PRIVATION)。

正如雅克布慎 (Roman Jakobson) 對於音素 (phonemes) 的分析顯示，所有音素都可以藉由某種「明顯特徵」的在場或是不在場而被記錄。拉岡根據佛洛伊德在《超越快感原則》(Freud, 1920g) 一書中所描述的“*fort! / da!*”遊戲，指出此遊戲中的原始語音對立為幼兒進入符號層的再現。幼兒發出的兩個音，O / A，是「一組依據在與不在而改變的聲音」(E, 65)，而這兩個音與「人與物的在場或是不在」有關 (E, 109, n. 46)。

拉岡的說明是，世界是「由不在所構成的在場」(E, 65)，因為 (1) 符號 (symbol) 是在事物不在場時使用的，而且 (2) 表記 (signifier) 只有在與其他表記相對立時才存在。

由於符號層中不在場與在場的相互牽連，不在場可以說是符號中與在場同等明確的存在。這就是為什麼拉岡會說「無物」(the nothing, *le rien*) 自身便是一個對象 (一個局部對象) (S4, 184-5)。

幼兒正是環繞著陽形 (PHALLUS) 的在場與不在，而以符

號的方式理解性別差異。

## 行動 act (*acte*)

拉岡區分「行爲」(behaviour) 與「行動」，行爲是所有動物所參與的，而行動則是符號的，只屬於人類主體的活動 (S11, 50)。行動的基本特質是：行動者要對此行動負責，因此，行動的概念是個倫理的概念 (見倫理 ETHICS)。

然而，精神分析與法律的負責概念非常不同，原因是負責的概念牽涉了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的問題，而此意向性被精神分析展開得相當複雜，因為精神分析發現主體除了有意識的計畫之外，也有無意識的意向。因此，某人可以宣稱他所犯的錯不是有意的，但是分析卻會顯示此行動是無意識欲望的表達。佛洛伊德稱此類行動為「失誤行動」(parapraxes)，或是「拙劣行動」(bungled actions；法文 *acte manqué*)；但是，只有從有意識意向的觀點來看才會覺得是很拙劣的，因為這些行動其實是無意識欲望十分成功的表達 (見 Freud, 1901b)。雖然就法律而言，除非主體被證明他的行動是有意圖的，不然他無法被判有罪 (例如謀殺)，就精神分析的治療而言，主體必須面對的倫理責任是

2 他必須為他的行動中透露的無意識欲望承擔責任 (見美麗靈魂 BEAUTIFUL SOUL)。他必須承認就算是明顯的意外行動都是表達某種意向的真實行動，雖然是無意識的，卻是他自己的意圖。動作搬演 (ACTING OUT) 與投入動作 (PASSAGE TO THE ACT) 都不是真實行動，因為主體不需要為這些行動中的欲望負責任。

精神分析的倫理學亦要求分析師為他自己的行動負責任，這是指他在治療中的介入。**分析師**的介入需要被適當的欲望所導引，拉岡稱呼此為分析師的欲望。只有此介入成功地表達了分析師的欲望，這才會被稱為真實的精神分析行動，也就是說，此介入協助案主朝向分析的結束。拉岡曾經以一年的講座時間討論精神分析行動的性質（Lacan, 1967-8）。

失誤行動，正如前面所言，從無意識的觀點來看是成功的。即便如此，此成功仍舊是局部的，因為無意識欲望是以扭曲的形式表達的。若要繼續發展此論點，當此欲望完整而有意識的採取行動時，「自殺是唯一完全成功的行動」（Lacan, 1973a: 66-7），因為此行動完整表達既有意識亦無意識的意圖，無意識死亡驅力的有意識行動（然而，突然爆發的自殺企圖並不是真實的行動，而可能只是投入動作的過程）。因此，在拉岡的思想中，死亡驅力與倫理範疇緊密關聯（見 Empedocles, E, 104，以及拉岡在第七講座第 21 章中關於安蒂岡妮的討論）。

## 動作搬演 acting out

英文《標準版》將佛洛伊德的德文 *Agieren* 翻譯為「動作搬演」。拉岡延續精神分析寫作傳統，使用英文表達此概念。

佛洛伊德作品中貫穿前後的最重要主題之一就是重複與回憶的對立。這兩者可以說是「將過去帶回到現在的相反方法」（Laplanche and Pontalis, 1967: 4）。如果過去的事件被壓抑而無法進入記憶，它們會以行動表達的方式回訪；如果主體不記得過去的事件，他註定要以動作搬演的方式重複此過去。相反的，精神



分析治療的目的則是協助病患回憶，以便打斷重複的循環。

雖然幾乎在所有人類行動中都可以發現重複的成分，「動作搬演」一詞卻是保留給呈現「與主體的一般動機模式相對來說不和諧衝動」的行動，而這些行動「很容易便從他的活動的整體趨勢中孤立出來」（Laplanche and Pontalis, 1967: 4），然而主體自己卻無法理解此行動的動機。

3 從拉岡的觀點來看，這個動作搬演的基本定義是正確的，但是卻不完全；這個定義忽略了大他者（the Other）的面向。因此，當拉岡主張動作搬演導因於回憶過去的失敗，他強調此回憶的互為主體面向。換句話說，回憶不僅只是再次喚起某物進入意識，也是透過言說與大他者溝通。於是，當大他者拒絕聆聽而回憶成爲不可能時，動作搬演便是必然發生的結果。不願意傾聽的大他者使得主體無法使用語言向他傳達訊息，主體因而被迫以行動來表達他的訊息。因此，動作搬演是主體對著一個大他者所發出經過密碼化的訊息，雖然主體本身並不會意識到此訊息的內容，也甚至無法覺察到他的行動表達著某種訊息。只有此大他者被交托瞭解開訊息密碼的權力，但是他卻不可能去執行。

拉岡引用佛洛伊德治療過的一位同性戀女性的案例（Freud, 1920a）說明此動作搬演的問題。佛洛伊德的報告中指出，此位年輕女性特別要與她戀愛的女子一同出現在維也納最熱鬧的街道，尤其是靠近她父親做生意的街道。拉岡說這就是一種動作搬演，因爲這位女子要向她的父親表達此訊息，但是她的父親不願意聆聽（Lacan, 1962-63: 1963年1月23日講座）。

在這個同性戀女子的案例中，動作搬演發生在她與佛洛伊德開始一段長時間的精神分析治療之前。這種動作搬演可以被視作爲「不經過分析的轉位」（transference without analysis），或是「任

意的轉位」(wild transference) (Lacan, 1962-63: 1963年1月23日講座)。然而，多半分析師都會主張「在精神分析過程中——無論是否在實際的分析時段中——動作搬演都應該在此行動與轉移對象的關係中被理解」(Laplanche and Pontalis, 1967: 4)。佛洛伊德說，精神分析治療的一個基本原則便是「盡可能的逼使病患進入回憶的管道，而讓越少重複發生越好」(Freud, 1920g: SE XVIII, 19)。於是，如果案主在診療室之外以動作搬演的方式表達了她因為治療而被激發的某種無意識願望，這個行動必須被視為是她對於治療的抗拒。然而，因為每一個對分析的抗拒都是對分析師本人的抗拒 (E, 235)，若在治療中發生了動作搬演，這多半是由於分析師所造成的某個錯誤。分析師所犯的錯誤通常是因為他提供了錯誤的詮釋，而顯示出他短暫地沒有聆聽案主的話。拉岡引用自我心理學者克利斯 (Ernst Kris) (Kris, 1951) 所描述的案例史來說明此問題。拉岡認為，克利斯的詮釋有一部分是正確的，卻沒有觸及問題核心，也因此而刺激了動作搬演：分析時段結束之後，案主去附近餐廳吃一道「新鮮豬腦」(fresh brains) 的菜。拉岡說，這個行動是針對分析師所發出的密碼化訊息，表示分析師的詮釋無沒有觸及病患症狀的最根本面向 (Lacan, 1962-63: 1963年1月23日講座；亦見 E, 238-9 and SI, 59-61)。

拉岡在 1962-63 年間的講座中花了幾門課的時間展開了有關動作搬演與投入動作 (PASSAGE TO THE ACT) 的區別。

## 適應 adaptation (*adaptation*)

- 4 適應的概念是個生理學概念（見**生物學 BIOLOGY**）；有機體被假定會調整自身以便適應環境。適應的概念暗示著內在世界（*Innenwelt*）與周遭世界（*Umwelt*）的和諧關係。

**自我心理學**（**EGO-PSYCHOLOGY**）將此生物學概念運用於精神分析中，以適應不良之行爲說明神經症患者的症狀（例如在完全不適用的脈絡下援用原始防禦機制），並且堅持精神分析治療的目的便是協助病患適應現實。

拉岡在三〇年代的早期著作中，便已經反對任何人企圖以適應的概念來說明人類現象（見 Lacan, 1938: 24; Ec, 158; Ec, 171-2）。這個問題構成了拉岡著作中的一個持續出現的主題；舉例來說，1955 年他寫道：「精神分析所發現的層面恰恰是透過適應而發展出來之問題的對立面」（S2, 86）。他採取這種立場有幾個理由：

1. 強調自我的適應功能，是基於對「現實」採取素樸而毫不質疑的觀點，而忽視了自我的異化功能。現實不是一個自我必須適應的簡單客觀事物，而是自我虛構式的誤識與投射。因此「不是要自我去適應現實的問題，而是要向自我顯示它已經過於適應現實的問題，因為它自己協助了這個現實的建構」（E, 230）。精神分析的工作其實是去顛覆此虛幻的適應感，因為此適應正好阻絕了無意識的通道。

2. 以適應做爲治療的目的是將精神分析師變成病患適應程度的仲裁者，分析師自己「與現實的關係則無須置疑」（E, 230）；這是不假思索地假設分析師可以比病患適應得更好。如此，精神分析師便必然成爲權力的操縱者，分析師可以將他自己對於

現實的獨特觀點強加於病人身上；這不是精神分析，而是暗示（SUGGESTION）。

3. 適應概念中所暗示的有機體與環境之間和諧關係的想法是不能適用於人類的，因為人鑲嵌於符號系統，已經被去自然化，而且也意味著「對人而言，人與自然的想像關係已經逸離正軌」。雖然「所有動物組織都嚴格地被外界環境的條件固定住了」（S2, 322），在人類世界中卻有「一種特定的生理缺口」（S2, 323；見缺口 GAP）。任何重新取得與自然和諧的企圖，都忽視了本質上過量驅力的潛力會累積匯聚於死亡驅力。人類本質上就是適應不良的。

拉岡認為自我心理學對於要求病患適應現實的強調，將精神分析降格為社會控制與服從的工具。他將此態度視為對精神分析的背叛，而他認為精神分析根本上是一種顛覆性的實踐。

適應的觀念是 1930 年代後期由歐洲移民到美國的精神分析學者所發展的，拉岡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他認為這些分析師當時不僅要適應美國的生活，也要使精神分析適應美國人的品味（E, 115）。

5

## 情感 affect (*affect*)

在佛洛伊德的著作中，「情感」一詞與「觀念」(idea) 對立。情感與理智之間的對立是最古老的哲學主題之一，透過德國心理學而進入了佛洛伊德的辭彙。

然而，對拉岡而言，情感與理智之間的對立在精神分析領域中並不發生效力。「對分析經驗來說，此種對立是最為矛盾而無

啓發的，無法讓我們對此經驗增加任何理解」(S1, 274)。

至於有人批評拉岡過於智性，而忽視情感的角色，我們必須注意，就拉岡而言，此種對立是一種虛假對立（拉岡也認為對於過度智性的批評，其實多半只是思考疲軟的藉口，見 E, 171）。精神分析治療建基於符號層，此符號層超越情感與理智的對立。精神分析經驗一則「並不是充滿情感的擁吻」(S1, 55)。再則，精神分析治療也不是一個智性的活動；「我們並不在處理一個智性的面向」(S1, 274)。拉岡派精神分析師需要注意：無論是「充滿情感的擁吻」或是智性化的活動，都可能是對於分析的抗拒，是自我的想像誘惑物。焦慮是唯一不具有虛假性的情感。

拉岡反對那些將情感視為最主要領域的分析師，因為情感並不是獨立於智性的區域；「情感並不是可以逃離智性考量的特殊稠密狀態。它並不存在於某個超越符號生產、先於論述公式的神話式之遠方」(S1, 57)。然而，他也反駁批評他忽略情感因素的指控，而指出他花了整整一年的講座討論有關焦慮的問題（Lacan, 1973a: 38）。

拉岡並不提出關於情感的一般性理論，而僅僅觸及牽涉精神分析治療的部分。他堅持情感與符號層的關係；情感是指主體受到他與大他者關係之影響。他主張情感不是表記，而是信號（S7, 102-3），他也強調佛洛伊德所提出的壓抑並不對情感造成影響（此情感只會被轉化或是移置），而會對「觀念代表」（ideational representative）造成影響（對拉岡而言，此觀念代表便是表記）（Ec, 714）<sup>6</sup>。

拉岡對於情感概念的評論對於臨床醫療有重要的啓發。首先，在精神分析中所有傳統上被視為情感屬性的概念，例如轉位（transference），如果分析師要將治療導向正確的方向，都必須

在符號結構中重新思考此情感關係。

其次，情感是欺瞞分析師的迷障，因此分析師需要謹慎，不要被自己的情感所欺騙。這並不意味著分析師需要不顧自己對於病患的感覺，而是指他必須知道如何正確地使用此感覺（見**反向轉位** COUNTERTRANSFERENCE）。

最後，循此發展，精神分析治療的目的不是重新活一次過去的經驗，也不是發洩被壓抑的情感，而是以言詞說出欲望的真相。

另外一個與情感相關卻不同的拉岡術語，是「執著」（*passion*），拉岡提及「三種基本執著狀態」：愛、憎、漠然（S1, 271）；此處涉及了佛家思想（E, 94）。這些執著狀態不是想像的現象，而在居於三種層次的交界處。

## 攻擊性 *aggressivity* (*agressivité*)

攻擊性是拉岡在 1936 到 1950 年代初期這段時間之內所寫的文章中最為核心的議題。首先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拉岡區分了攻擊性與攻擊行動，後者只指向暴力行動，而前者則是潛伏於暴力行動以及其他現象之內的一種基本關係（見 S1, 177）。拉岡主張，此攻擊性同樣存在於明顯的親愛行動與暴力行動之中；「它潛藏於慈善家、理想主義者、教學者以及改革者的活動中」（E, 7）。在採取此立場時，拉岡只重述佛洛伊德有關愛恨並存的概念（*ambivalence*）（愛與恨的相互依存），而拉岡視此愛恨並存為精神分析最為根本的發現之一。

拉岡將攻擊性置於自我與其相似之分身（*counterpart*）的二元關係中。在**鏡像期**中（MIRROR STAGE），嬰兒在鏡子中看到

自己完整身形的鏡像，與真實身體內無法協調的感覺形成強烈對比：此對比是透過鏡像與真實身體之間的攻擊性張力而經驗到的，因為影像的完整似乎威脅到了身體的分裂與破碎感（見**碎裂身體** FRAGMENTED BODY）。

隨之而來對此鏡像的認同便隱含了與分身的愛恨並存關係，牽連了情欲（eroticism）與攻擊性。此「具有情欲的攻擊性」以一種基礎的愛恨並存模式潛伏於所有未來認同形式之中，同時也是自戀形式的基本性格。自戀於是可以輕易地從極端的自愛轉變方向而成爲對立的極端「自戀之自殺式攻擊性」（*agression suicidaire narcissique*）（Ec, 187）。

藉著將攻擊性聯結到情欲（eros）的想像層，拉岡似乎很明顯地偏離了佛洛伊德，因爲佛洛伊德視攻擊性爲死亡驅力的外顯形式（以拉岡的說法，此死亡驅力並不在想像層，而在符號層）。拉岡也將攻擊性聯結到黑格爾式戰鬥至死的觀念，也就是主僕辯證中的一個階段。

7 拉岡認爲在分析的早期階段透過負面轉位將案主的攻擊性帶出來是十分重要的。這個朝向分析師的攻擊性會成爲「分析劇場中的起點」（E, 14）。這個治療階段十分重要，因爲如果分析師可以善爲處理此攻擊性，伴隨而來的便會是「病患最底層抗拒的明顯降低」（Lacan, 1951b: 13）。

## 代數 algebra (*algèbre*)

代數是數學（MATHEMATICS）中的一支，將問題的解決簡化爲符號化表達的操作。拉岡在 1955 年的著作中開始使用代數

符號（見 **L 圖式 SCHEMA L**），以試圖將精神分析形式化。此形式化企圖的背後有三個理由：

1. 形式化是使精神分析取得科學地位的必要途徑（見 **科學 SCIENCE**）。正如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援用半數學公式使人類學能夠建立科學化的基礎，拉岡也試圖對精神分析進行同樣的工作。

2. 形式化可以提供精神分析理論的核心，使得從來沒有經驗過精神分析治療的人也可以完整地獲得此理論。此公式因此成為精神分析師訓練的重要面向，在分析的訓練過程中成為傳遞精神分析知識的媒介。

3. 精神分析理論的代數符號形式化是避免直覺理解的方法，拉岡視此直覺理解為想像迷障，會阻礙朝向符號層的通道。代數符號不以直覺方式被理解，而以不同的方式被使用、操弄與閱讀（見 E, 313）。

多數拉岡的英語翻譯者也翻譯其著作中的代數符號。例如薛瑞登（Alan Sheridan）在他所翻譯的 *Écrits* 中將符號 A (*Autre*) 轉譯為 O (*Other*)。然而，薛瑞登自己指出，拉岡反對這種處理（Sheridan, 1977: xi）。在這本辭彙中，為了配合拉岡自己的偏好，代數符號維持其在法文本中的原貌。

拉岡所使用的代數符號以及其最為常見的意義將羅列於下。這些符號主要出現在 **基式 (MATHEMES)**，**L 圖式 (SCHEMA L)**，**欲望圖解 (GRAPH OF DESIRE)**。但是，務必記住，在拉岡的著作中，這些符號並不永遠指涉相同的概念，而會隨著他的寫作發展而有不同的功用。最重要的例子便是符號 *a* 在 1950 年間與 1960 年間意義的極端轉變。其他相對來說意義較為穩定的符號，也偶而會出現相當不同的用法。例如 *s* 幾乎永遠指稱



所表項，但是在一個算式中卻是指被假定知道的主體（subject supposed to know）（見 Lacan, 1967）。因此，使用下列對等表時，總是需要特別小心。

8	A	=	大他者
	$\bar{A}$	=	劃上隔離線的大他者
	a	=	（見小對形 <i>objet petit a</i> ）
	a'	=	（見小對形 <i>objet petit a</i> ）
	S	=	1. 主體（1957 之前） 2. 表記（1957 之後） 3. 快感的自然狀態主體（在有關薩德的圖式中）
	$\bar{S}$	=	劃上隔離線的主體
	S <sub>1</sub>	=	主導表記
	S <sub>2</sub>	=	表義鏈 / 知識
	s	=	所表項（索緒爾數學式）
	S(A)	=	大他者之欠缺的表記
	s(A)	=	大他者的意義生產（訊息 / 症狀）
	D	=	要求
	d	=	欲望
	m	=	自我（我）
	i	=	鏡像（R 圖式）
	i(a)	=	1. 鏡像（欲望圖解） 2. 理想自我（光學裝置）
	I	=	自我理想（R 圖式）
	I(A)	=	自我理想（欲望圖解）

$\Pi$	=	真實陽形
$\Phi$	=	符號陽形 (大寫 phi)
$\varphi$	=	想像陽形 (小寫 phi)
$(-\varphi)$	=	闡割 (負 phi)
$S$	=	符號層 (R 圖式)
$R$	=	現實界 (R 圖式)
$I$	=	想像層 (R 圖式)
$P$	=	符號父親 / 父之名
$p$	=	想像父親
$M$	=	符號母親
$J$	=	痛快 ( <i>jouissance</i> )
$J\varphi$	=	陽形痛快 ( <i>phallic jouissance</i> )
$JA$	=	大他者的痛快 ( <i>the jouissance of the Other</i> )
$E$	=	發言內容
$e$	=	發言動作
$V$	=	享受痛快的意志 ( <i>volonté de jouissance</i> )

在拉岡式的代數中，印刷排版的細節與區辨是十分重要的。大寫與小寫的符號，斜體與非斜體的符號，省略符號的使用，負號，下標符號等；所有這些細節在代數系統中都有各自的功能。舉例來說，大寫字母通常指向符號層，而小寫字母則通常指向想像層。隔離線的使用也非常重要，而且在同樣公式中也可能會有意義上的變化。

## 異化 alienation (*aliénation*)

「異化」並不構成佛洛伊德的理論語彙。然而在拉岡的著作中，異化則包含精神病學以及哲學的含意：

• **精神病學** 19世紀法國精神病學〔例如比內 (Pinel)〕認為心理疾病是「心智異化」(*aliénation mentale*)，而法文中的「瘋人」則經常使用「間離」(*aliéné*) 此用法 (拉岡也使用此辭彙；Ec, 154)。

• **哲學** 「異化」是德文 *Entfremdung* 的通常譯法，是黑格爾與馬克思之哲學的特色。然而，拉岡的異化概念卻與黑格爾與馬克思傳統所使用的概念截然不同〔雅各－阿蘭·米列 (Jacques-Alain Miller) 曾經指出此差異；S11, 215〕。對拉岡而言，異化不是主體遭遇而須超越的一場意外，異化是主體的基本構成特質。主體根本上就是**分裂的** (SPLIT)，從自身異化，主體無從逃離此分裂，毫無「整體」或是統合的可能。

自我透過與其相似的外部分身認同而構成，而異化是此過程的必然結果：「自我最初的統合，本質上是一個第二自我 (alter ego)，是異化的」(S3, 39)。正如藍波 (Rimbaud) 的說法：「我就是他者」(E, 23)。因此，異化屬於想像層：「異化構成了想像層。異化就是想像本身」(S3, 146)。雖然異化是所有主體性的基本特性，精神病患者所呈現的則是更為嚴重的異化型態。

拉岡創造新字「**離密性**」(EXTIMACY) 來指稱異化的本質，他性 (alterity) 居於主體最為內在的核心位置。拉岡在講座第 11 卷第 16 章《精神分析的四個基本概念》(1964a) 中專門討

論異化以及相關的分離概念。

## 案主 / 精神分析案主

analysand / psychoanalysand (*analysant* / *psychoanalysant*)

在 1967 年以前，拉岡稱呼在精神分析治療「中」的人為「病患」（法文 *patient*）或是「受試者」（*subject*），或是使用技術性名詞「被（精神）分析者」（*psych*)*analysé*。但是，拉岡在 1967 年引進了 (*psych*)*analysant* 一詞，這是根據英文 (*psycho*)*analysand* 而來的（Lacan, 1967: 18）。拉岡喜歡使用此用語，因為這個動名詞顯示在躺椅上的人才是做最多工作的人。此用語和舊有辭彙被分析者形成對比，被分析者是被動式，暗示在分析過程中比較不主動的參與者，或者此分析過程已經結束。根據拉岡的觀點，案主不是被分析師所「分析」的人；其實案主本身進行分析工作，而分析師的工作則是協助他進行較好的分析。

## 焦慮 anxiety (*angoisse*)

焦慮很早就被精神病學認定為最常見的心理失調症狀。精神病學對於焦慮的描述一般都同時指涉心理現象（憂慮、擔心）與身體現象（呼吸急促、心跳、肌肉緊張、疲倦、暈眩、冒汗、顫抖）。精神病學也區分廣泛性焦慮狀態與恐慌發作，前者是指多半時間呈現「自由流動的焦慮」，而後者則是「間歇性的急性焦慮」（Hughes, 1981: 48-9）。

佛洛伊德所使用的德文 (*Angst*) 可以具有上述的精神病學特徵，但是卻絕不僅僅是技術性用語。從 1884 年到 1925 年間，他認為精神官能症焦慮只是性驅力沒有適當的釋放所導致的轉型。但是，1926 年，佛洛伊德放棄了這個理論，轉而提出焦慮是對「創傷情境」的反應——面對累積刺激而無法釋放的**無助經驗** (HELPLESSNESS)。創傷情境是被「危險處境」所突然引起的，例如誕生、失去做為對象的母親、失去愛的對象等閹割經驗。佛洛伊德區分「自發性焦慮」，也就是創傷情境直接導致的焦慮，以及「焦慮訊號」，自我主動再次產生焦慮，做為預期危險處境的警告。

拉岡在戰前的寫作將焦慮主要聯繫到主體面對鏡像期的分裂威脅 (見**碎裂身體** FRAGMENTED BODY)。他認為在鏡像期結束很久之後，這些對於身體肢解的幻想環繞著陽具的合併，才產生了閹割焦慮 (Lacan, 1938: 44)。他也將焦慮聯結到害怕被貪婪的母親吞噬的恐懼。這個顯然屬於克萊恩派 (Kleinian) 的主題，後來一直是拉岡解釋焦慮的重要面向，也是拉岡與佛洛伊德之間的明顯差異。佛洛伊德認為焦慮的原因之一是與母親分離，而拉岡則堅持是欠缺這種分離，才導致焦慮。

1953 年以後，拉岡逐漸增加焦慮與他有關真實 (the real) 觀念的關聯，真實是在符號化之外的創傷元素，因此欠缺任何可能的中介調節。真實是「不再成為對象的重要對象，面對這個某物，所有的詞語都停止作用，所有的範疇都瓦解，這就是焦慮的最特殊對象」(S2, 164)。

除了將焦慮與真實聯結之外，拉岡也將其置於想像層之內，並且使其與罪疚感對比，而對他來說，罪疚感是在符號層之內的 (Lacan, 1956b: 272-3)。「我們知道，焦慮總是與失落相連，……

伴隨著某種雙面關係，一則在失落的臨界點，一則卻又被另一種東西取代，一種病患無法不感到暈眩的東西」(Lacan, 1956b: 273)。

在 1956-57 年的講座中，拉岡繼續在他討論恐懼症 (PHOBIA) 的脈絡中，進一步發展有關焦慮的理論。拉岡主張焦慮是主體試圖以任何代價來迴避的基本危險，精神分析中所遭遇到的各種主觀構成，從恐懼症到戀物，都是要防止焦慮的保衛措施 (S4, 23)。焦慮因此出現在所有精神官能症的結構中，而在恐懼症中特別凸顯 (E, 321)。甚至病患寧可選擇恐懼症，而不要焦慮 (S4, 345)；因為至少恐懼症以害怕 (此害怕針對著一個確定的對象，而可以藉由符號工作處理)，取代了焦慮 (此焦慮之恐怖正是因為其所面對的不是集中在一個特定對象，而是環繞著某物的不在場) (S4, 243-6)。

在小漢斯 (Little Hans) 的個案分析中 (Freud, 1909b)，拉岡認為焦慮是在主體被放置於想像的前伊底帕斯三角關係與伊底帕斯四元關係之間的時刻而產生的。在此接合處，小漢斯的真實陽具在幼兒期的自慰行為中被清楚感知；焦慮之產生，是因為此刻主體可以測度他為其母親所愛 (他居於想像陽形的位置)，以及他所真正需要給出 (他的無足輕重的真實器官) 之間的差異 (S4, 243)。焦慮正是主體懸置於他不再知道他身處何處的此刻以及他無法再尋得自己的未來之間 (S4, 226)。漢斯可能可以被真實父親的閹割式干預而免除此焦慮，但是這並沒有發生；他父親無法介入使漢斯與其母親分離，因此漢斯發展出了一個替代性的恐懼症做為此干預。再一次地，拉岡對於小漢斯的解釋所展開的說法是，焦慮不是與母親的分離造成，而是無法與她分離才造成的 (S4, 319)。結果是，閹割並不是焦慮的主要來源，而是保護主

體不至於焦慮的處置。

在 1960-61 年間的講座中，拉岡強調焦慮與欲望之間的關係；焦慮是在對象不在場之時維繫欲望的方式，相反的，欲望則是焦慮的補救措施，因為欲望比焦慮要容易承擔（S8, 430）。他也認為焦慮的源頭不必然都是來自於主體內部，也可能來自於外界他者，正如同在獸群中從一隻動物傳遞到另一隻動物一般；「如果焦慮是一個信號，那就意味著它可以來自於他者」（S8, 427）。這就是為什麼分析師絕對不能夠容許他自己的焦慮干預治療，此要求只有在他維持他自己的欲望時才能夠完成，也就是分析師自身的欲望（S8, 430）。

1962-63 年間的講座標題便是「焦慮」。拉岡提出焦慮是情感性而不是情緒性的問題，而且這是唯一沒有欺瞞性質的情感（亦可見 S11, 41）。雖然佛洛伊德區分害怕（針對一個特定對象）與焦慮（沒有特定對象），拉岡現在則主張焦慮不是沒有對象（*n'est pas sans object*）；它只是牽涉了不同性質的對象，一個無法以其他對象同樣的方式被符號化的對象。這個對象是小對形（*objet petit a*），是做為欲望對象的原因，焦慮出現於某物代替此對象而出現。當主體面對大他者的欲望而不確定自己是那個欲望的何種對象時，焦慮便產生了。

在同一場講座中，拉岡將焦慮聯結到欠缺（lack）的概念。所有欲望都從欠缺而出，而焦慮則在此欠缺之剝奪感時發生；焦慮是欠缺的欠缺。焦慮不是乳房的不在場，而是其包圍式的在場；事實上，正是其不在場的可能性，使我們免於焦慮。動作搬演以及投入動作（*passage to the act*），都是抗拒焦慮的最後防衛。

焦慮也被聯結到鏡像期。甚至是在看見自己鏡中反影的舒適

與安慰感中，也會出現此鏡像被修飾而突然顯得十分陌生的時刻。依此模式發展，拉岡將焦慮聯結到了佛洛伊德有關「詭魅」（the uncanny）的觀念（Freud, 1919h）。

雖然 1962-63 年間的講座絕大部分都在處理佛洛伊德的第二焦慮理論（焦慮訊號），在 1974-75 年間，拉岡卻回到了佛洛伊德的第一焦慮理論（驅力轉化的焦慮）。他討論焦慮是當身體被陽形痛快（*phallic jouissance*）襲捲時存在於身體內部的狀態（Lacan, 1974-75: 1974 年 12 月 17 日講座）。

## 主體消失 *aphanisis*

這個希臘辭彙的字面意思是「消失」。最初是瓊斯（Ernest Jones）引介入精神分析的，他以此辭彙表示「性欲望的消失」（Jones, 1927）。對瓊斯而言，喪失性慾的恐懼在兩性中皆有，因而引發小男孩的閹割焦慮，小女孩的陽具妒羨。

拉岡取用瓊斯的用語，但是卻實質上修正此用語。對拉岡而言，此 *aphanisis* 不是意味著欲望的消失，而是主體的消失（見 S11, 208）。主體的 *aphanisis* 是主體的退隱，是主體的基本分裂（見分裂 SPLIT），而造成欲望的辯證性（見 S11, 221）。欲望的消失絕不是主體害怕的對象，神經症患者正企求此欲望的消失；神經症患者試圖使自己與欲望隔離，將其推離（S8, 271）。

拉岡也使用另外一個辭彙，「退隱」（*fading*），做為 *aphanisis* 的同義詞。退隱（拉岡直接使用英文）指異化過程中主體的消失。拉岡使用此辭彙來描述驅力（drive）與幻想的基式（*MATHEMES*）：這些基式中主體被隔離線阻隔所顯示的，就是



主體在要求 (demand) 面前以及在對象面前「退隱」或是「消失」。

## 藝術 art (*art*)

13 佛洛伊德高度評價藝術，認為藝術是人類的重要文化機制，他也寫了許多討論一般藝術作品以及特定藝術作品創作過程的文章。他以昇華 (SUBLIMATION) 來解釋藝術創作，在此過程中，性驅力被再度導引而朝向非性之目的 (non-sexual aims)。佛洛伊德也有幾篇文章特別處理藝術作品的分析，尤其是文學作品。他認為文學作品對於精神分析有兩方面的作用：首先，這些作品以詩的形式表達心靈的真相，而暗示著創作者以直覺直接捕捉到了精神分析師後來以更為繁複的方式才發現的真相。其次，佛洛伊德也認為以精神分析方式透徹閱讀文學作品，可以揭露作者心靈的元素。雖然佛洛伊德多數處理藝術作品的文章談論的是文學，他也並未忽視其他藝術形式；例如他有一篇文章專門處理米開朗基羅的摩西雕像 (Freud, 1914b)。

拉岡的著作也充滿對於特定藝術作品的討論。如同佛洛伊德一般，拉岡絕大多數的注意力也都專注於各種類型的文學作品：小說〔例如討論愛倫波 (Edgar Allan Poe) 的《失竊的信件》(*The Purloined Letter*)，S2, ch. 16；以及 Lacan, 1955a〕，戲劇〔例如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的《哈姆雷特》(*Hamlet*)，Lacan, 1958-9；索福克里斯 (Sophocles) 的《安蒂岡妮》(*Antigone*)，S7, chs 19-21〕，詩〔例如雨果 (Victor Hugo) 的詩作《沈睡的波阿斯》(*Booz endormi*) S3, 218-25; S4, 377-8; E, 156-8; S8, 158-9〕。

拉岡也討論視覺藝術，他在 1964 年講座的幾次演講都專門處理繪畫，特別是斜角透視藝術（anamorphic art）〔S11, chs 7-9，此處，他討論霍爾班的《使節》（Holbein's *The Ambassadors*）；另可見 S7, 139-42〕。

然而，拉岡與佛洛伊德處理藝術的方式有顯著的差別。雖然拉岡討論昇華，但是與佛洛伊德不同的是，他不相信精神分析師可能基於對藝術作品的檢驗而說出藝術家的心理狀態，甚至這是不可取的（見他對於「心理傳記」的批評；Ec, 740-1）。拉岡說，正因為精神分析最基本的情結理論（伊底帕斯情結）取自於一部文學作品，這並不表示精神分析可以說明任何有關索福克里斯本人的問題（Lacan, 1971: 3）。

拉岡將藝術家排除在他對於藝術作品的討論之外，意味著他對文學文本的解讀與重構與作者意圖無關。拉岡懸置有關作者意圖的問題，這不僅僅表示他與結構主義運動立場一致（畢竟在結構主義出場之前，作者意圖就已經被新批評放置於括弧之內了），也顯示了分析師在聆聽與詮釋案主的話語時所應採取的方式。也就是說，分析師必須將案主的宣訴話語（discourse）視同一個文本：

你必須從文本開始，如同佛洛伊德曾經做過的以及建議的，開始將文本視為聖經。作者、抄寫者，只是推動筆的人，只能夠算是第二位。……同樣的，論及我們的病患時，請多注意一下其文本，而不是作者的心理——我教導的整個重心就在此。（S2, 153）

14

因此，拉岡討論文學文本，並不是演練文學批評理論本身，而是

示範給他的聽眾看，使他們得以捕捉到如何閱讀病患無意識的概念。這種閱讀的方法與形式主義以及結構主義的方法相似；所表項不再重要，表記更為重要，內容被放置於括弧內，形式結構先行（不過，德希達曾經指出拉岡並沒有遵循他自己的方法，見 Derrida, 1975）。

除了做為閱讀方法的範例之外，如拉岡建議分析師閱讀病患話語時，所應遵照的方式，拉岡對於文學文本之討論目的也在於摘取元素做為說明他的一些重要理念的暗喻。舉例來說，在他對愛倫坡《失竊的信件》的解釋中，他指出此循環流通信函 / 字母（LETTER）是表記之限定力量的暗喻。

所謂「精神分析文學批評理論」的流派，是宣稱受到拉岡處理文學文本所啟發而新興起的學派（例如 Muller and Richardson, 1988; Wright, 1984；其餘還有處理拉岡與文化理論者如 Davis, 1983; Felman, 1987; MacCannell, 1986）。雖然這些嘗試本身相當有意思，它們通常對待文學的方式卻與拉岡不同；也就是說，精神分析文學批評理論試圖針對其所研究的文本提出一些說法，但是拉岡方法的兩種面向（說明分析詮釋的方式，以及說明精神分析概念）卻與提出有關文本本身任何說法是無關的，而僅只是利用文本來提出有關精神分析的看法。這或許是拉岡與佛洛伊德對於藝術作品之態度的最大差異。佛洛伊德的某些著作暗指精神分析是一種後設話語（metadiscourse），一個提供普遍性詮釋鑰匙的主導敘事（master narrative），可以解開文學作品遲遲未解的秘密。但是，在拉岡的著作中我們卻從來看不到此類的宣稱。對拉岡而言，精神分析或許可以從文學中學到一些東西，文學批評理論卻不可能從精神分析學到任何東西。因此拉岡反對任何利用精神分析概念而被稱為「應用精神分析」（applied psychoanalysis）

的文學批評理論，並且指出「精神分析只能夠被應用在——依照此用語的正確意義——治療之上，面對一個說話與聆聽的主體」（Ec, 747）。

## 自律性自我 autonomous ego

「自律性自我」一詞是由自我心理學（EGO-PSYCHOLOGY）支持者所新造的辭彙。根據自我心理學支持者的觀點，自我（EGO）透過在原始驅力與現實命令之間，達到和諧平衡而成爲自發。自律性自我因此是「強大的自我」、「適應良好的自我」以及「健康的自我」的同義詞。自我心理學支持者視精神分析爲協助案主的自我成爲自發性的過程：此過程被認爲會在案主與分析師的強大自我認同之時而達成。

15

拉岡強烈批評這種自律性自我的概念（見 E, 306-7）。他認爲自我並不自由，而是被符號層所決定。自我的自主性只是自戀式的掌控幻覺；是符號層享有此自主性，而不是自我。



## B

## B

隔離線 bar (*barre*)

「隔離線」(bar) 一詞首次在拉岡的作品中出現，是在 1957 年拉岡引介索緒爾記號 (SIGN) 概念的脈絡中 (E, 149)。在這個脈絡中，隔離線是索緒爾算式中分隔表記 (signifier) 與所表項 (signified) 的橫線 (見圖 18)，意味著表義過程中內含的抗拒，此抗拒只有在隱喻 / 代稱 (metaphor) 發生時才被跨越。拉岡利用法語中 *barre* 的字母顛倒而成為 *arbre* (樹)，而索緒爾正是利用「樹」來說明他所討論的符號概念 (E, 154)。

拉岡在 1957-58 年間的講座中首次提出此用語之後，不久就繼續使用此隔離線將他的代數符號 S 與 A 劃上橫槓，很像是海德格將「存有」劃上橫線的做法 (Heidegger, 1956)。此橫線劃過 S，成為  $\mathfrak{S}$ ，被橫線隔離的主體。這個橫線代表主體被語言造成的分裂 (SPLIT)。因此，雖然在 1957 年以前 S 指向主體 (例如在 L 圖式中)，1957 年以後 S 便指向表記，而  $\mathfrak{S}$  則指向 (分裂的) 主體。此橫線也用來劃過 A (大他者)，而產生代數記號法中「被橫線劃過的大他者」， $\mathfrak{A}$ 。然而，拉岡繼續在他的代數記號中使用這兩個記號 (例如在欲望圖解中)。被橫線劃過的大他者是被閹割的大他者，不完整、被欠缺所標示，以相對於完整、一致、未被閹割的大他者，一個不被橫線劃過而從未存在過的 A。

在 1973 年此橫線被用來劃過「女人」(*femme*) 之前的定冠詞 *la*，正如他著名的句子「女人不存在」(*la femme n'existe*

pas)。法文中定冠詞表示普同性，拉岡藉著劃過此定冠詞來表示他所提出的「陰性抗拒所有普遍化形式」的論點（見 S20, 68）。

除了這些功能之外，此橫線也可以被詮釋為符號陽形  
16 (symbolic phallus)（此陽形本身從來不會被橫線劃過），以做為性分化公式 (formulae of sexuation) 中否定的符號（見性別差異 SEXUAL DIFFERENCE），也做為單一特性 (*trait unaire*)（見認同 IDENTIFICATION）。

### 美麗靈魂 beautiful soul (*belle âme*)

美麗靈魂（德文 *schöne Seele*）是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所描述的自我意識的辯證階段之一（Hegel, 1807）。美麗靈魂將自身的無秩序投射到世界之中，並且試圖藉由將「心的法則」強制施加於別人身上，以治療此無秩序狀態。對拉岡而言，美麗靈魂是自我的最好暗喻；「現代人的自我……在美麗靈魂的辯證僵局中選擇了一個形式，而無法在他所揭發拒斥的混亂之中辨識自身的存在理由」（E, 70）。在更為極端的方式中，美麗靈魂同時也說明了妄想誤識的結構（見誤識 *MÉCONNAISSANCE*）（Ec, 172-3）。

美麗靈魂的概念說明了精神官能症者時常拒認在他們周遭所發生事情的責任（見行動 ACT）。精神分析的倫理層面便在於要求案主承認他們在自己的苦痛中應該承擔的部分。因此，當朵拉（Dora）抱怨自己成為周圍男性所交換的對象時，佛洛伊德第一次的介入便是直接指出她自己在此交換之中所扮演的共犯角色（Ec, 218-19；見 Freud, 1950e）。

## 存有 being (*être*)

拉岡所使用的「存有」一詞將形上學的意味帶入了他的論述之中，而有別於其他拒絕面對形上學與哲學基礎的精神分析理論（見 E, 228）。拉岡認為精神分析師必須面對哲學與形上學對於存有的關注，因為當分析師介入時，他的行動「進入了（案主的）存有核心」，同時也影響了他自己的存有，因為他無法「單獨停留在遊戲場域之外」（E, 228）。因此「分析師必然是在存有的關係之間尋找他的操作層次」（E, 252）。拉岡同時也認為在治療過程之中，分析師會遭遇逐漸失去存有的過程（法文 *désêtre*），就好像他漸漸被簡化為僅僅是案主的對象。

拉岡對於存有的討論很明顯的是受到了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影響（見 Heidegger, 1927）。存有屬於符號層，因為它在「與大他者關係之間尋找到了其位置」（E, 251）。這個關係，就如同大他者本身，已經被標示了欠缺（*manque*），而主體被此存有的欠缺所構成（*manque-à-être*），此欠缺則促使欲望的發生，「要—成爲」（*want-to-be; manque-à-être*）；欲望因此根本上便是要存有的欲望。

每當拉岡將存有與**存在**（EXISTENCE）對立時，他是將真實（the real）中的存在對立於存有的符號功能。某物可能「**存有**」（be）而不「**在**」（existing），也就是說，此物被言說所建構，卻在真實（the real）中無對應物（意即，完全他者）（the complete Other）。相反的，某物可能「**在**」（exist）而不「**存有**」（being），例如主體的「不可名狀而無意義的存有狀態」，無法被完全簡約為一個表義性的鏈結（articulation）（E, 194）。

拉岡從「存有」（*être*）這個動名詞與「說」（*parler*）這個動



- 17 詞新造了「言說存有」(*parlêtre*) 這個辭彙，藉以強調存有是在語言中並且透過語言而被構成的。人類首先是個說話的存有。

## 認許 *Bejahung*

在〈回覆希波萊特 (Jean Hyppolite) 對佛洛伊德《否定》的評論〉(Lacan, 1945b) 一文中，拉岡描述了一個邏輯上先於任何否定 (NEGATION) 行動的原初認許。拉岡使用佛洛伊德的德文辭彙 *Bejahung* (affirmation) 來表達這個原初認許 (Ec, 387; 見 Freud, 1925h)。否定意指佛洛伊德所謂的「存在的判斷」(judgement of existence)，而認許則指更為根本的狀態，也就是符號化 (symbolisation) 本身的原初行動，將某物納入符號世界。只有在事物被符號化之後 (在認許的層次)，事物才會被賦予存在的價值，或是無價值 (否定)。

拉岡在認許與精神病機制之間設定了一個基本的替換選擇，也就是日後他所謂的「拒斥」(FORECLOSURE)。前者指稱一個納入符號層的原初行動，拒斥則是拒絕將某物 (父之名 Name-of-the-Father) 納入符號層的原初行動 (S3, 82)。

## 生物學 biology (*biologie*)

佛洛伊德的著作充滿了生物學的參照。佛洛伊德視生物學為精確科學的範例，而在此模式之上建立了精神分析的新科學。然而拉岡卻強烈反對將精神分析建構於生物學模式的任何嘗

試，他強調將生物學（或是動物行為學 / 心理學）概念（例如適應 ADAPTATION）直接運用於精神分析的做法，都必然會誤導甚至泯滅自然（NATURE）與文化之間的基本區別。對拉岡而言，這種以生物學模式解釋人類行為的方式，忽略了人類存在（existence）之符號層次的優先性。拉岡視這些精神分析師之「生物學主義」（biologism）混淆了欲望與需求、驅力與本能，而這些正是拉岡認為必須區辨的概念。

在拉岡最早期的精神分析著作中便出現了這些辯論，例如在1938年討論家庭的作品中，拉岡就拒絕以純粹生物學知識來解釋家庭結構，他指出人類心理是被情結（complexes）所規範，而不是被本能所規範（Lacan, 1938: 23-4）。

拉岡指出他對於生物學簡約主義的拒絕不是與佛洛伊德的矛盾，反而是重返佛洛伊德作品的本質。佛洛伊德使用生物學模式，純粹只是因為生物學是當時普遍使用的精確科學模式，而推論式的科學卻仍未達到同等的精確。佛洛伊德當然並沒有將精神分析與生物學或是任何其他實證科學混為一談，而當他借用生物學概念（例如驅力的概念）時，他以相當基進的方式重新處理，以致於這些概念成為完全嶄新的概念。例如，死亡驅力的概念「並不是生物學的問題」（E, 102）。拉岡以一個弔詭的方式表達了他的觀點：「佛洛伊德式的生物學主義與生物學毫無關聯」（S2, 75）。

正如佛洛伊德一般，拉岡借用來自於生物學的概念（例如，心像 imago、裂口 dehiscence），卻在一個完全符號化的架構中重新處理。或許最為重要的例子便是拉岡的「陽形」（PHALLUS）概念，拉岡視此「陽形」為表記，而非身體器官。佛洛伊德根據陽具之在與不在，來思考閹割情結與性別差異之問題，然而拉岡

對於這些問題的理論化工作，則是放置於非生物學與非解剖學的條件之上（陽形的在與不在）。對於部分的女性主義作家而言，這種論點是拉岡理論中最具有吸引力的部分，因為她們看到如何建構一個非本質論之性別化主體的解釋模式。

不過，雖然拉岡持續拒絕生物學簡約主義的所有形式，他也拒絕文化主義者的位置，因為這些文化主義者完全忽略了生物學的相關性（Ec, 723）。如果「生物學主義」被正確地理解（也就是說，不將精神現象簡化為粗略的生物決定論，而將其視為可以辨識生物學事實如何影響精神場域的確切路徑），那麼，整體而言，拉岡便是贊成生物學主義的（Ec, 723）。最明顯的例子是，拉岡援引動物行為學的例證，來示範影像做為釋放機制的力量；拉岡在說明鏡像期的理論中提及鴿子與蝗蟲（E, 3），說明模擬論時提及甲蟲（S11, 99）（見**完型** GESTALT），都是例子。

因此，在拉岡說明性別差異的理論時，他和佛洛伊德一樣，拒絕「解剖學或傳統」的虛假二元對立（Freud, 1933a: SE XXII, 114）。拉岡所在乎的，不是偏重任何一端，而是要呈現在採取性別位置的過程中，此二者如何以複雜的方式相互作用。

## 波氏結 Borromean knot (*noeud borroméen*)

早在拉岡 1950 年代的著作中，就有關於「結」的說法（例如 E, 281），但是，要到 1970 年代，拉岡才開始從拓樸學屬性的觀點檢視「結」的概念。對於「結」的理論之研究標示了拉岡的**拓樸學**（TOPOLOGY）的重要發展。從對於表面的研究（梅氏環 moebius strip、環圈體 torus 等等），拉岡的研究朝向更為複雜

的拓樸學面向發展。拓樸學愈來愈被視為探索符號層與真實、想像之間互動的十分根本而非暗喻的方法。拓樸學並非只是簡單地再現結構，拓樸學本身便是結構。在他晚期的著作中，有一種結特別吸引拉岡的興趣：那就是波氏結。

波氏結（見圖 1）之名稱來自於波羅米歐家族軍隊制服上的圖案，由三個圓環所構成，如果其中任何一個脫落，三個環全部都會分散（S20, 112）。嚴格說來，這個圖案應該說是一個鎖鍊，而不是一個結，因為它是由幾條不同的線交互聯結，而不是由單一的線所構成。一個波氏結至少需要有三條線或是圓環所組成，不過，這個鎖鍊卻可以無限制的加上更多的圓環，而保留其波氏結的特性（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圓環鬆脫，則整個鎖鍊都會散落）。

19

拉岡最初是在 1972-73 年間的講座中展開此波氏結的概念，但是他對此「結」最仔細的討論則是 1974-75 年的講座。在此講座中，拉岡使用此波氏結來說明真實層、符號層與想像層三者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並探討此三者之間的相同處。每一個圓環代表此三層中的一層，因此有一些元素會出現於這些圓環的交會處。

20

1975-76 年間的講座中，拉岡繼續以波氏結的散落來討論精神病的狀態，並提出就某一些案例而言，有第四個圓環可以避免此精神病的發生，這個**核心症狀**（*SINTHOME*）就是會支撐住其他三個圓環的第四個圓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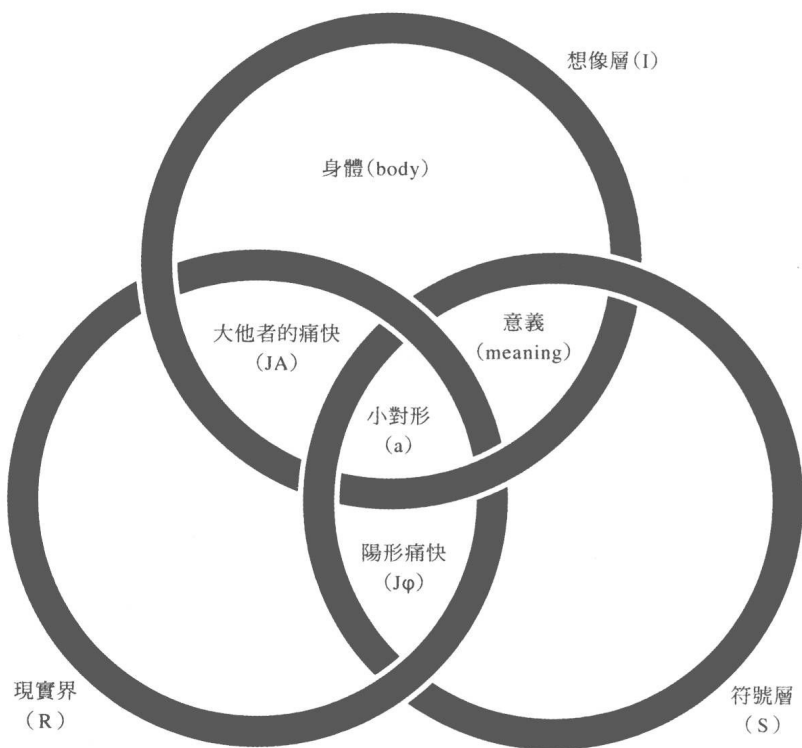


圖 1 波氏結

## C

## C

誘捕 *captation* (*captation*)

法文 *captation* 是法國精神分析師艾德瓦·比尚 (Édouard Pichon) 與奧迪蕾·柯黛 (Odile Codet) 兩人從 *capter* 這個動詞所新創的字。[佛瑞斯特 (Forrester) 將此字翻譯為 “to captate”，以半技術性的方式復原了一個古英文動詞的意義——見 S1, 146 與註釋]。拉岡於 1948 年援用這個字來指涉鏡像 (SPECULAR IMAGE) 的想像效果 (見 E, 18)，從此以後，這個用語便時常出現在他的書寫中。此法文用語的雙重意義十分巧妙的點出了鏡像力量的曖昧本質：它一則有「魅惑」(captivation) 的意義，因此呈現了影像吸引人的誘惑性質，再則此辭彙也傳達了「捕獲」(capture) 的意思，因此透露出此影像較為邪惡的力量，它會囚禁主體而使其陷入喪失行動力的固置狀態。

工作小組 *cartel* (*cartel*)

工作小組是拉岡的精神分析學派 (SCHOOL) 的基礎工作單位，巴黎佛洛伊德學派 (*the École Freudienne de Psychanalyse*, EFP) 以及多數拉岡協會今日仍舊持續組織此類的工作小組聯盟。

基本上，工作小組是以三至五人組成的讀書會 (不過拉岡認

為四個成員是最多的人數），另外加上一個指導者（通常被稱為「加一」；法文 *plus-un*）主持此小組的工作。當一群人決定針對他們感興趣的精神分析理論的某一個特定面向一起進行探討時，他們會組成工作小組，同時登記於學派的工作小組名單中。雖然工作小組的參與者在拉岡派分析師的訓練（*training, formation*）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工作小組的成員卻並不限於學派的成員。拉岡的確歡迎分析師與其他學科領域的人交換意見，也認為此工作小組的結構可以鼓勵此種意見的交流。

透過組成類似工作小組模式的小型研究群，拉岡希望可以避免群聚化的效果，而他認為此群聚化是國際精神分析協會（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 IPA）僵化的部分原因。

### 閹割情結 *castration complex (complexe de castration)*

佛洛伊德第一次描述閹割情結是在 1908 年，他說當小孩發現兩性生理上的差異（陽具之在與不在）時，會假設此差異的原因是女性的陽具被切除了（Freud, 1908c）。閹割情結因此便是一個嬰兒理論（每一個人都有陽具）被另一個新理論代替（女性已經被閹割了）。這個新理論在小男孩身上與小女孩身上會帶來不同的後果。小男孩害怕他自己的陽具會被他父親切除（閹割焦慮），而小女孩則視自己已經被（母親）閹割了，並會試圖拒認此事實，或是藉由獲得一個嬰兒做為替代以補償此閹割（陽具嫉羨）。

閹割情結對兩性皆有影響，原因是它的出現與陽形階段

（phallic phase）密切相關，而這是性心理發展階段中小男孩與小女孩只知道一個性器官——男性器官——的階段。這個階段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幼兒性器組織化的階段，因為嬰兒的局部驅力（partial drives）首次開始在性器官的優先性之下被統合。此階段預示了青春期的主體意識到男性與女性性器官的同時，也是性器組織化的階段（見 Freud, 1923e）。

佛洛伊德主張閹割情結與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密切相關，但是對小男孩與小女孩來說，此閹割情結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就小男孩來說，閹割情結是離開伊底帕斯情結的時刻，是終結此階段的危機；因為閹割恐懼（通常受到某種威脅而被引發）導致小男孩放棄對母親的欲望，而進入了潛伏期。對小女孩而言，閹割情結則是進入伊底帕斯情結的時刻；她抱怨母親剝奪了她的陽具，產生對母親的嫌惡，此嫌惡導致她將力比多欲望自母親轉移而朝向父親。由於此差異，相較於小男孩，此伊底帕斯情結對小女孩來說，比較不會像對小男孩那般造成決定性的劇烈轉變（Freud, 1924d）。

佛洛伊德逐漸認為閹割情結是個普遍的現象，建立在根本的「拒絕陰性化」（rejection of femininity）（*Ablehnung der Weiblichkeit*）的基礎上。每一個主體都會遭遇此過程，而此問題代表了精神分析治療所可觸及的最終極限（Freud, 1937c）。

拉岡較常談論「閹割」，而較少談論「閹割情結」，尤其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更少提及。在他討論家庭的文章中，他花了幾段的文字處理此問題，並且循著佛洛伊德的論點，指出閹割主要是陽具被切除的幻想。拉岡將此幻想與其他一系列肢體分解的幻想聯結起來，並指出這是源自於肢體分裂的形象；這個肢體分裂的形象正是鏡像期（六到八個月）所發生的想像，而只有到較晚的時



期這些身體肢解的幻想才會合併在閹割的特定幻想之上（Lacan, 1938: 44）。

直到 1950 中期以後，主要在 1956-57 年間的講座中，閹割情結才開始在拉岡的教學中占據了重要的位置。在此講座中，拉岡指出閹割是「對象欠缺」（lack of object）的三種形式之一，其他兩種形式則是阻卻（frustration）與剝奪（privation）（見欠缺 LACK）。不像阻卻（對於真實對象的想像欠缺）與剝奪（符號對象的真實欠缺），拉岡將閹割定義為想像對象的符號式欠缺。閹割與真實器官的陽具無關，而與想像的陽形（PHALLUS）有關（S4, 219）。拉岡對於閹割情結的解釋因此脫離了簡單的生物學或是解剖學的面向：「閹割情結無法簡化地於任何生物性給定的條件下解決」（E, 282）。

依循著佛洛伊德的論點，拉岡強調閹割情結是整個伊底帕斯情結轉動的樞軸（S4, 216）。然而，雖然佛洛伊德說這兩個情結在男孩與女孩身上會有不同的表現，拉岡卻認為對兩性來說閹割都永遠指向伊底帕斯情結的最後時刻。拉岡將伊底帕斯情結區分為三個「時間」（Lacan, 1957-58: 1958 年 1 月 22 日講座）。在第一個時間中，幼兒發現母親欲望的對象是在幼兒自己之外——也就是說，一個想像的陽形——並試圖為了母親而讓自己成為此陽形（見前伊底帕斯期 PREOEDIPAL PHASE）。第二個時間中，想像父親介入，藉由宣布亂倫禁忌而剝奪母親的對象；更準確的說，這不是閹割，而是被剝奪。閹割只有在第三個時間也是最後的時間發生，代表了伊底帕斯情結的「解除」（dissolution）。此時，真實父親介入，展現出他真的擁有此陽形，而使得幼兒被迫放棄成為陽形的企圖（S4, 208-9, 227）。

從此處對於伊底帕斯情結的說明，顯然拉岡使用「閹割」一

詞來指涉兩種不同的操作：

• **母親的閹割** 在伊底帕斯情結的第一時間，「母親被男孩與女孩都認為擁有此陽形，所謂陽形母親 (phallic mother)」(E, 282)。在亂倫禁令被宣告的第二時間，想像父親被視為是剝奪母親之陽形的執行者。拉岡強調此時是剝奪，而不是閹割。但是，拉岡自己卻時常交替使用這些辭彙，來指稱母親的被剝奪以及她的被閹割。

• **主體的閹割** 這是閹割本身，是與想像對象有關的符號行為。伊底帕斯情結第二時間所發生的母親的閹割 / 剝奪否定了「擁有」(to have) 的動詞 (母親沒有陽形)，伊底帕斯情結第三時間所發生的主體閹割，則否定了「是」(to be) 的動詞 (主體必須棄絕要**做為**母親的陽形之企圖)。在棄絕成為母親欲望對象之企圖的同時，主體放棄了一個特定的痛快 (*jouissance*)，無論日後如何努力也永遠無法復得。「閹割意味著痛快必須被拒絕，以便此痛快可以在欲望法則的逆轉階梯上被觸及」(E, 324)。此模式同樣適用於男孩與女孩：「這種與陽形的關係之建立……不受性別的生理差異所影響」(E, 282)。

在更為基礎的層次上，閹割也可以不指涉「操作」(想像或是真實父親之介入的結果)，而指涉一種欠缺狀態，而此欠缺狀態在主體誕生之前就存在於母親之內。在她自己的欲望中，此欠缺已經十分明顯。主體視此欲望為對於想像陽形的欲望。也就是說，主體在非常早的階段就瞭解了母親本身並不完整自足，也無法因其幼兒 (主體自己) 獲得滿足，而渴求著其他事物。這是主體對於大他者 (the Other) 並不完整而有所欠缺的第一次印象。

這兩種閹割形式（母親閹割以及主體閹割）為主體提供了一個選擇：接受閹割或是拒絕閹割。拉岡強調，只有透過接受〔或是「假定」（*assuming*）〕閹割，主體才可以到達精神正常狀態的階段。換句話說，對於閹割的假定會有「正常化的效果」。這個正常化效果必須以精神病理學（臨床結構與症狀）與性別身分兩種角度來理解。

• **閹割與臨床結構** 閹割的拒絕承認是所有精神病理結構的基礎。然而，由於不可能完全接受閹割，所以也絕對不會真正到達一個完全「正常」的位置。最靠近此位置的，是精神官能症結構。不過，就連如此，主體仍舊為了防衛自己面對大他者的欠缺，而壓抑自己對於閹割的自覺。這種反應會使得精神官能症患者不至於完全呈現他的欲望，因為「對於閹割的假定而造成的欠缺感是欲望的起點」（Ec, 852）。對於閹割的防衛，比壓抑更為根本的反應，則是拒認（*disavowal*）。拒認是變態（*perversion*）結構的基礎。精神病患者採取最為極端的路徑；他完全拒絕閹割，似乎閹割從來不曾發生（S1, 53）。對於符號閹割的拒絕導致在真實層的閹割重返，例如以肢解的幻覺形式出現（狼人的病例；見 S1, 58-9）或是真實性器官的自殘。

• **閹割與性別身分** 只有假定閹割的存在（母親閹割與主體閹割），主體才會採取男性或是女性的性別位置（見性別差異 *SEXUAL DIFFERENCE*）。拒絕閹割的不同模式會尋找到不同形式的變態。

## 原因 cause (*cause*)

因果觀念構成了一條貫串拉岡整體著作的重要線索。此概念最先是在討論精神病成因的問題時出現，而這是拉岡博士論文最核心的關切（Lacan, 1932）。拉岡在 1946 年重回到此概念，瘋狂的起因成爲所有精神因果關係的根本問題。在 1946 年的這篇論文中，拉岡重申他早期的論點，也就是精神病需要透過特定的精神起因而得以解釋；然而，他也同時質疑以簡單對立於物質的方式來定義「精神」，此論點導致他在 1955 年放棄了「心理發生」（*psychogenesis*）的過度簡化觀念（S3, 7）。

在 1950 年間，拉岡開始討論因果關係概念本身，表示此因果關係必須放置於符號與真實之交界處，也就是在「符號鏈與真實之間的仲介」（S2, 192）。他表示因果概念支撐所有科學，此概念本身卻是個非科學性的概念；「有關起因的觀念本身……是在某種起源的賭注下建立的」（S2, 192）。

24

在 1962-63 年的講座中，拉岡強調因果的真正意義必須在焦慮的現象中尋找，原因是焦慮是懷疑的起因。他將此觀念與小對形（*OBJET PETIT A*）之概念聯結起來，做爲欲望之**原因**，而不是欲望朝向的對象。

拉岡在 1964 年利用亞里斯多德對於「因」的類型學來說明符號與真實之間的差別（見**偶然** CHANCE）。

拉岡在 1965-66 年的講座中回到了因果論的主題，以真理做爲原因的不同關係，區分魔術、宗教、科學與精神分析（見Lacan, 1965a）。

拉岡同時也玩弄此辭彙的曖昧性，因爲它不僅只「造成效果」，也是人們「爲其戰鬥、爲其防衛」的原因。拉岡非常清楚

地視自己為「以佛洛伊德為目標」(the Freudian cause) 而奮鬥 (他在 1980 年所創立的學派便以此為名)，雖然此戰鬥只有在人們理解無意識的原因永遠是個「失去的原因」時，才會成功 (S11, 128)。

## 偶然 chance (*chance*)

佛洛伊德時常被指控為粗糙的決定論者，因為他認為無論如何明顯地無關緊要，沒有任何口誤或是行為失誤是偶然發生的。佛洛伊德曾說，「我相信外在 (真實) 的偶然，那是真的，但是我不相信任何內在的 (精神的) 意外事件」(Freud, 1901: 257)。

拉岡以他自己的方式表達了同樣的信念：偶然，純粹的偶發事件，只會在真實層存在。在符號層中，沒有所謂的純粹偶然。

在 1964 年的講座中，拉岡利用亞里斯多德對於偶然的區分，來說明真實與符號之間的差別。在《物理學》第二卷討論原因概念的段落 (見原因 CAUSE)，亞里斯多德探索了因果關係中偶然與命運的角色。他區分了兩種偶然：自動發生 (*automaton*)，意指一般世界的偶發事件，以及機緣 (*tyche*)，意指導致具有道德行動能力之執行者的偶然機緣。

拉岡重新定義自動發生為「表記的網絡」，而將其放置於符號層之內。因此這個辭彙指涉看起來是偶發事件的現象，但是實際上卻是表記的堅持而決定了主體。自動發生並不真的是武斷任意的：只有真實才是真正武斷任意的，因為「真實是超越於自動發生的」(S11, 59)。

真實是與機緣排在一起的。拉岡將其重新定義為「與真實的

遭遇」。機緣因此指涉真實入侵符號層。不同於受到符號層之結構決定的自動發生，機緣具有純然的任意性，在符號層決定之外。那是擾亂夢境的敲門聲，甚至是更為痛苦的創傷。創傷事件便是與真實的遭遇，在表義系統之外。

## 符碼 code (*code*)

「符碼」是拉岡借用雅克布慎（Roman Jakobson）溝通理論所使用的辭彙。雅克布慎提出「符碼與訊息」的對立組，以對等於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語言與言說」（*langue vs. parole*）。然而，拉岡在語言（LANGUAGE）與符碼之間劃出了清楚的區隔（E, 84）。符碼屬於動物溝通的範疇，而不是主體間的溝通。語言的元素是表記（SIGNIFIERS），而符碼的元素則是指示記號（INDEX）。其中根本的差別在於指示記號與指示物之間存在著兩個單一意義（一對一）的固定關係，然而在表記與指示物或表記與所表項之間，卻沒有此種關係。由於指示記號與指示物之間兩個單一意義的關係，符碼缺乏拉岡視為人類語言最為根本的特質：意義曖昧與模稜兩可的潛力（見 Lacan, 1973b）。

拉岡並不是永遠都一致地維持他對於符碼與語言的對立，例如在 1958-59 年間的講座中，當拉岡提出欲望圖解的核心部分，他稱呼其中一點為符碼，而同時也稱呼此處是大他者的地點，也是表記的電池組（battery）。很明顯的，在此例子中，「符碼」這一辭彙的意義與「語言」相同，亦即，語言指派主體可使用的一組表記。

## 我思主體 *cogito*

拉岡的作品中到處都是對笛卡兒著名的那句話「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的引用 (見 Descartes, 1637: 54)。在拉岡的作品中, 這句話〔拉岡時常只簡單地以我思主體 (*cogito*) 指涉〕代表了笛卡兒的全部哲學。拉岡對於笛卡兒主義的態度是相當複雜的, 此處只能夠歸納為幾點:

1. 在一個層次上, 我思主體代表了西方有關**自我** (EGO) 的現代觀念, 建立於**意識** (CONSCIOUSNESS) 之自足與自明的概念, 以及自我的自主性 (見 E, 6)。雖然拉岡並不相信現代西方對於自我的觀念是笛卡兒或是任一個人所發明的, 他強調此觀念是在笛卡兒書寫的同時代 (16 世紀中葉到 17 世紀初期) 誕生的, 而且是在笛卡兒的書寫中特別清楚地呈現出來 (見 S2, 6-7)。因此, 雖然這個自我概念看起來對今日的西方人如此自然而永恆, 其實相對來說它是相當晚近的文化建構; 事實上其永恆與自然的面貌只是透過反作用力而創造出的錯覺 (S2, 4-5)。

26 拉岡表示精神分析治療的經驗「會帶領我們對抗任何經由我思主體直接產生的哲學」(E, 1; 見 S2, 4)。佛洛伊德對於無意識的發現推翻了笛卡兒式的主體概念, 因為他的發現駁斥了笛卡兒的主體 = 自我 = 意識的對等式。拉岡對於自我心理學與對象關係理論的主要批評之一, 便是這些學派背叛了佛洛伊德的發現, 而回到了佛洛伊德之前自律性自我的主體觀念 (S2, 11)。

2. 在另一個層次上, 拉岡的看法不僅只是對於我思主體的顛覆, 同時也是此觀念的延伸, 因為「我思主體」的概念不僅將拉岡所反對的主體 = 自我 = 意識的錯誤等式壓縮納入, 也同時將我們的注意力集中於**主體** (SUBJECT) 的概念, 而這正是拉岡希望

保留的。於是，我思主體包含了顛覆自身的種子，因為在此主體概念中攜帶的主體性可以暗中侵蝕現代的自我概念。這個主體性的概念指的是拉岡所謂的「科學的主體」(the subject of science)：此主體被拒絕了所有通往知識的直觀管道，而僅保留了理性以做為通往知識的唯一通道 (Ec, 831；見 Ec, 858)。

藉由將主體對立於自我，拉岡提出了笛卡兒式的我思主體實際上與無意識主體是同一個主體。精神分析因此可以透過笛卡兒式的方法操作，從懷疑轉進到肯定，唯一的關鍵差異在於此方式不從「我思」開始，而從肯定「它思」開始 (S11, 35-6)。拉岡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改寫了笛卡兒的句子，例如「我思故我不在，因此我不思之時我始在」(E, 166)。拉岡也使用我思主體以區分發言內容之主體 (subject of the statement) 與發言動作之主體 (subject of the ENUNCIATION) (見 S11, 138-42; S17, 180-4)。

## 溝通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大部分現代語言學家所提供的溝通理論可以藉由兩種特徵描述：第一，他們多半涉及意向性的範疇，而此範疇被視為與意識相連接 (例如 Blakemore, 1992: 33)；第二，他們將溝通呈現為一個簡單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訊息被一人 (說話者) 傳送至另一個人 (受話者) (例如 Jakobson, 1960: 21)。

然而，在精神分析治療的特殊溝通經驗中，上述這兩種特徵都會被質疑。首先，言說 (SPEECH) 顯示出其含有的意向性超出於意識目的。其次，說話者的訊息並不只是針對受話者，其實也是針對他自身；「在人類的言說活動中，說話者永遠也同時是



受話者」(S3, 24)。將這兩點綜合起來，我們可以指出說話者朝向自己發出訊息的部分是在訊息背後的無意識意向。向分析師說話時，案主也在朝向自己發出訊息，只是他自己並不自覺。分析師的工作便是使案主可以聽到他自己無意識中對自己發出的訊息；藉由詮釋案主的文字，分析師容許案主真實而無意識的訊息回到自身。拉岡因此將分析式的溝通活動定義為「發出話語者以受話者的位置透過逆轉的形式接收到他自己的訊息」(Ec, 41)。

### 情結 complex (*complexe*)

「情結」一詞在拉岡 1950 年之前的作品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這些著作中，情結與心像 (IMAGO) 密切相關。然而，心像所指的是與一個人有關的想像典型，情結則是整群相互作用影響的心像所組成的星群；這是主體最早期的社會結構之內在化（也就是說，他的家庭環境中幾個角色之間的關係）。情結牽涉了與所有相互作用的心像之間的多種認同，因此也提供了主體所依循而演出的腳本，如同唯一的演員，演出一場家庭成員之間的衝突戲 (Ec, 90)。

在二戰前的作品中，拉岡強調人類心理是基於這些情結而構成的，而這些情結又完全是文化產物，而不是自然的本能 (INSTINCTS)，他也強調人類行為無法被生理給定的因素所解釋。然而，雖然他在情結與本能之間劃上明顯的對比，拉岡也同時承認情結與本能有關，因為情結彌補了嬰兒時期的不足本能，於是他強調情結靠生理功能維持，例如斷奶 (Lacan, 1938: 32-3)。

拉岡在 1938 年標誌出三種「家庭情結」，每一個都是某種「精神危機」的痕跡，這些危機伴隨著「生命危機」而發生。第一個情結便是斷奶情結（weaning complex）。根據拉佛格（René Laforgue）在 1920 年提出的「斷奶創傷」的概念，拉岡指出無論斷奶發生的多遲，它永遠會被嬰兒視為太早發生。

無論是否是創傷，斷奶所中斷的生理關係會在人類心靈中留下永恆的痕跡。這個生命危機實際上伴隨著精神危機，無疑也是第一個，而此危機的解除有某種辯證的結構。（Lacan, 1938: 27）

在斷奶情結之後，則是侵入情結（intrusion complex），代表了幼兒意識到他有兄弟姊妹的經驗。幼兒必須適應他並不是自己父母注意力的唯一對象。第三個家庭情結則是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

在 1938 年的論文發表之後，「斷奶情結」與「侵入情結」這兩個用語幾乎完全不再出現於拉岡的作品中（除了 1950 年十分簡略地提及之外，其餘便完全沒有再次使用；Ec, 141）。然而，伊底帕斯情結卻持續是一個基本的參考點，而且，在 1956 年以後，伊底帕斯情結更被拉岡越來越感興趣的閹割情結（CASTRATION COMPLEX）所補充解釋。

## 意識 consciousness (*conscience*)

28 在所謂「地勢學模式」中，佛洛伊德將意識分離為心靈中的一部分，和無意識（UNCONSCIOUS）與前意識並存。拉岡認為佛洛伊德對於意識的論述遠遠不及他對於無意識的解釋；「他（佛洛伊德）可以對心靈裝置的其他部分提出相當前後一致而均衡的解釋，但是涉及意識的部分，他總是面對相互矛盾的狀況」（S2, 117）。根據拉岡，佛洛伊德討論意識的問題持續干擾他的理論：「意識系統所引發的困難反覆出現於佛洛伊德各個層次的理論化工作」（S2, 117）。拉岡特別反對佛洛伊德試圖將意識與感知系統聯結到自我（EGO），除非此聯結可以被謹慎地理論化。如果自我與意識之間有任何聯結，此聯結是建立在誘惑的角度；完全自我透明的意識之幻覺被精神分析經驗所顛覆（見我思主體 *COGITO*）。「人的意識就本質而言便具有兩極化的張力，一端是從主體孤立出來的自我（ego），另一端則是根本上逃離自我的感知，一個純粹的感覺狀態（a pure *percipi*）」（S2, 177）。

拉岡於1954年提出了「意識現象的物質性定義」（S2, 40-52）。然而，此處的物質不應該與自然混淆。拉岡強調意識不是從自然秩序演化而來；意識根本上是不連續的，其起源更靠近創造，而不是演化（S7, 213-14; 223）。

在1960年代，拉岡重新思考了自我意識的幻覺，此概念在他的「被假定知道的主體」（SUBJECT SUPPOSED TO KNOW）有充分的發揮。

## 分身 counterpart (*semblable*)

「分身」此辭彙在拉岡 1930 年以後的作品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指出主體在他人之中看到了與自己相似的部分（主要是視覺上的相似）。「分身」在侵入情結（*intrusion complex*）與鏡像期（*MIRROR STAGE*）都有重要的位置（這些階段也都彼此密切相關）。

侵入情結是拉岡 1938 年談論的三種「家庭情結」之一，是在幼兒發現自己有兄弟姊妹之時發生，他發現有像他的其他主體參與此家庭結構。此處要強調的是「相似性」；幼兒基於辨識出身體的相似性而與他的兄弟姊妹認同（此相似性自然也是基於他們年齡相近所致）。此認同引發了「分身的心像」（*imago of the counterpart*）（Lacan, 1938: 35-9）。

分身的心像與主體自己身體的影像是可以互換的。主體在鏡像期所認同的鏡像（*SPECULAR IMAGE*）導向自我的形成。在傳遞作用（*TRANSITIVISM*）的現象中，此可交換性十分明顯，也說明了主體在他的自我基礎上構成他的對象。另外一個人的身體之影像只有在與自己的身體相似時，才可能被認同。反過來說，分身也只有在投射自己的自我於其身上時，才會被辨識為一個分離而可認同的自我。

拉岡在 1955 年介紹了「大他者」（*the big Other*）與「小他者」（*the little other*）〔或是「想像他者」（*the imaginary other*）〕的區別，保留後者做為分身以及 / 或是鏡像。分身是個小他者，因為它並不是真正的他者；它不是大他者所代表的根本上之相異性，但因為它與自我相似，所以是個小他者（因此，L 圖式中呈現了  $a$  與  $a'$  的可交換性）。

## 反向轉位 countertransference (*contre-transfert*)

佛洛伊德新造了“countertransference”這個辭彙來指分析師對於病患的「無意識感情」。雖然佛洛伊德並不常使用此辭彙，但在他過世後，這個概念卻成為廣泛使用的精神分析理論。分析師對於分析技術中涉及感情對象的反向轉位功能的討論意見特別分歧。一方面，許多分析師堅持主張感情反向轉位的流露是分析師自身不完全的分析過程所導致，而應該透過更為完整的分析訓練將此感情對象轉位減低到最低程度。另一方面，以寶拉·黑曼（Paula Heimann）為首的克萊恩學派分析師，則主張分析師的詮釋應該被自己感情對象的反向轉位之反應所帶領，以自己的感覺做為病患心理狀態的指示（Heimann, 1950）。前者認為感情反向轉位是分析的障礙，然而後者卻認為這是有用的利器。

拉岡在 1950 年間以**抗拒**（RESISTANCE）解釋感情反向轉位，是阻礙精神分析治療進展的障礙。正如所有對於治療的抗拒，反向轉位歸根究柢也正是分析師本身的抗拒。因此，拉岡將反向轉位定義為「所有偏見、熱情、困惑的總和，甚至是在治療的正反辯證過程之特定時刻，分析師自身所獲得的資訊不足所導致」（Ec, 225）。

拉岡引述佛洛伊德的兩個案例來說明他的意思。1951 年，他以朵拉（Dora）的案例（Freud, 1905e）說明佛洛伊德的反向轉位原因在於他認為異性戀是自然的而非規範性的，以及他自己對 K 先生的認同。拉岡認為這兩個因素導致佛洛伊德無法善於處理這個案例，而激發了「負面感情轉位」，使朵拉中斷此治療（Lacan, 1951a）。

拉岡於 1957 年討論了佛洛伊德處理年輕女同性戀者的另一

個類似例子 (Freud, 1920a)。他認為當佛洛伊德將這個女人的夢詮釋為欺瞞他的願望時，他只注意到這個女人感情轉位的想像層，而沒有注意到其符號層 (S4, 135)；也就是說，佛洛伊德將此夢詮釋為直接針對他個人的夢，而不是朝向一個大他者的夢。拉岡認為佛洛伊德如此處理的原因是他發現這個女人十分具有吸引力，也因為他與這個女人的父親認同 (S4, 106-9)。又一次的，佛洛伊德的感情反向轉位將此次治療提早中斷，雖然此次是佛洛伊德自己決定要中斷。

30

上述幾個例子似乎顯示拉岡與那些堅持分析訓練需要能夠賦予分析師超越所有對於病患的情感反應之論者站在同一陣線上。然而，拉岡卻堅決拒絕此種觀點，並認為這是「斯多葛式禁欲理想」(stoical ideal) (S8, 219)。分析訓練並不會將分析師置於強烈情感之外，若要如此認為，則是相信所有強烈的感情都源自於無意識，而這是拉岡所反對的。越被成功分析的分析師，越可能更為坦白地愛上案主，不然就是更強烈的排斥案主 (S8, 220)。如果分析師不根據這些感覺而行事，這並不是因為他所受的分析訓練將他的強烈感情抽空，而是因為分析訓練賦予他比他自己的熱情更強的欲望，這是拉岡所謂的「分析師的欲望」(DESIRE OF THE ANALYST) (S8, 220-1)。

因此，拉岡並沒有完全反對寶拉·黑曼的立場。他同意分析師對於他們的病患有感情，而且，分析師有時候能夠反省到這些感情，而得以將治療導向較好的發展。例如，如果佛洛伊德曾經多反省一些他對於那位年輕女同性戀者的感情，他可能就會避免將她的夢詮釋為是朝向他自己的訊息 (S4, 108)。

從來沒有人說過分析師絕不應該對他的病患有感情。但

是他必須知道不僅不應該任其發展，必須讓此感情固定住，並且還需要知道如何在分析技術中善用此感情。  
(S1, 32)

如果感情反向轉位被拉岡譴責，不是因為分析師所感受到的感情，而是因為分析師無法妥當地使用這些感情。

1960年代拉岡對於反向轉位的用語有相當批判的態度。他認為這個辭彙隱含了分析師與案主之間的對等關係，然而，轉位本身就絕對不是對等關係。當涉及了分析師的位置，反向轉位的用語不僅會引起誤解，而且也不必要。只要指出分析師與案主以不同方式涉入轉位便已足夠 (S8, 233)。「感情轉位是主體與精神分析師兩者都被包含的現象。要區分此現象為轉位與反向轉位……頂多只不過是迴避此問題的本質而已」(S11, 231)。

## D

## D

死亡 death (*mort*)

死亡一詞在拉岡的作品中以不同的脈絡出現。

31

1. 死亡構成符號層，因為符號代替了它所符號化之物，也等同於此物之死亡：「符號是物的謀殺」（E, 104）。此外，人類歷史中的「第一個符號」便是墳墓（E, 104）。透過表記，人才可以觸及並理解他自己的死亡：「在表記中，在主體接合表記鏈的同時，他才可以抗拒從這個代表他自身的鏈結中消失」（S7, 295）。表記同時也使主體超越死亡，因為「表記早已視其為死亡，表記之本性便已將主體不朽化」（S3, 180）。在符號層中，死亡與父之死有關（也就是《圖騰與禁忌》一書中所說的部落酋長之謀殺；見 Freud, 1912-13）；符號父親永遠是已死去的父親。

2. 在 1959-60 年的講座「精神分析的倫理」（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中，拉岡談論到了「第二次死亡」（這個新造詞語是他從薩德的小說《茱利葉》中一個角色提及「第二次生命」所得靈感。見 Sade, 1797: 772，引自 Lacan, S7, 211）。第一次死亡是身體的肉身之死，此死亡終止人的生命，但是並沒有中斷腐朽與更生的循環。第二次死亡則防止死去生命的再生，「此刻自然變化的循環被取消了」（S7, 248）。拉岡使用此第二次死亡的概念來構想幾種主題：美（S7, 260；美的功能是向人顯露他與自身死亡的關聯——S7, 295）；與存有的直接關係（S7, 285）；施加永恆痛苦的施虐幻想（S7, 295）。拉岡一位學生所新造的「兩個死



亡之間的區域」(見 S7, 320), 這個詞語後來被拉岡用來指「悲劇演出的區域」(S8, 120)。

3. 在黑格爾與海德格的哲學體系中, 死亡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拉岡從此二者的哲學引伸出他對於精神分析中死亡角色的理論。從黑格爾處〔透過科耶夫 (Alexandre Kojève)〕, 拉岡擷取死亡構成人的自由, 也就是「絕對主人」的概念 (Kojève, 1947: 21)。死亡在黑格爾主人 (MASTER) 與奴隸的辯證關係中占據關鍵性的位置, 與欲望緊密相連, 因為主人只能透過死亡欲望來肯定自身 (E, 105)。從海德格處, 拉岡擷取了人的存在只有經由死亡所設定的界線而獲得意義的概念, 而人的主體正是「朝向死亡的存有」; 此概念與拉岡主張案主應該透過分析過程而獲得他自己的可朽性的概念相近 (E, 104-5)。

32 4. 在以橋牌作比喻討論精神分析治療之時, 拉岡描述分析師的位置是扮演明手 (the dummy) 的一方 (法文作 *le mort*; 意思就是「死去之人」)。「分析師具體介入分析的辯證關係中, 假裝他已死去……他使死亡出現」(E, 140)。分析師使自己成為「屍體」。

5. 死亡也與強迫型精神官能症 (OBSESSIONAL NEUROSIS) 結構有關:「我是死的或是活著的?」(S3, 179-80)。

## 死亡驅力 death drive (*pulsion de mort*)

雖然佛洛伊德早期作品終究已經透露出有關死亡驅力的概念, 可是直到《超越快感原則》(Freud, 1920g) 此書中, 這個概念才被充分展開。這本書中佛洛伊德建立了生命驅力 (愛欲

eros) 與死亡驅力的對立，前者朝向凝聚與統一，後者則解消聯結，摧毀事物。然而，生命驅力與死亡驅力從來不以其純粹狀態出現，而總是以不同比例混雜融合。佛洛伊德強調，若不是與愛欲混和，死亡驅力會完全逃避我們的感知，因為死亡驅力本身是沈默的 (Freud, 1930a: SE, XXI, 120)。

死亡驅力是佛洛伊德理論中最具有爭議性的概念之一，許多他的追隨者也反對此概念 (認為這只是詩意的表達，或是遁入形上學，而無法具有說服力)，但是佛洛伊德終其一生持續堅持此概念。在非拉岡學派的精神分析理論中，只有克萊恩派 (Kleinian) 的精神分析認真對待此概念。

拉岡延續佛洛伊德的立場，視死亡驅力為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忽視佛洛伊德理論中的死亡驅力是完全誤解他的教導」(E, 301)。

拉岡在 1938 年第一次論及死亡驅力，他描述死亡驅力為對於失去之和諧的懷舊，渴望回到與母親懷中的前伊底帕斯期黏著狀態，這是斷奶情結烙印在心靈的失落 (Lacan, 1938: 35)。他在 1946 年則將死亡驅力聯結到自戀式的自殺傾向 (Ec, 186)。將死亡驅力聯結到前伊底帕斯階段以及自戀，這些早期對於死亡驅力的論點都將成為拉岡後來所討論的想像層。

然而，當 1950 年代拉岡開始發展想像層、符號層與真實層的概念時，他並沒有將死亡驅力放置於想像層，而是置於符號層。例如在 1954-55 年的講座中，他主張死亡驅力僅只是符號層產生重複 (REPETITION) 的基本傾向；「死亡本能只是符號層的面具而已」(S2, 326)。這個轉變也標誌了他與佛洛伊德的區別：對佛洛伊德而言，死亡驅力與生理緊密扣連，代表每一個生物回到無生物狀態的基本傾向。藉由將死亡驅力穩固的座落於符號

33 層，拉岡將其接合到文化，而不是天性；他表示死亡驅力「不是生理的問題」（E, 102），而必須與回歸無生物狀態的生理本能區別（S7, 211-12）。

拉岡與佛洛伊德的死亡驅力概念的另外一個差別在 1964 年出現。佛洛伊德將死亡驅力對立於性驅力，但是此時拉岡則主張死亡驅力不是不同的驅力，事實上它是每一個驅力（DRIVE）的一個面向。「生命驅力與死亡驅力的區分只在其呈現驅力的兩個面向時成立」（S11, 257）。因此，拉岡說「每一個驅力實際上都是死亡驅力」（Ec, 848），因為（1）每一個驅力都追求自身的消滅，（2）每一個驅力都牽涉了重複中的主體，以及（3）每一個驅力都嘗試超越快感原則，以到達如同痛苦一般的極度痛快（*JOUISSANCE*）經驗。

## 防禦 *defence* (*défense*)

佛洛伊德早期著作中將防禦放置於精神官能症理論的核心。防禦指的是自我對於它視為危險的特定內在刺激之反應。雖然佛洛伊德後來提出除了壓抑（*REPRESSION*）之外還有不同的「防禦機制」（見 Freud, 1926d），但是他清楚表示壓抑的獨特，因為它構成了無意識。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嘗試在她的《自我與防禦機制》中將這些機制分類。

拉岡對於安娜·佛洛伊德以及自我心理學詮釋防禦概念的方式採取十分批判的態度。他認為他們將防禦概念與抗拒（*RESISTANCE*）概念混為一談（Ec, 335）。為此緣故，拉岡強烈要求要審慎討論防禦概念，而寧願不要將他的精神分析治療概

念環繞於此。當拉岡討論防禦時，他將防禦對立於抗拒；抗拒是對於符號介入的短暫想像反應，而且是站在對象的一邊，防禦則是主體性更為持久不變的符號結構〔拉岡總是稱其為**幻見**（FANTASY），而不是防禦〕。此種區分抗拒與防禦的方式與其他精神分析學派相當不同。如果其他精神分析學派對於防禦與抗拒有作任何區分，他們一般都傾向於視防禦為短暫現象，而抗拒則較為穩固。

對拉岡而言，欲望與防禦的對立屬於一種辯證關係。他在1960年指出，如同精神官能症，變態者「在欲望中防禦自己」，因為「欲望就是防禦，對於在痛快（*jouissance*）中超越界線的禁制」（E, 322）。他在1964年繼續提出：「欲望牽涉了一種防禦狀態，與不要欲望完全相同」（S11, 235）。

## 錯覺 delusion (*délire*)

錯覺通常被精神病學定義為與可獲得之資訊以及受治療者的社交圈的信念完全矛盾而難以改變的虛假信念（見美國精神病學協會，1987: 395; Hughes, 1981: 206）。錯覺是**妄想症**（PARANOIA）最重要的臨床特徵，範圍廣自從單一念頭到繁複的信念架構〔稱為**錯覺體系**（delusional systems）〕。

34

在拉岡的辭彙中，妄想症者缺少**父之名**（NAME-OF-THE-FATHER），而錯覺是妄想症者試圖填補他的符號世界最初的表記不在場而遺留的空缺。因此，錯覺不是妄想症本身的「疾病」；相反的，它是妄想症者想要治療自己，而試圖藉由一個替代形成，將自己從符號世界的瓦解之中解救出來。正如佛洛伊德在史

瑞伯 (Schreber) 的案例中所討論的,「我們認為錯覺的形成是因病態而產生的,但實際上它卻是試圖復原的重建工作」(Freud, 1911c: SE XII, 71)。

拉岡堅持錯覺的意義重大,而強調必須密切注意精神病患自己對於錯覺敘述的重要性。錯覺是一種話語形式,必須理解為「組織了特定表記的表義場域」(S3, 121)。為此之故,所有錯覺現象都可以「依據言詞的功能與結構而被釐清」(S3, 310)。

妄想式的錯覺建構可以採取許多不同的形式。常見的形式是「迫害妄想」,一個環繞大他者的大他者,一個隱藏的主體拉動大他者(符號層)的線,控制我們的思想,以陰謀對抗我們、監視我們等等。

## 要求 demand (*demande*)

法文 *demander* 與 *demande* 沒有英文的“demand”所表達的命令與急切,而或許更靠近英文的「請求」(ask for)、「要求」(request)。然而,所有的拉岡英譯本都使用「要求」(demand),以便維持一致性。

雖然「要求」只在拉岡 1958 年以後的作品中才開始顯著地出現,但是在 1956-57 年間的講座中相關的主題已經浮現。在這個講座中,拉岡討論了「呼喚」(the call, *l'appel*) 的問題:嬰兒向母親的哭喊 (S4, 182)。拉岡認為這個哭喊不僅僅是本能的標示,而是「插入符號體系內所組織的共時存在的哭喊」(S4, 188)。換句話說,嬰兒的哭喊早在幼兒可以接合可辨識的字詞之前,就已經在語言結構中被組織了。

嬰兒哭喊的符號性構成了拉岡「要求」概念的內核。拉岡在 1958 年討論「需要」(NEED)、「要求」與「欲望」(DESIRE) 時介紹了這個概念。拉岡認為嬰兒無法執行使其生理需要獲得滿足的動作，他需要以口語形式（要求）來表達這些需要，以便另外一人（母親）可以執行此特定動作。此類生理需要最主要的例子是飢餓，幼兒以哭喊來表達（一個要求），以便使母親來餵哺他。

然而，因為滿足嬰兒需要之物是由另外一人（another）所提供，因此它便增加了做為大他者之愛的證據之意義。要求也隨之獲得了雙重功能：除了表達需要之外，也成為對於愛的要求。此物件做為愛的證明之符號功能掩蓋了其滿足需要的真實功能，以致於要求的符號層面（對於愛的要求）遮蔽了其真實功能（需要的表達）。此雙重功能促使欲望的發生，因為有所要求的需要或許會被滿足，對於愛的渴求則是無條件以及無法滿足的，也因此甚至在需要被滿足後，仍舊有殘餘物留下來；此殘餘物構成了欲望。

35

要求十分密切地與人類主體最初之無助感 (HELPLESSNESS) 相連。透過迫使案主完全以言詞表達他自己，分析情境將他放置於如同一個無助嬰兒般的位置，也因此分析情境鼓勵某種退行 (REGRESSION)。

透過要求的仲介，自早期嬰兒時期開始的全部過去完全開啓。主體除了要求之外，毫無其他事可做。除此以外，他毫無生存之途徑。我們也從此處開始。(E, 254)

不過，案主的言詞本身便已經是一種要求（求其回應），此要求

被更深的要求（被治療，向自己顯露，成爲分析師）所支撐（E, 254）。分析師如何介入這些要求是相當關鍵的問題。分析師當然不會試圖滿足案主的要求，但是這也不僅僅是使這些要求面對阻卻而已（見阻卻 FRUSTRATION）。

拉岡在 1961 年重新思考了本能組織（libidinal organisation）做爲要求形式的幾個階段。口腔期是由被餵食的要求所構成，這是主體所發出的要求。然而，肛門期則無關主體要求的問題，而是大他者（規範幼兒如廁習慣的父母）的要求（S8, 238-46, 269）。這兩個在性器發育之前要求的滿足遮蔽了欲望；只有在性器階段，欲望才開始完整地構成（S8, 270）。

## 欲望 desire (*désir*)

法文翻譯佛洛伊德的辭彙 *Wunsch* 時，使用了拉丁字 *désir*，而史崔齊（Strachey）的英文《標準版》譯本則譯爲「希望」（wish）。拉岡的英文翻譯者便面對了如此的兩難局面：他們應該將 *désir* 翻譯爲「希望」，而靠近佛洛伊德的 *Wunsch*，還是要翻譯爲「欲望」，靠近法文的用法，而失去了佛洛伊德所暗指的意義？所有拉岡的譯者都傾向後者，因爲英文「欲望」正如其法文，同樣傳達了持續力量的意義，而這是拉岡理論的核心概念。英文辭彙同時也與法文辭彙一樣攜帶了黑格爾的 *Begierde* 的含意，保留了拉岡關於欲望概念的哲學式細微處理，而使其成爲

36 「一個比佛洛伊德自己使用的任何概念都要更爲寬廣而抽象的範疇」（Macey, 1995: 80）。

如果有任何概念可以稱爲是拉岡思想核心的話，那便是有關

欲望的概念。拉岡依循史賓諾沙的觀點，主張「欲望是人的本質」(S11, 275；見 Spinoza, 1677: 128)；欲望同時也是人類存在的中心，是精神分析的核心關切。然而，當拉岡討論欲望時，他並不是指任何欲望，而是特指無意識欲望。此原因不是因為拉岡認為意識欲望不重要，而是因為無意識欲望其實構成了精神分析的基礎。無意識欲望基本上全部是具有性慾的；「無意識的動機是被侷限在性欲望的，……另一種主要的一般欲望，飢餓，則沒有被表現」(E, 142)。

精神分析治療的目的是要導引案主認知他自己欲望的真相。然而，只有當此欲望以言詞 (speech) 說出時，此欲望才可能被認知：「只有被明確地敘述出來，在另一人面前命名，欲望才會以最完整的意義被認知」(S1, 183)。

因此，在精神分析的操作中，「教導主體去命名，去付諸話語，使此欲望得以進入存在，是非常重要的」(S2, 228)。然而，這並不是為一個被給定的欲望尋找一套新的表達方式，因為這便暗示了表現主義的語言理論。相反的，透過在言詞中說出欲望，案主將此欲望帶入存在：

主體可以認知並命名其欲望，正是精神分析行動的有效之處。但是，這並不是認知某種完全被給定的事物，……透過命名，主體創造了某物，將一個新的在場帶進了這世界。(S2, 228-9)

不過，欲望可在言詞中被說出的程度是有限度的，因為「言詞與欲望之間有一種根本的不可相容性」(E, 275)；此不可相容性解釋了無意識無法被化約（也就是說，無意識不是還不知道之事，而



是**不可被知**之事)。雖然在所有言詞中，就某種程度而言，都有與欲望有關的真相，言詞卻無法說出欲望的**全部**真相；當言詞試圖說出欲望時，總有某一些殘留物無法被說出，一些多餘物，超出了言詞。

拉岡對於他同時期的精神分析理論最重要的批評就是他們容易將欲望概念與**要求**（DEMAND）和**需要**（NEED）的概念混為一談。相對於此種態度，拉岡堅持要區分這三個概念。在他 1957 年的作品（見 S4, 100-1, 125）中可以看到此種區分已經出現，但是要到 1958 年才具體成形（Lacan, 1958c）。

- 37 需要是純粹生理本能（INSTINCT），是依據有機體的需求而出現的欲求，當此需要被滿足時（雖然只是暫時性的）就會減緩。人類主體在無助的狀態下出生，無法滿足自己的需要，而要依賴大他者（the Other）幫助他滿足他的需要。爲了要獲得大他者的協助，嬰兒必須以口語表達他的需要；需要必須以要求的形式說出來。嬰兒最原始的要求可能只是口齒不清的哭喊聲，不過這些哭喊聲足以讓大他者來照料嬰兒的需要。然而，大他者的出現很快地就變得十分重要，此重要性遠遠超出需要的滿足，因此出現是大他者之愛的符號化表達。於是，要求便具有雙重功能，既有需要的表達，亦有對愛的要求。然而，雖然大他者可以提供主體藉以滿足他需要的對象，大他者卻無法提供主體渴望的無條件之愛。於是，縱使透過要求而說出的需要被滿足了，要求的另一種面向，對於愛的渴求，卻仍舊無法被滿足。這個殘留物便是欲望。<sup>6</sup>「欲望既不是等待滿足的胃口，也不是對愛的要求，而是前者扣除後者而得的剩餘差數」（E, 287）。

因此，欲望是透過要求表達需要所造成的剩餘物；「當要求與需要分離時，欲望在此邊際處成形」（E, 311）。需要可以被滿

足，而在下一個需要升起之前，它不再驅使主體行動。欲望與需要不同，欲望永遠無法被滿足；它的壓力是持續的，也是永久的。欲望的實現並不在於欲望的「完成」(fulfilled)，而在於欲望本身的再製造。

拉岡對於需要與欲望的區別，將欲望概念完全提升於生物領域之外，十分類似於科耶夫 (Alexandre Kojève) 對於動物與人類欲望的區分；欲望顯然是十分屬於人類的，因為欲望不是朝向另一個欲望，就是朝向一個「從生物性觀點來看完全無用」的對象 (Kojève, 1947: 6)。

區分欲望與驅力是十分重要的。雖然此二者皆屬於大他者的領域 (以相對於愛)，然而欲望只有一個，驅力卻是多數。換句話說，驅力是所謂欲望的單一力量之特殊 (局部) 展現 (雖然也有無法透過驅力展現的欲望，見 S11, 243)。欲望對象只有一個，所謂的小對形 (*OBJET PETIT A*)，而此對象藉由諸多局部驅力所朝向的局部客體所再現。小對形不是欲望所趨向的對象，而是欲望產生的原因。欲望不是與一個對象的關係，而是與欠缺 (LACK) 的關係。

拉岡最常重複的公式是：「人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S11, 235)。這句陳述可以透過幾種補充說明來理解。以下是最為重要的說明方式：

1. 欲望基本上是「欲望大他者的欲望」，意思是欲望成為他者欲望的對象，被他者認可的欲望。拉岡之概念是透過科耶夫而取自黑格爾：

38

欲望只有當人不欲望身體，而欲望他者的欲望時，才是人的欲望。……意思是說，如果人要「被欲望」或是

「被愛」，更應該說是他的人類價值「被認可」。……換句話說，所有人類發生的（大寫）欲望……最終都是「被認可」之欲望功能。（Kojève, 1947: 6）

科耶夫繼續說明（仍舊依據黑格爾），若要達到所欲求的認可，主體必須冒犧牲自己性命的危險，以便爭取純粹的優勢（見主人 MASTER）。伊底帕斯情結的第一「時間」已經充分說明欲望本質上是欲求成爲另一人欲望的對象，也就是主體欲望成爲母親的優勢陽形（the phallus）。

2. 主體以大他者的方式欲望（E, 312）：也就是說，主體從另一人的角度欲望，而其效果則是「人的欲望對象……本質上是另一人所欲望的對象」（Lacan, 1951b: 12）。令事物具有可欲望性質的原因不是其本身的內在特質，而只是因爲它被另一人欲望。大他者的欲望使得物體成爲對等而可交換；「此特質使得任何一個特別物體都不會具有特殊意義，但同時也使得對象可以無限出現」（Lacan, 1951b: 12）。

這個觀念也是得自於科耶夫對於黑格爾的詮釋。科耶夫主張「朝向自然對象的欲望只有透過另一人對同樣對象的（大寫）欲望『仲介』時，才是人性的：因爲其他人也欲望，所以我欲望」（Kojève, 1947: 6）。這是基於人性的欲望是欲求被認可的這個原因；透過欲望另一個人所欲望之物，我可以使另一個人承認我能夠擁有此物的權利，從而使這個人承認我優於他的事實（Kojève, 1947: 40）。

這個具有普世性特質的欲望在歇斯底里症中特別明顯。歇斯底里患者承受另一人的欲望，將其轉化爲她自己的欲望（例如因爲朵拉與 K 先生認同，因此挪用他的欲望，而欲求 K 太太；S4, 138；

見 Freud, 1905e)。因此，在歇斯底里症的分析中，重要的並不是發現她欲望的對象，而是揭露她從何處欲望（她認同於什麼主體）。

3. 欲望是對大他者的欲望（此處是玩弄法文前置詞 *de* 的曖昧性）。最根本的欲望是對母親——原初大他者——的亂倫欲望（S7, 67）。

4. 欲望永遠是「對其他事物的欲望」（E, 167），因為欲望不可能對已經擁有之物產生。欲望的對象持續被延後，因此欲望必然是**衍稱**（METONYMY）（E, 175）。

5. 欲望最初是在大他者的場域中出現；也就是說，在無意識之處。

拉岡有關欲望的說法最重要的一點是欲望是社會產物。欲望不是僅屬於私人的，而總是在與其他主體之欲望的辯證關係中被構成。

39

母親是占據大他者位置的第一個人。最初，幼兒受制於她的欲望。只有當父親透過律法說出欲望而閹割母親時，主體才從母親任意而為的欲望中鬆脫束縛（見**閹割情結** CASTRATION COMPLEX）。

## 分析師的欲望 desire of the analyst (*désir de l'analyste*)

「分析師的欲望」這句話是很具有曖昧意味的，在拉岡的作品中擺盪著兩種意義：

- **屬於分析師的欲望** 正如案主將知識歸於分析師，案主也將欲望歸於分析師。分析師因此不僅只是「被假定知道的主體」

(SUBJECT SUPPOSED TO KNOW)，而且也是「被假設會欲望的主體」(subject supposed to desire)。因此，「分析師的欲望」並不指涉分析師心靈的真實欲望，而是指案主歸諸於分析師的欲望。

分析師在整個治療過程中的工作，便是使案主無法確認分析師向他索取什麼；分析師必須確認他的欲望對案主而言「維持為一個  $x$ 」(S11, 274)。如此，分析師被以為具有的欲望便成為分析過程中的驅動力量，因為此力量可以促使案主維持工作，設法揭開分析師到底向他什麼；「分析師的欲望歸根究柢是操作精神分析的力量」(Ec, 854)。向案主提出一個謎一般的欲望，分析師於是占據大他者的位置，而主體向此大他者詢問：「你要我給你什麼？」主體最根本的幻見便在此感情對象之轉位中出現。

• **分析師自身的欲望** 「分析師的欲望」的另一層意義指向驅使分析師進行治療的欲望。這層意義以負面解釋要比正面解釋容易，這自然不是朝向不可能的欲望 (S7, 300)。這也不是要「變好」或是「治癒」的欲望；正相反，這是「治癒的非—欲望」(a non-desire to cure) (S7, 218)。這更不是案主要與分析師認同的那種欲望：「分析師的欲望……正好朝向認同的相反方向」(S11, 274)。分析師期待案主不會發展出認同，而會在治療中發展出他自己獨特的真理，與分析師截然不同的真理；分析師的欲望因此是「獲得絕對差異的欲望」(S11, 276)。正是在此「分析師自身的欲望」之層次中，拉岡希望放置精神分析倫理的核心問題。

分析師如何被自身功能之欲望所導引呢？根據拉岡，只有透過訓練，此過程才會發生。要成為分析師的基本要求便是自己要經歷過分析治療的過程。在此治療過程中，即將成為分析師者的

欲望經濟會發生變化，他的欲望會被重新結構，重新組織（S8, 221-2）。只有當此現象發生時，才会有分析師的功能出現。

## 發展 development (*développement*)

在自我心理學（EGO-PSYCHOLOGY）中，精神分析被呈現為發展心理學的一種形式，重點特別放在幼兒性心理的時間性發展。根據此種詮釋，佛洛伊德顯示出幼兒如何經歷幾個不同階段的發展期，從前性器的口腔期與肛門期，然後到性器期（GENITAL）的成熟期。

拉岡早期的著作，至少就此三種「家庭情結」（Lacan, 1938）以及自我防衛（E, 5）的發生順序而言，似乎顯示出他接受對佛洛伊德進行這種發展論的閱讀方式〔他所謂的「發生論」（geneticism）〕。直到1950年，拉岡開始對於「對象性固著」（objectal fixation）以及「發展停滯」的發生學概念進行嚴肅思考（Ec, 148）。然而，1950年代的前期，拉岡便開始爲了幾種原因而對發生學概念採取極端批判的態度。首先，發生學概念預設了性發展的自然順序，而不注意人類的性之符號式構聯（symbolic articulation），因此忽略了驅力與本能之間的根本差異。其次，發生學概念奠基於線性時間觀，而與精神分析對於時間（TIME）的理論完全相左。最後，此概念假設性發展最後的整體綜合是可能的，也是正常的，然而，對拉岡而言，根本沒有此綜合之可能發生。因此，雖然自我心理學與對象關係理論（OBJECT-RELATIONS THEORY）都提出了精神—性心理發展最後階段的概念，主體達到與對象的「成熟」關係，而此關係被

描述為性關係 (genital relation)，拉岡對此類觀點卻完全拒絕。拉岡認為所謂最後完整而成熟的狀態是不可能的，因為主體無法挽回地已經是分裂的，而欲望的接轉過程 (metonymy) 也是無法停止的。拉岡甚而指出「對應於較為發展的階段之成熟本能，其對象是再度被發現的對象」(S4, 15)；所謂成熟期的最後階段只不過是遭遇第一個使幼兒滿足的對象。

拉岡批評對佛洛伊德所進行的發生學式閱讀，將其描述為「本能成熟之神話」(E, 54)。他強調佛洛伊德所分析的不同「階段」(口腔期、肛門期、性器期)並不是自然發展而可觀察的生理現象階段，例如知覺感官與運動神經的發展階段，而「顯然有更為複雜的結構」(E, 242)。性器期前的幾個階段並不是依幼兒發展時間先後而排序的時刻，基本上是回溯式的投射到過去而無時間性的結構；「它們是依照伊底帕斯情結之反作用而排序的」(E, 197)。拉岡因此認為任何對於「幼兒進行所謂直接觀察」，以便獲取對於性心理發展階段的實證經驗證據之嘗試，都是無效的 (E, 242)。他將重點放置於對於成人進行這些階段的重構：「我們必須從成人的經驗開始探索，回溯性的 (*nachträglich*) 面對這些他們口中所說的最初的經驗」(S1, 217)。拉岡在 1961 年的寫作中，將這些前性器期的階段稱為**要求** (DEMAND) 的形式。

拉岡也以語言學習的問題來說明依時序而出現的現象與結構之邏輯次序二者之間的複雜關係。一方面心理語言學發現了發展的自然秩序，嬰兒循著生理發展所預設的次序而進展 (牙牙學語，繼而是單音學習，然後是單獨的字詞，然後是逐漸複雜的句子)。然而，拉岡對於此類時序性的序列並不感興趣，因為此類序列只處理了「現象的發生」(S1, 179)。引發拉岡興趣的，不是語言的現象 (外貌)，而是語言在符號結構中將主體放置的位

置。就後者而言，拉岡指出，在說話之前，「幼兒早就對於語言的符號功能有了最初的瞭解」——「早在語言的外顯形式之前」(S1, 179；見 S1, 54)。然而，有關這個對於符號功能「最初的瞭解」如何發生之問題，卻幾乎無法進行理論化，因為這不是一個表記接著一個表記逐漸學習的問題，而是「全部或是全無」地進入表記的「世界」。一個表記只有在與其他表記建立的關係中才成為表記，因此無法單獨被學到。所以，到符號層的過渡總是無中生有的創造，在一個層次到另一個層次中的根本斷裂，從來不是逐漸演化的問題。拉岡特別對於演化一詞有強烈的反感，他警告他的學生「要小心演化論所攜帶的知識理論」(S7, 213)，他傾向於描述心靈變化為隱喻／代稱 (metaphors) 或是無中生有 (creation *ex nihilo*)。

拉岡對於發展觀念以及演化論的反對立場並不是是基於他對於心理變化概念本身的反對。相反的，拉岡堅持強調心靈的歷史性 (historicity)，並視恢復心靈的流動性與運動性為精神分析治療的目的。他對於發展概念的反對反映出他對於所有心理變化的常模之懷疑；主體持續處於變化與成爲的過程中，但是，若要強加一個固定的「上天所賜」(providential) 的發生學發展模式，則主體形成之過程便會受到威脅，而不是助力。拉岡因此主張「精神分析理論中，歷史不屬於發展的面向，若要將前者簡約爲後者，才會造成偏差。歷史是無法與發展論同步的」(Ec, 875)。

那麼，我們要如何處理拉岡所教導的兩個重大「階段」，也就是鏡像期與伊底帕斯情結？鏡像期顯然與幼兒生命中某一個特定時間的事件有關（六個月到十八個月），但是這個事件對拉岡造成興趣，正是因爲此事件說明了雙重關係根本的無時間性結構；此結構構成了鏡像期的核心。〔有意思的是，法文 *stade* 可以



- 42 理解為時間性與空間性的概念，如同「階段」(stage)或是「運動場」(stadium))。同樣的，雖然佛洛伊德將伊底帕斯情結描述為特定年齡時（三歲到五歲），拉岡卻認為伊底帕斯情結是個無時間性的主體性三角結構。隨此問題而展開的，便是自我何時被構成，幼兒何時進入伊底帕斯情結。這些問題引發了不同精神分析學派的眾多分歧意見，卻引不起拉岡的興趣。拉岡承認「自我在主體歷史的特殊時刻被構成」(S1, 115)，以及有一個伊底帕斯情結被形成的時刻，但是他卻對這些時刻何時發生不感興趣。幼兒何時進入符號層的問題，對精神分析而言是無關的。重要的是，在此刻之前，他無法說話，精神分析也無法接觸他；在此刻之後，所有先前發生的都會以回溯的方式被符號體系轉化。

### 辯證 dialectic (*dialectique*)

「辯證」一詞起源於希臘文，意指在談論過程中以辯論的方式將對手論點自相矛盾的意見帶出來。這是柏拉圖指出蘇格拉底所使用的策略，蘇格拉底善於使用此策略使其對談者先陷入混亂與無助的狀態。拉岡將精神分析治療的第一階段比喻為辯證過程。因為分析師會使案主面對自己敘述中的矛盾與斷裂。然而，正如蘇格拉底會繼續從其對談者混亂的發言內容中引出真理一般，分析師也會從案主的自由聯想中引出真理（見 S8, 140）。於是，拉岡主張「精神分析是個具有辯證性的經驗」（Ec, 216），因為分析師必須使案主參與此「辯證操作」（S1, 278）。只有透過「一場無盡的辯證過程」，分析師才可能翻轉自我對於永恆與穩定的自我設限的錯覺，正如蘇格拉底對話錄的方式（Lacan,

1951b: 12)。

雖然辯證的源頭起於希臘哲學家，辯證思維在現代哲學中的興起則歸諸於 18 世紀後康德派唯心主義費希特 (Fichte) 與黑格爾 (Hegel) 對此概念的重新討論。他們兩人視辯證為論題、反論、綜合的三段式。對黑格爾而言，辯證過程同時是說明的方式，也是歷史進程的結構本身。因此，在《精神現象學》(Hegel, 1807) 一書中，黑格爾揭示意識過程如何經由一系列對立元素的衝突而朝向絕對知識。每一個衝突都會透過揚棄 (*Aufhebung*) 的操作而解決，經過此揚棄，從論題與反論的對立中會產生新的意念 (綜合)。此綜合體同時廢除、保留與提升此對立到更高的層次。

拉岡採用黑格爾辯證論點的特殊方式都要歸功於科耶夫 (Alexandre Kojève)，因為拉岡於 1930 年間參與了科耶夫在巴黎講授黑格爾的課程 (見 Kojève, 1947)。拉岡追隨科耶夫的觀點，而將重點放在主人 (MASTER) 與奴隸衝突的辯證階段，以及透過大他者之欲望的辯證關係而構成的欲望 (DESIRE)。拉岡以朵拉 (Dora) 的案例說明精神分析治療過程是透過一系列辯證翻轉而達成 (Lacan, 1951a)。拉岡也利用「揚棄」的概念來說明符號層如何同時廢除、保留並且將想像對象 (想像陽形) 提升到表記的身分 (符號陽形)；陽形因此而成爲「揚棄本身之表記，透過自身的消失而啓動」(E, 288)。

然而，在拉岡式辯證與黑格爾式辯證之間，仍有重要的差異。對拉岡而言，並沒有如黑格爾所討論的絕對知識一般的最後綜合階段；無意識之不可化約性代表了任何絕對知識的不可能。拉岡認爲，「揚棄是哲學所做過的諸種美夢之一」(S20, 79)。對於最後綜合的拒絕必然會顛覆任何進步概念本身。拉岡將自己對於

揚棄的說法與黑格爾對比，而強調他以「欠缺的具體化身」來取代黑格爾之**進步**（PROGRESS）理念（Ec, 837）。

## 拒認 disavowal (*déni*)

佛洛伊德用 *Verleugnung* 這一個辭彙來表示「一種特殊的防衛模式，主體藉此拒絕認知創傷感覺到的現實」（Laplanche and Pontalis, 1967: 118）。他在 1923 年討論閹割情結時介紹了此辭彙，所謂創傷感覺便是女性性器的景象；當幼兒第一次發現女孩沒有陽具，他們「拒認此事實，而相信他們仍舊看到了一個陽具」（Freud, 1923e: SE XIX, 143-4）。佛洛伊德在他的作品中繼續使用此辭彙，特別將其聯結到精神病（psychosis）與**戀物**（FETISHISM）。在這些臨床狀況中，拒認總是伴隨著對立的態度（對現實的接受），因為「使自我完全與現實分離」是「十分罕見，或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事」（Freud, 1940a: SE XXIII, 201）。自我之內此兩種對於現實的矛盾態度之並存，便導向佛洛伊德的「分裂自我」的概念（見**分裂 SPLIT**）。

雖然佛洛伊德使用此拒認概念相當具有一致性，但是他卻沒有清楚區分其他相關的運作。拉岡則將此概念以十分精確的理論展開，將其和**壓抑**（REPRESSION）與**阻離**（FORECLOSURE）聯結並且對比。佛洛伊德僅僅將拒認與**變態**（PERVERSION）的一種形式聯結，拉岡則將其視為所有變態形式的基礎運作。佛洛伊德也將拒認概念聯結到精神病，拉岡則將其限制於變態的結構。拒認是變態的基礎運作，正如壓抑與阻離是精神官能症與精神病的基礎運作。因此，在拉岡的說法中，拒認是對於大他者閹

割反應的一種方式，而精神官能症壓抑閹割的實現，變態者則拒認閹割。

正如佛洛伊德一般，拉岡也認為拒認總是同時伴隨著對被拒認之物的肯定。因此，變態者不僅只是對於閹割的無知；他同時知道，也拒絕此認知。雖然在佛洛伊德的作品中，拒認原本意指此對立態度的一面（拒絕的一面），但是對拉岡而言，此辭彙同時表達了兩面意義，對於閹割的拒認與認知。

佛洛伊德將拒認連接到對於女性沒有陽具的知覺，拉岡則將其聯結到對於大他者沒有陽形（PHALLUS）的理解。拉岡指出，創傷感正來自於理解到欲望之起因永遠是個欠缺。拒認正與此理解有關；拒認是無法接受欠缺而造成欲望，也是對於一個在場者（例如，戀物）欲望的信念。

## 話語 / 宣訴話語 discourse (*discours*)

每次拉岡使用「話語」(discourse)〔而不使用「言說」(speech)〕時，都是爲了要強調語言超越個體之本質 (transindividual nature)，也就是言說 (speech) 總是暗指了另一個主體，一個對話者。拉岡著名的公式，「無意識是他者的話語」(the unconscious is the discourse of the other)〔最先出現於 1953 年，後來成爲「無意識是大他者的話語」(the unconscious is the discourse of the Other)〕，這個公式表達了無意識是來自他處另一主體對此說話主體 (subject of speech) 的影響；一個已經被遺忘的另一主體，來自另一個精神地點 (另一場景)，對此主體所造成的影響。

1969 年以後，雖然此辭彙仍舊攜帶「互為主體性」(INTER-

SUBJECTIVITY) 的概念，不過拉岡開始以較為不同的方式使用「話語」一詞。從此以後，「話語」開始指稱「以語言為基礎的社會紐帶」(social bond) (S20, 21)。拉岡區分了四種社會紐帶，規範主體間關係的符號網絡 (symbolic network) 的四種可能接合方式 (articulations)。這「四種宣訴話語」是主人宣訴話語 (the discourse of the master)、大學宣訴話語 (the discourse of the university)、歇斯底里宣訴話語 (the discourse of the hysteric)、分析師宣訴話語 (the discourse of the analyst)。拉岡以代數的方式表現這四種宣訴話語：每一個代數公式包含以下四種代數符號：

- $S_1$  = 主導表記  
 $S_2$  = 知識  
 $S$  = 主體  
 $a$  = 剩餘享樂

45 區分此四種宣訴話語的是這四個符號的位置。在這四種宣訴話語的代數公式中，有四種不同位置，這四種宣訴話語各有不同的名稱。圖 2 中顯示了這四個位置的四種名稱。拉岡在他不同作品中賦予這些位置不同的名稱，圖 2 取自於他在 1972-73 年的講座 (S20, 21)。

<u>行爲者 (the agent)</u>	<u>對方 (the other)</u>
· 真相 (truth)	生產 (production)

圖 2 四種宣述話語結構

來源：Jacques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XX. Encore*, ed. Jacques-Alain Miller, Paris: Seuil, 1975.

每一種宣訴話語都被這四個代數符號的不同位置所定義。這些符號永遠維持同樣的次序，所以每一種宣述話語只是這些符號以 90 度移轉的結果。左上方位置（行為者）所占據的主導位置決定了話語的型態。此四個符號之外，每一個代數式也包含了從行為者指向他者的箭頭。圖 3 呈現了這四種宣述話語（取自 S17, 31）。

主人宣述話語

$$\frac{S_1}{\mathcal{S}} \rightarrow \frac{S_2}{a}$$

大學宣述話語

$$\frac{S_2}{S_1} \rightarrow \frac{a}{\mathcal{S}}$$

歇斯底里宣述話語

$$\frac{\mathcal{S}}{a} \rightarrow \frac{S_1}{S_2}$$

分析師宣述話語

$$\frac{a}{S_2} \rightarrow \frac{\mathcal{S}}{S_1}$$

### 圖 3 四種宣訴話語

來源：Jacques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XVII. L'envers de la psychanalyse*, ed. Jacques-Alain Miller, Paris: Seuil, 1975.

拉岡在 1971 年提出了行為者的位置也是**貌似物**（SEMBLANCE）的位置。拉岡於 1972 年在公式中畫了兩個箭頭，而不再只是一個箭頭；其中一個箭頭（拉岡所說的「不可能性」）從一個行為者指向另外一個行為者，而另外一個箭頭（被標上了「無力狀態」）則從生產指向真相（S20, 21）。

**主人宣述話語**（the discourse of the MASTER）是基礎宣訴模式，其他三種宣述話語從這個基礎模式衍伸。具支配力的位置是由主導表記（ $S_1$ ）所占據，代表為另外一個表記而出現的主體

( $S$ )，或是更具體的說，是為所有表記 ( $S_2$ ) 而出現的主體。然而，在這個表義操作中，永遠有一個過剩之物，也就是小對形 (*objet petit a*)。所有試圖總體化的工作必然會失敗。主人宣述話語「掩蓋了主體的分裂」(S17, 118)。此宣述話語也清楚顯示主人與奴隸的辯證結構。主人 ( $S_1$ ) 是驅使奴隸 ( $S_2$ ) 工作的人；工作的結果便是一個主人試圖挪用的剩餘物 ( $a$ )。

- 46 大學宣訴話語是主人宣訴話語依反時鐘方向旋轉 90 度，主導位置被知識所占據。這表示了所有試圖向他人傳達表面上的「中性」知識，實際上永遠都可以找到其試圖主宰的位置（主宰知識，掌控接受此知識的他人）。大學宣訴話語代表知識的霸權，特別明顯的是現代性以科學為形式的知識霸權。

歇斯底里宣訴話語也是主人宣訴話語的 90 度旋轉，不過是以順時鐘方向移轉。歇斯底里宣訴話語並不僅只是「歇斯底里患者所說的話」，而是任何主體都可能被鑲嵌的社會鈕帶。占據主導位置的是分裂的主體，症狀。這是指向知識的話語 (S17, 23)。精神分析治療包含了「透過人為的狀況而結構性地引進歇斯底里宣訴話語」，換句話說，分析師使病患的話語「歇斯底里化」(S17, 35)。

分析師的話語是歇斯底里宣訴話語的 90 度轉向（正如佛洛伊德從他的歇斯底里病患的話語轉向詮釋，而發展了精神分析）。分析師在治療中占據了行為者的位置，而被據為小對形 (*objet petit a*)；這說明了分析師在治療過程中必須成為案主的欲望促因 (S17, 41)。歇斯底里宣訴話語是主人宣訴話語的反轉，對拉岡而言，此事實強調了精神分析本質上是具有顛覆性的操作，此操作可使任何控制或主宰的嘗試都被減弱（有關此四種宣訴話語的進一步討論，可以參考 Bracher *et al.*, 1994）。

## 驅力 drive (*pulsion*)

佛洛伊德有關驅力 (*Trieb*) 的概念是他的性學理論核心。對佛洛伊德而言，人類性生活的特徵與其他動物的性生活不同之原因在於人類的性生活不被任何本能 (INSTINCT) (與對象的關係較為固定與天生) 所規範，而是被驅力所規範。驅力與本能不同，因為驅力變化多端，依主體生命史而有不同發展方式。

拉岡堅持保留佛洛伊德對於驅力 *Trieb* (drive) 與本能 *Instinkt* (instinct) 的區分，而批評史崔齊 (James Strachey) 在英文《標準版》以本能 (instinct) 翻譯此二辭彙而抹除了其間的差別 (E, 301)。「本能」指涉前語言的神秘需要 (NEED)，驅力則完全與生物學 (BIOLOGY) 無關。驅力與生物性需求不同，因為它們永遠無法被滿足，而且不以對象為目標，而是永遠環繞此對象。拉岡認為驅力的目的不是抵達目標 (goal) (最終目的地)，而是依循其目的 (aim) (方式本身)，也就是環繞此對象 (S11, 168)。因此，驅力的真正目的不是要求完全滿足的神秘目標，而是回到其循環的路徑，痛快的真實來源是此封閉迴路的反覆運動。 47

拉岡提醒他的學生佛洛伊德將驅力定義為由四種不連續的元素所組成的蒙太奇 (montage)：壓力、目的、對象、來源。驅力無法被視為「根本上是被給定的，古老而原始」(S11, 162)；驅力是文化與符號的構造物。拉岡因此將佛洛伊德使用此概念時援用的動力學與水力學痕跡完全清空。

拉岡將驅力的四種元素納入他有關驅力的「迴路」(circuit) 理論。在此迴路中，驅力發生於性感帶，繞著對象迴轉，然後回到性感帶。此迴路以三種語態而結構：



1. 主動式（例如，看）
2. 反身性（例如，看自己）
3. 被動式（例如，被看）

前二種時間（主動與反身性語態）屬於自體情欲（autoerotic）：他們缺乏一個主體。只有在第三種時間（被動語態），驅力才完成其迴路，而「新的主體」也才發生（也就是說，在此時刻之前，沒有任何主體）（見 S11, 178）。雖然第三種時間是被動式，但驅力本質上永遠是主動的，這就是為什麼拉岡不將此第三時間寫成「被看」，而寫為「讓自己被看」。看起來是「被動」驅力的語句，例如受虐（masochism），都包含了主動性（S11, 200）。此驅力之迴路是主體逸出快感原則的唯一方式。

佛洛伊德主張性是由幾種局部驅力（德文 *Partieltrieb*）而構成，例如口腔驅力與肛門驅力，每一個驅力有不同的來源（不同的性快感區）。最初這些組成驅力各自獨立，以無組織的方式運作〔換言之，即是幼兒「多元型態之變態」（polymorphous perversity）〕。但是，在青春期的階段，這些驅力以性器官為首而被組織與融合（Freud, 1905d）。拉岡強調所有驅力的局部性，但是他與佛洛伊德有兩點區別：

1. 拉岡拒絕接受這些局部驅力會達到任何完全組織化或是融合的說法。他認為若有任何性器快感區之首要性被達成，這都是極為不穩定的。因此，他向佛洛伊德之後的精神分析師挑戰，質疑他們所提出的可以將局部驅力完全整合的性器驅力。

2. 拉岡主張驅力是局部的，不是因為它們是整體（性器驅力）中的一部分，而是它們只局部地代表「性」。它們不代表「性」的生殖功能，而只代表快感的面向（S11, 204）。

拉岡區分出四種局部驅力：口腔驅力、肛門驅力、視像驅力、召喚驅力。每一種驅力都指向不同的局部對象與不同的快感帶，如同圖 4 所示。

	局部驅力	快感帶	局部對象	動詞
D	口腔驅力	嘴唇	乳房	吮吸
	肛門驅力	肛門	糞便	排便
d	視像驅力	眼睛	視線	看
	召喚驅力	耳朵	聲音	聽

圖 4 局部驅力表

前二者與要求相關，而後二者則與欲望相關。

拉岡 1957 年討論欲望圖解時，提出了 (S ◇ D) 的公式，做為驅力的**基式** (MATHEME)。這個公式可以讀作：與要求相關而被隔離線劃去的主體，在沒有意識到要維持此要求之持續作用前，主體已經消逝。

在佛洛伊德作品中反覆重新討論的驅力理論中，一個不變的特徵便是其基本的二元論。起先，此二元論出現在性驅力 (*Sexualtriebe*) 與自我驅力 (*Ichtriebe*) 或是自我保存驅力 (*Selbsterhaltungstribe*) 的對立兩端。佛洛伊德在 1914-20 年間將此對立問題化，因為他逐漸注意到自我驅力本身便是具有性欲的。因此他重新架構驅力之二元論，而將其置放於生命驅力 (*Lebenstribe*) 與死亡驅力 (*Todestriebe*) 的二端。

拉岡認為保留佛洛伊德的二元論是重要的。他反對榮格 (C. G. Jung) 之一元論 (monism)，因為榮格強調所有心靈力量可以

化約為單一的心靈能量 (S1, 118-20)。然而，拉岡寧願將此二元論重新概念化，放置於符號層與想像層，而不是在兩種不同驅力之間的對立。對拉岡而言，所有驅力都是性驅力，所有驅力也都是**死亡驅力** (DEATH DRIVE)，因為所有驅力都是過度的、重複的，最終必然是具有毀滅性的 (Ec, 848)。

驅力與**欲望** (DESIRE) 密切相關；兩者皆發生於主體之領域，而相對於性器驅力，此性器驅力（若真的存在的話）是在大他者之處尋得形式的 (S11, 189)。然而，驅力並不僅只是欲望的另外一個名字：它們是欲望實現的局部面貌。欲望是單一而不可分割的，而驅力則是欲望的多種局部顯現。

## 二元關係 dual relation (*relation duelle*)

二元性與二元關係是想像層的基本特徵。最典型的二元關係是拉岡在**鏡像期** (MIRROR STAGE) 概念中所分析的**自我** (EGO) 與**鏡像** (SPECULAR IMAGE) 之間的關係 ( $a$  與  $a'$ )。這個二元關係永遠有相似、對等與相互性之幻覺的特徵。

相對於想像層的二元性，符號層則以三項式為特徵。在符號層中，所有關係都包含了三個項，而不是兩個，第三項是大他者，而此大他者斡旋於所有想像的二元關係之間。想像的二元關係中相互性之幻覺與符號層正好相反，符號層是「絕對不可互轉」的範疇 (Ec, 774)。伊底帕斯情結是典型的三角關係結構，因為父親以第三項的方式被帶入了母親與幼兒之間。從二元關係過渡到三角結構的伊底帕斯通道，正是從想像層過渡到符號層的通道。結構概念本身已經包含了至少三個項；「結構中永遠有三

個項」(S1, 218)。

拉岡關於「想像三角」(imaginary triad) (E, 197; S4, 29) 的討論將想像二元與符號三角的對立更爲複雜化。「想像三角」是拉岡將前伊底帕斯期 (PREOEDIPAL STAGE) 理論化的企圖，他試圖放開二元關係的說法，而指出伊底帕斯情結之前的時刻有第三個元素 (想像陽形) 在母親與嬰兒之間流動。當父親介入伊底帕斯情結，他或是被視爲第三元素 (在母親與幼兒之間)，或是第四元素 (在母親、幼兒與陽形之外)。拉岡因此而寫道：伊底帕斯情結「不是父親—母親—幼兒的三角關係的問題，而是 (父親)—陽形—母親—幼兒的三角關係」(S3, 319)。

拉岡對於當今精神分析最常指出的批評意見是這些理論無法將符號層的角色理論化，而將精神分析的交會簡化爲分析師與案主之間想像的二元關係。拉岡認爲此錯誤源自於對於精神分析理論的一系列誤解 (見 E, 246)，尤其是分析治療被簡化爲自我對自我 (ego-to-ego) 的交會，而由於所有想像二元關係之間的內在攻擊性，此關係便退化爲分析師與案主之間的「生死搏鬥」，他們在此權力鬥爭中「劍拔弩張」(見主人 MASTER)。

有別於此種誤解，拉岡堅持分析過程中的符號功能，而將大他者引入，成爲精神分析交會中的第三項。「我們必須在三項關係中顯示出分析經驗，而不是二項關係」(S1, 11)。拉岡並不視治療爲分析師克服病患之抗拒的權力鬥爭，此種過程不是精神分析，而是暗示，拉岡認爲分析師必須理解到他與病患同樣都受制於第三項：也就是語言本身。

拉岡對於二元性的拒絕同樣出現在他對於所有二元思維系統的反對，他始終傾向於三元系統：「所有兩面性的關係都總是被印上了想像層的戳記」(Lacan, 1956b: 274)。例如，拉岡不使用真

實與想像的傳統二元對立，而提出了真實、想像與符號的三重結構。其他類似的三重系統包括精神官能症、精神病與變態的臨床結構；自我形成（自我—理想、理想自我、超我）；自然—文化—社會的三項式等等。然而，似乎要抗衡此趨勢，拉岡也強調納入第四元素的重要性（見**四角模式** QUATERNARY）。

# E

# E

## 自我 ego (*moi*)

在拉岡很早期的作品中，他就開始對佛洛伊德在德文中所使用的「我」(*Ich*) 玩弄兩種法文譯法：做為受詞的「我」*moi* (法國精神分析家通常使用此譯法)，以及做為主詞的「我」*je*。法國文法學家艾德瓦·畢香 (Édouard Pichon) 早在 1986 年便曾經指出此現象 (見 Roudinesco, 1986: 301)。例如，在拉岡談論鏡像期的文章中，拉岡在此兩個辭彙之間擺盪 (Lacan, 1949)。雖然在此篇文章中很難發現這兩個辭彙之間任何系統性的區分，但是很清楚的這兩個辭彙並不是簡單可以互換的。在 1956 年拉岡仍舊試圖摸索區分這兩個辭彙的方式 (S3, 261)。當拉岡在 1957 年發表談論雅克布慎 (Roman Jakobson) 之轉換詞概念的文章時，他開始可以對這兩個辭彙進行更為清楚的理論化區分。於是，1960 年，當拉岡指涉 *je* 做為轉換詞 (SHIFTER) 時，此詞語指向 (designates) 但是不意指發言動作之主體 (E, 298)。多數拉岡的英文翻譯者使用 “ego” 來翻譯做為受詞的「我」(*moi*)，而以 “I” 來翻譯做為主詞的「我」(*je*)。

當拉岡使用拉丁用法 *ego* 時 (英文《標準版》翻譯佛洛伊德的 *Ich* 為 *ego*)，他將其等同於 *moi*，但是他也同時意味著直接指涉英美精神分析學派，特別是自我心理學 (EGO-PSYCHOLOGY)。

佛洛伊德使用 *Ich* 是十分複雜的，而且在他的作品中經歷了

許多的發展階段，最後這個辭彙指涉所謂「結構性模式」的三個位格（agencies）（另外兩個是本我與超我）。雖然佛洛伊德對於自我有十分複雜的發言內容，但拉岡發現了佛洛伊德兩個主要的處理態度，並且指出此二者顯然相互矛盾。一方面，在自戀理論的脈絡中，「自我採取與對象對立的一方」，另一方面，在所謂「結構性模式」的脈絡中，「自我與對象採取同一立場」（Lacan, 1951b: 11）。前者將自我安穩地放置於力比多經濟交換中，將其聯結到快感原則，然而後者將自我聯結到感知—意識系統而與快感原則相悖。拉岡宣稱，「當我們從對於現實原則天真的概念中解脫時，這兩者之間表面上的矛盾便會消失」（Lacan, 1951b: 11；見**現實原則 REALITY PRINCIPLE**）。於是，以後者而言，做為自我斡旋場所的現實實際上便是根據快感原則所構成，這是自我以前者的說法所再現的方式。然而，我們仍舊可以爭論此種論點是否真正解決了其中矛盾，還是僅只是優惠於前者的說法而犧牲後者（見 S20, 53；此處自我被描述為在「快感原則的花盆中」成長）。

拉岡認為佛洛伊德對於無意識的發現，將自我從西方哲學思想的中心位置移除，至少是從笛卡兒開始所賦予的位置離開。拉岡也認為自我心理學的提倡者將自我再次放置於主體的中心，而背叛了佛洛伊德具有基進意義的發現（見**自律性自我 AUTONOMOUS EGO**）。相對於這個學派的思想，拉岡堅持自我不在中心位置，自我實際上是個對象。

自我是個建構物，透過在**鏡像期（MIRROR STAGE）**中對鏡像（specular image）的認同而形成。因此，自我是主體與自己異化的地方，將自己轉變為分身（counterpart）。這個自我形成所依據的異化結構與妄想症相似，因此拉岡會說自我是個妄想

結構 (E, 20)。自我因此是個想像的形成，相對於做為符號層產物的**主體** (SUBJECT) (見 E, 128)。自我正是符號層的一個誤識 (*méconnaissance*)，居於抗拒的位置。自我被結構為症狀：「自我以症狀的方式被結構。在主體的中心，只是一個被賦予特權的症狀，這是最好的人類症狀，是人的精神疾病」(S1, 16)。

拉岡因此完全反對自我心理學所提出的理念，也就是以強化自我做為精神分析治療的目的。由於自我處於「幻覺的位置」(S1, 62)，要增強其力量，就只會繼續加強主體的異化。自我也是抗拒精神分析治療的來源，因此強化自我只會增強抗拒。由於其想像的固著，自我抗拒所有主體之成長與改變，也抗拒欲望的辯證運動。精神分析治療的目的在於恢復欲望的辯證性，打破自我的固著並重新啟動主體進入存有狀態 (coming-into-being) 的過程。

拉岡反對自我心理學將案主的自我視為分析師在治療中的盟友。他也反對將提升自我**適應** (ADAPTATION) 現實的能力視為精神分析治療的目的。

## 自我理想 ego-ideal (*idéal du moi*)

在佛洛伊德的寫作中，雖然「自我理想」(ego-ideal, *Ich-ideal*)、「理想自我」(ideal ego, *Ideal Ich*) 與「超我」(superego, *Über-Ich*) 這三個相關辭彙並無法簡單的互換使用，卻很難找到這三個辭彙系統性的區分。然而，拉岡卻主張這三個「自我的形成物」為各自不同的概念，絕對不應該混為一談。

拉岡在戰前的作品中，他只在乎建立自我理想與超我



之間的區別，而沒有提及理想自我。雖然自我理想與超我（SUPEREGO）都與伊底帕斯情結的解消相連，兩者都是與父親認同的產物，拉岡卻指出他們代表父親雙重角色的不同面向。超我是一個無意識的執行者（agency），其功能是壓抑對母親的性欲望，自我理想則運用有意識的壓力而朝向昇華，並提供參照座標，協助主體選擇做為男人或是女人的性取向位置（Lacan, 1938: 59-62）。

在戰後的作品中，拉岡對自我理想與理想自我的區分注入更多的心力（法文：*moi idéal*。請注意：在1949年，拉岡曾經一度使用 *je- idéal* 來翻譯佛洛伊德的 *Ideal-Ich* [E, 2]；然而，他很快就放棄了這個譯法。在其餘的作品中，他一律使用 *moi idéal*）。因此，在1953-54年的講座中，他發展了「光學裝置」（OPTICAL MODEL）以便區分這兩種形成物。他主張自我理想是符號化的內攝，而理想自我是想像式向外投射的來源（見 S8, 414）。自我理想是做為理想的表記，是法律的內化平面圖，導引並管理主體在符號層的位置，而預期第二度（伊底帕斯期）的認同（S1, 141），或者自我理想也是該認同之產物（Lacan, 1957-8）。另一方面，理想自我則起源於鏡像期中的鏡像（specular image）；理想自我承諾自我可以朝向的未來綜合體，是自我賴以建立的整體幻覺。理想自我永遠伴隨自我，是對於重新獲得前伊底帕斯期二元關係之全能力量的持續嘗試。雖然理想自我是在原初認同（primary identification）時形成的，它卻是所有二度認同的源頭（E, 2）。在拉岡的代數式中，理想自我寫作  $i(a)$ ，而自我理想則寫作  $I(A)$ 。

## 自我心理學 ego-psychology (*psychologie du moi*)

自我心理學發展於 1930 年代，是國際精神分析協會（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 IPA）中占有主導位置的精神分析學派。此學派主要擷取佛洛伊德在《自我與本我》（Freud, 1923b）中所提出的心靈結構模式。這個結構模式由三個位格（agency）所構成：本我（the id），自我（the EGO）與超我（the superego）。由於自我扮演重要的斡旋功能，協調本我之本能要求、道德性超我以及外在現實之間的彼此衝突，較多的注意力便放在自我的發展與結構的問題。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的書《自我與防衛機制》（1936）是專門處理自我問題的早期作品之一，此潮流在罕因茲·哈特曼（Heinz Hartmann）的《自我心理學與適應的問題》（1939）一書中被穩固地建立起來。這本書今日被視為自我心理學的基礎作品。自我心理學被 1930 年代末期移民美國的奧地利分析師帶到了美國，從 1950 年代初期開始，便是美國精神分析學界的主流，也主導了國際精神分析協會。此種主導地位使得自我心理學宣稱他們繼承了佛洛伊德精神分析最純粹的形式，然而，他們與佛洛伊德之間卻有極端顯著而根本的差異。

53

拉岡的學術生涯相當多的時間都在批判自我心理學自稱是正宗傳人的說法，雖然拉岡的分析師陸道夫·羅溫斯坦（Rudolph Loewenstein）也是自我心理學的奠基者之一。拉岡於 1953 年被國際精神分析協會逐出會籍之後，他便能夠自由地公開發表他對於自我心理學的批評，終其一生更發展了持續而有力的批判。如果沒有對照自我心理學的思想，拉岡的諸多理論便無法被正確的理解。拉岡挑戰了自我心理學的核心觀念，也就是有關適應

(ADAPTATION) 與自律性自我 (AUTONOMOUS EGO) 的概念。他對自我心理學的批評時常與他對主導這個學派思想的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的批評纏繞在一起。拉岡將自我心理學與國際精神分析協會都說成是真正的精神分析的「反命題」(antithesis) (E, 116)，他並且認為此二者都無可救藥地被美國文化腐化 (見 *c* 因子 FACTOR *c*)。拉岡強而有力的批評顯示了今日已經很少有人不會對自稱是「古典精神分析理論」的自我心理學完全接受而不抱持著批評的態度。

### 分析結束 end of analysis (*fin d'analyse*)

在〈有盡與無盡的分析〉一文中，佛洛伊德討論分析是否可能終結，是否所有分析都必須是未完成的 (Freud, 1937c)。拉岡對此問題的答覆是：的確可能討論一種分析的終結。雖然不是所有分析都會進行到其終點，但是分析治療是一種有目的之邏輯過程，拉岡以「分析結束」稱呼此終點。

由於許多分析治療都在分析結束之前中斷，因此是否此種分析可被視為成功便成爲了一個問題。若要回答這個問題，便必須區分「分析結束」與「精神分析治療之目標」二者的差別。精神分析治療的目標是導引案主說出有關他的欲望的真相。雖然任何分析都是未完成的，不過如果此分析達到了這個目的，便可以被視為是成功的。因此分析結束的問題不只是一段分析治療是否達到其目的，而是此治療是否達到了其邏輯上應該結束的一點。

對於這個邏輯終點，拉岡有幾種看法：

- 54 1. 1950年代初期，分析結束被描述爲「真實說話 / 言詞

的到臨，主體理解他自己的歷史」(E, 88) (見說話 / 言說 / 言詞 SPEECH)。「主體……在分析開始時只講述自己，而不對你講話，或者只對你講話，卻不說到他自己。當他可以對你說有關他自己之事的時候，分析就會結束了」(Ec, 373, n. 1)。分析結束也被描述成可以接受自己的可朽性 (E, 104-5)。

2. 拉岡在 1960 年描述分析結束為焦慮與被拋棄的狀態，並且將其與嬰兒無助 (HELPLESSNESS) 的狀態相比。

3. 拉岡在 1964 年則將分析結束描述為案主「穿越根本的幻見」(traversed the radical fantasy) (S11, 273) 之一刻 (見幻見 FANTASY)。

4. 在拉岡教學的最後階段，他將分析結束描述為「與核心症狀認同」，以及「知道如何處置核心症狀」(見核心症狀 SINTHOME)。

在這些對於分析結束的不同說明中，相同的是分析結束牽涉了有關案主主觀位置改變的看法〔案主的「主觀的缺乏」(subjective destitution)〕，以及相對應的分析師位置的改變〔分析師存有的喪失 (loss of being, 法文 désêtre)，分析師從「被假定知道的主體」(subject-supposed-to-know) 之位置的墜落〕。分析結束時，分析師被降級為僅僅是一個剩餘之物 (mere surplus)，一個純粹的小對形 (*objet petit a*)，案主欲望之目標。

由於拉岡主張所有精神分析師都應該經驗過分析治療從頭到尾的過程，分析結束因此也是從案主轉向分析師的通道。「分析的真正結束」便只不過正好就是「預備使你成為分析師」的時刻 (S7, 303)。

拉岡在 1967 年介紹了證明分析結束的認證 (PASS) 程序。拉岡希望透過這個程序可以避免將分析結束視為半神秘而不可言

說之經驗的危險。這種態度是精神分析所不能接受的，因為精神分析正是設法付諸語言的工作。

拉岡批評那些主張分析結束是與分析師認同的精神分析師。相對於此，拉岡說「跨越認同的平面是可能的」(S11, 273)。超越認同不僅只是可能，甚至是必要的，因為，若非如此，這就不是精神分析，而是暗示 (suggestion)，而暗示是與精神分析相反的操作。「分析操作的基本動機便是維持我——認同——與 *a'* 的距離」(S11, 273)。

拉岡也反對將分析結束視為「感情轉位的稀釋」(liquidation of the transference) 之看法 (見 S11, 267)。認為感情轉位可以被「稀釋」的看法，是基於對於轉位本質的錯誤理解，以為感情轉位是一種錯覺，可以被超越。這種看法之所以錯誤，是因為其完全忽視感情轉位的符號性本質；感情轉位是言說的基本結構之一部分。雖然分析治療包含了與分析師建立的特殊感情轉位關係之解決，感情轉位本身在分析結束之後卻仍舊會持續。

拉岡所反對的有關分析結束的其他錯誤觀念包括：「強化自我」、「適應現實」、「快樂」。分析結束並不是症狀的消失，也不是伴隨症狀之疾病 (例如精神官能症) 的治癒，因為分析本質上並不是治療過程，而是尋找真相的過程，而此真相並非都是有利的 (S17, 122)。

## 發言動作<sup>\*</sup> enunciation (*énonciation*)

歐洲語言學理論中，一個重要的區辨是發言動作 (enunciation) 與發言內容 (statement, 法文 *énoncé*) 之間的區分。此區分涉及

語言生產的兩種方式：當語言生產獨立於特定事件發生的情況，而以抽象文法單位（例如句子）分析時，則被稱為發言內容。另一方面，當語言生產是特殊說話者在特定時間／地點與特定的情境中，以個人行為表演而被分析時，則被指稱為發言動作（Ducrot and Todorov, 1972: 405-10）。

早在拉岡使用這些辭彙之前，他已經做過類似的區分。例如他在 1936 年曾經強調縱使所說的文字是「無意義」的，說話的行為本身就已經包含了意義（Ec, 83）。在「傳達訊息」的功能之前，說話（speech）已經是對他者的呼求。此處對於說話行為本身的注意，而不管其所說之話的內容，已經預示了拉岡對於發言動作面向的注意。

當拉岡在 1946 年開始使用「發言動作」這個辭彙時，它首先便是在描述精神病語言的奇異特質，以及其「發言動作的雙重性」（Ec, 167）。後來，在 1950 年代，此辭彙被用來尋找無意識主體的位置。在欲望圖解（graph of desire）中，下層的鏈結是發言內容，也就是意識面向的言詞，而上層鏈結則是「無意識的發言動作」（E, 316）。當拉岡指明發言動作是無意識的時候，拉岡肯定了言說的源頭不是自我，不是意識，而是無意識；語言從大他者處而來，「我」是我的話語之主人的想法只是個錯覺。「我」（Je）這個字本身就是曖昧的；如同一個轉換詞（SHIFTER），既是扮演發言內容之主體的表記，亦是不表義，卻指向發言主體（subject of enunciation）的指示記號（index）（E, 298）。主體因此在這兩個層次之間分裂，在說出「我」而呈現整體之錯覺的行動本身分裂（見 S11, 139）。

## 倫理 ethics (*éthique*)

56 拉岡堅持倫理思想「是我們分析師工作的核心」(S7, 38)，而他有一整年的講座都投入於討論倫理之表述與精神分析的問題 (Lacan, 1959-60)。若要將此問題稍微簡化一些，我們可以說此倫理問題以兩個面向在精神分析治療中聚合：案主的面向以及分析師的面向。

從案主的方面來說，這是罪疚感以及文明道德病原本質的問題。佛洛伊德在他較早期的作品中提出了「文明道德」的要求與主體本質上非道德屬性的性驅力之間的衝突。當道德感在此衝突中占取上風時，而驅力又過強以致於無法被昇華，「性」一則便以變態的方式表達，或是被壓抑，後者則導致精神官能症。依照佛洛伊德的觀點，文明道德是神經症的根源 (Freud, 1908d)。佛洛伊德在他的無意識罪疚感的理論中繼續發展有關道德病原本質的問題。在他後期有關超我的概念中，超我是一個內部的道德執行者，超我變得更為殘酷，以致於自我必須服從於它的要求 (Freud, 1923b)。

從分析師的方面來說，則是如何處理案主具有病原本質的道德感以及無意識罪疚感的問題，也涉及了在精神分析治療中可能發生的所有倫理問題面向。

對分析師而言，這兩個不同來源的倫理面向引發了幾個不同的問題：

首先，分析師如何回應案主的罪疚感？當然他無法對案主說他並不是真正有罪，或是試圖使其罪疚感「軟化、變鈍或是稀釋」(S7, 3)，或甚至將其分析為精神官能症的錯覺。相反的，拉岡主張分析師必須認真地利用案主的罪疚感，因為，案主任何時

候感覺到罪疚感，實際上他已經在某刻向他的欲望讓步了。「從分析的觀點而言，一個人可能會感到罪疚的唯一原因是他提供了欲望一個出現的理由」（S7, 319）。因此，當案主向他表現出罪疚感，分析師的工作便是去發現案主在何處向他的欲望讓步了。

其次，分析師要如何回應透過超我而出現的病原性道德感呢？佛洛伊德對於道德感做為病原力量的觀點，可能暗示分析師只要協助案主從自身的道德束縛解脫即可。然而，此種詮釋方式或許可以從佛洛伊德早期的作品中找到支撐論點（Freud, 1908d），拉岡卻堅定地反對佛洛伊德此類觀點，而傾向接受佛洛伊德晚期在《文明及其不滿》（Freud, 1930a）中較為悲觀的態度，而強調佛洛伊德「絕對不是一個進步論者」（a progressive）（S7, 183）。因此，精神分析不具有自由放蕩者的性格。

如此，分析師似乎被放置於一個兩難局面。一方面他不能僅與文明道德採取同一陣線，因為此道德正是病症之起因，另一方面他也不能僅僅採用相對的自由放蕩者之態度，因為如此仍舊會處於道德領域之中（見 S7, 3-4）。中性的原則似乎可以提供分析師脫離此兩難局面的可能性，但是，實際上卻又不可能，因為拉岡指出根本沒有倫理上的中性位置。分析師無法迴避，也必須面對此倫理問題。

57

在精神分析治療的每一種導向中，無論分析師承認與否，都必然隱含了一個倫理位置。在分析師所說的治療目標中，已經揭示了他自己的倫理位置（S7, 207）。例如在自我心理學有關自我適應現實的說法中，已經暗示了一個規範性倫理（normative ethics）（S7, 302）。拉岡所闡述的分析倫理（analytic ethic），則正是相對於此規範性倫理而展開的。

拉岡所說明的分析倫理是將行動銜接到欲望的倫理（見行動



ACT)。拉岡以一個問句總括：「你是否與你之內的欲望採取一致的行動？」(S7, 314)。他在幾個層次上將此倫理與亞里斯多德、康德以及其他道德哲學家的「傳統倫理學」作對比 (S7, 314)。

首先，傳統倫理學在有關「善」(Good)的觀念打轉，而提出各種不同的「善」，以與「至高的善」(Sovereign Good)相較。精神分析倫理則視「善」為欲望路徑的障礙；因此，就精神分析而言，「根本地駁斥特定的善之理想是必要的」(S7, 230)。精神分析倫理拒絕所有理想，包括有關「快樂」與「健康」的理想；自我心理學所擁抱的正是這些理想，也因此而無法成為精神分析之一支 (S7, 219)。因此，分析師的欲望不能是要成為「善」或是要「治癒」的欲望 (S7, 218)。

其次，傳統倫理學總是傾向將善聯結到快樂 (pleasure)；道德思想「循著本質上屬於快樂主義者的問題意識發展」(S7, 221)。精神分析倫理則無法採取此種態度，因為精神分析經驗揭示了快樂的雙重本質；快樂有其極限，而當其被僭越時，快樂便成為了痛苦 (見**痛快 JOUISSANCE**)。

第三，傳統倫理學環繞著「為善而服務」(S7, 314)，而將工作與安全、有秩序的存在模式置於欲望問題之前；它們告訴人們使自己的欲望等待 (S7, 315)。精神分析倫理則迫使主體面對他的行動與他的欲望之間立即存在的關係。

在 1959-60 年有關倫理的講座之後，拉岡繼續將倫理問題置於精神分析理論的核心。他將佛洛伊德著名的句子 *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 (「它在何處，我也將隨之而行」——Freud, 1933a: SE XXII, 80) 中的 *soll* 詮釋為倫理責任 (E, 128)，而認為無意識的身分不是本體論，而是倫理的 (S11, 33)。在 1970 年代，拉岡將精神分析倫理的重心從行動的問題 (question of acting) (你是

否依照你的欲望**行動**?) 轉向言說的問題 (question of speech); 此時, 倫理成爲「好好說」(speaking well) 的倫理 (*l'éthique du Bien-dire*) (Lacan, 1973a: 65)。然而, 此差別比較是重點差異的問題, 而不是彼此對立, 因爲對拉岡而言, 好好說本身也是一個行動。

介於精神分析與暗示理論 (SUGGESTION) 之間的差異是其倫理位置; 精神分析基於對病患抗拒主宰之權利的尊重, 然而暗示理論則視此類抗拒爲必須被摧毀的障礙。

58

## 存在 existence (*existence*)

拉岡對「存在」一詞有許多不同的用法 (見 Žižek, 1991: 136-7):

• **符號層中的存在** (Existence in the symbolic) 存在的這層意義要放在佛洛伊德有關「存在的判斷」(judgement of existence) 此脈絡中來理解, 意即在對一個實體附加任何特質之前, 它的存在必定已然確立 (見 Freud, 1925h; 見認許 *BEJAHUNG*)。在此意義下, 只有被整合到符號層次的才是完全地「存在」, 因爲「先於言說的真實 (prediscursive reality) 這種東西並不存在」(S20, 33)。拉岡所謂的「女人不存在」(Lacan, 1973a: 60), 也是基於這樣的意義所提出的主張; 符號層沒有含納陰性特質的表記, 陰性位置因此無法被完全地符號化。

必須注意的是, 在符號層中, 「任何存在若要成立, 都必然是以不在爲基礎。除非它不存在, 否則它不會存在 (於符號

層)」(Ec, 392)。換言之，在符號層中存在的所有事物都是因為與其他任何事物的差異而存在。這是由索緒爾首先提出的，他指出在語言中只有差異而沒有實質先存的字眼 (Saussure, 1916)。

• **真實層中的存在 (Existence in the real)** 在此意義上，只有不可能被符號化的才存在：主體核心那不可能的原物。「有某種根本上無法被表記吸收的東西存在。即是主體獨特的存在」(S3, 179)。這也就是無意識主體，S，的存在，是拉岡所謂「難以言喻的、遲鈍的存在」(E, 194)。

存在此詞語的第二層意義恰與它的第一層意義相反。存在的第一層意義和拉岡所謂的**存有 (BEING)**同義，第二層意義卻與存有相反。

拉岡創造了**遁在 (ex-sistence)**一詞，來表示即使是我們存有的核心 (*Kern unseres Wesen*) 也仍舊徹底地有異於我，是疏離的、在外的 (Ec, 11)；主體是去中心的，他的中心在自身之外，他是離中心的 (*ex-centric*)。拉岡亦論及「夢中欲望的存 / 不在」(E, 264)，因為夢境只有靠扭曲欲望才能具現欲望。

## 離密性 *extimacy (extimité)*

拉岡把 *ex* 這個字首 (外部的；*exterieur, exterior*)，加在法文 *intimité* (親密，*intimacy*) 此字之前，創造了離密性 (*extimité*) 一字。所創造出的這個新字，在英文裡可寫做“*extimacy*”，適切地傳達出精神分析如何將內與外、容器與內容物之間的對立問題化 (見 S7, 139)。舉例來說，真實就是既在內又在外，而無意識

亦非純屬內在的心靈系統，而是一個互為主體的結構（「無意識是外部的」）。同時，大他者（the Other）「對我而言是陌生的，卻又存在於我的內部核心中」（S7, 71）。另外，主體的中心是在外的，主體是離中心的（見 E, 165, 171）。環圈體（TORUS）與梅氏環（MOEBIUS STRIP）的拓樸學適足以說明離密性的結構。

雅各－阿蘭·米列（Jacques-Alain Miller）在他 1985-86 年的專題研討中進一步發展了離密性的概念（請參見此講座的綱要，及 Bracher *et al.*, 1994 中相關的文章）。



## F

## F

*c* 因子 factor *c* (*facteur c*)

拉岡在 1950 年的精神病學會議上創造了「*c* 因子」這個詞。*c* 因子意指「任一個特定的文化環境中某種恆常不變的特色」(E, 37)：符號層中有些部分會標示出一個文化相對於另一文化的某些特色，此詞語正是嘗試為這個部分定名 (*c* 代表文化)。在思考不同文化環境與精神分析的交互關係時，如果將此概念各種可能的應用考慮進來，將是十分有趣的，但是拉岡只舉過一個 *c* 因子的具體實例：美國文化的 *c* 因子就是無歷史觀（見 E, 37 與 E, 115）。「美式生活」繞著所謂「快樂」、「適應」、「人際關係」、「人類工程」(E, 38) 等表記打轉。拉岡認為美國文化的 *c* 因子恰與精神分析不相容，且認為 *c* 因子應為美國精神分析理論的錯誤（如自我心理學 EGO-PSYCHOLOGY）負上很大一部分的責任。

幻見 fantasy (*fantasme*)

幻見〔在英譯《標準版》(Standard Edition) 中的拼法為“phantasy”〕在佛洛伊德的作品中極為重要。佛洛伊德在 1897 年指出，關於誘惑的記憶有時是幻見的產物而非真實性侵害事件的痕跡，精神分析的源頭可說和這個認知息息相關。佛洛伊德思想發展的這個關鍵時刻（經常被簡化為「放棄原先的誘惑說」）似

乎暗示了幻見和現實是相反的，純然是想像力製造出來的虛構物，阻撓了我們對真實的感知。然而這種看待幻見的觀點在精神分析理論中其實站不住腳，因為真實並不能視為毫無問題的先驗存在、可以透過一種客觀正確的方式被感知，而是被話語所建構出來的。因此佛洛伊德的理念在 1897 年的改變，並非意味著他拒斥了所有關於性侵害記憶的真實性，而是發現了記憶基本上便有著話語與想像的性質；關於過去事件的記憶會持續地依循無意識欲望的運作而重塑，以至於症狀的出現不是基於任何我們所認定的「客觀事實」，而是基於一套更複雜的辯證，其中幻見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佛洛伊德用「幻見」一詞，意指呈顯於想像中的一景，無意識欲望的搬演。主體無可避免地在此場景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即使這不是那麼顯而易見的。幻見的場景可能屬於意識層次，也可能是無意識的。如果是無意識的，分析師必須以其他線索為基礎，將之重新組構（見 Freud, 1919e）。

拉岡雖然接受了佛洛伊德有關幻見之重要性的陳述，以及幻見做為一個搬演欲望的劇本中的視覺性質，但他強調的重點是幻見所具有的防護功能。拉岡將幻見的**場景**（SCENE）比喻為電影螢幕上凝止的影像，就像影片可能在某一刻突然停頓，以迴避後續創傷性場景的出現，幻見的場景正是為了遮蔽閹割而出現的一種防禦（S4, 119-20）。幻見因此具有固著的、凝滯的特質。

雖然在拉岡的作品裡，「幻見」從 1957 年之後才成為一個重要的術語，但**防禦**（DEFENCE）這個相較之下比較穩定的模式，其相關概念較早便已顯現（例如可參攷拉岡 1951 年關於〈主體組構其客體時固定使用的模式〉的評論；Ec, 225）。防禦的概念深植於拉岡對幻見的看法以及臨床結構（clinical structure）的概念之中；兩者都被視為是抵禦閹割、抵禦大他者

的欠缺時，相對而言一種較穩定的方式。從使用幻見場景來遮掩大他者欠缺的各種不同方式中，我們得以區辨出不同的臨床結構。拉岡以  $(\mathcal{S} \diamond a)$  的基式來表示的，是精神官能症的幻見，在欲望圖解中顯現的形式就是主體對大他者謎樣欲望的回應，一種試圖回答大他者在我身上要些什麼 (*Che vuoi?*) (見 E, 313) 此問題的方式。這個基式應解為：劃上隔離線 (分裂) 的主體相對於客體的關係。在變態的幻見中，與客體的關係則被顛倒了過來，因此形成  $a \diamond \mathcal{S}$  (Ec, 774)。

雖然精神官能症的幻見其普遍的結構可用  $(\mathcal{S} \diamond a)$  的基式來表示，拉岡也為歇斯底里與強迫型精神官能症的幻見提供了更明確的公式來說明 (S8, 295)。各種幻見公式足以將具有同一種臨床結構者其幻見所具備的共同特色呈現出來，不過分析師同時必須注意每一個病人個別所幻想出來的劇情有何獨特性。這些殊異的特色表達了主體特殊的**痛快** (*JOUISSANCE*) 模式，雖然可能是以扭曲的方式表達出來。幻見中明顯可見的扭曲，正表示幻見是一種妥協的產物；幻見於是既支撐了主體的欲望 (S11, 185; Ec, 780)，又使「主體得以在欲望消失之處撐住自己」(E, 272，加標重點)。

拉岡認為，在夢中及其他地方出現的種種影像之外，總是還有一個「根本幻見」是無意識的 (見 S8, 127)。在精神分析的治療過程中，分析師重新組構了案主幻見中所有的細節。然而療程並非在此停止；案主必須進而「穿越根本的幻見」(見 S11, 273)。換句話說，療程必須讓主體根本的防禦模式有所調整，讓他的痛快模式產生一些改變。

雖然拉岡瞭解影像在幻見中所具有的力量，他認為這力量並非來自影像本身任何的內在特質，而是來自於它在符號結構中所



占據的位置；幻見總是「在表義結構（a signifying structure）中被驅動的影像」（E, 272）。拉岡批評克萊恩精神分析學派在處理幻見的問題時，未能充分考慮到符號結構的問題，而僅停留在想像的層次；「任何試圖將之（幻見）化約為想像的嘗試……永遠都是誤解」（E, 272）。在 1960 年代，拉岡的講座曾花費一整年的時間來討論他所謂「幻見的邏輯」（the logic of fantasy）（Lacan, 1966-7），再次強調出幻見中表義結構的重要性。

## 父親 father (*père*)

拉岡從早期的作品開始，便十分強調父親的角色在心靈結構中的重要性。他在 1938 年關於家庭的文章中表示，**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的重要性可歸諸於以下的事實：父親的角色將幾乎衝突的兩種功能，保護的和禁制的功能，結合在一起。他亦指出，當代社會父親心像（*imago*）的傾頹（這種傾頹從缺席的父親與受辱的父親形象中清楚可見），是造成當前精神病理學上種種殊異性的原因所在（Lacan, 1938: 73）。在拉岡往後的作品中，父親也持續成爲一個恆常出現的主題。

克萊恩精神分析學派以及客體關係理論傾向將母子關係視爲精神分析理論的核心，拉岡對父親重要性的強調，可說是對此提出抗衡。一反克萊恩派的理論趨向，拉岡持續強調父親做爲第三方所扮演的角色，亦即中介**母親**（MOTHER）與孩子之間想像的**二元關係**（DUAL RELATION），使孩子得免於成爲精神病、使其得以進入社會性的存在。父親因此不僅只是主體的對手、與他競爭母親的愛；他也代表了社會層次本身，只有認同伊底帕斯情

結中的父親，主體才能進入此層次。追溯所有精神病理學結構的病原，將發現父親的缺席都占有相當重要的因素。

然而父親並非一個簡單的概念，而是相當複雜的，它驅策我們去問「父親」一詞到底意味著什麼。拉岡認為「父親是什麼」構成了貫穿佛洛伊德所有作品的中心主題（S4, 204-5）。正是爲了回答這個問題，拉岡從 1953 年開始，強調進一步區分符號父親、想像父親與真實父親之重要性：

• **符號父親 (The symbolic father)** 符號父親並不是一個真實的存在，而是一個位置，一種功能，也因此和「父格定式」(paternal function) 一詞同義。此功能即是強執律法 (LAW) 及控管伊底帕斯情結的欲望、介入母子之間想像的二元關係，讓兩者之間出現必要的「符號的距離」(S4, 161)。「父親真正的功能……就是根本上要把欲望與律法加以結合（而非對立）」(E, 321)。雖然符號父親不是一個真實的主體，而是符號層中的一個位置，主體仍可能透過執行父格定式 (function) 而占據這個位置。沒有人能夠完全地占據住這個位置 (S4, 205, 210, 219)。然而符號父親並非經常透過某人成爲此功能的化身來發揮介入的作用，而是以一種隱蔽的方式，例如透過母親的話語 (discourse) 來中介 (見 S4, 276)。

符號父親是符號層結構最基本的元素。把文化的符號層與自然的想像層區隔開來的，正是男性傳承的嵌入。透過世代傳承的結構，父系文化引介了一個「與自然層次不同結構」的層次 (S3, 320)。符號父親同時也是死去的父親，那原初群落中被自己的兒子們謀殺了的父親 (見 Freud, 1912-13)。符號父親也被稱作父之名 (NAME-OF-THE-FATHER) (S1, 259)。

在前伊底帕斯期想像的三角關係中，想像的陽形就已經以第三方的型態出現，這顯示符號父親在前伊底帕斯期就已開始運作；在符號母親的背後總有個符號父親。然而精神病者甚至沒有到達這個階段；的確，正是符號父親的缺席標示出精神病結構本質的特色。（見**阻離** FORECLOSURE）。

• **想像父親** (The imaginary father) 想像父親是一種心像 (imago)，是主體在幻見中環繞著父親形象所建立起來的各種想像建構物的合成。想像的建構通常和父親事實上是什麼樣子沒有太大的關係 (S4, 220)。想像父親可以被解釋為理想的父親 (S1, 156; E, 321)，或者是相反的，「對孩子亂來的父親」 (the father who has fucked the kid up) (S7, 308)。以前一種面貌出現時，想像父親的形象是所有宗教中神的形象之原型，是強大的保護者。以後者的角色出現時，想像父親既是原初部落裡在兒子身上強執亂倫禁忌的駭人父親 (見 Freud, 1912-13)，又是執行**剝奪** (PRIVATION) 者，女兒責怪他何以剝奪了她的符號陽形，或是與之等值的，她的小孩 (S4, 98；見圖 7 與 S7, 307)。然而這兩種面貌，不論是理想的父親或殘酷的剝奪者，都是把想像父親視為全能的 (S4, 275-6)。精神病和變態皆以不同的方式將符號父親化約為想像父親。

63 • **真實父親** (The real father) 拉岡對他所謂的想像父親與符號父親的定義都頗為明確，但他關於真實父親的評論卻相當模糊。（例如見 S4, 220）。拉岡對真實父親唯一的明白陳述便是將之界定為閹割的執行者，是操作符號閹割的那個人 (S17, 149; 見圖 7 與 S7, 307)。除此之外，拉岡鮮少提供關於這個辭彙的相關線

索。1960年時，他將真實父親描述為「實際上占據」母親的那個人，「最屌的人」（the “Great Fucker”）（S7, 307）。在1970年，拉岡甚至曾說真實父親就是精蟲，雖然他隨即修飾了這個陳述，表示沒有人會認為自己是一隻精蟲的兒子（S17, 148）。以這些評論為基礎來看，我們似乎可以宣稱真實父親就是主體在生物學上的父親。然而因為到底誰是生物學上的父親這個問題，一直帶著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父親總是不確定的，母親則是再確定也不過」）（“*pater semper incertus est*”, while the mother is “*certissima*”; Freud, 1909c: SE IX, 239），所以更精確地說，真實父親應定義為**據說是**主體生物學上之父親的人。真實父親因此是一種語言的效應，真實這個形容詞也應該在此意義上來理解：真實意指語言的真實，而非生物學上的真實（S17, 147-8）。

真實的父親在伊底帕斯情結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他以閹割孩子的方式介入伊底帕斯情結的第三「時期」（見**閹割情結** CASTRATION COMPLEX）。這樣的介入使小孩免於先前的不安；否則小孩將需要一個懼物做為符號性的替代，替代缺席的真實父親。真實父親以閹割的執行者之姿態介入，這並不同於他在家庭中實際的存在。如同小漢斯（Little Hans）的個案所顯示的（Freud, 1909b），真實的父親可能實際存在，但卻無法以閹割者的身分介入（S4, 212, 221）。相對地，即使當父親實際上不在時，小孩仍有可能感覺到真實父親的介入。

## 戀物 fetishism (*fétichisme*)

「戀物」這個術語是在 18 世紀關於「原始宗教」的研究中首先被廣泛地使用，用以指稱對無生命事物的崇拜（拉岡認為這個字源很重要；S8, 169）。在 19 世紀時，馬克思借用這個詞來描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關係如何以物的關係這種虛幻的形式呈現出來（「商品崇拜」，“commodity fetishism”）。19 世紀末時，克拉夫特－艾賓（Krafft-Ebing）首先用這個術語來指涉性行爲。他將戀物定義爲一種性變態（PERVERSION），其中性興奮的來源完全有賴於某個特定的對象（即戀物對象）。佛洛伊德與論性的大多數作者們自此之後都採用了這個定義。戀物對象經常是無生命的事物，例如一只鞋或一件內褲。

64 佛洛伊德主張戀物（幾乎被認爲是男性特有的變態）是肇因於小孩對女性被閹割的恐懼。戀物者被母親沒有陽具的事實所震懾，因而拒認這個欠缺，同時尋找一個物件（戀物對象）做爲母親佚失的陽具其符號的替代（Freud, 1927e）。

拉岡在 1956 年首次處理戀物此主題時，他表示戀物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研究領域，也感嘆它在當代被忽視的命運。他強調戀物對象如果可以理解爲等同於母親的陽形（PHALLUS），也只是在語言轉換的層次上，而非基於其「視覺領域中模糊的類似」，如毛皮與陰毛之間的類比（Lacan, 1956b: 267）。他引用佛洛伊德對「鼻子上的亮光」（*Glanz auf der Nase*）一詞的分析爲例證，來支持他的論點（見 Freud, 1927e）。

其後數年間，拉岡發展出他所謂的陽具與陽形之分，強調戀物對象是後者的替代，而非前者。拉岡將拒認（DISAVOWAL）此機制加以延展，視之爲變態本身的基本運作，而非僅只是戀

物式的變態所特有的機制。然而他維持了佛洛伊德所謂戀物純屬男性變態的說法 (Ec, 734)，或至少在女性中是極罕見的 (S4, 154)。

在 1956-57 年的講座中，拉岡詳述了戀物對象與恐懼對象之間的重要區隔；戀物對象是母親佚失的陽形其符號性的替代，恐懼對象則是符號閹割的想像替代（見**恐懼症 PHOBIA**）。就像所有的變態一樣，戀物根植於前伊底帕斯期母親—孩子—陽形的三角關係 (S4, 84-5, 194)。然而它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同時涉及了與母親以及與想像陽形的認同；的確，在戀物中，主體總是擺盪在這兩種認同之間 (S4, 86, 160)。

拉岡在 1958 年表示，陽具對異性戀女性而言「具有戀物對象的價值」，這個陳述引發了不少有趣的問題 (E, 290)。首先，它翻轉了佛洛伊德對戀物的觀點；戀物對象並非真實陽具的符號性替代，反而是真實的陽具本身成為戀物對象，替代女性所欠缺的符號陽形。其次，它動搖了（佛洛伊德與拉岡）原本所謂鮮少有女性戀物的這個立論；如果陽具可以被視為戀物對象，那麼戀物在女性之中應該比在男性中更為普遍。

## 阻離 foreclosure (*forclusion*)

從拉岡 1932 年的博士論文開始，驅動他作品的主要研究動機之一，就是找出**精神病 (PSYCHOSIS)**特殊的心理成因。在處理這個問題的過程中，有兩個慣常的主題。

- **父親的排除 (The exclusion of the FATHER)** 早在 1938 年，拉

65 岡就將精神病的源頭歸因於父親自家庭的結構中被排除，而其結果自然造成家庭結構被化約為母—子關係（Lacan, 1938: 49）。在他後來的作品中，當拉岡將真實、想像與符號父親區隔開來時，他具體指出正是符號父親的缺席導向精神病。

• 佛氏阻離觀（The Freudian concept of *Verwerfung*） 佛洛伊德對 *Verwerfung*（阻離）一詞（在英文《標準版》中譯作 *repudiation*，拒絕）有許多不同的使用方式（見 Laplanche and Pontalis, 1967: 166），但拉岡僅特別聚焦於其中之一：即一種有別於壓抑（*Verdrängung*）的，特定的防禦機制。在此機制中，「自我將一切與之不相容的意念，連同其情感（*affect*）一併拒絕，表現得儼然自我從不知此意念為何物」（Freud, 1894a: SE III, 58）。1954年，拉岡根據他對「狼人」（Wolf Man）個案史的閱讀（見 Freud, 1918b: SE XVII, 79-80），將阻離定義為精神病的一種特殊機制，在此機制中，某個元素被拒絕在符號層之外，彷彿從不曾存在（Ec, 386-7; S1, 57-9）。此時拉岡建議了數種將德文的 *Verwerfung* 一詞譯為法文的方式，如 *rejet*、*refus*（S1, 43），*retranchement*（Ec, 386）。直到1956年拉岡才決定將此詞譯為 *forclusion*（止贖權 / 取消贖回權，法國的法律系統使用的術語；英文譯作 *foreclosure*，阻離），認為這是最好的法文譯法（S3, 321），在其後的作品中也持續使用這個譯法。

1954年，當拉岡初次轉向佛氏阻離觀以試圖理解精神病的特殊機制時，他還不確定是什麼被阻離；可能是閹割，或者是說話能力（*speech*）本身（S1, 53），又或者是性器的層次（*genital plane*）（S1, 58）。拉岡在1957年末找到問題的答案，認為父之名（NAME-OF-THE-FATHER）（一個基礎的表記）正是被阻離的對

象 (E, 217)。父親的缺席和阻離的觀念這兩個主題，主導了拉岡先前關於精神病成因的思考，如今拉岡得以用一個公式結合兩個主題，在拉岡此後的作品中，這個公式始終是他思考精神病問題時的核心。

當父之名在某個主體身上被阻離之後，便在符號層留下了一個永遠無法被填滿的空洞；此時主體可謂具有精神病的結構，即使他沒有顯現出任何正統的精神病跡象。遲早，當被阻離的父之名出現在真實層時，主體將無法同化這個表記，而與此「無法同化的表記碰撞」(S3, 321)所產生的結果，就是「進入精神病本身」，而典型的特色就是開始出現**幻覺**(HALLUCINATIONS)與**或錯覺**(DELUSIONS)。

阻離必須與其他如**壓抑**(REPRESSION)、**否定**(NEGATION)與**投射**(PROJECTION)等運作機制區分開來。

• **壓抑**(Repression) 阻離與壓抑之不同在於被阻離的元素並非深藏於無意識之中，而是被驅逐於無意識之外。壓抑的運作造成了精神官能症，而阻離的作用則是會造成精神病。

• **否定**(Negation) 阻離與否定的不同，在於它並非關乎最初的存在判斷（見**認許** BEJAHUNG）。否定是對於某些之前其存在就已被註記（registered）的元素加以否認；至於阻離，被阻離的元素彷彿從來不曾存在過一樣。

• **投射**(Projection) 阻離擺明了是一種精神病機制，至於投射，對拉岡而言則純然是一種精神官能症的機制。在投射過程中，方向是由內向外的，而在阻離作用中，則是被阻離的元素自



外部回訪。佛洛伊德在《關於一個妄想症案例自述的精神分析筆記》(Freud, 1911c) 論及史瑞伯 (Schreber) 的幻覺時，便提到「若說內在被壓制的感知會向外投射，這是不正確的；事實是，正如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原先內在所廢除的某些東西又會自外部回訪」(SE XII, 71)。拉岡不只引用了佛洛伊德的這句話，更用他自己的話重新詮釋為：「符號層所拒絕的那些東西……在真實層中重新出現」(S3, 13)。

1957年，拉岡曾簡略地把 *Verwerfung* 一詞，和透過解除伊底帕斯情結與父親認同以產生超我的這個機制加以聯結 (S4, 415)。這很明顯地就不是精神病機制中的阻離，而是一個正常 / 精神官能症的過程。

## 形成 formation (*formation*)

「無意識的形構」(formations of the unconscious) 指的是最能看出無意識運行法則的那些現象；笑話、夢、**症狀** (SYMPTOM)、錯誤 (lapsus)、動作倒錯 (parapraxis)。無意識的產物所涉及的基本機制就是佛洛伊德所謂的「無意識的法則」，凝縮與錯置，也就是拉岡所重新定義的代換 (metaphor) 與接轉 (metonymy)。

「分析師的形塑」(*formation des analystes*) 意指對精神分析師的**訓練** (TRAINING) (見 E, 144-5)。

「自我的形構」(formations of the ego) 指的是和自我相關的三個元素：超我，理想自我與自我理想。

## 建制言詞 founding speech (*parole fondant*)

「建制言詞」(有時亦作 *foundational speech*) 一詞是在 1950 年代早期, 當拉岡逐漸注意到語言 (LANGUAGE) 問題時, 開始出現在他的作品中 (見 Lacan, 1953a)。當拉岡使用這個術語時, 他所注意到的是言詞 (SPEECH) 可以在說話的行動中徹底地改變說話者與受話者。拉岡有兩個最愛用來說明這個行為的例子, 就是「你是我的師傅 / 老師 (*maître*)」, 以及「你是我的妻子」兩句話, 它們分別用以將說話者安置在「學徒」與「丈夫」的位置上。換句話說, 建制言詞最重要的層次在於它不僅改變了對方, 也改變了主體 (見 E, 85)。「包圍著主體的建制言詞, 指的是構成他、他的雙親、他的鄰居、他社群整個結構的所有一切, 建制言詞不只將他變成符號, 更構成了他的存有」(S2, 20)。拉岡在 1955-56 年的講座將具有這種功能的言詞稱之為「選擇的言詞」(*elective speech*), 在 1956-57 年的講座中則稱之為「祈願的言詞」(*votive speech*)。

67

拉岡玩弄「你是我的母親」(*tu es ma mère*) 及「殺我的母親」(*tuer ma mère*) 在法文上同音異義的趣味, 以顯示針對對方而發的建制言詞, 可能透露了一種被壓抑的謀殺欲望 (E, 269)。

## 碎裂身體 fragmented body (*corps morcelé*)

碎裂身體是屬於最早出現在拉岡作品中的原創概念之一, 和鏡像期 (MIRROR STAGE) 的概念密切相關。鏡像期的嬰孩在鏡中所見的鏡映是一個整體 / 合成, 而這樣的感知所造成的結

果，相反地，是讓他察覺自己的身體（在此階段還欠缺運動協調）是分裂、碎裂的。碎裂的感覺所造成的焦慮刺激了與鏡像的認同，藉之形成了自我。然而，對於已然整合的自我的這種期待，將不斷地被關於碎裂感的記憶——諸如「閹割、女性化、切斷、肢解、脫臼、取出內臟、吞嚥、身體爆裂開來」等種種縈繞著人類想像的意象——所威脅（E, 11）。這些意象很典型地會在治療的某一個特定階段出現在案主的夢境或聯想中——也就是當案主在負面感情轉位（negative transference）中出現攻擊欲的時刻。這個時刻的出現是一個重要的早期指標，表示治療是朝著正確的方向進行，亦即朝著使自我僵固的一致性崩潰的方向前進（Lacan, 1951b: 13）。

以更普遍的意義來說，碎裂身體並非僅是指肉體形象上的碎裂，也指一切破碎與不統一的感覺：「他（主體）原本便是一個未發展完全的、各種欲望的聚積——**碎裂身體**的真正意義在此可得」（S3, 39）。任何不統一的感覺都威脅了構成自我的那種關於合成感的錯覺。

拉岡也用碎裂身體的概念來解釋某些歇斯底里的典型症狀。當歇斯底里的麻痺影響到手臂或腳時，這並非關乎神經系統在生理學上的結構，而是反映了身體被「想像的解剖」分割的方式。在此意義上，碎裂身體是「顯現在器質性的層次上，其碎裂化的路徑定義了幻見中的解剖圖，就如同精神分裂者症與歇斯底里症間歇出現的症狀所顯示的一樣」（E, 5）。

## 佛洛伊德，回歸 Freud, return to (*Freud, retour à*)

拉岡的全部作品只有放在承繼佛洛伊德（1856-1939）——精神分析的奠基者——的智識與理論此脈絡下來看，才能夠被充分理解。拉岡最初是在國際精神分析協會（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 IPA）受訓為精神分析師，此協會是佛洛伊德所創辦的，也自居是佛洛伊德傳統唯一合法的承繼者。然而拉岡逐漸對 IPA 大多數分析師詮釋佛洛伊德的方式發展出一番基進的批判。在 1953 年被逐出 IPA 之後，拉岡進一步發展他的論爭，聲稱佛洛伊德基進的洞見被 IPA 內三個主要的精神分析學派普遍地背叛了：即自我心理學（EGO-PSYCHOLOGY）、克萊恩精神分析學派（KLEINIAN PSYCHOANALYSIS），以及對象關係理論（OBJECT-RELATIONS THEORY）。爲了糾正這樣的情勢，拉岡提出率先「回歸佛洛伊德」的做法，指的是一方面重新注意佛洛伊德本身的文本，一方面回歸被 IPA 所背叛的，佛洛伊德作品的本質所在。閱讀佛洛伊德德文原典，使拉岡得以發現了一些被品質不佳的譯本模糊、被其他評論者忽略掉的成分。因此拉岡的許多著作都著手於詳細評論佛洛伊德的特定作品，同時也不斷引述其他分析師的作品中他不能認同的理念。要瞭解拉岡的作品因此必須對佛洛伊德的理念有細膩的瞭解，同時又必須瞭解這些理念如何被拉岡所批判的其他分析師（所謂的後佛洛伊德派，the “post-Freudians”）加以發展及修正。這些理念構成了拉岡用以發展他自己「回歸佛洛伊德」之說的背景。

這樣的回歸（佛洛伊德）對我而言所涉及的不是一種壓

抑的回訪，而是檢視精神分析發展史自佛洛伊德過世後所形成的對立，說明精神分析不是什麼，並且與你們一同尋找策略，來復甦那些持續使得精神分析得以維持——即使有所歧異——的質素。(E, 116)

然而，拉岡的著作本身卻使得「回歸佛洛伊德」這個說法中回歸正統的暗示顯得有些問題，因為拉岡閱讀佛洛伊德的方式以及他的文字呈現風格是如此地創新，以至於似乎與他宣稱只要當個評論者的謙遜訴求並不符合。尤有甚者，雖然拉岡的確回歸到佛洛伊德的文本上，但他也只是回歸到佛洛伊德概念傳承中某些特定的面向，略過了其他面向來凸顯某些特定的概念。因此我們也可以聲稱，拉岡比起他所批判的，背叛佛洛伊德訊息的後佛洛伊德派，也並沒有比較「忠誠」些；和他們一樣，拉岡選擇發展了佛洛伊德作品中的某些主題，輕忽或重新詮釋了其他的主題。因此，和自我心理學、克萊恩精神分析學派與客體關係理論一樣，拉岡的精神分析可以被描述為精神分析的「後佛洛伊德」形式之一。

但是拉岡自己卻不是這樣看待他的著作。拉岡聲稱佛洛伊德的文本中有著更深層的邏輯，這種邏輯賦予了這些表面看起來有所矛盾的作品某種一致性。拉岡表示他自己，也只有他，對佛洛伊德的閱讀才足以帶出這種邏輯，讓我們看到，在佛洛伊德「不同的階段以及方向的改變」背後，「統籌一切的是佛洛伊德爲了維持其思想基本的嚴謹度所秉持的，不變的實際關注」(E, 116)。換句話說，拉岡對佛洛伊德的閱讀雖然和其他人一樣不完全，只偏重佛洛伊德作品的某些層次，但對拉岡而言，這並不等於我們就可以把關於佛洛伊德的各種詮釋看成是同樣有根據的。

因此拉岡的忠誠宣示以及對背叛者的指責並不只是一種修辭的策略。當然，它們有其修辭—政治上的功能，將自己呈現為比任何其他他人「更佛洛伊德」，使拉岡得以挑戰 IPA 在 1950 年代所享有的、對承繼佛洛伊德傳統的有效壟斷。然而拉岡的陳述卻也是一個明白的宣言，聲稱他在佛洛伊德的作品中找出了其他人所未能察覺的一種連貫的邏輯。

### 阻卻 / 挫折 *frustration* (*frustration*)

在 1950 年代，英文的「阻卻」一詞在某些精神分析學派中變得益發顯著，而理論的重點也由伊底帕斯三角關係轉到了母子關係上。在這個脈絡下，阻卻通常被理解為**母親**（MOTHER）拒絕讓小孩得到能滿足其某項**生理需要**（NEEDS）的東西這樣的行為。有些分析師認為，以這種方式讓小孩受挫是造成精神官能症的主要病原之一。

「阻卻」也是英譯《標準版》中對應於佛洛伊德 *Versagung* 一詞的翻譯。這個詞在佛洛伊德的作品中雖然不是極為重要，但依然成為他理論辭彙的一部分。乍看之下，佛洛伊德對阻卻的討論的確如上所述。例如在探討造成症狀的病原時，他當然賦予阻卻相當的重要性，認為「正是**阻卻**讓病人生病的」（Freud, 1919a: SE XVII, 162）。因此當拉岡聲稱「阻卻」一詞「在佛洛伊德的作品中甚為罕見」（S3, 235）時，他所指的是佛洛伊德關於 *Versagung* 的概念與上述的阻卻概念並不相應。拉岡認為脫離佛洛伊德作品脈絡來理解阻卻的人，把精神分析理論帶向了一連串的僵局（S4, 180），因此在 1956-57 的講座中他試圖將此概念根

據佛洛伊德的理論邏輯重新闡釋。

拉岡首先將阻卻歸類為「欠缺對象」(lack of object)的三種類型之一，有別於閹割(castration)與剝奪(privation)(見欠缺LACK)。雖然他承認阻卻存在於母親與小孩原初關係的核心(S4, 66)，但阻卻並非關乎生理的需求，而是一種對愛的**要求**(DEMAND)。這並不是說阻卻和可以滿足需要的真實對象(例如乳房或奶瓶)毫無關係；相反的，它總是與這類的對象相關，至少在最初的時候是這樣的(S4, 66)。然而重要的是，這類對象的真實功能(滿足諸如飢餓之類的需要)很快地就會完全被其符號的功能——也就是它代表母親的愛的這項功能——所蓋過(S4, 180-2)。因此此對象的價值與其說是在於它具有滿足需要的能力，不如說是因為它成爲一種象徵的禮物(symbolic gift)。做爲  
70 禮物，它被鑲嵌在控制著交換迴路的符號網絡法則之中，也因此被視爲是主體合法擁有的東西(S4, 101)。阻卻，適切地說，是在這樣一個論及合法性的層次之下才產生的，也因此小孩得不到所要求的對象時，只有當他覺得他被不當地對待，我們才可以說這是一種阻卻(S4, 101)。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後來終於供給這個對象給小孩，他感受到的不公(被毀約、得不到愛)將會持續，而他只能靠著享受原初需要被滿足所帶來的感覺聊以慰藉自己。因此，阻卻非但不是指在滿足生理需要方面的失敗，反而是剛好相反的情況；生理需要的滿足是用來補償真正的阻卻——愛的被拒——的一種無用的嘗試。

阻卻在精神分析的治療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佛洛伊德發現，隨著療程進展，苦惱的症狀消失，病人持續療程的動機也會隨之減弱。爲了避免病人完全失去動機、過早結束治療，佛洛伊德建議分析師應該「讓剝奪以可以被感覺到的形式出現，藉此在

其他地方恢復（病人的苦痛）」（Freud, 1919a: SE XVII, 163）。這個技術上的忠告也就是一般所知的節制（abstinence）的原則，暗示分析師應該以拒絕滿足病人對愛的要求此方式，持續地讓他受挫。如此，「病人的需要和渴望將得以持續，成為驅使她工作與改變的力量」（Freud, 1915a: SE XII, 165）。

拉岡雖然同意佛洛伊德所謂分析師不應滿足案主對愛的需求這樣的看法，但他認為這樣的阻卻不能被看成是目的本身。阻卻必須被看成只是讓先前所要求的表記得以出現的一種手段。「分析師是足以支撐要求的人，這並非，如先前所說的，是為了使主體受挫，而是要讓他的阻卻所牽繫的相關表記都再次出現」（E, 255）。分析師的目標是，讓案主的要求在阻卻的狀態中被支撐下來，繼而超越要求，讓案主的欲望顯現出來（E, 276）。

拉岡和佛洛伊德理論的不同之處在於對節制的原則看法不同。對佛洛伊德來說，節制的原則主要是關乎案主性活動的節制；如果病人懇求分析師與她做愛，分析師必須拒絕這麼做，讓她受挫。而拉岡雖然同意這個忠告，卻強調有一種更普通的要求是分析師可以拒絕的——那就是案主對於回答的要求。案主期待分析師能依循一套日常會話的規則，透過拒絕依循這樣的規則——當案主問問題時保持沉默，或者不按照案主的意圖來理解他們的話——分析師有了一種有力的方式可以照他的意思來使案主受挫。

拉岡在 1961 年還提到另一種讓案主受挫的方式。就是分析師拒絕在案主面前釋放出任何焦慮的訊號——分析師始終不表現出焦慮，即使案主要求分析師要經歷某種焦慮。拉岡認為這也許是所有精神分析治療中最有成果的一種阻卻形式（S8, 428）。





## G

## G

缺口 gap (*béance*)

法文的 *béance* 一詞是一個舊式的文言術詞，意指「大的洞或開口」，它也是一個科學用語，在醫學上意指喉頭的開口 (the opening of the larynx)。

在拉岡的作品中這個辭彙有幾種不同的用法。在 1946 年他提到當主體因為經驗到某個現象（例如幻覺）而感到困惑時，在瘋狂中所出現的一種「質問的缺口」(interrogative gap) (Ec, 165-6)。

在 1950 年代早期，這個詞指的是人與**自然** (NATURE) 之間根本的斷裂，而斷裂是肇因於「想像關係在人身上已經偏航了：因為它正是缺口產生，因而讓死亡被感知到的所在之處」(S2, 210)。人與自然之間的缺口明顯地出現在鏡像期：

我們必須假定他（人）有某種生理上的缺口，那也就是我對你們談到鏡像期時所試圖定義的……人類和他自己的形象之間有種特殊的關係——一種有缺口、具有異化張力的關係。(S2, 323)

想像的功能正在於填補這個缺口，由此遮掩主體的分裂，呈現一種想像的統一性與整體感。

1957 年這個詞被使用在兩性關係的脈絡下：「在男性與女性

的關係中……缺口始終開著」(S4, 374; 見 S4, 408)。這等於是為拉岡後來關於性 / 別關係 (SEXUAL RELATIONSHIP) 並不存在的說法預先舖了路。

1964 年，拉岡聲稱「主體之於大他者的關係完全是在缺口的過程中生成的」(S11, 206)，並表示主體是由缺口所構成的，因為主體本質上就是割裂的 (見分裂 SPLIT)。他同時表示因果關係的概念在基本上就是有問題的，因為在原因與效果之間總是有著神秘的、不可解釋的缺口存在 (S11, 21-2)。

72 在拉岡的理論中，「裂口」(dehiscence) 一詞幾乎和「缺口」是同義的。裂口原本是植物學術語，指的是成熟的種子莢裂開；拉岡用這個詞來指涉構成主體的分裂狀態：「不可或缺的裂口構成了人」(E, 21)。這個分裂同時也是文明 / 文化與自然間的分割，人和自然的關係「在有機體的核心就是被某種裂口，一種根本的不和諧 (primordial Discord)，所改變的」(E, 4)。

## 視線 gaze (*regard*)

拉岡對視線的評論最早是出現在講座的第一年 (1953-54)，其中引用了沙特 (Jean-Paul Sartre) 對於「觀看」(the look) 的現象學分析 (沙特與拉岡的英譯者分別採用 look 與 gaze 兩個不同的詞，使我們不易注意到他們其實同樣使用法文裡的 *le regard* 一詞來談這個概念)。對沙特來說，凝視使得主體得以發現，大他者也是一個主體；「我和做為主體的大他者之間的基本關聯，一定要能夠拉回到我被大他者觀看，此恆常的可能性來談不可」(Sartre, 1943: 256, 原標重點)。當主體因大他者的視線而驚訝

時，主體將感到羞愧（Sartre, 1943: 261）。拉岡此時還沒有開展他自己關於視線的概念，因此基本上同意沙特對此主題的觀點（S1, 215）。拉岡特別贊成沙特所謂凝視不一定關乎視覺器官這樣的說法：

當然**最常**彰顯視線的，就是兩個眼球朝我的方向匯聚過來。但是當樹枝發出窸窣聲，或者出現一陣腳步聲之後又安靜下來，又或者是百葉窗微微打開、簾幕輕輕移動，這樣的狀況下也都會散發出視線。（Sartre, 1943: 257）

只有到了1964年，隨著**小對形**（*OBJET PETIT A*）做為欲望的根源此概念的發展，拉岡才開始了自己的，和沙特相當不同的，對於視線的一套理論（Lacan, 1964a）。沙特將視線與觀看的行為混為一談，拉岡則將兩者分開來。視線成為觀看行為的客體，或更精確地說，是視覺驅力的客體。在拉岡的理論中，視線因此不再是屬於主體這一邊，它是大他者的視線。如果說沙特將看見大他者以及主體的被看當成一種根本的交互關係，拉岡則是把視線與眼睛的關係看成是相悖的（antinomic）的：觀看的眼睛是屬於主體這邊的，視線則是在客體的那邊，兩者並不相合，因為「你永遠不能從我看你的位置來看我」（S11, 103）。當主體觀看客體的時候，客體總是已經回望著主體，不過是從主體無法看見的據點回望。眼睛和視線之間的分裂也正是主體本身的分裂表現在視覺領域上的結果。

視線的概念在1970年代被精神分析電影批評所運用（如 Metz, 1975），特別是女性主義電影批評家（如 Mulvey, 1975; Rose,

73 1986)。然而許多理論家都把拉岡與沙特對於視線的概念、以及其他關於視覺的理念，諸如傅柯（Michel Foucault）對於全景監控（panopticism）的說法混同起來。許多所謂的「拉岡式電影理論」因此成爲一個概念混淆的場域（見 Joan Copjec, 1989）。亦可見 Jay（1993）。

### 性器 genital (*génital*)

在佛洛伊德所羅列的性心理 (psychosexual) 發展 (DEVELOPMENT) 的階段中，性器期是此系列中的最後一個階段，接在兩個前性器期（口腔期與肛門期）之後。性器期首先是出現在三到五歲〔幼兒性器期 (infantile genital organisation)，或陽形階段 (phallic phase)〕，在性器期本身來臨之前，會被潛伏期所中斷。佛洛伊德將此階段定義爲力比多最終的「完全組織」(complete organisation)，會將前性器期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多型態倒錯 (polymorphous perversity)」整合起來（見 Freud, 1940a: SE XXIII, 155）。因此，「性器特質」的概念在佛洛伊德之後的精神分析理論中顯得獨具價值，代表了一種性心理完全成熟的階段〔巴林 (Michael Balint) 所謂的「性器官愛」〕。

拉岡否定了精神分析理論裡諸如性器的愛等關於性器期的說法，稱之爲「荒謬地讚美性器期的和諧」(E, 245)。根據拉岡的說法，性器特質並非就是和諧的。

• **性器期 (The genital stage)** 拉岡認爲性心理發展的階段不應視爲一種生理逐步成熟的自然階段，而是各種**要求 (DEMAND)**

的形式回溯地被結構化 (S8, 238-46)。在口腔期與肛門期，欲望受到要求的穿蝕，直到性器期欲望才被完全地組構起來 (S8, 270)。拉岡把性器期當成出現於口腔期與肛門期之後的第三個階段，這一點基本上跟隨了佛洛伊德的敘述 (S8, 268)。然而拉岡對這個階段的討論是聚焦於佛洛伊德所謂的**幼兒** (infantile) 性器期 (也就是陽形階段)；指的是小孩只知道單一性器官 (男性性器官)、然後歷經閹割情結的階段。因此拉岡強調，性器期是只有透過被閹割這個符號標示出來才變得可以被想像。若要達到「性器滿足」，先決條件是主體首先必須接受自己的閹割狀態 (S4, 219)。更進一步地說，拉岡認為即使當前性器期多重型態的變態性欲後來由性器所統攝，這並不表示前性器期的性欲就被摒除了：「小孩最古早的想望構成了……一種核心，不會因為性器特質占有優位就完全被消解」(S7, 93)。他因此拒絕所謂統整的最後階段這樣的概念；拉岡認為對人來說是沒有統整這樣的事情的，因為人的主體性基本上，無可挽回地，就是分裂的。

• **性器驅力** (The genital drive) 性器驅力並沒有被拉岡列為局部驅力之一。既然拉岡聲稱所有的驅力都是一種局部驅力，拒絕將之列入局部驅力之一等於是表示他質疑有性器驅力的存在。1964 年拉岡清楚地表示：「性器驅力，如果存在的話，和其他驅力表述的方式一點也不像」(S11, 189)。不同於其他驅力，性器驅力 (如果存在) 是在大他者的那邊「找到它的形式」(S11, 189)。更進一步說，並沒有可以對應於所謂性器驅力的「性器的對象」(genital object) 存在。

74

• **性器官愛** (Genital love) 拉岡否定了巴林關於「性器官愛」所提出的概念 (Balint, 1947)。這個術語標示了一種性心理的成

熟，其中肉欲與感情完全地整合且協調，也因此不再有任何矛盾。然而，佛洛伊德從來沒有使用這個術語，拉岡更是以這個概念與精神分析理論完全不相容為由否定了它。對拉岡來說，「性器官愛」這個術語所暗示的，最終的性心理成熟以及整合的概念，其實是一種錯覺，完全忽視了「即使在最完滿的愛情關係中也很普遍存在的種種障礙與怠慢（*Erniedrigungen*）」（E, 245）。含混的客體關係並不可能解除。

性器官愛也和「奉獻性」（*oblativity*）的概念密切相關，某些精神分析師用以指稱一種成熟的愛的形式，在其中一個人之所以愛另一個人不是因為他能給些什麼，而是因為他這個人本身。拉岡對這個概念就如同他對性器官愛的說法一樣抱持著批判的態度，認為這是道德主義的一種形式，同時也有違分析理論關於局部對象的發現（S8, 173-4）。他聲稱奉獻性的概念和性器特質沒有太大的關係，和肛門情欲反而比較類似。跟隨著佛洛伊德將糞便等同於禮物的說法，拉岡認為奉獻性「一切都為他者」的公式說明了它只是強迫型精神官能症的一種幻見（S8, 241）。

## 完型 gestalt

完型是德語，意指一個有組織的型態或全體，具有它的組成成分個別分開來時所沒有的特質。關於完型的實驗開始於 1910 年，同時也研究知覺的某些現象，並導向了一般所知的「完型心理學」學派，完型心理學派的根據是心靈與身體之間的全形構想，同時強調身體呈現在心理上的重要性。這些理念構成了完型治療的基礎，其後並由古德曼（Paul Goodman）、派爾斯（Fritz

Perls)、海夫林 (Ralph Hefferline) 等人加以開展。

當拉岡提到完型的概念時，他明確所指的是某一種有組織的型態，也就是同一物種的另一個成員被視為一統的整體此視覺形象。這樣的形象之所以是完型，是因為它具有其他組成成分單獨存在時並不具備的效應；也就是能做為一個牽動諸如繁衍行為之類某些本能回應的「釋放機制」(releasing mechanism) (法文 *déclencheur*) (S1, 121f)。換句話說，當動物看見牠的同類完整的形象時，牠就會以一些本能的方式回應。拉岡從動物行為學中舉出許多這類對於形象產生本能回應的例子 (例如 E, 3)，但他主要的興趣還是在於完型在人類身上如何運作。對人來說身體形象也是一個會引發本能回應——特別是與性欲有關的回應——的完型，但這形象的力量不僅止於本能的，它構成了最基本的鏡像 (SPECULAR IMAGE) 誘捕力 (見誘捕 CAPTATION)。靠著認同身體形象這個一統的完型，自我因此得以在鏡像期形成。然而自我這想像的一致性也將不斷地被分解的恐懼所威脅，這種恐懼顯現在碎裂身體 (FRAGMENTED BODY) 的形象上，而這些形象與身體形象一統的完型是正好相反的。

75

## 欲望圖解 graph of desire (*graphe du désir*)

欲望圖解是一種將欲望結構以地勢學的形式來呈現的結果。拉岡首先在《講座第五冊》(*The Seminar, Book V*) (Lacan, 1957-8) 中發展此欲望圖解，藉以說明精神分析理論如何詮解笑話 (見 Freud, 1905c)。這個圖解在之後的講座中再度出現 (見 Lacan, 1958-9 與 1960-1)，但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現於拉岡的作品



中了。此圖解以幾種不同的形式出現過，雖然最爲人所熟知的是出現在〈主體的顛覆與欲望的辯證〉一篇中的那個形式（Lacan, 1960a）。在此論著中，拉岡建立了欲望圖解的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圖解的「核心部分」(elementary cell) (圖 5；見 E, 3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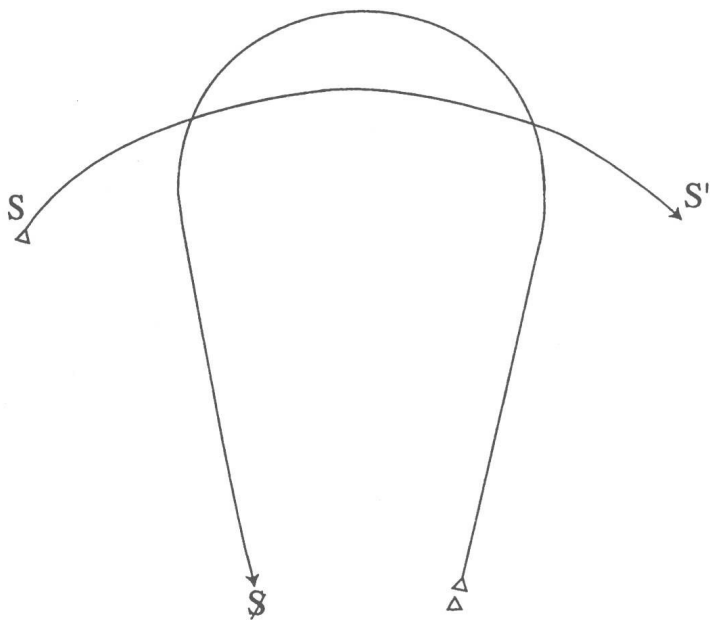


圖 5 欲望圖解——核心部分

來源：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76 水平的那條線代表了接續的表義鏈 (SIGNIFYING CHAIN)；馬蹄形的線條代表主體意向的向量。兩種線條交會的兩個交點說明了回溯作用的性質：訊息，在完整圖解中被標爲  $s(A)$  的這一點，是經由大他者， $A$ ，予其某種特殊的斷句收束，而回溯決定出黏扣點 (POINT DE CAPITON)。三角形所標示的前語言的，純

粹需要層次的神秘主體，必須歷經這些表記的沾染而成爲分裂的主體， $\mathcal{S}$ 。

欲望圖解中間的階段並非用以顯示某種進化或暫時的发展，因爲圖解總是以完整的形式存在的，拉岡只是爲了便於說明完整圖解的結構（圖6；見 E, 315 與 Ec, 817），才基於教學上的需要將圖解拆成幾個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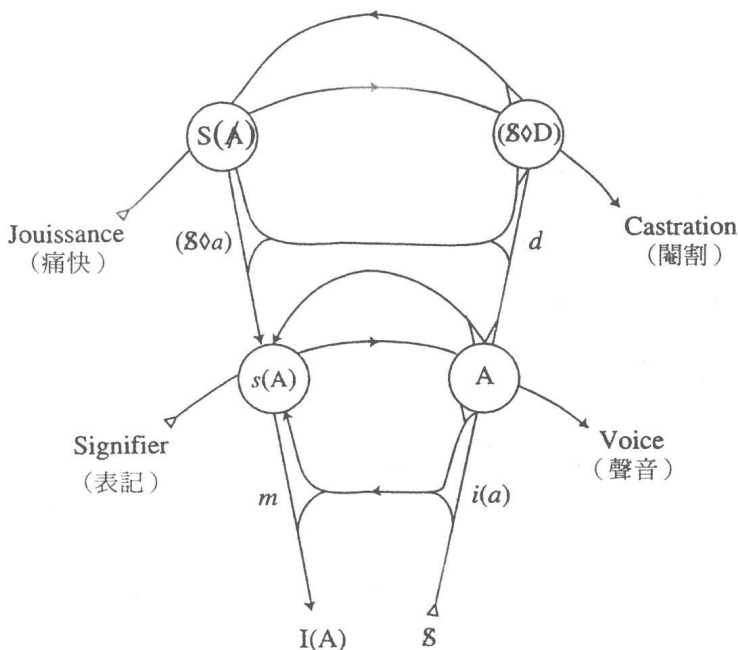


圖6 欲望圖解——完整圖解

來源：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在完整的圖解中，表義鏈有兩條而不是一條。下面的那條（從表記到聲音）是有意識的表義鏈，是屬於發言內容的層次。上面的那條（從痛快到閹割）是無意識的表義鏈，屬於發言動作

(ENUNCIATION) 的層次。因此，這是一個複製的結構：圖解的上層和下層的結構方式完全一樣。

# H

## 幻覺 hallucination (*hallucination*)

幻覺在精神病學上通常被定義為「虛妄的感知」，換句話說，也就是「在缺乏適當的外在刺激下」所產生的知覺（Hughes, 1981: 208；見美國精神病學協會，1987: 398）。拉岡認為這樣的定義並不恰當，因為它們忽視了意義與表義過程的面向（Ec, 77；見 E, 180）。幻覺是**精神病**（PSYCHOSIS）會出現的典型現象，且通常是聽覺方面的（聽到聲音），但也可能是視覺的、身體的、觸覺的、嗅覺或味覺方面的。

拉岡聲稱精神病的幻覺是**阻離**作用（FORECLOSURE）運作的結果。阻離指的是**父之名**（NAME-OF-THE-FATHER）在精神病主體的符號世界中缺席。幻覺的產生是因為這個被阻離的表記回訪真實層：「那些未曾在符號層顯現的就出現於真實層中」（Ec, 388）。這和**投射**（PROJECTION）又有所不同，拉岡認為投射是精神官能症，而非精神病的防衛機制。在兩者的區隔上，拉岡主要是依循著佛洛伊德對於史瑞伯（Schreber）幻覺的分析；「若說內在在被壓制的感知會投射到外在，這是不正確的；事實應是，如我們現在所見的，被內在所阻離的會從外回訪」（Freud, 1911c: SE XII, 71）。

雖然幻覺通常被與精神病聯結，它們就另一層意義而言也在所有主體的欲望結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佛洛伊德表示，「最初的願望似乎就是對於滿足感的記憶進行幻覺式的投注」（Freud, 1900a: SE V, 598）。

## 無助 helplessness (*détresse*)

「無助」一詞（德文 *Hilflosigkeit*）在佛洛伊德的作品中有其明確的意義，意指新生兒還無法執行某些特定行為來滿足自己的**需要**（NEEDS），因此完全依賴於他人〔特別是**母親**（MOTHER）〕的狀態。

人類嬰兒的無助是根植於出生時尚未成熟的狀態，這是佛洛伊德所指出的一項事實，拉岡在早期的著作中也有所觸及。相較於諸如猿猴之類的其他動物，人類的嬰兒在出生時其實相對而言尚未成形，特別是在協調機制方面。這表示比起其他動物，他對於雙親將更為依賴，且依賴持續的時間也更長。

拉岡依循了佛洛伊德的看法，強調人類嬰兒對母親最初的依賴。拉岡的原創性在於他讓我們注意到「這種依賴是透過語言世界而維持的」（E, 309）。母親將嬰兒的哭聲詮釋為飢餓、疲倦、寂寞等等，也因此回溯地決定了它們的意義（見斷句 PUNCTUATION）。小孩的無助與母親的全能恰成對比，因為母親可以決定是否要滿足小孩的需要（S4, 69, 185）。對於這種對比的覺察會在小孩身上引發沮喪的效應（S4, 186）。

拉岡也用無助的概念來說明案主在**分析結束**（END OF ANALYSIS）時所經歷的被拋棄感以及主體的空乏感。「分析結束時，主體將會到達且認識到那種完全失序混亂的經驗所在的層次」（S7, 304）。拉岡並未將分析結束視為某種快樂充實感的實現，相反的，是視為主體要開始接受和處理自己完全的孤獨感的時刻。然而，嬰兒還可以依賴母親的幫助，案主在分析結束後卻「不能期待任何人的幫助」（S7, 304）。如果這種看法獨特地呈現出精神分析治療苦修的一面，那麼這正是拉岡所希望的；精神分

析，用拉岡的話來說，就是「漫長的主體苦修」(long subjective asceticism) (E, 105)。

## 歇斯底里 hysteria (*hystérie*)

歇斯底里在疾病學上的分類可以溯及古希臘時代的醫學，也就是將之視為一種因為子宮在身體各處游移所造成的女性疾病（希臘文中的 *hysteron* 就是子宮的意思）。到了 19 世紀，這個詞在精神病學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在夏科（Jean-Martin Charcot）的作品中，佛洛伊德 1885-86 年間便是跟著夏科從事了一些研究。佛洛伊德是在 1890 年代治療歇斯底里病患的過程中發展出了精神分析的治療方式（如自由聯想等等），而他精神分析理論的主要概念也開始形成。佛洛伊德的第一個精神分析個案史便是關於他對歇斯底里女病患「朵拉」（Dora）的治療（Freud, 1905e）。

歇斯底里的古典症候學包括諸如局部麻痺、疼痛、麻木等肉體上的症狀，這些症狀都找不出生理上的原因，它們是環繞著一套「想像的解剖學」（imaginary anatomy）而表述的，和真正的神經系統結構之間並無關聯（見 Lacan, 1951b: 13）。然而，雖然拉岡討論過歇斯底里的症候學，將之與**碎裂身體**（FRAGMENTED BODY）的心像（*imago*）聯結起來（E, 5），但他主要還是將歇斯底里看成一個**結構**（STRUCTURE）而非一套症狀。這表示一個完全沒有顯現典型歇斯底里身體症狀的主體，仍可能被拉岡派的分析師診斷為歇斯底里。

和佛洛伊德一樣，拉岡將歇斯底里當成**精神官能症**（NEUROSIS）

的兩種主要形式之一。另一種是**強迫型精神官能症** (OBSESSIONAL NEUROSIS)。在 1955-56 年的講座中，拉岡發展了精神官能症的結構如同某個問題的結構這樣的概念，表示歇斯底里與強迫型精神官能症的分野就在於問題的性質不同。強迫型精神官能症是關乎主體存在的問題，歇斯底里則關乎主體性別位置的問題。這問題可以被說成是「我是男人還是女人？」，或更精確地說，「女人是什麼？」(S3, 170-5)。不論男性或女性歇斯底里者，情況都是這樣的 (S3, 178)。拉岡因此重新肯定了認為歇斯底里與女性特質關係密切的古老觀點。的確，大多數的歇斯底里者都是女性，正如大多數的強迫型精神官能症患者都是男性。

比起其他臨床結構，我們在歇斯底里症中更能看到欲望的結構何以是一種大他者的欲望；歇斯底里者正是藉由認同其他人而據用了他人的欲望。例如朵拉就是與 K 先生認同，把她所察覺的，K 先生對 K 太太的欲望，當成她自己的欲望 (S4, 138)。然而就如同朵拉的例子同時也顯示的，只有在歇斯底里者自己不是欲望的對象物這樣的情況下，她才會去支撐大他者欲望的運作 (Ec, 222)；她無法承受做為欲望對象物的狀態，因為那會喚醒她的傷口，讓她又經歷那種被剝奪的感覺 (S17, 84)。欲望結構與歇斯底里結構之間的這種特殊關係正足以解釋拉岡何以如此致力研究這個臨床結構，以及他為何在 1970 年代發展出所謂精神分析治療必然要將案主「歇斯底里化」的概念。做為臨床結構的歇斯底里必須和拉岡所謂的歇斯底里**宣訴話語** (DISCOURSE) 區隔開來，後者指的是社會連結的一種特殊形式。

## I

## I

它 / 本我 id (*ça*)

佛洛伊德的它 / 本我 (*das Es*) 一詞 (英譯《標準版》中譯作 “the Id”) 是借自瓜戴克 (Georg Groddeck), 第一位支持精神分析的德國精神病學家, 雖然佛洛伊德也指出, 瓜戴克的這個詞似乎也是借自尼采 (Freud, 1923b: SE XIX, 23, n. 3; 見 Nietzsche, 1886: 47)。瓜戴克聲稱, 「我們所謂的自我, 基本上是相當被動地在我們生命中作用著……其實是不知名與無可控制的力量『活著』我們」 (Freud, 1923b: SE XIX, 23), 而瓜戴克就用「它」(*das Es*) 來指稱這些力量。這個詞於 1920 年代初期首度出現在佛洛伊德的作品中, 而出現的脈絡是因應佛洛伊德對心靈所提出的第二種模式; 在第二模式中, 心靈被分為三種位格 (agencies): 它 / 本我 (id), 自我 (EGO) 與超我 (SUPEREGO)。本我大致上與佛洛伊德在心靈的第一模式中所提出的無意識系統相呼應, 但兩個概念之間也有重要的不同 (見 Laplanche and Pontalis, 1967: 197-9)。

拉岡對本我理論的重要貢獻, 在於彰顯出所謂「不知名與無可控制的力量」並非原始的生理需要或天性中狂野的本能力量, 而必須以語言學的方式來理解:

分析中所關切的本我是由原本已存在於真實層中的表記, 那無法被理解的表記所構成的。它已經在那裡, 但



它是由表記所構成的，它並不是和某種既存的和諧狀態相關的某種原始、令人困惑的質素……（S4, 49）

- 80 拉岡將本我視為言說的無意識根源，那超越想像自我的，符號的「它」（拉岡所使用的法文 *ça* 與佛洛伊德的 *Es* 非常類似，兩者都是日常會使用到的普通辭彙，與英譯《標準版》中所用的拉丁文 *id* 比較不相似）。如果說瓜戴克指出了「『我活著』這樣的主張並非無條件地正確，這只說出了『它活著人』這基本原則的一小個膚淺的部分」（Groddeck, 1923: 5），那麼拉岡的觀點也可以用類似的辭彙來總結，只是他把「活著」這動詞換成了「說」；「我說」這樣的主張只彰顯了「我被它所說」這個基本原則的一小部分。因此拉岡討論到本我時經常使用的辭彙就是「它說」（*le ça parle*）（例如 S7, 206）。「它」的符號性質遠超出了由自我所形成的關於自己的想像意義，使拉岡將之等同於「主體」。這個等同的關係也可以用德文 *Es* 與字母 S——拉岡用以代表主體的符號〔E, 129；見 L 圖式（SCHEMA L）〕——的同音來說明。

佛洛伊德關於本我以及它和精神分析治療之關係最有名的陳述就是：「它曾在之處，我必隨之而行」（*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英文《標準版》將之翻譯為“Where id was, there ego shall be”；Freud, 1933a: SE XXII, 80）。一般對於這個隱晦陳述的解讀，是將它視為意指精神分析治療的工作正在於擴大意識的領域，而這種閱讀方式也具體呈現在對此陳述最初的法文翻譯上——*le moi doit déloger le ça*（我應驅逐它）。拉岡完全反對這樣的閱讀方式（S1, 195），聲稱 *soll* 應當被理解為一種道德命令，而分析的目標則在於讓自我臣服於符號層的自律性。因此拉岡傾向於將佛洛伊德的這個陳述翻譯為「它曾在之處，或人曾在之

處……就是我有義務要存在之處」(*Là où c'était, peut-on dire, là où s'était... c'est mon devoir que je vienne à être*) (E, 129, 翻譯稍經修飾; Ec, 417-18; 亦可參見 E, 299-300; S11, 44)。根據這樣的觀點, 分析結束因此是對存有狀態中的符號決定因素產生一種「存在主義式認知」, 認識到「你就是這樣」(你就僅只是這個符號鏈)的事實 (S1, 3)。

## 認同 *ident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在佛洛伊德的作品中, 「認同」意指主體把其他主體的一種或數種特質納為已有的過程。在他晚期的作品中, 佛洛伊德發展了所謂自我與超我乃建立於一系列的認同之上這樣的看法, 認同的概念最終也就變成意指「建構人類主體的操作機制本身」(Laplanche and Pontalis, 1967: 206), 它因此成為精神分析理論的核心概念。然而這個概念也引起了許多重要的理論問題。在這些問題中最重要, 也是佛洛伊德本人想努力解決的問題, 就是認同與對象愛 (object-love) 兩者之間不易建立出精準的關係。

81

在拉岡的作品中, 認同也同樣占有一個重要的位置。拉岡特別強調形象的重要, 將認同意義為「當主體認取某個形象時所發生的轉變」(E, 2)。「認取」(assume) 某個形象就是透過該形象認知道自己、然後據用該形象當成是自己。

從拉岡早期的作品開始, 他就一直對想像認同與符號認同加以區隔。

1. 想像認同是指讓自我得以在**鏡像期** (MIRROR STAGE) 形成的這種機制; 這完全屬於想像層。當人類的嬰孩在鏡中看見

自己的映像時，它會與這個形象認同。要靠著認同於存在主體之外（甚至與主體對立）的某種東西才能建立自我，這正是使「主體在結構上是自己的對手」的原因所在（E, 22），也因此這過程總涉及攻擊欲與異化。鏡像期構成了「原發認同」，也造就了**理想自我**（IDEAL EGO）。

2. 符號認同是與父親在**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最後階段認同、從而形成**自我理想**（EGO-IDEAL）的過程。正是透過這個續發的認同，主體才能超越存在於原發認同中的攻擊欲（E, 23），也因此可謂表現了某種「力比多 / 欲力的常態化」（libidinal normalisation）（E, 2）。雖然這種認同被稱之為「符號的」，它依然是以原發認同為雛型的「續發認同」（E, 22），也因此和所有的認同一樣帶有想像的成分。它之所以被稱為「符號的」只是因為代表了主體藉此完成進入符號層的歷程。

從拉岡作品發展的歷程中，可以看出對於符號認同的性質，他的看法曾幾經複雜的變化。1948年時他將之視為「將雙親中與自己同性別的一方其心像（*imago*）將以內攝」（introjection）（E, 22），到了1958年他又將之視為與真實父親在伊底帕斯情結第三時間的認同。

1961年時，拉岡將符號認同描述為與表記的認同。他以佛洛伊德在《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Freud, 1921c）第七章談到的三種不同形式的認同來佐證他的看法。在前兩種認同（與愛的對象或對手的認同）中，主體表現認同的方式經常只是發展出一種與認同對象相同的症狀。在這樣的案例中，「認同是一種部分的，且極為有限的認同，只是借取了其對象的單一特徵」（Freud, 1921c: SE XVIII, 107）。這「單一特徵」（single trait）（德文中的 *nur einen einzigen Zug* 法文譯為 *trait unaire*，它的英譯拉岡曾以

“unbroken line”或“single-stroke”及“unitary trait”等不同術語翻譯)被拉岡視為是在打造自我理想時,最初被內攝的那個符號項。雖然這個特徵的起源像是一個記號(sign),但當它被併入表義系統時,就變成了一個表記(S8, 413-14)。1964年時,拉岡又將單一特徵與第一個表記( $S_1$ )做了聯結,並且將之比喻為原始人類殺了動物之後,在木棍上所標記的刻痕(S11, 141, 256)。

82

拉岡堅決反對所謂與分析師認同意味**分析結束**(END OF ANALYSIS)這類說法(如巴林即持此種看法);相反的,他認為不僅「跨越認同的層次是可能的」(S11, 273),而且甚至是真正的精神分析所必備的條件。因此分析結束就拉岡看來是主體呈現一種匱乏狀態的時刻,是當主體的認同受到質疑,不再能以先前那種方式維持的時刻。然而,雖然分析結束並非是所謂與分析師認同這樣的問題,但拉岡聲稱分析結束時可能有一種不同意義的認同會出現:與症狀認同(見**核心症狀** *SINTHOME*)。

## 想像 imaginary (*imaginaire*)

拉岡將「想像」一詞當成名詞使用可以回溯到1936年(Ec, 81)。打從一開始,這個詞就有錯覺、迷惑、誘惑等意義,而且特別和**自我**(EGO)與**鏡像**(SPECULAR IMAGE)之間的二元關係(DUAL RELATON)有關。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想像總帶有錯覺或誘惑等弦外之音,它並非只是「虛妄的」(the illusory)其同義詞,因為後者往往暗示了某種不需要的或不重要的東西(EC, 723)。想像則絕非不重要的;它在真實層中展現了相當的效力,並不是可以被省略或「克服」的某種東西。

從 1953 年開始，想像成爲拉岡思想核心中三個一組的結構圖裡，三個層次（ORDERS）中的一個，與符號及真實層相對立。想像層的基礎依然是鏡像期（MIRROR STAGE）的自我形構。由於自我是靠著認同他的相對者、他的鏡像而形成的，認同（IDENTIFICATION）因此是想像層的一個重要層面。自我和分身（counterpart）形成了原型的二元關係，且兩者是可以互換的。靠著與小寫他者（little other）認同而形成自我的這種關係，意味著自我，以及想像層本身，都是徹底異化（ALIENATION）的場域所在；「異化是構成想像層的基本成分」（S3, 146）。自我與分身之間的二元關係基本上是自戀的，而自戀（NARCISSISM）則是想像層的另一個特色。攻擊性（AGGRESSIVITY）總是伴隨著自戀出現。想像便是形象與想像力、欺騙與誘惑所在的領域。想像所涉及的主要錯覺，包括對完整、統合、自律、雙重性，以及最重要的，關於相似性的錯覺。想像因此是一種表象的層次，而這些表象是把底下的深層結構遮蔽起來的，騙人的、可觀察到的現象；情感（affects）正是此般的現象。

83 然而，想像與符號的對立並不表示想像是缺乏結構的。相反的，想像總是已經被符號層所結構。例如當拉岡在 1949 年討論到鏡像期時，他談到想像空間中的種種關係，暗示了此空間的符號結構（E, 1）。「想像的鑄模」（imaginary matrix）這樣的說法也暗示了想像是被符號所結構的（Ec, 221），而在 1964 年拉岡也討論到視覺領域如何被符號法則所結構（S11, 91-2）。

想像也涉及了語言的面向。若說表記是符號層的基礎，那麼所表項（SIGNIFIED）與表義過程（SIGNIFICATION）則是想像層的一部分。也因此語言同時具有想像與符號的層面；就想像的層面而言，語言是翻轉與扭曲大他者話語的「語言牆」（wall of

language) (見 L 圖式 SCHEMA L)。

基於鏡像所具有的近乎催眠的效果，想像對主體展現了一種魅惑的力量。想像因此植基於主體和他自己的身體（或應該說是他身體的形象）之間的關係。這種魅惑 / 誘捕 (captivating / capturing) 的力量既具有誘惑力（想像主要是表現在性的層次，例如性的展現或求愛的儀式；Lacan, 1956b: 272），又將使主體失去能力（它將主體囚禁在一系列靜止的固著之中）（見誘捕 CAPTATION）。

人類主體的各個面向中，和動物行為學與動物心理學最為相關的就是想像 (S3, 253)。各種以動物心理學來解釋人類主體性的嘗試也因此都限於想像的層面（見自然 NATURE）。雖然想像呈現了人類主體性和動物行為最接近的一點 (S2, 166)，兩者又並不相同；人類的想像層被符號層所結構，這表示「在人身上，想像關係已經偏航（離開了自然的領域）」(S2, 210)。

拉岡和笛卡兒一樣不相信想像力能做為一種認知的工具。和笛卡兒一樣，他堅稱純粹思考的優越性，認為只有不依賴任何形象的純粹思考才是獲致知識的唯一方式。拉岡之所以使用不能在想像中呈現的拓樸學圖表來探討無意識的結構，也就是基於這樣的原因（見拓樸學 TOPOLOGY）。對想像力與感官的不信任使得拉岡斷然站在理性主義而非經驗主義的那邊（見科學 SCIENCE）。

拉岡譴責與他同時代的精神分析主要學派都把精神分析化約到了想像層：這些精神分析師把與分析師認同當成分析所追求的目標，因此把分析化約為一種二元關係 (E, 246-7)。拉岡認為這完全背叛了精神分析，而這種偏離只會加深主體的異化。基於對這種想像化約論的反對，拉岡聲稱精神分析的本質存在於對符號

的使用。要驅除想像所帶來的令人失去能力的固著，唯一的方式就是使用符號。也因此分析師要掌握想像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想像轉化為文字，就像佛洛伊德把夢當成一種圖示的謎來處理：

84 「只有當想像被符號所表達時它才得以被解碼」（Lacan 1956b: 269）。對符號的使用是讓分析過程「跨越認同層次」（S11, 273）的唯一方式。

## 心像 imago

此概念最初是由榮格（C. G. Jung）在 1911 年將之引進精神分析理論中，拉岡在 1930 年代開始接受精神分析師訓練之前，在精神分析的語彙中就已常見這個源自拉丁文的名詞。這個詞很明顯地和「形象」（image）一詞有關，但是用以強調一種主觀決定的形象；換句話說，它同時包含了情感和視覺呈現的部分。心像特別是指他人的形象（榮格提到過父親的、母親的、兄弟的心像）；然而它們並非個人經驗的產物，而是得以在任何人心靈中落實的普遍原型。心像如同刻板印象般影響著主體與他人的關係，主體透過不同的心像鏡片來觀照感知他人。

「心像」一詞在拉岡 1950 年之前的作品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其中它和情結（COMPLEX）一詞關係密切。1938 年間，拉岡將家庭中三種不同的情結分別聯結到某個特定的心像上：斷奶情結聯結的是母親乳房的心像，兄弟情結（intrusion complex）聯結的是對手的心像，而伊底帕斯情結聯結的是父親的心像（Lacan, 1938）。1946 年，拉岡宣稱精神分析在形塑心像此概念之際，提供了心理學（PSYCHOLOGY）一個適當的研究對象，

使心理學有了真正的科學地位：「正如伽利略關於質點慣性的概念成爲物理學的基礎，也可以說……心像成爲心理學的適當研究對象」(Ec, 188)。

對榮格與克萊恩而言，心像同時具有正面與負面的效應，但在拉岡的論著中心像則斷然地偏向負面的一端，被視爲是在根本上具有欺瞞與分裂性質的元素。拉岡論及**碎裂身體** (FRAGMENTED BODY) 的心像，也指出諸如鏡像等整合的心象也只是關於完整的**錯覺** (illusions)，帶來了潛在的攻擊欲。「心像對人所造成的第一個效應就是主體**異化** (alienation)」(Ec, 181，原標重點)。

在 1950 年之後，「心像」一詞幾乎完全從拉岡的理論語彙中消失。然而在 1950 年之前的論著中環繞著此詞所發展出來的一些基本概念，仍持續地在他的思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只不過它們是透過另外的辭彙，主要是「形象」來表達。

## 指示記號 index (*indice*)

在美國符號學者皮爾斯 (Charles S. Peirce) 所創的關於**記號** (SIGNS) 的拓樸學中，指示記號做爲一個記號，和它所代表的對象之間有著「存在上的關係」(例如總是與對象在空間或時間上鄰接)。皮爾斯將指示記號對比於**符號** (symbol)，後者如同索緒爾對記號的概念所彰顯的，其特色在於記號與對象之間缺乏所有必要的關聯。例如，煙是火的指示記號，而紅斑是諸如麻疹之類的許多疾病的指示記號 (Peirce, 1932)。

85

在拉岡的理論中，「指示記號」一詞相對於「**表記**」(SIG-



NIFIER) (而非, 如皮爾斯的哲學一般, 將之與符號一詞相對)。拉岡因此將指示記號視為「自然記號」(natural sign), 在記號與對象之間有著固定的、雙單義 (bi-univocal) 的相應關係 (不同於表記, 和任何所表項之間並沒有固定的聯結)。指示記號和表記之間的對立也支撐了拉岡作品中以下概念之間的區隔:

- **對於症狀 (SYMPTOM) 的精神分析概念與醫學概念** 雖然在醫學中症狀是疾病的指示記號, 但在精神分析中症狀不是指示記號而是表記 (E, 129)。因此在精神分析中病理現象和潛在結構之間並沒有一對一的固定聯結。

- **符碼 (動物) 和語言 (人類)** 符碼是由指示記號所構成的, 語言則是由表記所構成。這說明了符碼何以欠缺語言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發展曖昧與多重語意的潛力。

表記和指示記號之間的對立因為某些表記的存在而變得更形複雜, 這些表記同時也具有指示記號的功能, 稱之為**轉換詞 (SHIFTERS)**。

## 本能 instinct (*instinct*)

拉岡延續佛洛伊德將本能與驅力 (DRIVES) 區隔開來的做法, 批評那些同時用英文的 “instinct” 一詞來翻譯 *Instinkt* 與 *Trieb* 的人是跟史崔齊 (James Strachey) 一樣, 把佛洛伊德兩個不同辭彙之間的區別模糊掉了 (E, 301)。

「本能」是一個純然生物學的概念 (見**生物學 BIOLOGY**),

屬於動物行為學的研究範疇。動物受本能所驅動，而本能相較於驅力而言，是比較死板、一成不變的，與對象之間有一種直接的關係。人類的性則是屬於驅力問題，驅力是易變的且永遠無法得到其對象。雖然拉岡早期的論著中經常會使用「本能」一詞，在1950年之後他就較少使用這個詞了，而傾向於用**需要**（NEED）來重新思考本能的概念。

從他最早期的論著開始，拉岡就批判了那些試圖完全以本能的概念來理解人類行為的做法，他聲稱這等於是假設人和世界之間存在著一種和諧的關係，但事實上這種關係並不存在（Ec, 88）。本能的概念預設了某種對於對象物直接而天生的知識、在本質上幾近是道德的（Ec, 851）。拉岡反對這樣的概念，堅稱人類生理學有其不夠充分之處，而這也正是拉岡「致命的不足」（*insuffisance vitale*）（Ec, 90）與「天生的不足」（congenital insufficiency）等詞所要指出的。這種不足體現在人類嬰兒的無助狀態之中，而透過種種**情結**（COMPLEXES）得到補償。人類心理是由情結（完全透過文化與社會等因素決定）而非本能所主導的這個事實，意味著任何對人類行為的解釋如果不能將社會因素納入考慮的話，都是徒然。

## 國際精神分析協會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

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簡稱IPA）是佛洛伊德在1910年成立的團體，集結了當時於世界各地湧現的精神分析社群，其總部一開始設於蘇黎世，之後則遷至倫敦，但後來大多數的維也納分析師移居美國，協會自1930年代起於是由美國會員主導。

當拉岡加入新成立的法國精神分析學會（SFP）、離開與 IPA 相關的巴黎精神分析協會（SPP）時，他被書面告知這意味著他也不不再是 IPA 的一員。從那時起直到他過世，拉岡和 IPA 的看法始終強烈分歧。其後當 SFP 爭取 IPA 的會員身分時（拉岡看似支持此一活動），IPA 認為拉岡是妨礙協商的主要障礙。主要的爭議點在於，拉岡每次診療的會面時間長短都不固定，儘管 IPA 多次告誡，他卻依然如此。在 1963 年 IPA 終於決定給予 SFP 會員身分，條件是拉岡必須被取消其訓練分析師（training analyst）的身分。許多 SFP 主要的分析師都同意，但許多其他的分析師（包括拉岡在內）不能接受這樣的條件。拉岡就此離開 SFP，一些其他的分析師與練習生也隨之離開，拉岡於是在 1964 年成立了他自己的學派（SCHOOL）。從這時開始，拉岡對 IPA 的批判更是暢所欲言，指控 IPA 猶如教會，並將自己的命運類比為被猶太教「逐出教會」（excommunication）的史賓諾沙（Spinoza）（S11, 3-4）。

拉岡既批判 IPA 的制度結構也批評其主流的理論趨勢。關於制度結構，他指控 IPA 的官僚程序只製造出一堆庸才，並嘲諷其陳腐的層級制度（stuffy hierarchies）（Ec, 474-86）。拉岡聲稱佛洛伊德之所以如此組織 IPA，是因為這是唯一能確保他的理論在受盡首批追隨者的誤解之後，還能完好地留待另一個人（即拉岡）前來發掘與復甦的方式。換句話說，IPA 就像墓地一般，其唯一的功能在於，儘管協會成員無知，還是能把佛洛伊德的學說保留下來，這暗示著一旦拉岡把新的生命灌入其學說之後，IPA 就再沒有任何功能了（見 Lacan, 1956a）。更重要的是拉岡對於 IPA 訓練（TRAINING）學程的批判，佛洛伊德強調在文學和文化研究上的教導是必要的，拉岡指責 IPA 忽略了這一點（Ec, 473），且

不滿訓練分析被化約得形同儀式。拉岡在組織自己的學派時，諸如工作小組（cartel）和認證（pass）等明確的組織結構，都是以確保這個學派不再重複 IPA 所犯的錯誤為目標。

就理論的層次而言，拉岡對於 IPA 主要的理論趨勢提出了許多不同的批評，包括克萊恩精神分析學派與客體關係理論，但其最持續而深厚的批評是針對從 1950 年代起在 IPA 取得優勢地位的**自我心理學**（EGO-PSYCHOLOGY）。拉岡指責 IPA 背叛了佛洛伊德最根本的洞見，稱之為 SAMCDA (*société d'assistance mutuelle contre le discours analytique*, 反分析互助會) (Lacan, 1973a: 27)，他將這種背叛主要歸咎於 IPA 被美國主導（見 c 因子 FACTOR c）。拉岡認為他的學說是回歸被 IPA 所背叛的那些洞見（見佛洛伊德，回歸 FREUD, RETURN TO）。

87

## 詮釋 interpretation (*interprétation*)

分析師在療程中所要扮演的角色是雙重的。他首要的角色是聆聽，但同時也必須藉由對案主說話來打斷聆聽的過程。雖然分析師的言說包含多種不同的言語行為（提出問題或給予指示等等），在治療中還是以提供詮釋這個行為占有最重要且特別的地位。廣義而言，當分析師所說的話顛覆了案主在意識層次上「日常」看待事情的看法時，他就可以算是提供了某個詮釋。

起初佛洛伊德提供詮釋是爲了要幫助病患記起被壓抑在記憶之外的某個意念。詮釋就是一種專業的臆測，要從病人陳述事件時所省略的部分推測出是什麼導致其症狀的形成。例如，在佛洛伊德早期所記錄的詮釋中，他曾告訴一個病患，她其實並

沒有把自己對於雇主的孩子們產生強烈情感的動機和盤托出，他接著說：「我相信實際上妳愛上了妳的雇主，那個主管（the Director），雖然也許妳自己不覺得」（Freud, 1895d: SE II, 117）。詮釋的目的是要幫助病患意識到無意識的想法。

88 詮釋的模式是佛洛伊德在《夢的解析》（Freud, 1900a）中奠立的；雖然此著作明確關注的對象是夢，但佛洛伊德在作品中對於詮釋的評論同樣也適用於其他無意識的產物（動作失誤、笑話、症狀等等）。在此作的第二章中，精神分析的詮釋因其使用自由聯想的方式而與一般詮釋「解碼」（decoding）的方式被區隔開來：精神分析的詮釋不在於透過援引某一套既存的等值對應系統來賦予夢一個意義，而在於透過做夢者本人的自由聯想來詮釋。其結果是同一形象如果出現在不同人的夢中，可能會有非常不一樣的意義。即使當佛洛伊德後來注意到夢中「象徵意義」的存在（亦即有些意象除了對個別做夢者具有獨特的意義之外，也有其固定的普世意義），他仍然強調詮釋的焦點主要應放在特殊意義上，並警告不應「高估在夢的詮釋中象徵的重要性」（Freud, 1900a: SE V, 359-60）。

詮釋在精神分析運動史的早期很快地就成為分析師最重要的工具，亦即他用在病人身上達到療效的主要手段。由於症狀被視為受壓抑之意念的表達，詮釋也就被視為是要透過讓病人意識到該意念而治癒他。然而，經過了初期這個提供詮釋似乎就達到顯著效果的時期之後，在 1910-20 年間分析師開始注意到他們的詮釋變得似乎不是那麼有效。特別是，即使分析師已竭盡可能地提供詮釋，症狀卻仍然持續著。

為了解釋這個現象，分析師轉向**抗拒**（RESISTANCE）的概念，宣稱若僅是針對症狀的無意識意義提出詮釋是不夠的，

還必須去除病人因為不願充分意識到此意義所產生的抗拒（見 Strachey, 1934）。然而拉岡提出了不同的解釋。他認為自 1920 年之後分析效力的減弱是因為分析師本身造成了無意識的「關閉」（closure）（S2, 10-11; S8, 390）。對於第一代的分析師們漸趨將其詮釋奠基於一套象徵意義的傾向（儘管佛洛伊德已警告不應如此），拉岡尤其不滿，他認為這等於回到了前精神分析「解碼」的詮釋方式。這樣做不僅會將詮釋化約為一套固定的公式，病人也變得可以確切預測分析師對於他的特殊症狀或他所製造出來的聯想會怎麼說（對此，拉岡挖苦地說，「這無疑是讓算命師最為苦惱的一種惡作劇」；Ec, 462）。詮釋將因此失去關聯性（relevance）和震撼的價值（shock-value）。

在拉岡之前的其他分析師也發覺到病人逐漸瞭解精神分析理論所造成的問題。然而他們對此問題提出的解決之道是「病人知道得太多，分析師就要知道得更多」（Ferenczi and Rank, 1925: 61）。換句話說，他們鼓勵分析師發展更複雜的理論以便能超前病人一步。拉岡的解決方式卻不同。他認為不需要越來越複雜的詮釋，需要的是以完全不同的方法處理詮釋的問題。因此拉岡呼籲一種「革新的詮釋技術」（E, 82），一種足以挑戰古典精神分析基本假設的詮釋模式。

古典的詮釋採取的形式往往是對於夢、症狀、動作失誤、或聯想，賦加一個病人自己沒有給予的意義。例如，詮釋的形式可能是「你這個症狀真正的意義是你想要 x」。其中基本的假設是詮釋可以揭露某種隱藏的意義，而其真實性可以被就此製造出更多聯想的病人所證實。拉岡正是要挑戰這樣的假設，他認為分析性的詮釋不應旨在發掘隱藏的意義而是要瓦解意義：「與其說詮釋是要導向『有意義』（making sense），不如說是要把表記化為『無

意義』(non-sense) 以便找到主體所有行為的決定因子」(S11, 212, 作者自譯)。詮釋因此反轉了表記與所表項的關係：詮釋並非正常的意義製造過程（表記製造出所表項），而是從 *s* 的層次著力以產生 *S*：詮釋讓「不可化約的，無意義的表記得以出現」(S11, 250)。因此對拉岡來說問題不在於將案主的話語安置在一套預設的詮釋模式或理論中（就如同「解碼」的方式所做的那樣），而是瓦解（所有）這類的理論。詮釋絕不是要提供案主一個新的訊息，而應該只需要讓他聽見他無意識地對自己說的訊息。案主所講的話中除了他有意想傳達的意義，也總是有其他的意義。分析師要藉由案主言說中的曖昧將其多重意義帶出來。通常要達到這個目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分析師讓自己所講的話也很曖昧。用這種方式詮釋，分析師將案主的訊息以一種真實、反轉的形式送回去給他自己（見**溝通 COMMUNICATION**）。

詮釋因此並不是爲了得到案主的認可，而是在案主聯想的流動阻滯不前時讓他能繼續說話的一種戰略。詮釋的價值不在於它和事實之間的關聯性，而在於它能夠產生某些效果；就其與「事實」並不相符此意義來說，詮釋可能是不精準的，但就其具有相當的符號效應這個意義來說，它還是真實的（見 E, 237）。

拉岡聲稱爲了做到這種詮釋方式，分析師應該將案主講的話完全就字面意義處理（*à la lettre*）。也就是說，分析師的工作不在於想像、直覺地掌握案主「隱藏的訊息」，而在於只要把他的話語當成文本來閱讀，注意這個話語在形式上的特色，也就是那些重複出現的表記（S2, 153）。拉岡因此經常警告有關「理解」的危險：「越不理解，才越會傾聽」（S2, 141）。「理解」（*understanding, comprendre*）對拉岡而言有負面的意涵，它暗示著試圖把他人所講的話安置到某一套被預先形塑的理論中的一

種傾聽方式（見 E, 270; S2, 103; S8, 229-30）。爲了避免這樣做，分析師在傾聽時應該「忘記他所知道的」（Ec, 349），而提供詮釋時的方式應該「完全如同我們對於理論一無所知」（Lacan, 1953b: 227）。

關於拉岡如何處理「轉位之詮釋」（interpreting the transference）此一複雜的問題，參見轉位（TRANSFERENCE）。

## 互為主體性 intersubjectivity (*intersubjectivité*)

當拉岡首次（1953年）詳細分析言說（SPEECH）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時，他強調言說基本上是一個互為主體的過程；「主體與他人對談使對談者（allocutor）的出現成爲必須」，也因此「談話者（locutor）的互為主體性在其中形成」（E, 49）。「互為主體性」一詞在拉岡此階段的作品中因此具有正面的價值，它使得語言在精神分析中的重要性得以被注意到，同時也強調出無意識是「超越個體的」（transindividual）此一事實。精神分析因此應以互為主體而非主體內在（intrasubjective）的概念來理解。

然而到了1960年，這個術語對拉岡而言有了負面的意涵。它如今不是和言說本身聯結在一起，而是和互換（reciprocity）、對稱（symmetry）這些表徵二元關係（DUAL RELATIONSHIP）的概念相聯結（S8, 11）；也就是說，是和想像的而非符號的相聯結。精神分析不再以互為主體的概念來理解（S8, 20）；事實上，正是轉位的經驗削弱了互為主體性此概念（見Lacan, 1967）。



## 內攝 introjection (*introjection*)

「內攝」一詞是費倫奇 (Sándor Ferenczi) 在 1909 年所創的詞，意在指陳一個和投射相反的現象 (Ferenczi, 1909)。之後佛洛伊德很快就使用了這個術語，聲稱「純粹化的享樂自我」(purified pleasure-ego) 便是透過內攝所有做為快樂來源的對象而形成的 (Freud, 1915c)。克萊恩也大量使用此語，不過在使用上限於指對**客體 / 對象** (objects) 的內攝。

拉岡批評精神分析師不應傾向於以「神奇」的觀點來看待內攝，如此將使得內攝與內化 (incorporation) 不分，也就混淆了幻見與結構的層次 (S1, 169)。克萊恩派所謂的內攝物，是指內在客體 (internal objects) 經過某種想像的內化，逐漸變成分析師，拉岡拒絕這樣的意象，他聲稱被內攝的總是表記；「內攝總是指對於他人所講的話的內攝」(S1, 83)。內攝因此指的是符號認同的過程，一個**自我理想** (EGO-IDEAL) 賴以在伊底帕斯情結結束時形成的過程 (見 E, 22)。

拉岡也反對將內攝視為**投射** (PROJECTION) 的相反。因此雖然根據克萊恩的說法客體可以無止境地被內攝然後再投射，拉岡表示投射和內攝完全是不同的層次，不能視為同一過程之一部分，他認為投射是與形象有關的想像現象，而內攝則是涉及表記的符號過程 (Ec, 655)。

## 倒轉 / 倒錯 inversion (*inversion*)

佛洛伊德用「倒轉」一詞來指同性戀，意謂著同性戀是異性戀的逆轉。拉岡早期作品中使用這個詞時也是這樣的意思（Lacan, 1938: 109）。

然而拉岡在戰後的作品中使用這個詞時意思已大不相同。倒轉通常指的是**鏡像**（SPECULAR IMAGE）的一種特色；在真實身體這邊出現的也反映在鏡子那邊的身體形象上（見 Lacan 1951b: 15）。就此意義延伸，倒轉成為所有想像現象的特質，例如**傳遞作用**（TRANSITIVISM）。因此在 L 圖式中，想像被呈現得一如阻擋大他者論述的障礙，使其以一種**倒轉的形式**（in an inverted form）到達主體這邊。也因此拉岡將分析的溝通定義為傳送訊息者以一種倒轉的形式接收到自己的訊息。

在 1957 年時，這個詞的兩種意義一起被帶入拉岡對於達文西的討論。接續佛洛伊德關於達文西同性戀的討論（Freud, 1910c），拉岡表示達文西的鏡像認同是相當特殊的，因為它使得自我與小寫他者（在 L 圖式上）的位置產生倒轉（S4, 433-4）。



## J

## J

痛快 *jouissance*

法文基本上是指「享受」(enjoyment)，有性的意涵（也就是「性高潮」），不過英文的 enjoyment 一詞並無此意涵，因此，在大部分的拉岡英文譯本中，此詞都保留法文原文，未被譯出。〔儘管之後已有學者指出，痛快 (*jouissance*) 在《簡明牛津英文字典》中確有此喻；參考 Macey, 1988: 288, n. 129〕。如同蓋洛普 (Jane Gallop) 的觀察，性高潮一詞是個可數名詞，而痛快一詞在拉岡的用法中，一直都是單數，並且之前都有一個定冠詞 (Gallop, 1982: 30)。

痛快一詞要到 1953 年才出現在拉岡的作品中，不過即使在當時它仍不是個特別凸顯的辭彙 (E, 42, 87)。在 1953-54 年以及 1954-55 年的講座中，拉岡不時會使用這個辭彙，而且通常出現在黑格爾的主人 (MASTER) 與僕人的辯證語境中：奴隸被迫勞動以便供給物件予主人享受 (S1, 223; S2, 269)。在 1957 年之前，痛快似乎都只是指如飢餓之類的生理需求得到滿足所帶來的愉悅感 (S4, 125)。爾後，性的意涵逐漸鮮明；拉岡在 1957 年使用此詞意指享受性客體 (Ec, 453) 以及自慰的快樂 (S4, 241)，而在 1958 年，他明確指出痛快是性高潮的意思 (Ec, 727)。(關於該詞在拉岡作品中的流變，較完整的描述參見 Macey, 1988: 200-5)。

只有到 1960 年時拉岡才發展出經典的痛快 (*jouissance*) 與

快樂 (pleasure) 對立的觀點，這組對立間接提及了黑格爾 / 科耶夫關於享受 (*Genuß*, enjoyment) 與快樂 (*Lust*, pleasure) 的區隔 (見 Kojève, 1947: 46)。快感原則 (the pleasure principle) 的作用在於限制享受；它是命令主體「享受越少越好」的法則。

92 同時，主體不時會企圖逾越加諸在他個人享受上的各種禁令，嘗試「超越快感原則」。然而，逾越快感原則的結果所帶來的並非更多的快樂，而是痛苦，因為主體所能夠承受的快樂有一定的限度。超越這個極限，快樂變成痛苦，而這「痛苦的快樂」 (painful pleasure) 也就是拉岡所說的痛快；「痛快就是受苦」 (S7, 184)。痛快一詞也就很適切地表達出主體從自身症狀中所得到的弔詭滿足，或者換個方式說，是主體從自身滿足中得到的痛苦〔佛洛伊德的「由疾病得到的主要收穫」 (primary gain from illness)〕。

對於痛快的禁制 (快感原則) 原就存在於語言符號結構裡，這也就是為何「對一般定義下的說話者而言，痛快是被禁止的」 (E, 319)。主體進入語言符號體系的條件是主體在閹割情結中對痛快初始的放棄，也就是當主體放棄嘗試成為母親的想像陽形時；「閹割意味著痛快必須被排拒，如此它才可能在欲望法則倒轉的階梯 (*l'échelle renversée*) 上被達成」 (E, 324)。因此，在伊底帕斯情結中對享受 (enjoyment) 的符號禁制 (亂倫禁忌)，弔詭地，是在禁止某件早已不可能的事情；禁令的功用因此是用來維持精神官能症式的錯覺 (illusion)，以為享受如果不被禁止的話將是可得。正是禁令本身創造了想要逾越它的欲望，因此痛快基本上就是僭越的 (見 S7, ch.15)。

死亡驅力 (DEATH DRIVE) 一詞便是指主體不斷地想突破快樂法則，獲取原物 (the THING) 以及某些超出的 (excess) 痛快的欲望；如此，痛快便是「通往死亡的路徑」 (S17, 17)。因為

驅力是種突破快感原則追尋痛快的企圖，所有的驅力因此都是死亡驅力。

拉岡對於痛快的主張與佛洛伊德對力比多 / 欲力 (LIBIDO) 的見解關係緊密，此關係從拉岡將痛快描述為「肉體物質」(bodily substance) 便清晰可見 (S20, 26)。佛洛伊德主張只有一種力比多 / 欲力，也就是陽性的力比多，拉岡與此看法一致，表示痛快本質上亦是陽形的；「痛快既與性有關，便是陽形的，也就是說，它並非和通常定義下的大他者有關」(S20, 14)。然而，拉岡在 1973 年承認，有一種明確的陰性的痛快存在，一種「附加的 (supplementary) 痛快」(S20, 58)，而且這種陰性的痛快「超越陽形」(S20, 69)，是大他者的痛快。這種陰性的痛快難以言喻，因為女性可以經驗它，卻對它一無所知 (S20, 71)。為了區分這兩種痛快，拉岡各別引介不同的數學符號； $J\phi$  指的是陽形的痛快，而 JA 則是大他者的痛快。



## K

## K

## 克萊恩精神分析學派 Kleinian psychoanalysis

克萊恩精神分析學派一詞是指以奧地利精神分析師梅蘭妮·克萊恩 (Melanie Klein, 1882-1960) 的先驅作品為首所發展出來的精神分析理論學派。克萊恩在維也納出生，自1926年之後終生定居英國。克萊恩精神分析學派在1940年代開始發展成爲一個獨立的派別，以抗衡自安娜·佛洛伊德 (Anna Freud) 遷至倫敦後，以她爲中心發展出的派別。然而，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有其他克萊恩學派的分析師爲人所知，也才發展出克萊恩學派具體的思想骨幹。這些分析師包括西格爾 (Hanna Segal)，羅森斐德 (Herbert Rosenfeld)，比昂 (Wilfred Bion) 以及 (後來的) 梅爾澤 (Donald Meltzer)。

93

除了其他兩個主要的非拉岡派精神分析理論外〔自我心理學 (EGO-PSYCHOLOGY) 與客體關係理論 (OBJECT-RELATIONS THEORY)〕，克萊恩精神分析學派成爲拉岡一個主要的參考點，拉岡藉由反對克萊恩學派的觀點，提出自己對於佛洛伊德的獨特詮釋。拉岡對克萊恩的批評因此極有助於我們瞭解拉岡立場的原創性。在此無法一一列舉這些批評，但某些重要的部分摘要如下：

1. 拉岡批評克萊恩過分強調母親的重要，忽略了父親的角色 (e.g. Ec, 728-9)。
2. 拉岡批評克萊恩將幻見 (FANTASY) 完全放在想像層來理解。拉岡認爲，這樣的方式是一種誤解，因爲這種觀點未能把



做為所有想像產物基礎的符號結構列入考慮。

3. 對伊底帕斯情結的早期發展，拉岡不同意克萊恩的見解。對拉岡而言，所有關於伊底帕斯情結出現的確切時間之爭論都是徒然，因為伊底帕斯情結指的主要是主體形成的恆常結構，而不是一個發展階段。（假使伊底帕斯情結可以被放入時間座標，拉岡不會像克萊恩一樣將它放在這麼早的時間點。因此，有別於克萊恩似乎幾乎否定前伊底帕斯時期的存在，拉岡主張有這麼一個時期。）

4. 與前一項關係密切的是，拉岡亦不同於「克萊恩侵入無意識的前語言區域（the pre-verbal areas of the unconscious）」（Lacan, 1951: 11）。對拉岡而言，沒有所謂的無意識前語言區域，因為無意識本身就是一個語言結構。

5. 拉岡批評克萊恩分外殘酷的詮釋風格。關於克萊恩在她論符號形成的文章（Klein, 1930）中提到的那位年輕病人〔「迪克」（Dick）〕，拉岡評論：「她毫不留情地將一套象徵意義（symbolism）砸在他身上」（S1, 68）。

94 然而，若說拉岡對克萊恩是完全批判的態度，則過於簡化。因為即使拉岡與克萊恩學派的意見相左程度不下於他和自我心理學與客體關係理論，他批評克萊恩的語氣卻迥異於他批判其他兩派分析師時的尖刻排斥。他肯定地認為克萊恩學派優於自我心理學，並且稱讚瓊斯（Ernest Jones）在克萊恩與安娜·佛洛伊德的對立中站在克萊恩這邊（Ec, 721-2）。他也說到，在轉位（transference）的理論部分，克萊恩確實是較安娜·佛洛伊德更忠於佛洛伊德（S8, 369）。

在他 1950 之前的文章中，常提及克萊恩論母子關係以及作用於幻見的各種心像（imagos）的作品。在 1950 年後，拉岡讚

賞克萊恩強調死亡驅力在精神分析的重要性（儘管拉岡自己對於死亡驅力的看法和克萊恩有很明顯的不同）以及她發展局部對象（PART-OBJECT）理論的貢獻（雖然拉岡對此一概念的陳述再次與克萊恩分歧良多）。

### 知識（認識／知識） *knowledge (connaissance / savoir)*

拉岡區別兩種知識：想像的認識（*connaissance*），亦即自我（ego）的知識，與符號的知識（*savoir*），亦即主體的知識。由於這兩個法文辭彙翻譯成英文時都譯為「知識」（*knowledge*）一字，因此，閱讀拉岡譯本時，瞭解拉岡在原文使用哪一個法文字也就相當重要。

1. 符號知識（*savoir*）就是精神分析治療的目標所在。它既是關於主體與符號層關係的知識，也是這關係本身。這種知識純粹指表記（*signifiers*）在主體的符號世界，亦即表義鏈（ $S_2$ ），之中的接合。無意識（*the unconscious*）只是符號知識的別名，因為它是「未知的知識」（*unknown knowledge*），一種主體不知道自己知道的知識。而精神分析治療的目的在於漸進地向主體揭露這種符號知識，其基本假設是，只有透過某種特殊的言說形式，即所謂的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才可能得到這種知識。不過，精神分析治療的目標並非達到黑格爾所謂的「絕對知識」（*absolute knowledge*），因為無意識本身是不可化約的；主體與知識之間必然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分裂。符號知識是關於個人本身無意識欲望之真相的知識。在此意義下的知識是某種形式的痛快：「知識是大他者的痛快」（*knowledge is the jouissance of the*

Other)」（S17, 13）。符號知識並非屬於任何單一主體或大他者〔大他者不是主體，而是一個位置（locus）〕，而是具有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e）的特色。即使如此，這仍並不妨礙我們假設，在某處有個具備這種符號知識的主體（見**被假定知道的主體 SUBJECT SUPPOSED TO KNOW**）。

2. 想像性的認識（*connaissance*）〔及其必然的相關字，誤識（*méconnaissance*）〕是一種屬於想像範疇的自我知識（self-knowledge）。它是透過誤解（misunderstanding）以及誤識（misrecognition / *méconnaissance*）使主體獲得關於自身的想像知識（*meconnaissance*），這也是構成自我（ego）的要素（E, 306）。如此，  
95 自我是一種錯覺式的自我知識，建立在對於自我控制與整體感的幻見上。自我與他人也是共生（co-birth / *co-naissance*）〔參見克勞德爾（Claudel）的說法：「所有的源起都是一種共生關係」（*Toute naissance est une co-naissance*）〕。想像性的知識被拉岡稱作是「妄想症的知識」（paranoiac knowledge; E, 2）。一來是它與妄想症具有相同的結構（兩者都牽涉對絕對知識與掌控的錯覺），二來則因所有人類知識的先決條件之一就是「自我的妄想症式異化」（paranoiac alienation of the ego; Lacan 1951b: 12）。想像性知識遂而成爲阻礙主體進入符號知識的絆腳石。爲此，精神分析治療必須持續地顛覆主體想像的自我知識，以便揭露此想像性知識所遮擋的符號自我知識。

## L

## L

欠缺 lack (*manque*)

「欠缺」(lack) 這個辭彙在拉岡的學說裡，總是和欲望 (DESIRE) 關係密切。它是一種導致欲望生成的欠缺 (見 S8, 139)。不過，所欠缺的東西其確切的性質隨著拉岡作品的發展而有所不同。

當欠缺這個辭彙第一次出現在 1955 年時，首要是指存有 (BEING) 的欠缺 (此詞在此與沙特有密切的對應關係；見 Sartre, 1943)。被欲望之物即是存有本身。「欲望是存有與欠缺之間的關係。這欠缺，嚴格來說，就是存有的欠缺。並非是欠缺這個或那個，而是欠缺了讓存在者賴以存在之存有」(S2, 223)。拉岡在 1958 年回到這個主題，他主張欲望為存有的欠缺 (*manque à être*) 之衍稱 (metonymy)；薛瑞登 (Sheridan) 將此詞譯為「存有的想望」(want-to-be)，而許奈德曼 (Schneiderman) 則譯為「存有的欠缺」(want of being；見 E, 259)。主體存有的欠缺即是「分析經驗的核心」，亦為「精神官能症者其執著心延展的領域」(E, 251)。拉岡將存有的欠缺與擁有的缺乏 (*manque à avoir*) 加以區別，前者與欲望 (desire) 相關，後者則涉及要求 (demand; Ec, 730)。

1956 年，欠缺開始意指欠缺某個對象。拉岡根據欠缺對象的性質，區別出三種不同的欠缺，如圖 7 所示 (採自 S4, 269)。

成因	欠缺	對象
真實的父親	符號的閹割	想像的陽形
符號的母親	想像的挫折	真實的乳房
想像的父親	真實的剝奪	符號的陽形

圖 7 三種欠缺

來源：Jacques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IV. La relation d'objet*, ed. Jacques-Alain Miller, Paris: Seuil, 1994.

從分析經驗的角度，閹割是這三種欠缺的形式中最為重要的，而「欠缺」一詞也就逐漸成為閹割的同義詞（見閹割情結 CASTRATION COMPLEX）。

1957年，當拉岡引介代數符號 ( $A$ ) 代表被橫線劃過的大他者 (the barred Other) 時，欠缺也就意指大他者所欠缺的一個表記。拉岡引進符號  $S(A)$  用以表示「指出大他者有所欠缺的表記」。無論在表義鏈上增加多少表記，表義鏈永遠不完整；它總是佚失那個能夠完成它的表記。這個「佚失的表記」(missing signifier；在拉岡的代數符號中被寫為  $-1$ ) 是主體形構的要素。

## 語言 language (*langue, langage*)

英文的「語言」(language) 一字對應的是法文的兩個字：*langue* 與 *langage*，這是很重要的一點。這兩個字在拉岡的作品中意義迥異；*langue* 經常指某一個特定的語言系統，諸如法文或英文，而 *langage* 則是指萃取所有殊異的語言而得出的普

同的語言體系。基本上，令拉岡感興趣的是普同的語言結構（*langage*），而非殊異的各語言系統（*langues*）之間的差異。因此，在閱讀英譯版的拉岡時，有必要留意法文原文使用哪個字；大多數的情況是指 *langage*。

拉岡對語言現象的興趣可以追溯到他早年對超現實詩的愛好以及他對艾美（*Aimée*）之精神病語言的著迷，艾美是個罹患妄想症的女性，拉岡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分析她的寫作（Lacan, 1932）。在那之後，拉岡對於語言本質的思考歷經長足的發展，其中區分出大致四個階段（見 Macey, 1988: 121-76）：

1. 介於 1936 與 1949 年間，提到語言的章節不多，但是它們都很重要；舉例來說，拉岡早在 1936 年就已強調語言是構成精神分析經驗的要素（Ec, 82），而在 1946 年，他聲稱不處理語言的問題就不可能理解瘋狂（Ec, 166）。拉岡在這階段對語言的評論還未提到任何特定的語言學理論，反倒是援引哲學典故，主要是黑格爾的語彙主導此階段。因此，語言基本上被視為媒介物，讓主體可以獲得他者的認可（見 E, 9）。除了傳送資訊以外，語言首先是對對話者的一種請求（*appeal*）。用雅克布慎（*Roman Jakobson*）的話來說，拉岡強調其內在的功能（*connative function*）甚於其指示的功能（*referential function*），因此他堅稱語言不是一套命名學（Ec, 166）。

2. 自 1950 年到 1954 年間，語言自此開始在拉岡的作品中占據重要位置。在此階段，拉岡對於語言的論述主要是引用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現象學以及，更重要地，語言的人類學概念〔*毛斯*（*Marcel Mauss*），*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與*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語言因此被視為構組了關於交換的社會法則，如同一個象徵性的契約等等。

偶而拉岡也會提到修辭學，不過，他並未加以詳述（例如 E, 169）。還有少數的討論間接提及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例如 S1, 248），然而，拉岡在他著名的「羅馬論述」中，建立起說話（*parole*）與語言結構（*langage*）的對立關係〔而非如索緒爾將說話與語言系統（*langue*）對立；見 Lacan, 1953a〕（見說話 / 言說 / 言詞 SPEECH）。

3. 在 1955 年至 1970 年間，語言占據拉岡理論的舞台中心，他同時亦開展了著名的命題：「無意識的結構宛如語言」（S11, 20）。就是此時，索緒爾與雅克布慎的名字在拉岡的作品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拉岡承繼索緒爾的理論，認為語言是由不同成分組合而成的結構，然而，索緒爾視之為語言系統，拉岡卻視之為語言結構。對拉岡而言，語言結構成為所有結構唯一的典範。拉岡接著開始批評索緒爾對語言的看法，聲稱語言的基本單位並非是記號（*sign*），而是表記（*SIGNIFIER*）。之後，他主張無意識（*UNCONSCIOUS*），就像語言一樣，是由表記組成的結構，這也讓拉岡更精確地形構了符號範疇的概念。1969 年時，拉岡提出宣訴（*DISCOURSE*）就像是一種社會聯結（*social bond*）的看法。

4. 自 1971 年後，拉岡從語言學（*LINGUISTICS*）轉向數學，並將之視為科學性的典範，伴隨著這個轉變的是，他同時也傾向於強調詩以及語言的曖昧性，這從拉岡逐漸對喬伊思（*James Joyce*）的「精神病式的語言」（*psychotic language*）產生興趣可見一斑（見 Lacan, 1975a; 1975-76）。拉岡個人的風格反應此種轉變，行文充斥著越來越多的雙關語與新詞（*neologism*）。他創造 *lalangue*（元語言）（從法文定冠詞 *la* 以及名詞 *langue* 而來）這個新詞來表達語言中非溝通（*non-communicative*）的面

向，而這些面向藉由玩弄意義的曖昧與同音異義字詞，製造了某種痛快（S20, 126）。「語言」（*language*）一詞現在變成與元語言（*lalangue*）相對。元語言就像是原初混亂的複義基底，而從中建構起來的語言，幾乎就像是某種秩序化後的上層結構，座落於這個基底的頂端：「無疑地，語言是由元語言構成的。語言是關於元語言的符號知識（*savoir*）」（S20, 127）。

拉岡精神分析學派對於語言的重視經常被視為該派最為顯著的特色。拉岡批評其他的精神分析學派，如克萊恩學派以及客體關係理論，往往輕忽了語言的重要，強調案主「非口語的溝通」（*non-verbal communication*）（他的「身體語言」等）的面向，而犧牲了案主的言詞傳達。根據拉岡的看法，此舉為根本的錯誤，主要的理由有三。

首先，所有的人類溝通均是銘刻於語言結構上；即使是「身體語言」，如同此詞語本身所暗示的，本質上也是某種形式的語言（*language*），具有相同的結構特質。

第二，整個精神分析治療的目的是要透過言說傳達，而非其他的媒介，把個人欲望的真相清楚表達出來；精神分析所秉持的基本法則，就是言詞傳達是通往此真相的唯一途徑。

98

第三，言詞傳達是分析師的唯一工具；因此，任何不瞭解言詞與語言運作模式的分析師也就不瞭解精神分析本身（見 E, 40）。

拉岡強調語言的結果之一是他建議分析師必須留意案主言說的形式特色（表記），而非岔入基於對其內容（所表項）的想像理解所產生的移情態度之中。

關於拉岡的常見誤解之一是將語言視為是符號層的同義詞。事實上，這是錯誤的；拉岡主張，語言同時具有符號與想像的面



向：「在人類話語的符號（symbolic）功能中，有某種不能被消除的東西，而那也就是想像（the imaginary）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S2, 306）。語言的符號面向就是表記（the signifier）與真實言詞（true speech）。而語言的想像面向則是所表項（the signified）、表義過程（signification）以及空白言詞（empty speech）等面向。L 圖式（SCHEMA L）藉由兩軸相交呈現出語言的這兩個面向。A - S 軸是語言的符號面向，也就是大他者的話語，是無意識。而  $a'$  -  $a$  的想像軸則是語言的想像層面，是打斷，扭曲並倒轉大他者話語的語言牆。用拉岡的辭彙來說，「語言將我們奠立於大他者之中，一如它徹底地妨礙我們瞭解他」（S2, 244）。

拉岡也區分語言與符碼（CODES）的差異；不同於符碼，在語言中記號（sign）與指涉對象（referent）之間並沒有穩定的一對一關係，表記與所表項之間同樣也沒有。正是語言的這種特性，造成所有話語本質上的曖昧。這種曖昧顯見於無意識的產物上，只有利用同音異義（homophony）以及其他形式的含混多義（*l'équivoque*）才能詮釋它們（見詮釋 INTERPRETATION）。

## 律法 law (*loi*)

拉岡關於「律法」（拉岡經常將 L 大寫）的討論相當借重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的作品（可特別參考 Lévi-Strauss, 1951）。律法在拉岡的作品中一如在李維史陀的作品中一樣，並非指陳某一特定的法律，而是指奠定所有社會關係的基本原則。律法是一套使得社會存在（social existence）成為可能的普同原則，是支配所有社會交換形式的結構，不管是送禮，親屬關係或

是打造契約。由於最基本的交換形式是溝通本身，因此律法基本上是一種語言實體（linguistic entity）——它是表記的法則：

因而，這套律法很顯然地可以被視為同一個語言的層次。因為如果沒有親屬關係的命名，將沒有任何權力足以制定關於偏好與禁忌的秩序，去纏綁與編織世世代代的系譜紗線。（E, 66）

99

事實上，這套法律—語言結構，不多不少，正是符號層本身。

遵循李維史陀的看法，拉岡主張律法本質上就是人類的；正是律法藉由規範了在動物界不受規範的性關係，來區分人類與其他動物的差別；人類的律法是「太初的律法……在制定婚姻關係時，將文化的領域疊置於原本臣服於交配法則的自然領域之上。亂倫禁忌僅是該法主觀的樞軸」（E, 66）。

父親（the FATHER）將這套律法強加於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中的主體；這個父的位格（或父格定式）只是禁制與立法的這個角色的名稱。在伊底帕斯情結的第二時間，父親儼然是《圖騰與禁忌》（Freud, 1912-13）中那位全能的「原初群落的父親」；這位律法制定者不受他自己律法的規範，因為他就是律法，不讓其他人接近族裡的婦女，自己卻可以接近她們全體。在伊底帕斯情結的第三時間，父親被包含在他自己的律法規範之內，律法儼然是一種契約，而非一種律令。伊底帕斯情結代表欲望為律法所控制。這律法是所謂的快感原則（PLEASURE PRINCIPLE），支配主體「享受得越少越好！」，因而讓主體與原物（the Thing）保持安全距離。

然而，律法與欲望之間卻是辯證的關係；「欲望是律法的逆

反」(Ec, 787)。如果就一方面來說，律法會對欲望加以設限，那麼欲望的出現首先也是因為律法創造了禁令。欲望本質上就是指想要踰越的欲望，而踰越要成立的話，首先必須要有禁令的存在 (S7, 83-4)。因此，並非是先有欲望，律法隨後加以規範，而是欲望誕生於規範的過程；「在此我們瞭解到律法與欲望之間的緊密聯結」(S7, 177)。

如果說律法與父親關係密切，不只是因為父親是那個強加律法的人，也因為律法是在父親被謀殺後才產生。佛洛伊德在《圖騰與禁忌》中以原初群落的父親此一神話清楚地闡述了這點。在這個神話中，父親被謀殺非但沒有讓兒子們免於律法的規範，反倒強化了禁制亂倫的這套律法。

## 字母 letter (*lettre*)

拉岡經常提到的「字母」(the letter) 觀念必須放在索緒爾談論語言(LANGUAGE)的語境來看。在《普通語言學教程》裡，索緒爾將言說的語言(spoken language)置於書寫的語言(written language)之上，因為前者在人類的歷史與個人的生活中都先於後者出現。書寫僅被視為是言說語言的二手再現，而表記(SIGNIFIER)被看作是單純的語音意象，而非圖畫意象 (Saussure, 1916)。

當拉岡在 1950 年代開始接受索緒爾作品的影響時，他自由地做了些修改以因應自己的目的。他因而認為字母並非只是一個聲音的圖像再現，而是語言本身的物質基礎；「我所謂的字母，指的是具體話語借自語言的那個物質支架」(E, 147)。字母因此

與真實層——那支撐符號層的物质基底——相聯結。這物質性的觀念對拉岡來說，隱含不可分割 (indivisibility) 與位置 (locality) 兩個概念；因此，字母「基本上就是表記被擺在固定位置之後的結構」(E, 153；見 S20, 30；見**唯物論** MATERIALISM)。

做為真實層的元素之一，字母本身不具意義。拉岡引用長久以來對歐洲人而言深奧難解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來說明此點（佛洛伊德亦如此做——見佛洛伊德，1913b: SE XIII, 177）。在商博良（Champollion）根據羅塞達石碑（Rosetta Stone）解碼之前，沒有人知道如何理解這些謎樣的碑文，然而，很明白的是它們的確組成了一套表義系統（S1, 244-5；見 E, 160）。同樣地，表記堅持其一如無意義的字母那般的樣貌，標示出主體的命運並且有待主體解謎。一個絕佳的例子是狼人的案例。其中佛洛伊德提到，不具意義的字母 V 在多種偽裝之下重現在狼人的生活中（Freud, 1918b）。

正如狼人的個案所示，字母基本上是回歸自身並不斷重複；它堅持不斷地將自身銘刻於主體的生活中。拉岡借助愛倫坡（Edgar Allabpoe）的故事《失竊的信函》（Poe, 1844）來說明這**重複**（REPETITION）的概念。拉岡玩弄 letter 一詞的雙重意義來呈現愛倫坡敘述一份書寫文件（一封信）的故事，這文件在不同的手中流傳因而成為表記的隱喻，因為表記正是在不同的主體間流通，賦予每一個曾為之所擁有的人一個特定的位置（Lacan, 1955a）。也是在這篇論文中，拉岡提出「一封信 / 一個字母總會到達它的終點」的說法（Ec, 41）。

正因字母在無意識所扮演的角色使然，所以分析師必須關注的不是案主其話語的意義或表義過程，而是其形式上的特質；分析師必須將案主所說的話當成文本一般來閱讀，「從字面

意義來解讀」(*prendre à la lettre*)。字母與書寫因此有著緊密的聯結，這也是拉岡在他 1972-73 年 (S20, 29-38) 的講座中所探究的聯結。儘管字母與書寫都位於真實層，因而帶有不具意義 (meaningless) 的性質，不過拉岡卻主張，字母是我們所可以解讀的，和書寫不同，書寫是不能被解讀的 (S20, 29)。書寫也和形式化 (formalisation) 及基式 (mathemes) 有關；拉岡因而把他的代數符號視為「字母」(letters; S20, 30)。

101 拉岡對於字母的觀念是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1975) 以及兩位德希達的追隨者 (Lacoue-Labarthe and Nancy, 1973) 所評論的主題。拉岡在他 1972-73 年的研討會中提及後者的作品 (S20, 62-6)。

## 力比多/欲力 libido (*libido*)

佛洛伊德視欲力為一種量的 (或「經濟的」) 概念：它是一種可以增加或減少、且可以被置換的能量 (見 Freud, 1921c: SE XVIII, 90)。佛洛伊德堅持這能量的性本質，且在他的作品中提出二元論的主張，認為有另一種與力比多相反形式的 (非性的) 能量。榮格 (C. G. Jung) 反對此二元論，他認為只有單一形式的生命能量存在，而其性質為中性，並主張用「欲力」一詞指稱該能量。

拉岡否定榮格的單一論而重新肯定佛洛伊德的二元論說法 (S1, 119-20)。他追隨佛洛伊德，宣稱欲力純然就是性能量。此外，拉岡也遵循佛洛伊德的看法，肯定欲力純然是陽性的 (E, 291)。在 1950 年代，拉岡將欲力放在想像層；「欲力和自我是在

同一邊。自戀是充滿本能欲力的」(S2, 326)。然而從 1964 年起有了轉變，欲力比較常和真實層放在一起談（見 Ec, 848-9）。不過，整體而言，拉岡並未如佛洛伊德般頻繁地使用「欲力」一詞，拉岡傾向從**痛快**（*JOUISSANCE*）的角度重新思考性能量。

## 語言學 linguistics (*linguistique*)

儘管拉岡對於**語言**（LANGUAGE）的興趣可以追溯到 1930 年代早期，亦即當他在博士論文（Lacan, 1932）中分析一位女精神病患的寫作時，然而，要到 1950 年代早期他才開始清楚陳述他從某一語言學理論所衍生出的語言觀點，並且要到 1957 年，他才開始進入語言學的細部討論。

拉岡的「語言學的轉向」（linguistic turn）是受到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人類學作品的啓發。李維史陀在 1940 年代就已開始將結構語言學的方法運用到非語言學的文化資料上（神話、親屬關係等），因而發展出「結構人類學」（structural anthropology）。在這麼做之際，李維史陀等於是宣告了一項極具雄心的計畫，由語言學提供所有社會科學（SCIENCES）一套科學性的典範；「結構語言學，對於社會科學，無疑將扮演更新重整的角色，舉例來說，類似於核子物理學之於物理科學」（Lévi-Strauss, 1945: 33）。

依循李維史陀的提示，拉岡轉向語言學以便提供精神分析理論所欠缺的嚴密思維。拉岡認為，之前的精神分析之所以欠缺思想的縝密完全是因為結構語言學太晚出現以致於佛洛伊德無法加以利用；「〈日內瓦 1910〉（Geneva 1910）與〈彼德格勒 1920〉

102 (Petrograd 1920) 足以解釋為何佛洛伊德缺乏此特殊工具」(E, 298)。不過，拉岡宣稱若從語言學理論的角度重新閱讀佛洛伊德，其中可見一連貫的邏輯，那是運用別的方法來閱讀所未能顯現的；事實上，佛洛伊德甚至可被視為早已預見某些現代語言學理論的要素 (E, 162)。

正如以上提及的文獻所指 (“Geneva 1910” and “Petrograd 1920”)，拉岡的語言學研究幾乎完全圍繞著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 以及雅克布慎 (Roman Jakobson, 1896-1982) 的作品打轉。至於對其他重要的語言學家，如杭士基 (Noam Chomsky)，布盧姆菲爾德 (Leonard Bloomfield) 以及塞皮爾 (Edward Sapir) 等的引述，幾乎完全在拉岡的作品中缺席。拉岡聚焦於記號 (sign)、修辭比喻 (rhetorical tropes) 與音素 (phoneme) 的分析，因而忽略了語言學的其他領域，諸如句法學、語意學，語用學、社會語言學以及語言的習得 (見發展 DEVELOPMENT; Macey, 1988: 121-2)。

索緒爾是「結構語言學」的創始人。不同於 19 世紀的語言學研究方法，即全然**接續的** (diachronic；例如，只關注所有語言如何隨時間而改變)，索緒爾認為語言學也應是**共列的** (synchronic；例如，著重單一語言在特定時期的狀態)。這導致他發展出他為人熟知之語言系統 (*langue*) 與說話 (*parole*) 的區分，以及**記號** (SIGN) 是由表記 (signifier) 與所表項 (signified) 此二元素所組成的看法。這些想法都在索緒爾著名的作品《普通語言學教程》中開展，而這部作品是他的學生從他們紀錄索緒爾在日內瓦大學演講的筆記集結而成的，並在索緒爾去世三年後才出版 (Saussure, 1916)。雅克布慎進一步開展索緒爾所奠定的路線，倡導語音學的發展，同時對於文法語意學、語

用學以及詩學，也有重要的貢獻（見 Caton, 1987）。

從索緒爾身上，拉岡借用語言為一**結構**（STRUCTURE）的概念，儘管索緒爾將語言視為一記號系統（a system of signs），拉岡卻認為語言是表記的系統（a system of signifiers）。從雅克布慎那邊，拉岡借用了所有語言學現象乃沿著**代換**（METAPHOR）及**接轉**（METONYMY）兩軸（共列與接續）加以調整的這個觀點，以此來理解佛洛伊德的凝縮（condensation）與置換（displacement）。其他拉岡從語言學取用的觀念就是**轉換詞**（SHIFTER），以及發言內容（statement）與**發言動作**（ENUNCIATION）兩者的差異。

在借用語言學概念之際，拉岡被指控過度粗糙地扭曲了這些觀念。拉岡個人對於這些批評的回應是，他從事的不是語言學研究，而是精神分析，這自然需要將他借自語言學的概念作適度的調整。終究拉岡的興趣並不是在語言學理論本身，而在於它可以如何被用來發展精神分析的理論（見 Lacan, 1970-71; 1971年1月27日講座）。正因如此，拉岡也創造了新詞「語言學底里」（*linguistérie*；從語言學 *linguistique* 與歇斯底里 *hystérie* 二字組合而來）來指稱他個人對於這些語言學觀念的精神分析用法（S20, 20）。

## 愛 love (*amour*)

拉岡認為，關於愛，不可能有任何有意義或理性的說法（S8, 57）。的確，當我們開始談愛時，我們就掉入愚蠢的狀態（S20, 17）。知道這些觀點後，我們可能會驚訝於拉岡個人在講座中花費了大半工夫談愛。然而，拉岡這麼做僅是為了解說明案主在精神



分析治療中的作為，因為「在分析的談話中，我們惟一做的事就是談愛」(S20, 77)。

在精神分析治療裡，愛的出現是**轉位** (TRANSFERENCE) 的效應，而人為 (artificial) 的情境如何產生這樣的效應，是拉岡在其作品中所著迷的問題。拉岡認為，愛與轉位的關係證明了作假在各種愛中占據重要的角色。拉岡也強調愛與**攻擊性** (AGGRESSIVITY) 的密切關係；其一出現必然隱含另一者的出現。這個佛洛伊德稱之為「兩歧」(ambivalence) 的現象，被拉岡視為是精神分析的重大發現之一。

愛被拉岡當作是一單純的想像現象，儘管它在符號層有其效應〔效應之一是造成「符號層真正的潛沒」(S1, 142)〕。且愛是自體情欲的，有著根本的自戀結構 (S11, 186)，因為「人在愛之中所愛的其實是自己的自我，在想像層變得真實的自我」〔S1, 142；見**自戀** (NARCISSISM)〕。愛的想像特質促使拉岡反對所有那些提出愛是精神分析治療之理想的分析師〔例如巴林 (Michael Balint)〕(S7, 8；見**性器** GENITAL)。

愛涉及一種想像的交換作用，由於「愛人，根本上，是希望被愛」(S11, 253)。就是這種「愛」與「被愛」的交換作用構成愛的錯覺 (illusion)，而這也使得愛不同於驅力的層次，因為在驅力層中沒有交換作用，只有純粹的主動 (S11, 200)。

愛是一種與愛人融合為一的錯覺式幻見，彌補了缺席的**性 / 別關係** (SEXUAL RELATIONSHIP) (S20, 44)；這在無關乎性的宮廷愛情 (courtly love) 中可以看特別清楚 (S20, 65)。

愛是騙人的；「做為一種視覺幻象，愛的本質就是欺騙」(S11, 268)。愛之所以是騙人的是因為它涉及了給予自身所沒有的事物〔例如，陽形 (phallus)〕；去愛便是「去給予自身所沒有的

的事物」(S8, 147)。愛並非著眼於愛的客體 (love-object) 有什麼，而是他缺什麼，那個在他之外的空無。客體之所以被珍視是因為它占據了欠缺所在的位置 (見 S4, 156 之簾幕圖式)。

拉岡作品最複雜的部分之一正是關於愛與**欲望** (DESIRE) 的關係。一方面，這兩個辭彙全然地對立。另一方面，這樣的對立關係又因兩者之間某些相似性而不能輕易成立：

1. 愛，做為自我範疇的一種想像現象，很明顯地與銘刻於符號層——大他者領域——的欲望互相對立 (S11, 189-91)。愛是一種代換 (metaphor) (S8, 53)，欲望卻是接轉 (metonymy)。甚至可以說，愛扼殺了欲望，因為愛是建立在個人與愛人融為一體的幻見上 (S20, 46)，而這消除了足以促使欲望產生的差異性。

104

2. 另一方面，在拉岡的作品中有許多因素動搖了愛與欲望之間的純然對立。首先，兩者相似之處在於兩者都無法被滿足。其次，愛即是「希望被愛」的這個結構類同於欲望的結構，在其中主體欲望成為大他者欲望的客體〔事實上，在科耶夫對黑格爾的閱讀中——也就是拉岡欲望論述的基石所在——「愛」與「欲望」之間有某種程度的語意曖昧不清；見 Kojève, 1947: 6〕。第三點，在需要 (need) / 要求 (demand) / 欲望 (desire) 的辯證中，欲望正是從**要求** (DEMAND) 不得滿足的部分，也就是對愛的要求中所產生的。拉岡自己對於愛的論述，就如他透過柏拉圖的《饗宴》所凸顯的 (S8, 141)，同樣都因為以「欲望」替換「愛」而時常變得很複雜。

## 誘餌 / 誘惑 lure (*leurre*)

誠如薛瑞登 (Alan Sheridan) 在翻譯 *Écrits* 一書時，於其提供的辭彙簡表中所指出的，法文的誘餌一詞可以對應到許多不同的譯法，(引誘鷹、魚的)「誘餌」(lure)、(引誘鳥的)「假鳥」(decoy)、(引誘魚的)「餌」(bait)，以及「引誘」(allurement) 與「誘惑」(enticement) 的概念 (Sheridan, 1977: xi)。

誘餌是屬於想像層次的一部分。因此小孩在前伊底帕斯三角中的誘惑行動 (當小孩試圖成為母親的陽形時) 被描述為一種誘惑 (S4, 201)。至於精神分析療程中的**抗拒** (RESISTANCES) 也是一種誘餌，分析師在分析過程中必須非常機巧地避免落入其陷阱中 (見 E, 168)。

人類並非是唯一會以誘餌設陷阱的動物，此一事實因此有時被用來當成「動物意識」存在的有利證明。然而拉岡認為區隔動物的誘惑與人的誘惑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

• **動物的誘惑** (Animal lures) 動物可以用偽裝 (camouflage) 或「讓殘兵以虛晃 (feint) 的方式將獵食者帶離其族群」等方式來欺騙，但是「其中的誘惑都並未超越為需求而服務的功能」(E, 172)。動物誘惑在交配的儀式中極為重要，其中一隻動物要引誘另一隻動物與之交媾，而這也讓人類的性具有很強的想像成分；「性行為是特別有誘惑傾向的」(S1, 123)。

• **人類的誘惑** (Human lures) 相較於動物誘惑的直接了當，人類的特殊之處在於能夠以一種「雙重欺騙」(double deception) 的方式來誘惑。這種誘惑所涉及的是一種假裝在欺騙的欺騙 (例如

故意說會被當成謊話的實話) (見 E, 305)。佛洛伊德所引 (而拉岡經常覆述) 的關於兩個波蘭裔猶太人的笑話, 是足以適切說明人類誘惑的經典例子: 「如果你真的要去克拉科夫 (Cracow), 爲何要告訴我說你要去克拉科夫, 以至於使我認爲你要去的地方是利沃夫 (Lvov) ?」 (E, 173)。其他的動物都無法運用這種特殊的誘惑, 因爲牠們沒有語言。



## M

瘋狂 madness (*folie*)

當拉岡使用「瘋狂」一詞，或指某人處於「瘋狂」狀態時，他所指的都是**精神病**（PSYCHOSIS）：「精神病……所對應的就是那總是被稱之為、且將正當地持續被稱之為**瘋狂**的狀態」（S3, 4）。拉岡並補充說道，「我們沒有理由規避享受使用這個字的樂趣」（S3, 4）。拉岡絕非將這個詞視為具有貶抑侮辱之意，反而相當珍視其詩般的共鳴，且認可這個辭彙的使用——當它是精確地用以指涉精神病的情況之下。因此，舉例來說，在 1946 年拉岡便曾讚譽法國精神病理學家艾依（Henri Ey）「固執地保留了此一辭彙」（Ec, 154）。

主人 master (*maître*)

拉岡在其 1950 年代的作品中經常提到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Hegel, 1807）一書中所引介的「主人與奴隸的辯證」。就如同他所提及的其他與黑格爾相關的文獻，拉岡對黑格爾的理解事實上是受惠於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因為是科耶夫 1930 年代關於黑格爾的講授才讓拉岡接觸到黑格爾（見 Kojève, 1947）。

根據科耶夫的理解，人類的**欲望**（DESIRE）就是被承認（recognition）的欲望此一事實，使得主人與奴隸之間的**辯證**

(DIALECTIC) 成爲無可避免的結果。爲了達到被承認的目的，主體必須將他對於自己的看法強加在他人身上。然而由於這個他者同樣也有被承認的欲望，也會做同樣的事，因此主體被迫處於和他者的戰鬥之中。這種爭取承認，爭取「純粹的威望」(pure prestige) (Kojève, 1947: 7; 見 S1, 223) 的戰役，必然是「至死方休的一戰」(fight to the death)，因爲只有透過把生命都賭上來爭取承認才能證明他真的是人。然而這場戰役又必須在任一方死亡之前就停戰，因爲只有活生生的人才能承認他人的存在。因此當兩者中有一方放棄被承認的欲望，向對方投降，這一場戰爭就會停止；被征服的一方視勝利者爲他的「主人」並成爲他的「奴隸」。事實上，人類社會之所以可能存在便是因爲有些人接受做爲奴隸的狀態而非戰鬥至死；一個充滿主人的社群是不可能成立的。

在取得勝利之後，主人便使喚奴隸爲他工作。奴隸的工作在於將自然轉換爲可供主人消費與享受的東西。然而這勝利並不像表面看起來的那樣絕對；主人與奴隸的關係之所以是辯證的，是因爲它會將兩者各自的位置都加以否定。一方面，主人所得到的承認是不能讓他滿足的，因爲這個承認並非是另一個人給他的，而只是來自於他的奴隸，而奴隸對主人來說根本只是動物或東西；因此「做主人 (Master) 的永遠無法被滿足」(Kojève, 1947: 20)。另一方面，奴隸的失敗其實得到了部分的補償，透過工作，他將自己提昇於自然之上且讓自然變得與先前不同。在改變世界的過程中奴隸也改變了自己，成爲自己命運的作者，不像主人只能透過奴隸工作的中介來做改變。歷史的進步如今是「工作的奴隸而非好戰的主人的成果」(Kojève, 1947: 52)。此辯證的結果因此是弔詭的：主人最終陷於一種不滿足的「存在的僵局」

(*existential impasse*)，而奴隸卻透過「辯證地克服」(*dialectically overcoming*) 其奴役狀態，保有達到真正滿足的可能性。

拉岡透過主人與奴隸的辯證說明了涵蓋範圍甚廣的許多論點。例如以爭取純粹的威望來說明欲望其互為主體的特色，在其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欲望被他者承認。至死方休的爭鬥也說明了存在於自我與其對手 (*counterpart*) 的二元關係本質之中的**攻擊性** (*AGGRESSIVITY*) (E, 142)。更進一步地說，奴隸認命地「等待主人的死亡」(E, 99) 正類同於強迫型精神官能症，其特色便是猶豫不決與因循耽擱 (見 S1, 286)。

拉岡亦繼續以主人與奴隸的辯證來將其主人**宣訴話語** (*DISCOURSE*) 的概念理論化。在此種宣訴話語的公式中，主人指的是主導表記 ( $S_1$ )，它驅使奴隸 ( $S_2$ ) 工作以製造出他本身可以據用的剩餘 ( $a$ )。主導表記為其他所有的表記而代表 / 呈現 (*represents*) 主體；主人宣訴話語因此總是企圖要達到總體化的目的 (這也是拉岡何以將主人宣訴話語與哲學及存有論作聯結，玩弄「主人」(*maître*) 與「成為我」的同音 (*maître and m'être*) (S20, 33)。然而這種企圖也註定失敗，因為主導表記絕不能完全地代表 / 呈現主體；總是會有超出代表 / 呈現之外的剩餘出現。

## 唯物論 materialism (*matérialisme*)

由於要處理心理發生 (*psychogenesis*)、心靈 / 身體等議題，精神分析必然會引發本體論的問題。關於佛洛伊德的觀點究竟是否是唯物論式的？這個問題其實很難回答。一方面，他堅稱



心靈事件的物質底層（physical substratum）有其重要性，這樣的觀點和他在研究中素來最尊敬的科學家——主要是赫姆霍茲（Hermann Helmholtz）和布呂克（Ernst Brücke）——其唯物論式的公理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他反對夏科（Charcot）企圖將所有歇斯底里的症狀都歸諸腦部損傷的嘗試，他將精神現實與物質現實加以區隔，並經常強調在神經症（nervous illness）的病因中，經驗比遺傳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這兩種趨勢在他的作品中經常以一種不穩定的狀態結合起來，就如同在以下的陳述中可見：「實際上分析師就是根深蒂固的機械論者與唯物論者，雖然他們致力於避免去掠奪心靈與精神中那些仍無法被認知的特色」（Freud, 1941d[1921]: SE XVIII, 179）。

107 拉岡亦表現得一如唯物論者；在 1936 年他批評聯想心理學派（associationist psychology）未能實踐他們所宣稱的唯物論，1964 年他則宣稱精神分析反對任何形式的哲學唯心論（S11, 221）。

然而和佛洛伊德一樣，拉岡的唯物論宣言非常地複雜。因此很清楚的是，在拉岡最早關於主體所做出的陳述中，他即以一種特殊的方式來思考唯物論。例如在 1936 年他宣稱唯物論並非暗指對於意向性或意義這些範疇的拒斥（Ec, 76-8），他也拒絕關於「物質」（matter）的簡化概念，視之為「正宗的唯物論棄之不用的天真形式」（Ec, 90）。在 1946 年他反覆批判將思想視為「附屬現象」（epiphenomenon）是一種粗糙的唯物論（Ec, 159）。而在 1956 年他則區隔了「自然主義唯物論」（naturalist materialism）與「佛洛伊德唯物論」（Freudian materialism）（Ec, 465-6）。很清楚的是，拉岡並不贊成將所有因果關係都歸諸粗糙的經濟決定論的那種唯物論，也不認同將所有文化現象（包括語

言 LANGUAGE) 都視作是由底層經濟結構所決定的上層結構的那種唯物論。相反的，拉岡不僅引述史達林著名的宣言「語言並非上層結構」(E, 125)，也聲稱語言「是某種具物質性的東西」(S2, 82)。在這樣的基礎上，他宣稱他所賦予語言的重要性是完全與歷史唯物論相容的 (Ec, 875-6)。

拉岡的唯物論因此是表記 (SIGNIFIER) 的唯物論：「我試圖向你們主張的觀點涉及的是我們所討論的要素中的某種唯物論，這裡所謂的唯物論指的是，表記道道地地的是有血有肉的、物質化的」(S3, 289)。然而，表記的物質性並不是指它實體的銘刻 (tangible inscription)，而是它的不可分割性；「但如果我們首先堅持表記具物質性，此物質性就許多方面而言都是特異的，其一就是表記是禁不起分割的」(Ec, 24)。表記就其物質的面向而言，亦即其真實的層面，就是**字母** (LETTER)。正是「表記的唯物論」讓拉岡給予「意識現象一個唯物的定義」(S2, 40-52)。

拉岡雖然宣稱他關於表記的理論是一套唯物的理論，但這樣的說法卻被德希達所駁斥，德希達認為拉岡對於字母的概念隱隱透露了一種唯心論。(Derrida, 1975)。

## 數學 mathematics (*mathématiques*)

在試圖將符號層 (SYMBOLIC) 的範疇理論化時，拉岡採用了兩種基本的方法。第一種方法是用借自語言學 (LINGUISTICS) 的辭彙來進行描述，也就是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所啓發的方式，以語言的模式做為表記的系統。第二種方式是以借自數學的語彙來進行描述。這兩種方式是互補的，因為兩者都

108 試圖以精確的規則來描述形式系統 (formal systems)，也都展現了表記的力量。雖然整體而言拉岡在 1950 年代以語言學為主導的方式，到了 1970 年代轉變為以數學方式為主導，但早在 1940 年代就已有使用數學方式的蛛絲馬跡可循 (例如拉岡在 1945 年對邏輯謎題的分析；參見他在 1956 年宣稱「有關互為主體性的法則乃是數學的法則」此說法，Ec, 472)。拉岡所使用的數學分支主要是**代數** (ALGEBRA) 與**拓樸學** (TOPOLOGY)，雖然亦時有涉及集合論 (set theory) 與數論 (number theory) (例如 E, 316-18)。

拉岡對數學的使用體現了一種將精神分析形式化的嘗試，這也與他認為精神分析理論應可以像科學一樣力求形式化此觀點是一致的；「像數學般形式化是我們的目標、理想」(S20, 108)。對拉岡而言，現代科學論述是「從數學小小的字母中崛起」的，因此數學可謂其典範 (S7, 236)。

然而，對數學的使用並非嘗試建立一套**後設語言** (META-LANGUAGE)，因為「沒有任何後設語言可以被說出」(E, 311)。「根本的困難在於你只能透過使用日常的語言來引介符號、數學的或其他的，因為你畢竟必須要解釋你要用這些符號來做什麼」(S1, 2)。因此拉岡使用數學並不是試圖要逃離語言的曖昧，相反的，是要製造一種可以將精神分析形式化的方式，以產生更多意義的效果，而不至於落入化約的單一表義方式中。同時，透過使用數學，拉岡也試圖避免以想像或直觀方式來理解精神分析的各種嘗試。

## 基式 *matheme* (*mathème*)

基式 (*mathème*) 是拉岡從「數學」(mathematics) 一詞創造出來的新字，據推測，拉岡應該是以李維史陀 (Claude Lévi-Strauss) 創造神話元素 (*mytheme*) 一字的方式類推出此字 (李維史陀創造此字來意指神話系統的基本構成要素；見 Lévi-Strauss, 1955)。基式是拉岡式代數 (ALGEBRA) 的一部分。

雖然拉岡直到 1970 年代早期才開始談基式此概念，但是最常被認為是基式的兩個公式卻從 1957 年就已出現。這兩個公式是爲了指稱**欲望圖解** (GRAPH OF DESIRE) 中某兩個點的位置而創造出來的，它們分別是驅力的公式 ( $\$ \diamond D$ ) 與幻見的公式 ( $\$ \diamond a$ )。這兩個基式在結構上的平行之處是很明顯的；它們的組成方式都是兩個代數符號被一個長菱形聯結起來 [ $\diamond$  這個符號被拉岡稱之爲打洞 (*poinçon*)]，然後再用括號圍起來。菱形象徵了兩個符號之間的關係，亦即一種包含了「包圍—發展—聯結—分裂」的關係 (E, 280, n. 26)。

拉岡宣稱基式「並非超驗的表記；它們是某種絕對表義過程的指示記號」(E, 314)。它們「被創造出來以允許一百零一種不同的讀法，只要所說的仍不脫代數的範圍，這些多樣性的讀法都是被許可的」(E, 313)。它們之所以被建構出來，是要用以抵抗任何欲將之化約爲單一表義過程的嘗試，也是要防止讀者以直觀或想像的方式來理解精神分析的概念；基式是要拿來用的而不是要被理解的。以此方式，它們構成了可以用數字傳遞出去的，精神分析理論的形式核心；「我們當然不知道它們意謂著什麼，但它們卻可以被傳遞出去」(S20, 100)。

## 誤識 *méconnaissance*

法文的 *méconnaissance* 一詞大致上相當於英文的「誤解」(misunderstanding) 與「誤認」(misrecognition)。然而在將拉岡英譯之時，這個法語的辭彙經常直接保持未譯的狀態，以便顯示出它與認識 (*connaissance*) (知識 KNOWLEDGE) 之間的密切關係。因此，在想像層中，自我知識 (*me-connaissance*) 和誤解 (*méconnaissance*) 是同義字，因為自我 (EGO) 在鏡像期形成的這個過程同時也是由符號決定的存有中異化出來的開始。

誤識除了是一般精神官能症者自我知識的結構之外，同時也是妄想症式的錯覺 (DELUSIONS) 結構，拉岡以「對現實有系統的誤識」(*méconnaissance systématique de la réalité*) 來描述之 (Lacan, 1951b: 12)。尋常的自我形構與妄想症式的妄見在結構上的同源 (homology) 使得拉岡將精神官能症與精神病中所有的知識〔認識 (*connaissance*)〕都描述為「妄想症式的知識」。

誤識也必須與無知區隔開來，後者是三種執著 (passions) 中的一種 (見情感 AFFECT)。無知是對於沒有知識的一種執著，誤識則是指主體對於他在某處確實擁有的符號知識所產生的想像誤識。

誤認不是無知。誤認代表認可與否定已經過某種組織，而主體與之密不可分。誤認因此必然意味著有某種與之相關的知識存在……在他的誤識背後，必然有某種關於該去誤認的是什麼的知識。(S1, 167)

同樣的，這也可適用於說明尋常的自我建構與妄想症的狀態。

在前者的情況中，自我基本上是誤認主體性的符號決定因子（大他者的話語，無意識）之結果。在後者的情況中，妄想症式的錯覺（*delusion*）總也暗示著真相隱約的實現；「誤解（*méconnaître*）暗含著認識（*reconnaissance*），就如同有系統的誤解（*méconnaissance systématique*）也明顯是如此，必須承認的是，在其中被否認的其實也已經以某種方式被認識（*reconnu*）」（Ec, 165）。

## 記憶 memory (*mémoire*)

在拉岡的作品中對於「記憶」一詞有兩種非常不同的用法。

1. 在1950年代，記憶被理解為符號層的一種現象，和表義鏈（SIGNIFYING CHAIN）有關。與之相關的還有記憶（remember）與回憶（RECOLLECTION）的概念，與之相反的則是想像的回憶（imaginary reminiscence）。 110

拉岡清楚地表明他所謂的記憶並非生物的或心理的概念；「讓精神分析感興趣的記憶和心理學家所展現的實驗動物的記憶機制是相當不同的」（S3, 152）。對精神分析而言，記憶是主體的符號歷史，是一連串的表記聯結在一起，一種「表義的接合」（signifying articulation）（S7, 223）。事物只有在「註記於表義鏈中」（S7, 212）之時才是忘不了的、被記下來的。就此意義來說，無意識也是一種記憶（S3, 155），因為「我們教導主體去將之視為其無意識的，正是他的歷史」（E, 52）。

在與記憶相關的現象中，最引起分析師興趣的就是那些記憶出了錯的時刻，也就是當主體無法回想起他部分的歷史的時刻。

正是他會遺忘、某個表記會在表義鏈中被省略的這個事實，使得精神分析的主體具有其特殊性（S7, 224）。

2. 在 1960 年代拉岡將「記憶」一詞保留來用以指涉將記憶視爲有機體之特質的生物或生理概念（Ec, 42）。它因此不再指稱精神分析所關注的主體的符號歷史，而是完全外於精神分析領域的概念。

### 後設語言 metalanguage (*métalangage*)

後設語言是語言學的專門辭彙，指的是用以描述語言特質之任何形式的語言。雅克布慎（Roman Jakobson）在羅列語言的功用時也將後設語言的功能包含在內（Jakobson, 1960: 25）。

拉岡在 1956 年首次提到後設語言，他附和雅克布慎認爲所有語言都具有後設語言的功能此觀點：「所有的語言都暗含一種後設語言，它已是自身領域的一種後設語言」（S3, 226）。

幾年之後，在 1960 年，他的說法卻完全相反，聲稱「沒有任何後設語言能夠被說出」（E, 311）。透過這樣的評論，拉岡的意思是說，既然任何試圖確立語言意義的嘗試都必須透過語言來進行，也就不可能逃離語言，沒有「外面」存在。這令人想起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謂離開「語言的房屋」是不可能的此說法。這和結構主義者「文本之外無其他」（*il n'y a rien hors du texte*）的主題看來類似，但卻不相同；拉岡並不否認有語言以外的層次存在（即是真實層），但他聲稱這並不是一種可以讓意義在此定錨的層次。換句話說，沒有任何超驗的所表項存在，語言也不可能「講述關於真相的真相」（Ec, 867-8）。同樣的觀點也展

現在「大他者的大他者並不存在」(E, 311) 此陳述之中；如果大他者保證了主體話語的一致性，這種保證的虛假之處在於保證者本身缺乏一個同樣的保證。放在臨床治療的脈絡中來看，這意謂著關於轉位關係的後設語言不可能存在，沒有在轉位關係之外的一個據點可以讓轉位關係終得以被詮釋與「註銷」(liquidated)。

111

### 代稱 / 代換 / 隱喻 *metaphor (métaphore)*

代稱的原文可以指隱喻，通常的定義是一種比喻 (trope)：爲了描述某物，將它與另一物作比較，而且不直接點明其中的比較關係，這樣的比喻就是隱喻。最正統的例子是：「茱麗葉就是太陽」；在這句話當中，莎士比亞爲了描述茱麗葉眩目的美麗而以太陽來比擬，同時卻沒有用「像」之類的字眼來點明比較關係。

然而，拉岡的用法卻跟上述定義沒有太大關聯，反而較接近雅克布慎 (Roman Jakobson) 的說法。雅克布慎在 1956 年發表的一篇重要論文中，確立了代換和接轉也就是代稱 (metaphor) 和衍稱 (METONYMY) 的對照。他以兩種失語症的區別爲基礎，劃分性質完全相反的兩條語言軸線：代換軸涉及語言項目的選擇，並容許項目與項目間的代換；接轉軸則涉及語言項目的接合 (包括接續及湊合)。因此代稱相當於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所說的詞形 (paradigmatic) 關係 (是一種虛實互換的關係)，而衍稱則相當於句構 (syntagmatic) 關係 (是一種實項與實項之間的關係) (Jakobson, 1956)。

與拉岡同時代的法國知識份子如李維史陀 (Claude Levi-Strauss)、巴特 (Roland Barthes) 等都競相採用雅克布慎對代換與



接轉的重新詮釋，拉岡也不落後。在雅克布慎發表上述重要論文的同一年，拉岡便在自己的講座中提到這篇論文，並將其中的觀念應用在他對佛洛伊德的重新閱讀中（見 S3, 218-20, 222-30）。次年他更寫了一篇專文，詳細分析代稱和衍稱的對照（Lacan, 1957b）。

雅克布慎將代稱聯繫到語言的代換軸。拉岡延續這樣的做法，將代稱定義為：用一個表記（signifier）代換另一個表記（E, 164）；他並規納出代稱的公式（E, 164；圖 8）。

112 這個公式的解釋如下：在公式的左半邊，括弧部分除外，拉岡提出  $f S$ ，即表義運算，也就是表義過程（SIGNIFICATION）產生的效應。在括弧裡面，他提出  $S' / S$ ，意思是「用一個表記取代另一個表記」。公式右半邊的  $S$  指的是表記，而  $s$  則是指所表項（signified）。這兩個符號當中有（+）的符號，代表索緒爾定式中的橫向隔離線（BAR）被縱向的意義穿透了，這就是「意義的浮現」。符號  $\cong$  的意思是「可以視為」。所以整個公式的意思是：用一個表記取代另一個表記形成表義變項，而且可以視為具有穿透隔離線的作用。

$$f \left( \frac{S'}{S} \right) S \cong S (+) s$$

圖 8 代稱第一公式

來源：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這個公式的意思並不容易理解，但它背後的想法就是：語言對意義的產生有一種內在的阻力（resistance），索緒爾定式中的隔離線就代表這種阻力。意義並不是自然而然出現，而是藉由具

體的操作來突破隔離線所產生的結果。拉岡提出上述公式，目的是要說明他的論點：這個生成意義的具體操作，也就是拉岡所謂「表義」(signification)的過程，正是建立在代稱上面。所以代稱就是表記轉向所表項的演變，也就是創造新所表項的過程。

幾個月後，拉岡在一篇論文中提出另一個代稱公式 (E, 200；圖 9)。

$$\frac{S}{S'} \cdot \frac{S'}{x} \rightarrow S \left( \frac{1}{s} \right)$$

### 圖 9 代稱第二公式

來源：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拉岡對第二公式的說明如下：

大寫的 S 代表表記， $x$  是表義過程的未知部分，而  $s$  是由代稱引出的所表項。代稱是在表義串中以 S 取代 S' 的過程，而 S' 被消去（圖中帶有斜線的消去項）是代稱成立的條件。(E, 200)

拉岡在許多地方使用到代稱的觀念。

• **伊底帕斯情結** 拉岡用代稱來分析伊底帕斯情結，因為其中含有代換的重要觀念。在伊底帕斯的神話裡，對母親的欲望被父之名 (Name-of-the-Father) 所取代。這是一個基本代稱，是所有其他代稱的基礎，拉岡稱之為**父格代稱** (PATERNAL METAPHOR)。

• **壓抑 (REPRESSION) 及精神官能症狀** 拉岡認為，壓抑（續發性壓抑）具有代稱的結構。「接轉對象」（metonymic object）（被省略的表記，即圖 9 中帶斜線的 S'）被壓抑了，但會在代稱裡面產生剩餘意義（+），造成回訪，因此壓抑項的回訪（症狀）同樣具有代稱的結構。實際上，拉岡明確指出：「症狀是一種代稱」（E, 175；原標重點）。

113 • **濃縮** 雅克布慎將代稱與衍稱的區分套用在佛洛伊德就造夢工程（dream work）所提出的的基本機制上，拉岡也沿襲雅克布慎的做法，但在如何套用的具體細節方面，拉岡有不同的意見。雅克布慎認為衍稱與濃縮（condensation）、錯置（displacement）有關係，代稱則與認同（identification）、象徵（symbolism）有關係（見 Jakobson, 1956: 258）。拉岡卻認為代稱涉及濃縮，而衍稱涉及錯置。他並進一步提出：在邏輯上錯置先於濃縮，所以同理，衍稱也是成立代稱的條件。

• **肛門驅力** 在論文〈以肛門性欲為例論本能的轉化〉中，佛洛伊德指出肛門性欲和代換的可能性有密切的關聯，以金錢取代排泄物就是一例（Freud, 1917）。拉岡以此論點為基礎，認為肛門性欲和代稱有密切關聯：「肛門層次就是代稱的所在——以一對象取代另一對象，捐捨排泄物以取代陽形」（S11, 104）。

• **認同 (IDENTIFICATION)** 由於認同就是將自己替換成他人，因此認同的結構也離不開代稱（見 S3, 218）。

• **愛** 由於愛涉及相互替代的操作，因此愛的結構與代稱相似。

「只有讓能愛（有所求的主體）的功能取代所愛（愛的對象）的功能，愛的意義才能產生」（S8, 53）。

## 衍稱 / 接轉 / 轉喻 metonymy (*métonymie*)

衍稱原文可以指轉喻，通常的定義是一種比喻，其中用來指稱對象的語詞本義另有所指，但與對象有緊密的接續關係而得以轉指對象。這裡的接續關係可能是物與物的鄰接（例如用「30張帆」來指「30艘船」），但也可能不是（例如「我沒讀過莎士比亞」指的是「我沒讀過莎士比亞所寫的東西」）。

不過，拉岡使用衍稱一詞，除了接續的意思外，跟上述定義並無太大關聯。他的定義是來自雅克布慎（Roman Jakobson）的啟發。雅克布慎建立了衍稱和代稱（METAPHOR）的對照（Jakobson, 1956）。拉岡根據雅克布慎的說法，認為衍稱與語言的接合軸而不是代換軸關係較密切。例如在「我是快樂的」這句話中，「我」與「是」這兩個字連續出現，便是衍稱的接轉關係，而「快樂」和「悲傷」兩者可以相互替代，則是因為兩者之間形成代稱的代換關係。

拉岡有一篇文章對這個題目處理得最詳細（Lacan, 1957b）。文中他將衍稱定義為表義鏈（SIGNIFYING CHAIN）中表記與表記的時序關係。因此，衍稱指的是表記在單一表義鏈中相互接合 / 鏈結（「水平」關係），而代稱指的則是表記脫離原表義鏈，進入另一表義鏈取代其表記（「垂直」關係）。代稱加上衍稱，就可以說明意義產生的過程。

拉岡給我們一個衍稱公式（E, 164；圖 10）。

$$f (S \dots S') S \cong S (-) s$$

### 圖 10 衍稱公式

來源：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114

此公式的含意可以說明如下：在公式的左半邊，括弧部分除外，拉岡提出  $fS$ ，即表義變項，也就是表義過程產生的效應。在括弧裡面，他提出  $S \dots S'$ ，指的是表義鏈中表記與表記的聯結。公式右半邊的  $S$  是表記， $s$  是所表項，而  $(-)$  則是索緒爾定式中的橫向**隔離線** (BAR)。符號  $\cong$  的意思是「可以視為」。所以整個公式的意思是：「表記與表記結合形成表義變項，而且可以視為具有維持隔離線的作用」。拉岡提出這個公式，目的是要說明他的論點：衍稱不會取消表義過程引起的抗拒，不會穿越隔離線，不會生成新的所表項。

拉岡在許多地方使用到衍稱的觀念：

- **欲望** (DESIRE) 拉岡認為衍稱是表義鏈內一個表記轉移到下一個表記的接續運動，其中的表記不斷指向別的表記，使意義不斷延後。而欲望的特色也是不斷延後，形成無止盡的等待：由於欲望永遠是「對別的東西有欲望」(E, 167)，欲望對象一旦落入掌握，便不再可欲，主體也會轉移目標，將欲望投向其他對象。因此，拉岡指出：「欲望**根本就是一種衍稱**」(E, 175；原標重點)。

- **錯置** 拉岡和雅克布慎一樣，認為代換 (metaphor) 及接轉 (metonymy) 的區分與佛洛伊德所說的造夢工程機制有關，但在兩者之間如何聯繫方面，看法卻與雅克布慎不同 (見代稱 METAPHOR)。錯置在邏輯上先於濃縮。同理，接轉也是代換的

要件，因為「各表記之間必須先能夠協調，所表項層次的各種轉位（transference）才有可能發生」。（S3, 229）

### 鏡像期 mirror stage (*stade du miroir*)

1936年，拉岡在馬顯巴德（Marienbad）舉行的第14屆國際精神分析會議宣讀論文。這是他第一次就精神分析理論正式立論，所探討的主題就是鏡像期的觀念（1936年的初稿從未正式出版，不過修改過的版本在1949年出版）。從個這時候開始，鏡像期便成為拉岡理論中不斷出現的指標性觀念。拉岡在不同的研究階段一再回到這個觀念，按照不同的場合來重新解釋，也使這個看似簡單的觀念逐漸呈現愈來愈複雜的面向。

法國心理學家沃隆（Henri Wallon）早在1931年便提出「鏡像試驗」。沃隆也與拉岡有私交，但拉岡卻認為鮑溫（Baldwin）才是鏡像試驗的發現者（E, 1）。鏡像試驗指的是一項特殊實驗，實驗的目的是要在人類嬰兒與血緣最接近人類的動物黑猩猩之間建立辨認指標。六個月大的人類嬰兒與同年齡的黑猩猩有一個明顯的差異：人類嬰兒看到自己在鏡子裡的影像，會產生極大興趣，感到喜悅並把它當成自己的身形，而小黑猩猩卻很快就發現這個影像只是幻影，並失去興趣。

拉岡的鏡像期觀念（有別於沃隆的鏡像試驗）則不僅是實驗而已。它所代表的是主體性（subjectivity）結構的基本面。在1936-49年這段時期，拉岡似乎把鏡像期當成幼童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特定階段，在時間上有起點（六個月大），有終點（十八個月大）（見 E, 5），但在1949年，許多跡象顯示出拉岡的觀念已

經在擴大。到了 1950 年代初期，拉岡已經認為鏡像期不只是幼童生命中的一個階段，更是代表主體性的永久結構，是想像層（IMAGINARY）的典型呈現。這個階段同時也是一種展示，主體永遠身陷其中，被自己的影像吸引、迷惑：

（鏡像期的）現象我認為可以有雙重定位：其一，它是孩童心理發展上一個決定性的轉捩點，因此具有歷史性。其二，它是一個典型，代表個體與身像（body-image）之間不可或缺的本能欲力關係。（Lacan, 1951b: 14）

在拉岡進一步發展鏡像期觀念的過程中，「歷史性」的重要性逐漸落於結構性之後。到了 1956 年，拉岡已經可以說：「鏡像期絕不僅只是兒童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個現象，更是二元關係具有衝突性的明證」（S4, 17）。

鏡像期理論說明自我（EGO）如何在認同的過程中成形，也就是自我是人認同自己的鏡像（SPECULAR IMAGE）產生的結果。這個現象發生的關鍵在於：人類嬰兒其實是未成熟即出生。在六個月大時，嬰兒的協調能力還沒有發展，但他的視覺系統已經相當成熟了。也就是說，在還不能控制身體活動之前，他已經有能力在鏡中認出自己。嬰兒看到自己的完整形象（見**完形** GESTALT），而這個合體過程又與身體的不協調產生對照，使嬰兒感受到「**碎裂身體**」（FRAGMENTED BODY）的經驗。形象的完整使主體感受到肢解的威脅，因此嬰兒一開始就把自己與形象之間的對照看成一種競爭關係。如此一來，鏡像期主體與其形象之間就會產生帶有攻擊性的緊張（見**攻擊性** AGGRESSIVITY）。爲了緩解緊張，主體會認同這個形象。面對另一個自己，產生初

發性認同，這就是自我成立的基礎。在認同產生之際，主體接受自己的形象，當成自己所有，拉岡認為這是一個喜悅的時刻（E, 1），因為認同產生一種想像的駕御感：「（孩童）得到快樂，因為他雖然事實上能力還不夠，卻預先經驗到某種程度的肌肉協調，取得想像的勝利」（Lacan, 1951b: 15；見 S1, 79）。不過這份脆弱的駕御感與母親的無限能力根本不能比，所以孩童在喜悅中也可能產生憂傷反應（Ec, 345; S4, 186）。這裡的認同也涉及理想自我（ideal ego）。理想自我具有應許未來完整性的作用，透過期待來維持自我的操作。

鏡像期的存在說明了自我其實是誤識（*méconnaissance*）的產物，也是主體自我異化的所在。鏡像期代表主體進入想像層的過程，但是就符號層來說也有重要的意義。嬰兒身旁總有懷抱或扶持嬰兒的成人，這個人就是符號層存在的具體指標。主體帶著喜悅把自己的形象當成自己所有，然後在下一瞬間，他會把頭轉向身旁的成人，似乎是在要求這個大他者的代表，希望他能核對、認可這個形象（Lacan, 1962-63: 1962年11月28日講座）。

希臘神話提到納西瑟斯（Narcissus）愛上自己的水中像。從這個故事看，鏡像期與自戀〔也就是「納西瑟斯症」（*narcissism*）〕也有密切的關係。

## 梅氏環 moebius strip (*bande de moebius*)

拉岡喜歡引用拓樸學（*TOPOLOGY*）觀念。梅氏環就是他所探討的拓樸學圖形之一。所謂梅氏環是一種三維圖形。用一條長紙片，扭轉一圈後將兩端相黏所得的環狀物就是梅氏環（見圖



11)。這個圖形顛覆了正常（歐幾里德式）的空間觀念，因為它看起來雖然有兩面，實際上卻只有一個（邊也只有一個）。局部來說，環上的任何一點都可以分為兩面，但如果沿環移動，從頭到尾點點相連，我們就可以發現兩個面實際上是連成一體的，真正區分兩個面的只有時間的向度，也就是沿環移動，繞一圈回到原點所需的時間。

梅氏環所呈現的，就是精神分析對許多二元對立觀念的質疑。舉凡裡/外、愛/恨、表記/所表、真理/表相等都是二元對立的觀念，其中每一組觀念的兩個對立項常被當成完全不相關。對此拉岡喜歡採取梅氏環的拓樸學理解方式，把對立項之間的關係看成是連續而非分離。同樣的道理，專家表述（discourse of the master）和分析師表述（discourse of the analyst）之間也有彼此互連的關係。

梅氏環也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穿越幻見」（traverse the fantasy）（S11, 273）的可能性。只有兩個面相互延續，要從裡面穿越到外面才有可能。然而，當我們用手指沿著梅氏環繞行，我們卻無法決定由裡到外（或由外到裡）的變化究竟是在哪一點發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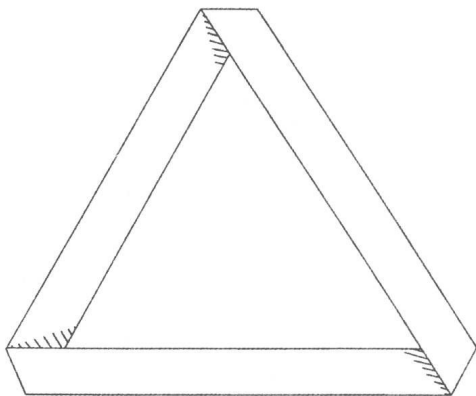


圖 11 梅氏環

## 母親 mother (*mère*)

根據佛洛伊德對**伊底帕斯情結** (OEDIPUS COMPLEX) 提出的說法，母親是嬰兒第一個愛戀對象，唯有**父親** (FATHER) 強制介入，帶來**閹割** (castration) 的威脅，才能迫使嬰兒放棄對母親的欲望。在克萊恩 (Melanie Klein) 的著作中，解釋的重點從父親介入轉為前性器期 (pregenital) 母子關係。克萊恩認為這裡的母子關係具有**施虐性** (sadistic)：嬰兒幻想自己對母親的身體進行兇狠的攻擊，然後又害怕受到報復。 117

拉岡在戰前的著作中多次引用克萊恩的說法，並且對嬰兒吃母親、母親吃嬰兒這類食人幻想作了許多描述。拉岡認為，在各種家庭情結中最早出現的就是**斷乳情結** (weaning complex)。斷乳打破了嬰兒與母親互相依存的關係，在嬰兒內心深處留下永不痊癒的傷痕。拉岡也認為死亡驅力含有回到過去，再度與母親乳房融為一體的渴望 (Lacan, 1938: 35)。

母親保有可怕的力量，可能吞食、淹沒嬰兒，這是後來拉岡著作中不斷出現的主題 (見 S4, 195; S17, 118)。拉岡認為，為了進入社會，幼童必須脫離母子之間的想像關係；如果脫離不成功，主體就可能陷入種種特殊結構，包括恐懼症，也包括變態。由於幼童是在父親的推動下克服對母親的初發戀慕 (primary attachment)，因此這些特殊結構也可以視為父格定式 (paternal function) 失去作用造成的結果。拉岡學說往往含有重新定位精神分析理論，把重心由母子關係 (前伊底帕斯期、想像層原型) 轉移到父親角色 (伊底帕斯情結、符號層原型) 的訴求，原因就在這裡。 118

• **母親的欲望** 根據佛洛伊德的講法，女人有要小孩的欲望，是因為她有陽具嫉羨（penis envy）。小女孩第一次知道自己沒有陽具，會覺得她失去重要的東西，並且會希望以得到小孩做為得不到陽具的補償，把小孩當成象徵性替代（Freud, 1924d）。拉岡遵循佛洛伊德的說法，也認為對得不到符號陽形（symbolic phallus）的母親而言，小孩永遠代表符號陽形的替身（見**剝奪 PRIVATION**）。然而拉岡特別強調，這樣的替身並不能讓母親得到真正的滿足。即使有了小孩，她對陽形的欲望仍會持續存在。小孩很快就會發現自己並不能完全滿足母親的欲望，發現母親的欲望對象其實是超越了他。如此一來，他就會想要去破解這個謎樣的欲望；他必須回答一個問題：「妳要我給妳什麼？」（*Che vuoi?*）。然後他會這樣回答：母親要的是想像陽形。為了滿足母親的欲望，他會努力把自己當成想像陽形（或當成陽形母親——一個擁有陽形的想像母親）。在這個「當陽形，還是不當陽形」的遊戲中，母親善變的欲望完全控制了小孩；她的完整能力使小孩完全無法招架（S4, 69, 187）。然而這種無力感可能不會立即引發嚴重焦慮。一開始，小孩會把努力扮演陽形當成一種引誘母親的遊戲，並從中得到一些樂趣。只有在小孩的性驅力開始發展（如幼兒期自慰所呈現），若干真實成分開始進入想像遊戲的時候，母親的完整能力才會使小孩產生較大的焦慮。這裡的焦慮呈現在被母親吞食的形象中，要到真實父親介入，在伊底帕斯情結的第三時間中對孩童進行閹割，才得以化解。

• **母親：真實母親、符號母親、想像母親** 拉岡認為，仔細分辨真實母親、符號母親與想像母親的差別，是非常重要的。

在真實層中，母親是以幼兒主要照顧者的身分出現。幼兒

無法滿足自己的需要 (needs)，必須仰賴大他者 (Other) 照顧 (見**無助 HELPLESSNESS**)。不過最重要的母親是符號母親。只有在拒絕主體要求 (demand) 時，母親才是**真實母親** (見**阻卻 FRUSTRATION**)。

母親照顧幼兒，給他各種東西，滿足他的需要。不用多久，這些東西就開始具有符號功能，被視為禮物，象徵母親的愛。而且這種符號功能的重要性遠遠超過真實功能。終於，母親只要在場就能證明她的愛，不管她有沒有帶來什麼實在的東西。如此一來，母親一旦不在，幼兒就會感到被拒絕，感到失去她的愛，形成創傷經驗。佛洛伊德指出：為了適應這種情況，幼兒會使用遊戲與語言將母親的在與不在象徵化 (Freud, 1920g)。拉岡認為這種初發性象徵理解就是幼兒進入符號層的開始 (S4, 67-8)。所以，在精神分析理論裡地位最重要的母親是符號母親。符號母親代表最早的大他者，她解讀幼兒的叫喊，並以逆推決定的方式賦予叫喊意義，從而引領幼兒進入語言 (見**斷句 PUNCTUATION**)。

119

在想像層中，母親可以呈現為多種形象。前面提過會使幼兒產生焦慮的食人母親就是一個重要的形象。另一個重要的例子是在幼兒想像中擁有想像陽形的陽形母親。



## N

## N

父之名 Name-of-the-Father (*Nom-du-Père*)

1950年代初期，「父之名」一詞首次出現在拉岡著作中。這時的「父之名」(name of the father)並未包含大寫字母，指的是一般意義下父親(FATHER)在伊底帕斯情結中所扮演的角色(樹立亂倫禁忌的禁制者)，也就是符號父親。「就在父之名當中，我們可以找到符號定式的支撐。自古以來，這個符號定式就顯示父親的身分可以代表律法」(E, 67)。

一開始，拉岡就用「父之名」(*le nom du père*)與「勿之名」(*le non du père*)的諧音作文章，強調符號父親的立法和禁制功能。

幾年後，在討論精神病的講座中(Lacan, 1955-6)，「父之名」的寫法加入大寫字母及連字符，變成Name-of-the-Father，意思更加明確。這樣的父之名是一個基礎表記。沒有它，表義過程就不能如常進行。基礎表記賦予主體認同，為主體命名，讓主體在符號層中取得地位，同時也代表伊底帕斯禁制，也就是亂倫禁忌中的「勿」。如果父之名這個表記被阻離(被排除在符號層之外)，便會引發**精神病**(PSYCHOSIS)。

在另一篇討論精神病的論文中(Lacan, 1957-8b)，拉岡用代稱來解釋伊底帕斯情結，這就是**父格代稱**(PATERNAL METAPHOR)：一個表記(父之名)取代另一個表記(母親的欲望)。

## 自戀 narcissism (*narcissisme*)

120 「自戀」一詞最早在佛洛伊德的著作中出現是在 1910 年，但自戀這個觀念開始在精神分析理論中扮演重要角色，則要等到他發表〈論自戀：導論〉一文 (Freud, 1914c)。此後佛洛伊德就把自戀定義為欲力對自我 (EGO) 的投注，並認為自戀與對象愛 (object-love)，也就是欲力投注於對象正好相反。拉岡認為這樣的演變在佛洛伊德的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為此後自我才明確成為欲力調節體 (libidinal economy) 的對象，並使自我的誕生與主體發展的自戀期產生關聯。自戀與前一階段的自狎 (autoeroticism) 不同 (該階段的自我尚未以完整個體的形式存在)：只有「新的精神作用」引發自我的生成，自戀才有可能發生。

拉岡進一步發展佛洛伊德的觀念。他特別強調「自戀」一詞字源上與納西瑟斯 (Narcissus) 神話的關聯，把自戀定義為來自鏡像 (SPECULAR IMAGE) 的情欲牽引。這種情欲關係構成初發認同 (primary identification) 的基礎，而自我在鏡像期中成形，靠的就是初發認同。自戀的性質同時具有情欲和侵略兩個側面 (見侵略性 AGGRESSIVITY)。自戀主體就像納西瑟斯神話的情節一樣，受到自己形象的完形強烈吸引，因此自戀具有情欲色彩；而由於鏡像具有完整性，與主體真實身體無法協調的不一致性相反，使主體感受到裂解的威脅，因此自戀也具有侵略的性質。在〈精神因果札記〉 (Remarks on Psychic Causality; Lacan, 1946) 中，拉岡想出「自戀性自戕侵略」 (*agression suicidaire narcissique*) 一詞來說明，對鏡像的自戀性執迷具有情欲與侵略兼具的性質，可能會使主體走向自我毀滅 (這也符合納西瑟斯神

話的結局) (Ec, 187; Ec, 174)。自戀關係構成人際關係的想像面向 (S3, 92)。

## 自然 nature (*nature*)

拉岡作品中一個恆常的主題便是他在人類與其他動物之間所作的區隔，或者用拉岡的話來說，是「人類社會」與「動物社會」之間的區隔 (S1, 223)。區隔的基礎是語言 (LANGUAGE)；人類有語言，而動物只有符碼 (CODES) (但亦請參見 S1, 240 一有趣的但書)。這種基本差異所造成的結果就是動物的心理完全是受想像所宰制的，而人類的心理則因為還有額外的符號面向而更形複雜。

在人類與其他動物二分的脈絡下，拉岡對「自然」一詞的使用有複雜的兩種意義。一方面他用自然來指稱 (與人類) 對立的一詞，亦即動物的世界。就此意義而言，拉岡採取的是傳統人類學中自然與文化的對立 (文化，換成拉岡的詞語就是符號層)。如同李維史陀 (Claude Lévi-Strauss) 與其他的人類學家一樣，拉岡直指亂倫禁忌即為法律結構的核心，區隔了文化與自然；「太初的律法即是在制定婚姻關係時，將文化的領域疊置於原本臣服於交配法則的自然領域之上」(E, 66) (見律法 LAW)。

親族關係是透過亂倫禁忌而制定的，這指出了一個事實，父格定式正是人和動物斷裂的核心所在。父親 (the Father) 透過銘刻出一條男男相傳的系譜線，並因此得以統轄延續的世世代代，標示出了想像與符號的差異所在。換句話說，人類的特殊之處並非在於他們欠缺動物心理的想像面向，而是在人類的情況中，想



像層會被符號這個額外的層次所扭曲。想像層是人和動物都共有的，只是人類的想像不再是自然的想像。因此拉岡拒絕「在動物心理與人類心理之間有著我們無法想像的斷裂這種說法」（Ec, 484）。

另一方面，拉岡也使用「自然」一詞來意指人類的存在中有一「自然層次」的這種概念，拉岡稱這種概念為「關於自然之母（*natura mater*），亦即所謂自然的巨大幻見」（S1, 149）。這種關於自然的巨大幻見是自浪漫主義以來持續的主題（例如盧梭高貴的野蠻人的概念），但也是現代心理學的基礎，試圖藉由參照動物行為學中諸如本能與適應等說法，對人類的行為提出解釋。

拉岡非常批判這類企圖用自然來解釋人類現象的嘗試。他聲稱這些嘗試都沒有理解到符號層的重要性，而符號層已徹底地讓人類從自然中異化出來。在人類的世界中，「即使是最接近需要層次的表義過程，即使表義過程所涉及的是在單純的生物層次，把個體放在環境中接受養分、使之陷在其中，原初的表義過程就其序列與基礎而言，都已是受制於表記的律法」（S3, 198）。

拉岡因此聲稱，「佛洛伊德的發現告訴了我們，所有所謂人的自然和諧其實都是極度令人困惑的」（S3, 83）。甚至一開始就沒有一個完全自然的狀態，讓人類主體在陷於符號層之前得以存在於其中：「從原初開始（*ab origine*）律法就存在了」（S3, 83）。在人類身上，需要從來就不是出現在一種純然前語言的狀態中：這種「神話般的」（*mythical*）前語言需要，是在要求（*demand*）將其說出之後，才被假設出來的。

從人類的性可以最明顯看出人類的存在中沒有自然層次。佛洛伊德和拉岡都聲稱，即使像性這種在人類行為中最接近自然的表義過程，也都是完全陷於文化層次的影響之中的；對人類來

說，沒有所謂自然的性關係這種事。其結果之一是沒有一套所謂可以統籌性的自然或生物標準，可做為參照來定義何謂變態。雖然動物本能相對而言是較一成不變的，人類的性卻是由驅力所掌管，而驅力是極端多變的，且不以生物性功能為其目標（見生物學 BIOLOGY）。

### 需要 need (*besoin*)

在 1958 年左右，拉岡把以下三個詞作了重要的區分：需要、要求 (DEMAND)、欲望 (DESIRE)。在這種區隔的脈絡下，「需要」接近佛洛伊德所謂的本能 (INSTINCT, *Instinkt*)；也就是與驅力 (*Trieb*) 的領域相反的純然生物性概念。 122

拉岡作出此區隔的基礎在於他觀察到如下的事實：為了滿足需要，嬰兒必須用語言把它說清楚；換句話說，嬰兒必須用「要求」來說出它的需要。然而在這麼做之際，某種其他的東西也被引了進來，造成需要與要求之間的裂痕；這說明了一個事實，每一項要求都不只是將某種需要說清楚，它同時也是對愛的（無條件的）要求。如此，雖然要求的對象（一開始通常是母親）能夠、也可以提供滿足嬰兒需要的客體，她卻絕不可能處在一個足以提供無條件的愛的位置上，因為她本身也是分裂的。需要與要求之間的裂痕所造成的結果就是某種不能滿足的剩餘，也就是欲望本身。需要因此是一種純然由器質性因素所造成的間歇張力，只要做出對應於此特殊需要的某種特定的行動，就可以讓張力完全得到釋放。另一方面，欲望卻是一種恆常的力，它不可能被滿足，而它恆常的「壓力」正是構成驅力的基礎。

這個按時間順序所作的陳述其實是一個結構的問題。事實上，並非先有一個純屬需要層次的主體存在，然後他嘗試著用語言把自己的需要說清楚，因為純粹的需要和以要求說出需要這兩者的區隔，其實是在需要被說出的那一刻才出現的，在此時刻之前，我們根本無法說何謂純粹的需要。前語言的需要此概念因此只是一種假設，而隸屬純粹需要之層次的主體也是個神話的主體；即使是最典型的飢餓這種需要，也從不是以純粹生理事實的樣態存在，而是被欲望的結構所標示出來的。不過這種假設對拉岡而言還是有用的，可以貫徹他認為人類欲望與所有自然或生物性範疇徹底不同的這個主張（見**自然** NATURE）。

## 否定 negation (*dénégation*)

對佛洛伊德來說，否定 (*Verneinung*) 一詞可用以意指邏輯上的否定與否認的動作（見 Freud, 1925h）。拉岡在 1953-54 年（亦參見 Lacan, 1954a and 1954b）以及 1955-56 年的講座中繼續處理佛洛伊德的這個概念。拉岡聲稱否定是一個精神官能症的過程，它只能後於**認許** (*BEJAHUNG*) 這種更根本的肯定行為而發生。否定必須和**阻離** (*FORECLOSURE*) 的概念加以區隔，後者是一種更原始的否定，先於任何可能的否定就發生了 (S3, 46)，因此是一種對於認許 (*Bejahung*) 本身的拒絕。

## 精神官能症 neurosis (*névrose*)

「精神官能症」原本是一個精神病學上的用語，到了 19 世紀逐漸意指包含範圍甚廣、透過各種不同症狀所定義出來的各類神經失序。佛洛伊德以許多不同的方式使用此辭彙，有時是像在早期作品中一般，所有的心理失序都可以籠統地使用這個辭彙，有時卻用以意指某一類特定的心理失序〔例如與**精神病** (PSYCHOSIS) 相反的〕。

在拉岡的作品中，精神官能症總是扮演和精神病與**變態** (PERVERSION) 相反的角色，它不是指某一類的症狀而是一種特殊的臨床**結構** (STRUCTURE)。將這個詞用以指稱一個結構動搖了佛洛伊德對於精神官能症與正常狀態所作的區隔。佛洛伊德完全是以量的因素來作區隔（「精神分析的研究發現，在正常的與精神官能症者的生活之間沒有根本的差異，只有量的區別」，Freud 1900a: SE V, 373），而這並非一種結構的區隔。若以結構來說的話，正常的主體與精神官能症者因此並沒有區別。拉岡的疾病分類學於是區分出三種臨床結構：精神官能症、精神病與變態，在其中並沒有任一種位置的「心理健康」足以被稱之為正常 (S8, 374-5；亦見 E, 163)。正常的結構，就其占統計數字中的大多數此意義而言，其實就是精神官能症，而「心理健康」是一種關於完整的虛妄理想，這理想是永遠不可能達到的，因為主體就本質而言就是分裂的。因此佛洛伊德雖將精神官能症視為一種可以被治癒的疾病，拉岡卻將之視為一種無法被改變的結構。精神分析的目標因此也不在於將精神官能症根除，而是去調整主體面對精神官能症時所採取的位置（見**分析結束** END OF ANALYSIS）。

根據拉岡的看法，「精神官能症的結構其本質是一個問題」（S3, 174）。精神官能症是「存有對主體所提出的一個問題」（E, 168）。精神官能症的兩種形式（**歇斯底里 HYSTERIA** 與**強迫型精神官能症 OBSESSIONAL NEUROSIS**）其差別就在於問題的內容。歇斯底里的問題是和性別有關（「我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至於強迫型精神官能症則和自身存在的偶然性有關（「存在或不存在？」）。這兩個問題（歇斯底里關於性別身分的問題與強迫型精神官能症關於死亡 / 存在的問題）「碰巧是完全無法在表記中找到答案的兩個最根本的問題，精神官能症者也正是因此而有了存在的價值」（S3, 190）。

有時拉岡也把**恐懼症 (PHOBIA)** 與歇斯底里及強迫型精神官能症同列為精神官能症，因此引起了有關精神官能症的形式到底是兩種還是三種的問題（例如 E, 168）。

## O

## O

**對象關係理論** object-relations theory (*théorie du relation d'objet*)

佛洛伊德將對象定義為驅力在此與透過此而達到其目標。佛洛伊德過世之後，「對象」與「對象關係」這一對類似觀念在精神分析理論中越來越重要，以致於最後發展出以「對象關係理論」著稱的一個精神分析學派。主要推動對象關係理論的人有費爾貝恩（Ronald Fairbairn）、溫尼可（D. W. Winnicott）、巴林（Michael Balint），這些人都是英國精神分析協會的中間團體（Middle Group）。這些分析師之間有很多的分歧，因此客體關係理論涵蓋了相當廣泛的理論觀點。然而，雖然它並沒有精確的定義，但是對象關係理論與**自我心理學**（EGO-PSYCHOLOGY）的差別就在於對象關係理論的關注在於對象，而不在於驅力自身。這種對於對象的關注意味著對象關係理論更著重於心靈互為主體的構成，以別於自我心理學的原子論取徑（atomistic approach）。這兩種途徑曾被晚近的分析師混淆，例如科恩伯格（Otto Kernberg）就曾經試圖將對象關係理論整合到自我心理學的框架中。

124

雖然拉岡學派精神分析被拿來與對象關係理論比較，因為二者都注重**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但是拉岡自己卻反覆批評對象關係理論。他的批評多半是針對對象關係理論所預設的主體與客體之間完整而完全滿意的關係。拉岡反對此觀點，他認為對人類而言，根本沒有在「需要與滿足此需要

的對象」之間所謂的「預先建立的和諧關係」(S1, 209)。拉岡認為，此謬誤的根源在於對象關係理論中「對象首先便是一個令人滿足的對象」(S1, 209)。換句話說，當對象被定位在滿足與**需要**(NEED)的區域時，對象關係理論已經將精神分析所討論的對象與生物學的對象混為一談，而忽略了欲望的符號層面(symbolic dimension)。這種混淆的可怕後果便是，欲望的符號構成(symbolic constitution)所引發的具體困難會被視而不見，並導致提出「成熟的對象關係」以及「性器官愛」(genital love)之理想的治療目標。因此，對象關係理論成為「精神錯亂式道德主義」的場所(Ec, 716；亦見**性器** GENITAL)。

拉岡所批評的相關問題也包括對象關係理論將重心從伊底帕斯三角關係轉移到母子關係，而後者被視為完美而對稱的相互關係。拉岡最根本的關切之一便是恢復伊底帕斯情結在精神分析中的核心位置，重新強調父親的重要性，以別於對象關係對母親的重視。這種關切可以在拉岡對於對象關係之對稱**二元關係**(DUAL RELATION)的批評，以及他將對象關係視為包含三者而非二者的互為主體關係中看出。

如上所述，拉岡對於英國對象關係理論的批評是他第一年公開講座(1953-54)的主題之一。拉岡講座的第四年，標題是「對象關係」(Object relations)(Lacan, 1956-57)，他所討論的已經不是英國學派的對象關係理論(Balint, Fairbairn, Guntrip, etc.)，而是法國學派的對象關係理論(Maurice Bouvet)。

## 小對形 *objet (petit) a*

這個辭彙有時被翻譯為英文的“object (little) *a*”，但是拉岡堅持此辭彙應該保留不被翻譯的狀態，「而能夠獲得其原本做為代數符號的身分」(Sheridan, 1977: xi；見代數 ALGEBRA)。

125

*a* 這個符號〔他者 (*autre*) 的第一個字母〕是拉岡著作中第一個出現的代數符號，最初是在 1955 年討論 L 圖式 (SCHEMA L) 時引介的。它永遠是小寫格式與斜體字型，以便顯示其所指涉的是小他者 (little other)，以相對於大他者 (the big Other) 的大寫 A。大他者所代表的是根本而無法化約的他性，與此不同的是，小他者「根本不是另外一個他者，因為它基本上總是以一種反身性而可相互交換的關係與自我聯結的」(S2, 321)。因此，在 L 圖式中，*a* 與 *a'* 以一種無區別的方式命名自我 (EGO) 以及其分身 / 鏡像 (COUNTERPART / SPECULAR IMAGE)，而且顯然屬於想像層。

當拉岡於 1957 年介紹幻想的基式 ( $\$ \diamond a$ ) 時，*a* 開始被視為欲望的對象。這是想像的局部對象 (PART-OBJECT)，是被想像為與身體其他部分可分離的一個部分。拉岡此時已經開始區分做為欲望對象的 *a*，以及代表鏡像 (specular image) 的 *i(a)*。

在 1960-61 年的講座中，拉岡將「小對形」鏈結到「寶物」(*agalma*，一個代表光榮、裝飾、獻給神的犧牲，或是神的小雕像的希臘辭彙)，這是他從柏拉圖《饗宴篇》擷取的辭彙。正如同 *agalma* 是個隱藏在相當無價值的盒子中的珍貴物品，小對形也是我們在他者之中所尋找的欲望對象 (S8, 177)。

從 1963 年以後，雖然 *a* 並沒有失去其想像的狀態，但是它越來越攜帶著真實 (the real) 的引伸義。拉岡在 1973 年仍舊說



它是想像的 (S20, 77)。然而，從此刻開始，*a* 代表永遠無法獲得的對象，而這正是促成欲望的原因 (CAUSE)，而不是欲望所朝向的對象；這也就是為什麼拉岡此時稱呼它為欲望的「對象原因」(object-cause)。小對形便是促發欲望動機的任何對象，尤其是定義驅力的局部對象。驅力並不試圖獲得小對形，而是繞著它兜圈子 (S11, 179)。小對形同時是焦慮的對象，也是最終無法約減的力比多保留處 (Lacan, 1962-63: 1963 年 1 月 16 日講座)。在拉岡的治療概念中，小對形越來越重要。分析師必須將自己放置於小對形的貌似物之位置，也就是引發案主欲望的促因。

在 1962-63 以及 1964 年的講座中，小對形被定義為殘留物、剩餘物 (法文 *reste*)，符號層引入之後真實的殘留痕跡。這個概念在 1969-70 年的講座中繼續發展，拉岡在此講座中詳細說明四種**宣述話語**模式 (DISCOURSE) 的公式。在主人宣述話語模式中，一個表記試圖取代所有其他表記而逕自代表主體，但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會有盈餘的殘留物產生；這個殘留盈餘物便是小對形，盈餘的意義以及盈餘的愉悅 (法文 *plus-de-jouir*)。這個盈餘概念是受到了馬克思剩餘價值概念的啟發；*a* 是痛快 (*jouissance*) 的過剩物，沒有「使用價值」，而執著地為了僅僅是享受之樂趣而存在。

拉岡在 1973 年將小對形聯結到**貌似物** (SEMBLANCE) 的概念，並主張 *a* 是「存有的一個貌似物」(a semblance of being) (S20: 87)。他在 1974 年甚至將 *a* 放置於波氏結的中心，是真實、符號與想像這三層交錯之處。

## 強迫型精神官能症 *obsessional neurosis (névrose obsessionnelle)*

強迫型精神官能症是由佛洛伊德於 1894 年第一次將其獨立為特定的診斷範疇。如此做的同時，佛洛伊德將一系列過去曾經被描述過卻被歸類於各種不同診斷範疇的症狀歸為相同狀況的類別（Laplanche and Pontalis, 1967: 281-2）。這些症狀包括強迫觀念（反覆出現的意念），不可抑制地表演荒謬，以及 / 或者令主體厭惡的動作，以及各種「儀式」（強迫性地重複動作，例如檢查或是洗手）。拉岡同樣視這些症狀為典型的強迫型精神官能症，但是他主張強迫型精神官能症並不指向一系列症狀，而是指向其背後的底層結構（STRUCTURE），而此結構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在相關的症狀中顯示。主體於是可能不會展示任何典型強迫型症狀，卻仍舊被拉岡學派分析師診斷為強迫型精神官能症。

拉岡遵循佛洛伊德的分類方式，將強迫型精神官能症歸類為**精神官能症**（NEUROSIS）的主要形式之一。拉岡於 1956 年發展出的觀念是將強迫型精神官能症，如同**歇斯底里**（HYSTERIA）——佛洛伊德稱之為一個「辯證」模式，視為根本上是存有（being）向主體提出的問題（S3, 174）。構成強迫型精神官能症的問題涉及一個人存在（existence）的偶然性，有關**死亡**（DEATH）的問題，或可以說是「要存在或是不存在」（To be or not to be?）的問題，「我是已經死去的還是活著的？」或者，「為什麼我還存在？」（S3, 179-180）。強迫症者的回應方式是去狂熱地合理化他的存在（這也證實了強迫症者所感受到的罪惡感的特別負擔）；強迫症者表演某些衝動性的儀式，因為他認為這些儀式會幫助他逃離大他者的欠缺與閹割，而這些閹割經驗經常在幻見中以可怕的災難出現。舉例來說，佛洛伊德的強迫型精神

官能症的病例之一，也就是佛洛伊德所暱稱的鼠人（Rat Man），病人發展出了一整套精心設計的儀式，透過表演，病人試圖擋開施加於他父親或是他所愛的人身上的可怕懲罰（Freud, 1909d）。這些儀式，無論是其形式或是其內涵，都導引佛洛伊德勾勒出強迫型精神官能症結構與宗教結構之間的相似處，拉岡也注意到了此相似性。

歇斯底里問題所牽涉的是主體的性別位置（sexual position）（「我是男人還是女人？」），然而強迫型精神官能症病患則拒絕此問題，拒絕這兩種性別，既不稱呼自己為男人，也不稱呼自己為女人：「強迫症者恰恰既不是這個（性別）也不是那個——我們也可以說他同時是二者」（S3, 249）。

拉岡提醒我們注意強迫型精神官能症有關存在以及死亡的問題同時也造成了他對於時間的態度：等待死亡的同時是永恆的遲疑與延宕（E, 99），或因為已經死去而認為自己是不朽的（S3, 180）。

127 拉岡所談論的強迫型精神官能症特徵之一就是罪惡感，以及與肛門期情欲模式的密切關聯。就後者而言，拉岡指出強迫型精神官能症者不僅將他自己的糞便轉變為禮物，將禮物轉變為糞便，更將自己轉變為糞便（S8, 243）。

## 伊底帕斯情結 Oedipus complex (*complexe d'Oedipe*)

佛洛伊德將伊底帕斯情結定義為一套主體所經驗的與父母關係中牽涉愛與敵意的無意識欲望；主體欲望著父母中之一，而與另外一個產生了競爭關係。在伊底帕斯情結的「正向」

(positive) 形式中，被欲望的父（母）親是主體的異性一方，而同性的父（母）親則是競爭者。伊底帕斯情結在幼兒三歲左右發生，而在五歲左右減弱，此時幼兒放棄了對其父母親的欲望，轉而與其競爭者產生認同。佛洛伊德主張所有心理病理學結構可以追溯至伊底帕斯情結的運作失調，因此伊底帕斯情結被賦予「精神官能症的核心情結」之名。雖然遲至 1910 年這個辭彙才出現於佛洛伊德的著作中，但是這個概念的痕跡卻可以追溯至更早期的寫作中。在 1910 年之前，我們就已經發現這個概念將會在所有精神分析理論中占據重要的位置。

拉岡在 1938 年討論家庭的論文中首次論及伊底帕斯情結，他主張這是三個「家庭情結」（見**情結 COMPLEX**）中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此時拉岡對於伊底帕斯情結的說法與佛洛伊德並無不同，他唯一的原創性在於他取用了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與其他人類學研究所提供的線索，而強調其歷史與文化的相關性（Lacan, 1938: 66）。

拉岡在 1950 年代才開始發展他自己關於伊底帕斯情結的獨特觀念。雖然他永遠遵循佛洛伊德認為伊底帕斯情結是無意識中的核心情結之看法，但是，他此刻開始展開了與佛洛伊德不同的幾個論點。最重要的是，根據拉岡的看法，無論主體是男性還是女性，主體永遠欲望著母親，而父親永遠是競爭者。因此，在拉岡的說法中，男性主體所經驗的伊底帕斯情結與女性主體所經驗的有根本的不對等模式（見**性別差異 SEXUAL DIFFERENCE**）。

對拉岡而言，伊底帕斯情結是典型的三角結構，而與其他二元關係形成對比（不過，要參考一下此文的最後段落）。伊底帕斯情結的關鍵功能是**父親（FATHER）**的作用，這是將母子二元關係轉變為三元結構的第三項。伊底帕斯情結因此僅僅是從想像

層進入符號層的通道，「符號關係的征服」(S3, 199)。朝向符號層的通道必須經由具有性別辯證關係的情結，這意味著主體無法不面對性別差異之問題而進入符號層。

128 在《講座第五卷》中，拉岡辨識出伊底帕斯情結的三個「時間」(three “times”)，並依此來分析從想像層進入符號層的通道，其順序是邏輯性的，而非時序性的先後 (Lacan, 1957-58: 1958 年 1 月 22 日講座)。

伊底帕斯情結第一個時間的特性是母、子與陽形的想像三角關係。在稍早 1956-57 的講座中，拉岡稱呼此為前伊底帕斯三角關係 (見前伊底帕斯期 PREOEDIPAL PHASE)。然而，無論此三角關係是前伊底帕斯或是伊底帕斯情結中的一個時刻，主要問題是一樣的：也就是說，父親被創設之前，從來就沒有純粹的母子二元關係，而永遠都有一個第三項——陽形——一個母親在幼兒之外所欲望的想像對象 (S4, 240-1)。拉岡暗示在想像三角關係中做為第三項的想像陽形的出現，表示著符號父親早已經在此刻發生作用了 (Lacan, 1957-58: 1958 年 1 月 22 日講座)。

因此，在伊底帕斯情結的第一個時間中，幼兒瞭解他與母親都被烙印了欠缺。母親被標示為欠缺，因為她被視為是不完整的，不然她不會有欲望。主體也被標示為欠缺，因為他無法完全滿足母親的欲望。兩者的欠缺要素都是想像陽形 (PHALLUS)。母親欲望著她所欠缺的陽形，而〔與黑格爾的欲望 (DESIRE) 理論一致〕主體要成為她的欲望之對象；他想要成為可以填補母親欠缺的陽形。此時，母親是全能的，她的欲望便是律法。雖然從一開始，這個全能可能會被視為是有威脅性的，而當幼兒自己的性驅力開始顯露自身時 (例如嬰兒的自慰)，威脅感便會更為劇烈。驅力之真實的浮現在原本具有誘惑性質的想像三角關係中

帶進來了焦慮的不和諧旋律（S4, 225-6）。幼兒此時瞭解他無法僅僅只是以陽形的想像之貌似物來矇混母親的欲望——他必須獻出真實中的某物。然而，幼兒的真實器官（無論是男孩或是女孩）都是無可救藥的不適當。在全能的母親之欲望面前的不適合與無能的感覺無法被安撫，而導致了焦慮。只有在伊底帕斯情結的後續時間中父親的介入才可以提供這個焦慮的真正解決。

伊底帕斯情結的第二「時間」的特性便是想像父親的介入。父親將律法強加在母親的欲望之上，不允許她接近陽形對象，禁止主體接近母親。拉岡時常以母親的「去勢」來指涉此介入，雖然實際上他說的是，真正執行的不是閹割，而是剝奪。此介入是透過母親的話語（discourse）達成的；換句話說，重要的不是真實父親的進入與強加律法，而是母親自己的言語及行動都顯示出她對此律法的遵從。主體此時視父親為母親欲望的競爭敵手。

129

伊底帕斯情結的第三「時間」是被真實父親的介入所標示。他顯示出他擁有陽形，既不交換，也不給予（S3, 319），真實父親將幼兒去勢，意思是他使幼兒不可能堅持試圖成為母親的陽形；跟真實父親競賽是沒有用的，因為他永遠會贏（S4, 208-9, 227）。主體因此從要**成為**陽形的不可能而焦慮的惱人任務中解脫，因為他瞭解了父親**擁有**此陽形。主體也因此而得以與父親認同。在這個二度（符號化）的認同中，主體超越了原初（想像）認同之內在攻擊性。拉岡追隨著佛洛伊德的論點，指出超我便是在這個與父親的伊底帕斯式認同中形成的（S4, 415）。

由於符號層是**律法**（LAW）的領域，而伊底帕斯情結是符號層的勝利，因此具有規範性與正常化的功能：「伊底帕斯情結是使人類得以接受真實的人性化結構的重要因素」（S3, 198）。這個規範性的功能可以透過臨床結構以及性別問題來理解。

• **伊底帕斯情結與臨床結構** 拉岡與佛洛伊德一樣，認為伊底帕斯情結是所有心理病理學的根基，拉岡並將所有臨床上的結構聯繫到此情結過程的困難。由於此情結不可能完全解決，因此一個完全無病理狀態的位置並不存在。最靠近的狀態是精神官能症結構（neurotic structure）：精神官能症者經歷了伊底帕斯情結的全部三種時間，而且其實並沒有非伊底帕斯式的精神官能症。從另一方面來說，精神病、變態、恐懼症則是源自於「伊底帕斯情結中基本上的不完全」（S2, 201）。在精神病的例子中，甚至第一時間的伊底帕斯情結都被根本的封鎖住。在變態的例子中，此情結可以進行到第三時間，但是，主體無法與父親認同，而與母親以及 / 或是想像陽形認同，因此傾向於回到想像的前伊底帕斯三角關係。恐懼症則是因為真實父親不介入，主體無法從伊底帕斯情結的第二時間轉換到第三時間而發生；恐懼症於是擔任了做為真實父親介入的替代物之功能，因而可以允許主體進入伊底帕斯情結的第三時間（雖然時常是以一種非典型的方式進入）。

• **伊底帕斯情結與性** 主體穿越伊底帕斯情結之特殊方式決定了他所採取的性別位置以及他對於性對象的選擇（關於對象選擇的問題，見 S4, 201）。

130 在 1969-70 的講座中，拉岡重新檢視了伊底帕斯情結，並以佛洛伊德的夢來分析伊底帕斯神話（S17, ch. 8）。在這個講座中（雖然並不是第一次，見 S7），拉岡比較伊底帕斯神話以及佛洛伊德所使用的其他神話（《圖騰與禁忌》中提及的游牧部落酋長的父親神話，以及謀殺摩西的神話；見 Freud, 1912-13, 1939a），拉岡認為《圖騰與禁忌》的神話在結構上是與伊底帕斯神話對立的。伊底帕斯神話中，父親的謀殺可以使伊底帕斯享受與母親的

性關係，然而，在《圖騰與禁忌》中，父親的女人是絕對不可以碰觸的，父親的謀殺只強化了禁止血親亂倫的絕對律法（見 S7, 176）。拉岡認為，以此觀點而言，《圖騰與禁忌》的神話比伊底帕斯神話還要正確；前者顯示享用母親是不可能的，而後者則呈現享用母親不是不可能，而是被禁止。在伊底帕斯情結中，享受痛快（*jouissance*）的禁止隱藏了此痛快的不可能性；主體因此可以在精神官能症的幻想中堅持，若不是律法的禁止，此痛快是可能的。

在拉岡提出的四重模式中，隱隱對伊底帕斯情結的三角模式做出批評。雖然伊底帕斯情結可以被視為從二元關係到三角結構的過渡，拉岡主張，更準確的說，這是從前伊底帕斯三角關係（母—子—陽形）到伊底帕斯**四角模式**（QUATERNARY）（母—子—父—陽形）的轉換。另一種可能性是將伊底帕斯情結視為前伊底帕斯三角結構（母—子—陽形）到伊底帕斯三角結構（母—子—父）的轉換。

## 光學裝置 optical model (*modèle optique*)

佛洛伊德在《夢的解析》中將心靈比擬為顯微鏡或是照相機裡的光學儀器（Freud, 1900a: SE V, 536）。拉岡在他的著作中也有幾個地方使用光學儀器：例如，他以照相機來提供「無意識現象的物質式定義」（S2, ch. 4）。

拉岡主張光學是個通往心靈結構的有效方法，原因是在心靈結構中影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S1, 76）。然而，如同佛洛伊德一樣，拉岡也提醒我們此種方法頂多只能夠提供相當未加修



飾的類同，因為光學影像與精神分析研究對象的影像還是不同的。因此，拉岡很快就以拓樸式圖案來代替光學影像（見**拓樸學 TOPOLOGY**），以便避免想像的陷阱。不過，正如佛洛伊德提及光學模式時所說，「我們需要暫時性概念的輔助」（Freud, 1900: 536）。

131 光學裝置最初是在 1954 年出現的（如圖 12 所示；引自 S1, 124），後來在〈有關拉嘉許（Daniel Lagache）報告的看法〉（1958b）、討論轉位（transference）的講座（1960-61）以及其他地方都被提及。基本上，光學實驗是透過一個平面鏡以及一個凹透鏡所構成。凹透鏡製造了一個被盒子擋住的倒轉花瓶的真實影像，而在平面鏡上呈現出一個虛擬的影像。這個虛擬影像只有站在特定視域之內的主體才會看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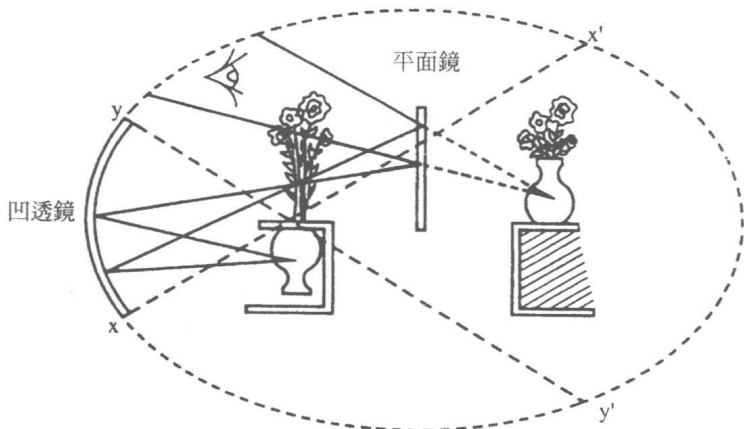


圖 12 光學裝置

來源：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Book I.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trans. with notes by John Forrester, New Y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拉岡利用此模式說明幾個不同的論點。其中最重要的兩點是符號層的結構性角色以及**自我理想**（EGO-IDEAL）的功能。

1. 這個光學裝置說明了主體處於符號層的位置（由平面鏡的角度所代表），決定了想像層被真實所接合（articulated）的方式。「我在想像層的位置……只有在找到了超出想像層的指引，在符號層的平面才可能被理解」（S1, 141）。這個光學裝置說明了符號層的重要性在於其組織了想像層。精神分析治療的行為可以被比擬為平面鏡的輪替旋轉，同時也改變了主體在符號層的位置。

2. 光學裝置也說明了理想自我（ideal ego）的功能，在表格中理想自我被表現為真實影像，而相對於自我理想，這個自我理想正是支配的鏡面角度以及主體位置的符號層指標（S1, 141）。

## 層（層次） order (*ordre*)

雖然拉岡從早期著作中便已經開始使用「真實」、「符號」與「想像」的概念，但是只有在 1953 年開始，他才開始以「層」（orders）或是「登錄處」（registers）來指稱這些概念。從那時候起，這個概念成為拉岡理論化工作的基本分類系統。

根據拉岡的觀念，**想像**（IMAGINARY）、**符號**（SYMBOLIC）與**真實**（REAL）所構成的基礎分類系統，可以對過去精神分析理論相當混淆的一些概念進行重要的區分。例如，拉岡認為精神分析理論無法有效地分辨想像父親、符號父親與真實父親，而造成了許多誤解。因此，拉岡宣稱他的三重分類系統對佛洛伊德的著作產生了極有價值的啟發：「若沒有這三個系統的導引，我們便

不可能理解任何佛洛伊德的技術與經驗」(S1, 73)。

想像、符號與真實之間有深刻的異質性，每一個概念都指向精神分析經驗中非常獨特而不同的面向。因此，要在此三者之間發現相同處，其實是很困難的。但是，拉岡以「層」來指稱此三者，暗示了它們分享某種相同的特質。拉岡在 1974-75 年的講座中，利用波氏結 (BORROMEAN KNOT) 的拓樸學方法來探索這三者之間相同處的問題。它們不是佛洛伊德結構模式中三種位格 (agencies) 的心理力量，但是，它們基本上與心靈功能相關，而且它們三者共同涵蓋了整個精神分析的領域。

雖然這三個層次具有極為深刻的異質性，每一個層次卻都必須透過其他二者而被界定。這三者之間結構性的相互依賴可以透過波氏結來說明，也就是說，三個環狀物中任何一個脫離了，也同時會造成其他二者的分離。

### 小寫他者 / 大寫他者 other / Other (*autre / Autre*)

「他者」大概是拉岡著作中最為複雜的概念。當拉岡在 1930 年代最初使用此辭彙時，此辭彙並不特別突出，而僅僅指涉「其他人」。雖然佛洛伊德的確曾經使用「他者」一詞，指涉「其他人」(*der Andere, the other person*) 以及「他性」(*das Andere, otherness*)，拉岡使用此辭彙時，卻似乎是借用自黑格爾的概念，他是透過科耶夫 (Alexandre Kojève) 於 1933-39 年間在高等學院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的系列講座而接觸到黑格爾的 (見 Kojève, 1947)。

拉岡在 1955 年清楚區分了「小他者」(the little other) 與「大

他者」(the big Other) (S2, ch. 19)，這個區分在他往後的著作中持續占據重要的位置。因此，在拉岡式的代數中，大他者以 A 來指稱（大寫字體，代表法文的 *Autre*），小他者以 *a* 來指稱（小寫斜體字體，代表法文的 *autre*）。拉岡堅持此二者的區分對於精神分析操作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基本原則：分析師必須被大他者（A）與小他者（*a*）的差異所「徹底滲透」，以致於他可以將自己放置於大寫他者的位置，而不是小寫他者的位置（Ec, 454）。

1. 小他者是一個並不是真正他者的他者，而是自我（EGO）的反映與投射（這也是為什麼符號 *a* 在 L 圖式（SCHMEAL）中可以交換代表小他者，也代表自我）。他同時是分身（COUNTERPART），也是鏡像（SPECULAR IMAGE）。小他者因此完全銘刻於想像層中。若要瞭解拉岡著作中符號 *a* 之發展的更爲詳細的討論，可以參考小對形（OBJET PETIT A）。

2. 大他者指稱根本的他性（radical alterity），一個超越想像層虛幻他性的他性（other-ness），因此它無法透過認同而被同化。拉岡將此根本他性等同於語言與律法，因此大寫他者被銘刻於符號層中。的確，只要大他者對每一個主體而言都在被詳細列舉的範圍之內，它便是符號層。大寫他者因此同時是另一個主體，就其根本他性與無法被同化的獨特性而言，它也是調節與其他主體關係的符號層。

然而，嚴格說來「做爲另外一個主體的大他者」的意義次於「做爲符號層的大他者」的意義；「大他者首先必須被視爲一個場所（locus），一個構成說話（speech）的場所」（S3, 274）。因此，只可能以間接的方式來說做為主體的大他者，也就是說，主體有可能占據此位置，而因此爲另外一個主體「體現」（embody）大寫他者（S8, 202）。

爲了證明說話並不源自於自我，甚至不源自於主體，而來自於大他者，拉岡強調說話 (speech) 與語言 (language) 都在人們意識掌控之外；它們來自於另外一個地方 (another place)，在意識之外，因此「無意識便是大寫他者的話語」(Ec, 16)。在將大寫他者視作爲一個地方之時，拉岡暗指佛洛伊德有關精神區域 (psychical locality) 的概念，而無意識被描述爲「另外一個場景」(the other scene) (見**場景 SCENE**)。

母親是第一個占據幼兒的大他者位置的人，因爲她是接收幼兒最早期的哭喊以及回溯式的認可爲某種訊息表達的人 (見**斷句 PUNCTUATION**)。當幼兒發現這個大他者並不完整，大他者有所**欠缺 (LACK)**，**閹割情結**因此而形成。換句話說，在構成大他者的表記寶庫之中，永遠有一個表記遺失了。神話式的完整大寫他者 (拉岡代數中的 A) 並不存在。拉岡在 1957 年以生動的圖解方式在符號 A 之上劃了一道**隔離線 (BAR)**，做出了一個 A，以便說明這個不完整的大寫他者；因此，被去勢、不完整的大寫他者另外一個名稱便是**被劃上隔離線的大他者 (the barred Other)**。

大他者同時也是「另一性」(the Other sex) (S20, 40)。另一性對於男性主體與女性主體而言都永遠是「**女人 (WOMAN)**」；「男人的作用是傳遞點，女人是他的大他者，同時也成爲她自己的大他者」(Ec, 732)。

## P

## P

妄想症 *paranoia* (*paranoïa*)

妄想症是一種精神病 (PSYCHOSIS) 形式，其主要特性是錯覺 (DELUSIONS)。佛洛伊德治療妄想症的經驗很有限，他對此主題最為廣泛的研究並沒有以治療過程的方式紀錄下來，而是寫成對於一個妄想症男子〔名為史瑞伯 (Daniel Paul Schreber) 的法院推事〕的回憶錄分析 (Freud, 1911c)。在這部著作中，佛洛伊德提出了妄想症是對於同性戀的防衛之理論，並且舉例證明妄想式錯覺的不同形式是基於對於「我 (一個男人) 愛他」這個句子的不同方式的否定。

134

拉岡對於妄想症的興趣甚至早於他對於精神分析的興趣；這是他第一部主要著作——他的博士論文——的主題 (Lacan, 1932)。在這部著作中，拉岡討論一個他稱呼為艾美 (Aimée) 的精神病女性，他診斷這位女性遭受「自我懲罰妄想症」(*paranoïa d'autopunition*) 之苦——拉岡自己提出的一個新的臨床範疇。拉岡在 1955-56 年的講座中回到妄想症的主題，展開了專注於史瑞伯病例的持續評註。拉岡認為佛洛伊德關於妄想症的同性戀基礎之理論並不充分，拉岡提出他自己有關阻離 (FORECLOSURE) 的理論，他認為阻離是精神病的典型機制。

正如所有臨床結構一般，妄想症以特別明顯的方式顯示了心靈的某一些基本特徵。自我有妄想結構 (E, 20)，因為它是妄想式隔離的場域 (E, 5)。知識 (*connaissance*) 本身也是妄想性的

(E, 2, 3, 17)。精神分析治療的過程會引發被控制的妄想者成爲一個人性主體 (human subject) (E, 15)。

## 局部對象 part-object (*objet partiel*)

根據克萊恩 (Melanie Klein)，嬰兒沒有發展完全的感官能力，他只關心立即的滿足，這意味著主體最初只與人的一部分產生關聯，而不是其全部。克萊恩認爲，原始的局部對象是母親的乳房。隨著幼兒視覺器官的發展，他也有能力看到人的整體，而不只是收集不同的分散部分 (見 Hinshelwood, 1989: 378-80)。

雖然是克萊恩精神分析學派最初介紹「局部對象」這個辭彙，但是這個概念的源頭可以追溯至卡爾·亞伯拉罕 (Karl Abraham) 的著作，而最終仍舊會回到佛洛伊德。例如，佛洛伊德說局部驅力被導向乳房或是糞便這些對象，這些顯然便是局部對象。佛洛伊德在討論閹割情結 (CASTRATION COMPLEX) 以及戀物時，他也暗示陽具是一個局部對象 (陽具被想像爲一個可以分離的器官) (見 Laplanche and Pontalis, 1967: 301)。

局部對象的概念從拉岡的早期著作中就已經占據了很重要的地位。拉岡發現局部對象的概念對於他批評對象關係理論而言十分有用，因爲他批評對象關係理論將對象賦予虛假的完整性。相對於這種傾向，拉岡主張所有對象都必然是局部對象，正如同所有驅力 (DRIVES) 都是局部驅力一樣。

拉岡對於局部對象的關注清楚顯示了克萊恩對他的重要影響。然而，克萊恩將對象定義爲局部的，原因是它們是一個完整對象的一部分。拉岡則採取不同的觀點。他認爲，這些對象是局

部的，「不是因為這些對象是一個完全對象的局部，而是因為它們僅局部代表製造了它們的功能」（E, 315）。換句話說，在無意識中，這些對象只有提供快感的功能可以被代表，而它們的生理功能則無法被代表。拉岡甚至進一步主張，將這些身體的特定部分區隔為局部對象的，並不是生理上被事先決定，而是由語言的表義系統所決定。

在過去精神分析理論曾經討論過的局部對象〔乳房、糞便、做為想像對象的陽形（PHALLUS）、尿液（urinary flow）〕之外，拉岡於1960年又增加了幾項：音素（phoneme）、視線（GAZE），聲音（voice）以及「無」（nothing）（E, 315）。這些對象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它們沒有鏡像（specular image）」（E, 315）。換句話說，他們剛剛好無法被主體對於完整性的自戀幻覺所同化。

拉岡在1963-64年左右所發展出做為欲望造因的小對形（OBJET PETIT A）概念中，對於局部對象的概念化有了修正。此時，每一個局部對象都成為實際的對象，因為主體將其視為欲望的對象——小對形（*object petit a*）（S11, 104）。從此以後，拉岡的著作中將他對局部對象的討論限制於四種形式：聲音、視線、乳房與糞便。

## 認證 pass (*passe*)

在拉岡建立了他的精神分析學派（SCHOOL）（巴黎佛洛伊德學派；the École Freudienne de Paris, or EFP）三年之後，他於1967年設置了一個新的機制（Lacan, 1967）。這個程序稱為「認



證」(the pass)，基本上是一個體制性的設計，使人們可以為他們完成分析而作證。這個程序背後的理念是拉岡所堅持的：「分析結束」(END OF ANALYSIS)並不是半神秘而無法名狀的經驗，而必須（與精神分析基本原則一致的）透過語言說出來。

136 這個機制如下：要取得認證的人 (*le passant*) 告訴兩個證人 (*les passeurs*) 他自己的分析以及其結果，這兩個人在此期間必須正在進行分析，他們兩人各別向一個七人組成的審查委員會轉述這個分析過程。這個七人小組之間必須有幾人已經順利完成他們自己的認證程序。這個審查委員會會根據這兩人的報告，決定是否授與此候選人他的認證資格。由於這個認證的基本原則是每一個人的分析都是獨特的，因此這個審查委員會並沒有任何事前建立的審查範疇。如果候選人順利認證，他會被給予學派分析師 A.E. (*Analyste de L'École*) 的頭銜。沒有順利認證的候選人如果還想要繼續申請，也不會被拒絕。

這個認證程序的設計使得完成了分析的人可以獲得學派的認可。然而，這個認證程序並不是強制性的；分析師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要取得此認證程序。這並不是執行精神分析的資格，因為「精神分析師的授權只能來自他自己」(Lacan, 1967: 14) (見訓練 TRAINING)，也不是學派認可其成員的分析師身分；這個認證是被其他人授與的，獨立於拉岡的學派，相當於此學派分析師會員 (A.M.E., *Analyste Membre de L'École*) 的頭銜。其作用在於認可一個人的分析已經達到其合理的結束，而且此人能夠從經驗中擷取可以說出來的知識 (*savoir*)。因此，這個認證程序的功能無關臨床，而在於教學；它要證明取得認證資格的人可以將自己的精神分析治療經驗進行理論化的工作，而可以對精神分析知識提出貢獻。

米列（Jacque-Alain Miller）認為區分兩種不同的認證是十分重要的：（1）做為機構性程序的認證（如上所述），以及（2）做為個人分析過程終止之經驗的認證，從案主到成為分析師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可以被「認證」（pass）所含有的過程意義所證實（Miller, 1977）。

在 1970 年代，認證的機制在 EFP 學派內成為激烈爭議的焦點。雖然有人支持拉岡關於此認證程序可以貢獻有關分析結束之知識的看法，其他人卻批評此做法會製造分裂而不具可行性。這些論爭在拉岡於 1980 年結束此學派之前的最後幾年越演越烈（見 Roudinesco, 1986）。在當今仍舊存在的拉岡學派機構中，有一些機構已經放棄了拉岡的提案，但是也有一些機構仍舊維持此認證機制為該體制的核心部分。

## 投入動作 passage to the act (*passage à l'acte*)

「投入動作」這個辭彙來自法國臨床精神病學，用來指稱具有暴力或是犯罪性質的衝動特質的行動，這種行動通常標示著嚴重精神病的開始。這個辭彙本身顯示這些行動所標示的是主體從暴力的念頭或是意圖進展到相對應的行動（見 Laplanche and Pontalis, 1967: 5）。由於這些行動被歸類於精神病的行為，因此法國的法律免除犯罪者的公民責任（Chemama, 1993: 4）。

20 世紀上半葉精神分析的觀念在法國獲得較為廣泛的流通，法國的分析師一般會使用「投入動作」來翻譯佛洛伊德所使用的「動作搬演」（*Agieren*，ACTING OUT 的同義詞）。然而，拉岡在 1962-63 的講座中，建立了這兩個辭彙之間的區別。雖然此二者

137 都是對抗焦慮的最後憑藉，但是當主體付諸行動時，他仍停留在場景（SCENE）之中，而「投入動作」則牽涉了從場景的完全退出。動作搬演意味著朝向大他者的符號化訊息，「投入動作」則是逃離他者，而進入真實的領域。因此，「投入動作」是從符號的網絡退出，解消社會契約。雖然根據拉岡的說法，「投入動作」不必然暗示潛在的精神病，但它的確伴隨著主體的消解；在此瞬間，主體成爲了一個純粹的客體（object）。

爲了說明他的意思，拉岡引述了佛洛伊德治療的年輕女同性戀案例（Freud, 1920）。佛洛伊德紀錄了這位年輕女性與她所愛的女人走在街上時，被她的父親發現。她的父親嚴厲地看了她一眼，之後這位女性立即急速離開，將自己身體猛力摔到銜接到鐵路的一面牆上。拉岡認爲這個自殺企圖是一個「投入動作」；這不是朝向任何人發出的訊息，因爲對這個年輕女性而言符號化已經成爲不可能。面對她的父親的欲望，她被無法控制的焦慮所消耗，以致於她以一種衝動的方式與客體（object）認同。於是，她跌倒了（德文 *niederkommt*），如同小對形（*objet petit a*），表義過程的殘餘物（Lacan, 1962-63: 1963年1月16日講座）。

### 父格代稱 paternal metaphor (*métaphore paternelle*)

1956年，拉岡開始詳細討論到代稱（METAPHOR）及接轉（metonymy）的比喻法。當時他解釋代稱的結構，所舉的例子是雨果（Victor Hugo）的詩作《波阿斯之眠》（Hugo, 1859-83: 97-9）。該詩是聖經故事波阿斯（Boaz）與路得（Ruth）的改寫：路得半夜跑去睡在波阿斯腳邊，波阿斯就夢見一顆樹從自

己的腹部長出來——這是一個啓示，代表他會成爲一個族系的創建者。拉岡引用了一行詩：「他的麥稈既不小氣，也無憎惡」。這裡兩果用「麥稈」來當作「波阿斯」的代稱，透過表義過程（SIGNIFICATION）來製造詩的效果（S3, 218-25；見 S4, 377-8；E, 156-8；S8, 158-9）。也就是說，父親之位格既是本詩的主題（內容），同時也深植於代稱本身的內部結構。只要是父之位格都和代稱的轉換有關，反之亦然。

「父格代稱」一詞是拉岡在 1957 年提出的（S4, 379）。1958 年，他進一步說明這個代稱的結構：以一個表記（也就是父之名 Name-of-the-Father）代替另一個表記（母親的欲望）（見圖 13；E, 200）。

因此父格代稱指的就是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具有代稱（替代）的性質。它是成立所有表義過程的根本代換：因此，所有表義過程都是陽形的。如果父之名被阻離（這就是精神病的情況），父格代稱就不會存在，陽形表義也不會產生。

$$\frac{\text{父之名}}{\text{母親的欲望}} \cdot \frac{\text{母親的欲望}}{\text{主體所表項}} \longrightarrow \text{父之名} \left( \frac{A}{\text{陽形}} \right)$$

圖 13 父格代稱

來源：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 變態 perversion (*perversion*)

138 根據佛洛伊德的定義，變態就是各種偏離異性戀性器交接常規的性行爲 (Freud, 1905d)。不過這個定義頗有問題，因為佛洛伊德自己又認為，人類的性行爲並沒有任何與生俱來的自然規律，只有多樣的變態呈現。

爲了克服佛氏理論的僵局，拉岡把變態定義爲一種臨床結構 (STRUCTURE) 而不是一種行爲方式。

變態是什麼？變態不只是單純的乖離社會標準的做法，不只是違背良善道德的變異，雖然這個層次並非不存在。變態也不是不合自然標準的非典型表現，我們不能說變態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性聯結的生殖機能失格而退化。就根本結構來說，變態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S1, 221)

變態行爲和變態結構不同，意思就是說雖然某些性行爲與變態結構關係密切，這類行爲其實並非不可能出現在非變態主體，或者反過來說，主體也並非一定要有這類行爲才能斷定爲變態。拉岡的定義還有一個意思：它代表一種肯定普世性 (universalist) 的立場；是否受到社會非難或是否違反「良善道德」可能是決定特定行爲是否爲變態的標準，就變態結構來說這些卻都不是本質。變態結構造成的行爲即使獲得社會接受，它本身仍然只能是變態。因此拉岡認爲同性戀是一種變態，就算在社會普遍接受同性戀的古希臘時期也不例外 (S8, 43)。〔這並不是說同性戀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性行爲可以因違反自然而成爲變態；恰好相反：同性

戀之所以具有變態的性質，完全是伊底帕斯情結的格式要求是否得到遵循的問題（S4, 201）。這就是拉岡為什麼會批評佛洛伊德，說他往往忘記異性戀在伊底帕斯神話中所以有重要意義，其實是行爲範式而不是本質的問題（Ec, 223）。分析師必須維持中立，所以他不能站在行爲範式這一邊，他要做的不是去護衛或者破壞這些範式，而是單純的揭露主體發展歷程中範式的存在。）

拉岡主要是從兩個方面來描述變態結構。

• **陽形（PHALLUS）和拒認（DISAVOWAL）** 變態與其他臨床結構不同的地方，在於它含有拒認的操作。變態主體拒認閹割，他感覺到母親沒有陽形，卻又拒絕接受這個會帶來創傷的事實。拒認在**戀物癖（FETISHISM）**中表現得最明顯（這是「變態中的變態」；見 S4, 194），這是因為戀物對象（fetish）在符號意義上取代了母親所缺少的陽形。然而，主體與陽形關係不正常的情況並非戀物癖所獨有，而是普遍見於各種變態（S4, 192-3）。「要掌握各種變態的根本問題，就要看清楚幼童如何在與母親應對的過程中……認同自己就是（她所）欲求的想像對象（也就是陽形）」（E, 197-8）。這個說法可以解釋為什麼前伊底帕斯期的想像三角關係在變態結構中會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陽形在各種變態中如果能發揮作用，都是以本身隱藏在遮罩之後（veiled）為條件。（拉岡討論過遮罩在戀物症、變裝症、同性戀和暴露狂中如何作用；見 S4, 159-63。）

139

• **驅力（DRIVE）** 變態也是主體為了與驅力互動，積極尋求本身相關定位的一種特殊方式。透過變態，主體把自己放在驅力對象的位置，成為他者實現痛快的工具（S11, 185）。這樣的關係

其實是**幻見**（FANTASY）結構的顛倒。這就是為什麼〈康德與薩德〉的第一個圖式會把變態的公式寫成  $a \diamond S$  (Ec, 774)，也就是和幻見的基式正好相反。變態主體所占的位置是「痛快意志」（*volonté-de-jouissance*）的對象兼工具，而且這個意志不屬於他自己而是來自大他者。變態主體有所作為，追求的並不是自己的快感，而是大他者的滿足。只有為大他者工作，成為其工具，他才能得到快感；「在這裡，主體把自己當成大他者痛快的工具」（E, 320）。例如戀視癖（*scopophilia* 或 *scoptophilia*，包括暴露狂和窺視癖）就是變態主體把自己定位為視覺驅力的對象。**施虐狂 / 受虐狂**（SADISM / MASOCHISM）則是主體把自己定位為召喚驅力（*invocatory drive*）的對象（S11, 182-5）。變態主體表現驅力的結構最為明顯，而且他努力實現超越快感原則的要求也最為徹底：「在痛快的道路上走得最遠的人」（E, 323）。

佛洛伊德說：「精神官能症是變態的反面」，有些人把這句話解釋成：在**精神官能症**（NEUROSIS）中被壓抑的自然本能直接表達出來，就是變態了（Freud, 1905d: SE VII, 165）。拉岡則完全推翻這種解釋（S3, 113, 250）。首先，我們不能把驅力看成可以直接釋放的自然本能，驅力的滿足並沒有零點。第二，正如上面所說，變態主體和驅力的關係繁複夾雜，與精神官能症主體並無二致。由演化的觀點來看，變態和精神官能症的等級相同，兩者都已達到伊底帕斯情結的第三「時間」（S4, 251）。也就是說，變態「展現了（與精神官能症）相同的多向度變化、相同的豐足、相同的節奏以及相同的發展階段」（S4, 113）。所以我們有必要以另一種方式解釋佛洛伊德的話：變態和精神官能症的結構相反，而結構化的程度卻是旗鼓相當（S4, 251）。

精神官能症的特色是疑問不可免，而變態的特色則是疑問不

存在。變態主體不會懷疑自己的行為是在為大他者的痛快服務。因此變態主體極少感到他必須接受精神分析，而且在少數例外中，變態主體所以要接受分析，也都不是想要改變自己面對痛快的應對模式。許多精神分析師主張精神分析治療並不適合變態主體，原因或許就在這裡。即使在拉康派當中，也有部分分析師持同樣的看法。他們指出變態主體心中毫無疑問，與精神病患者恰好形成對比，所以要變態主體站在「不知者」的位置去面對一個「被假定知道的主體」是不可能的（Clavreul, 1967）。不過大多數拉岡派分析師並不贊同這個論點，因為這完全不符合拉岡自己的立場。例如在 1956-57 年的講座當中，拉岡便提到接受佛洛伊德治療的一位年輕女同性戀，並指出她的夢境明顯表現了變態主體的轉位效應（transference）（S4, 106-7；見 Freud, 1920a）。此外，在 1960-61 年的講座中，拉岡提到轉位效應所用的主要例證就是阿其比亞迪思（Alcibiades），而在拉岡心目中，阿其比亞迪思很清楚的是變態患者（見 E, 323；「阿其比亞迪思絕不是精神官能症患者」）。也就是說，變態主體和精神官能症患者涉及不同的問題，各自的治療方向當然會有差異，但是拉岡仍然主張，兩者都可以站在同樣的立足點上接受治療。這樣的主張還有一個重要的含意：精神分析治療變態主體，並不以排除變態行為為其目標。

## 陽形 phallus (*phallus*)

佛洛伊德在著作中常常提到陽具（penis）。他認為，不論男孩女孩都非常重視陽具，而且他們一旦發現有些人沒有



陽具，就會經歷重大的心理變化（見**閹割情結** CASTRATION COMPLEX）。然而，「陽形」（phallus）這個詞卻很少出現在佛洛伊德的著作中，就算用到了，也只是當成「陽具」的同義詞而已。當然，形容詞「陽形的」（phallic）出現的次數較多，例如用在「陽形期」（phallic phase），但由於陽形期指的是幼童（不論男女）在此發展階段只知道一種性器官——陽具，所以這種用法同樣沒有嚴格區分「陽形」和「陽具」這兩個名詞。

一般來說，拉岡比較喜歡講「陽形」而不是「陽具」，原因是要強調精神分析理論所關心的並不是生理事實上的男性性器官，而是這個器官在幻見中扮演的角色。因此，拉岡提到「陽具」通常是專指生理器官，「陽形」指的則是該器官的想像與符號功能。

這樣的詞義區分雖然並不見於佛洛伊德的著作，卻可以反映出他對陽具的各種說法中隱含的邏輯。例如，佛洛伊德提到就符號意義來說陽具與嬰兒有等同的關係，這樣小女孩才能透過擁有嬰兒的願望來緩和她的陽具嫉羨。這裡佛洛伊德講的顯然就不是真正的生理器官（Freud, 1917c）。所以我們應該可以說，拉岡在名詞上提出創新的用法，其實只是將佛洛伊德著作中原本隱而不顯的區分明確釐清而已。

「陽形」在拉岡的早期理論中並不是很重要的觀念，但是在 1950 年代中期以後，這個名詞所占的分量就愈來愈重。陽形在**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和**性別差異**（SEXUAL DIFFERENCE）的理論中特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陽形與伊底帕斯情結** 在構成前伊底帕斯期（PREOEDIPAL PHASE）的想像三角關係中，陽形是三個角之一。它是一種想

像的對象，在另外兩項也就是母親和幼童之間循環傳遞（S3, 319）。母親欲求陽形，幼童則想藉由認同陽形或認同陽形母親來滿足母親的欲望。伊底帕斯情結是父親以閹割者的身分介入這個想像三角關係，成為第四項。也就是說，他取消幼童認同想像陽形的可能性。幼童因此必須在被閹割（接受事實，承認自己無法成為母親想要的陽形）以及拒絕閹割中選擇其一。

• **陽形與性別差異** 拉岡認為，男孩和女孩都必須接受閹割，也就是說，他們必須放棄成為母親欲求對象（陽形）的可能性；就這樣，他們「與陽形確立關係……而這樣的發展與生理上的性別差異無關」（E, 282）。放棄對想像陽形的認同，為符號陽形進場鋪路，這一點不論男性女性皆然，只有在與符號陽形開展關係時，兩性才有不同。男性擁有符號陽形〔更適當的說法是「他不是沒有擁有它」（*il n'est pas sans l'avoir*）〕，女性則沒有。這裡的情況實際上相當複雜，因為男性只能在接受閹割（不再自認為想像陽形）的情況下，才能獲取符號陽形，而且女人沒有符號陽形，其實也是一種擁有（S4, 153）。

陽形的定位是屬於真實層，想像層，還是符號層？拉岡對真實陽形、想像陽形和符號陽形都有提及：

• **真實陽形** 前面已經提過，拉岡通常用「陽具」來指實際的生理器官，而將「陽形」保留給該器官的想像和符號功能。但是除此之外，有時他也會用「真實陽形」（*real phallus*）來指生理器官，或者把「符號陽形」和「符號陽具」當成幾乎沒有差別的同義詞（S4, 153）。因為他的用法不是很確定，語意有些猶疑，有些評論者就認為一般說法裡的陽形、陽具之分其實是極不穩

定的，甚至說「陽形的觀念含有依附生理器官的倒退」（Macey, 1988: 191）。

142 比較起來拉岡對想像陽形和符號陽形探討得較深入，但他並沒有完全忽略真實陽形。事實正好相反：真實陽具在小男孩的伊底帕斯情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為沒有真實陽具，小男孩的性欲就不會以幼兒自慰的方式出現。真實侵入前伊底帕斯期的想像三角關係，使得三角關係所帶來的快感轉為焦慮（S4, 225-6; S4, 341）。伊底帕斯情結設定了一個問題，也就是真實陽形發自何處。要解開伊底帕斯情結，只有以「發自真實父親」來回答這個問題（S4, 281）。真實陽形在拉岡的代數中是以  $\Pi$  來表示。

- **想像陽形** 在拉岡最早提出的陽具、陽形區分中，陽形指的是一種想像對象（S4, 31），是「陽具的形象」（E, 319）：想像中陽具可能被閹割而與身體分離，成為局部對象（E, 315），也就是「陽形形象」（E, 320）。對前伊底帕斯期幼童而言，想像陽形是母親欲求的對象，對母親的吸引超過幼童自己；因此幼童會想要認同這個對象。伊底帕斯情結和閹割情結所要求的，就是幼童必須放棄成為想像陽形的努力。想像陽形在拉岡的代數中是以小寫字母  $\phi$  來表示（ $\phi$  也表示陽形表義）。閹割則是以加負號的小寫字母  $-\phi$  來表示。

- **符號陽形** 在母子之間傳遞的想像陽形開啓了幼童一生中第一個辯證。這雖然只是想像的辯證，卻已為走向符號層舖了路，因為就傳遞的方式來說，想像元素和符號表記並沒有太大的差別（把陽形變成「想像表記」即可）。在 1956-57 年講座中，拉岡提出想像陽形的解說。這時他就明確指出：陽形也是符號對象（S4, 152），也是一個表記（S4, 191）。在 1957-58 年的講座中，他再

度提到陽形是一個表記，並進一步發展這個議題。此後這就成爲拉岡陽形理論的主要講法。拉岡說陽形是「大他者欲望的表記」（E, 290），也是痛快的表記（E, 320）。

這些問題在拉岡的論文〈陽形的表義過程〉（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phallus）中講得最明確（Lacan, 1958c）：

如果幻見指的是一種想像效果，那麼陽形並不是幻見。就它本身而言，陽形也不是一種對象（局部對象、內在對象、好對象、壞對象等等）。陽形更不是它所代表的器官（陰莖或陰核）……陽形是一個表記……我們提到它，意思是要給各種所表項效應（effects of the signified）一個整體的稱呼。（E, 285）

閹割情結和伊底帕斯情結的展開是以想像陽形爲中心，而性別差異的問題則是以符號陽形爲主軸。陽形並沒有可以相對應的女性表記；「陽形是一個沒有對應值，沒有替代項的符號。它的重點就是表記的不對稱」（S3, 176）。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主體都是透過符號陽形來取得自己的性別。

143

符號陽形無法被否定，這一點是有別於想像陽形的。這是因爲就符號層來說，沒有什麼和有什麼一樣，都屬於正項（見 E, 320）。也就是說，女人由某個角度看雖然沒有符號陽形，我們還是可以說她擁有符號陽形，因爲就符號層來說，沒有本身便是有的一種形式（S4, 153）。反過來說，男人也只有在接受閹割之後才可能獲得符號陽形。

拉岡在 1961 年進一步提出，符號陽形所以出現，是爲了填補大他者中表記不存在的地方（S8, 278-81）。這個表記不是普通

的表記，而是欲望本身真實所在（S8, 290）。1973年，拉岡又指出符號陽形是「沒有所表項的表記」（S20, 75）。

符號陽形在拉岡的代數中是以  $\Phi$  來表示。不過拉岡也告誡他的學生們，這個符號非常複雜，只把它看成符號陽形是不夠的（S8, 296）。比較正確的做法是把它讀成「陽形運算」（phallic function; S8, 298）。1970年代初，拉岡在他的性分化公式中納入這個符號。他用述語邏輯（predicate logic）來陳述性別差異的問題，導出兩個陽性位置的公式和兩個陰性位置的公式。這四個公式全部以陽形運算為中心；這裡的陽形運算就等於是閹割運算。

• **對拉岡的批評** 在拉岡提出的所有觀念中，引起最多爭論的就是陽形。這個觀念所受到的批評主要可以分為兩種。

首先，有些女性主義者認為，拉岡對陽形賦予優勢地位，顯示他只是在重複佛洛伊德的父權姿態（如 Grosz, 1990）。有些女性主義者想為拉岡辯護。她們認為，拉岡提出陽形和陽具之分，是不必簡化為生理構造而仍能解釋性別差異的一種做法（如 Mitchell and Rose, 1982）。

第二種主要的反對意見是由德希達提出（Derrida, 1975），並有許多人加以呼應。德希達認為，雖然拉岡明白表示反對超越，陽形的運作方式卻等於是一個超越項，是理想的意義保障者。德希達質疑，既然所有表記的成立靠的都是表記與表記之間的差異，怎麼會有一個「優勢表記」得到這樣的特殊地位？換句話說，陽形再度設立了「有」（presence）的形上學，也就是德希達所謂的理言中心論（logocentrism）。所以德希達的結論是：拉岡以陽形中心論來呼應理言中心論，設立了以陽形理言一體為中心（phallogocentric）的思想系統。

## 哲學 philosophy (*philosophie*)

佛洛伊德認為哲學與藝術、宗教一樣，都是偉大的文化體制——是指向文明高度發展狀態的指標。不過，他心目中哲學和精神分析的關係卻顯得相當不確定。一方面，他讚揚像恩培多克力（Empedocles）、尼采（Nietzsche）這樣的哲學家，因為他們憑直覺得到的知識與後來精神分析師辛苦調查研究所得到的成果不謀而合（Freud, 1914d: SE XIV, 15-16）。但在另一方面，他又一再批評哲學家因為弄不清楚精神與意識之分，而根據單純的先驗判斷來排除無意識的存在（Freud, 1925e[1924]: SE XIX, 216-17）。另外，他也把哲學系統比作妄想症幻覺（Freud, 1912-13: SE XIII, 73）。

精神分析和哲學的關係在拉岡的著作中也是頗不明確。一方面，拉岡認為精神分析與哲學系統的統合式說明完全不同（S1, 118-19; S11, 77），並且把哲學視為**主位**宣訴（discourse of the MASTER），也就是精神分析的顛倒（S20, 33）。但在另一方面，拉岡在著作中卻一再引用哲學家的說法。事實是，這種引用常被視為拉岡的獨特標記，是一般精神分析理論家見不到的。最常被拉岡引用的哲學家如下：

- **柏拉圖**（Plato） 拉岡常將精神分析的方法比擬成蘇格拉底式對話（見**辯證** DIALECTIC）。他也明確引用一些柏拉圖的著作，尤其是《饗宴》（*The Symposium*）；在 1960-61 年的講座中，他用極大篇幅討論這個著作。

-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拉岡在 1964 年的講座中討論到亞里

斯多德提出的因果類型（見**偶然 CHANCE**），並在 1970-71 年的講座中討論到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學。

- **笛卡兒 (Descartes)** 拉岡認為**我思主體 (COGITO)** 的哲學呈現了現代人心理的精要 (S2, 6)，所以他的著作一再引用笛卡兒的說法。拉岡的主體既是笛卡兒式主體（起於懷疑，追求確信），但同時也顛覆了笛卡兒式主體。

- **康德 (Kant)** 康德的道德哲學，也就是《實踐理性批判》，是拉岡最感興趣的部分。在探討倫理的講座（1959-60）以及論文〈康德與薩德〉（Kant with Sade; Lacan, 1962）中，他用很大的篇幅討論康德哲學這個部分。康德的絕對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被拉岡用來闡述佛洛伊德的超我觀念。

- **黑格爾 (Hegel)** 在 1933-39 年之間，科耶夫 (Alexandre Kojève) 在高等教育學院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開設一系列黑格爾講座〔這些演講後來由科諾 (Raymond Queneau) 收集出版，見 145 Kojève, 1947〕。拉岡當時參與了這些講座。科耶夫的演講對拉岡的著作，尤其是早期著作，影響極大。拉岡只要提到黑格爾，他指的一定是科耶夫對黑格爾的解讀。拉岡重視辯證思考、使用**美麗靈魂 (BEAUTIFUL SOUL)** 的觀念、**講主人 (MASTER)** 與**奴隸**的辯證、認為動物和人類的**欲望 (DESIRE)** 有別，都是受到黑格爾思想的影響（僅舉數例）。

- **海德格 (Heidegger)** 拉岡與海德格頗有交往。他曾探訪海德格，也翻譯了一些海德格的著作。拉岡的理論常出現存有

(BEING) 的形上學討論，又認為完全言說 (full SPEECH) 與空白言說 (empty speech) 有別，都可以顯示海德格的影響。

以上所舉只是拉岡最常提到的哲學家。其他還有許多哲學家的著作曾被拉岡拿來討論，如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斯賓諾莎 (Spinoza)、沙特 (Sartre) 等等。

拉岡的學說涉及許多哲學學派和研究領域。在早期著作中，拉岡立場顯然較偏向現象學，在 1936 年還說他提出的是「精神分析經驗的現象學描述」(Ec, 82-5)。不過後來他立場轉變，又相當反對現象學。在 1964 年，他對梅洛龐蒂 (Merleau-Ponty) 的《知覺現象學》提出批判 (S11, 71-76)。拉岡認為精神分析處理本體論的問題，採取的是物質論 (MATERIALISM) 的立場，與任何形式的觀念論 (idealism) 都不相容。拉岡也關心認識論和科學 (SCIENCE) 哲學的問題，而且在方法上一貫偏向理性主義而不是經驗主義。

要進一步瞭解拉岡與哲學的關係，可以參閱 Juranville (1984), Macey (1988: ch. 4), Ragland-Sullivan (1986) 與 Samuels (1993)。

## 恐懼症 phobia (*phobie*)

在精神病學中，恐懼症通常是指對特定對象（例如某種動物）或特定情境（例如離家外出）有極度畏懼的反應。患有恐懼症的人在接觸恐懼對象或身處所畏懼的情境時會感到焦慮 (ANXIETY)，並發展出「閃躲策略」來避免這種經驗。這種閃躲策略可能會越來越嚴苛，使案主的生活嚴重受限。

佛洛伊德寫過一篇病例研究，是他對恐懼症研究最重要的貢



獻。病例中的患者是一位男童，佛洛伊德將他稱作小漢斯（Little Hans）。在五歲生日前不久，小漢斯對馬產生嚴重畏懼，因為害怕在街上遇到馬而不敢走出家門。在小漢斯的病例研究中，佛洛伊德認為初期焦慮的出現（尚未有依附對象）與後續固定以馬為對象的畏懼是不同的；嚴格來說，只有後者才是恐懼症。佛洛伊德主張，漢斯與母親接觸產生性興奮，而焦慮就是性興奮的變形；馬則代表父親，漢斯怕的就是父親的懲罰（Freud, 1909b）。

146 拉岡在 1956-57 年的講座中詳細解讀小漢斯這個病例，從而提出他自己對恐懼症的看法。他跟佛洛伊德一樣，也強調恐懼症與焦慮必須分開：焦慮先出現，而恐懼症則是一種防衛態勢，它的作用是把焦慮集中在某一特定對象，使焦慮轉變為畏懼（S4, 207, 400）。然而，拉岡卻不接受佛洛伊德認為恐懼對象代表父親的看法，而是認為恐懼對象有一個基本性質，也就是它並非只代表一個人，而是系列式的代表不同的人（S4, 283-8）。拉岡指出，漢斯在恐懼症的不同階段對他所畏懼的馬做了許多描述，而各種描述之間的差異非常大；例如有一次漢斯說他怕馬會咬他，另一次他則說馬會跌倒（S4, 305-6）。拉岡認為，馬在這些不同的說法裡分別代表漢斯生活經驗中不同的人（S4, 307）。因此馬的作用並不能定位為單一所表項，因為它是沒有固定意義的表記，可以替換為一系列不同的所表項（S4, 288）。

拉岡主張，漢斯所以罹患恐馬症，是因為真實父親沒有以閹割者的姿態進場，也就是說，沒有扮演好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中父親該扮演的角色（S4, 212）。當漢斯的性欲以幼兒自慰的方式出現，原本是快感來源的前伊底帕斯期三角關係（母親－幼童－想像陽形）會轉變性質，成為焦慮的起因。這時真實父親應該進場，對漢斯進行符號閹割來緩和這種

焦慮。但實際上真實父親沒有進場，於是漢斯就被迫透過恐懼症來尋找代理。漢斯的恐懼症藉由想像對象（馬）來產生作用，重整漢斯的符號世界，幫助他由想像層過渡到符號層（S4, 230, 245-6, 284）。所以恐懼症絕對不只是單純的負面現象；它可以啟動符號面向，雖然只是以權宜手段來解決問題，卻還是能轉變引起創傷的情境，讓它進入觀念與經驗（S4, 82）。

所以，恐懼對象是一個想像元素，它可以成為表記，用來代表構成主體世界的各種元素。對漢斯而言，馬在不同的時間點可以代表父親、母親、妹妹、朋友、他自己，還有許多別的事物（S4, 307）。小漢斯以「恐懼症表義替代的水晶球」為中心，展開組合對象的各種可能性，在過程中一一檢視造成想像層無法過渡到符號層的各種不可能性，透過表義替代的等同關係來解開不可能性的死結（E, 168）。換句話說，恐懼症所扮演的角色與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理論裡神話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恐懼症作用在個人層次，神話則作用在社會層次。李維史陀認為神話的重點並不在構成神話的個別元素有何「自然」或「原型」（archetypal）意義，而是各種元素如何組合，如何打散重組，而不管元素本身如何改變位置，不同位置之間的關係會始終維持不變（Lévi-Strauss, 1955）。這種相同元素一再重組的過程可以馴化不可能的情境，因為情境中不可能性的各種形式會在這個過程中一一現形（S4, 330）。

147

就恐懼症患者的治療來說，拉岡的理論有何實際意義？治療的目標應該是幫助主體將涉及恐懼表記的各種組合形式作到底（work through），而不只是降低敏感（如行為療法），或單純的就恐懼對象來提供意義說明（例如說：「馬就是你的父親」）。治療應該幫助主體，按照自己的條件來展開個人神話；如果最後

主體能窮盡組合表義元素的所有可能，恐懼症就可以化解（S4, 402）。（這裡我們必須記得，拉岡對小漢斯病例的討論是以童年恐懼症為確定範圍，他的說法是否適用於成人的恐懼症是有待探討的。）

在小漢斯的病例研究中，佛洛伊德自己已經指出：恐懼症在精神疾病學中一向定位並不明確。他想要設法改善這種分類不確定的情況，不過他所提出的辦法卻還是有模糊的地方。一方面，由於恐懼症的症狀也會出現在精神官能症和精神病患者身上，佛洛伊德認為恐懼症不能算是一種「獨立的病理過程」（Freud, 1909b: SE X, 115）。另一方面，在同一篇研究中，他又找到一種以恐懼症為主要症狀的精神官能症。佛洛伊德把這種新的診斷類型稱作「焦慮型歇斯底里」（anxiety hysteria），因為這是與「轉化型歇斯底里」（conversion hysteria）不同的新類型（在此之前，佛洛伊德提到歇斯底里指的都是轉化型歇斯底里）。這樣一來，佛洛伊德的說法就顯得模稜兩可；他的意思好像是說：恐懼症可以是一種症狀，**同時**又是一種層次較高的臨床項目。拉岡的著作延續了佛洛伊德的雙重性，不過因為用詞不同，他的問題變成：恐懼症是一種**症狀**（symptom），還是一種**結構**（STRUCTURE）。按拉岡通常的說法，精神官能症結構只有兩種（歇斯底里與強迫型精神官能症），而恐懼症是症狀而非結構（S4, 285）。不過，拉岡在某些地方把恐懼症列為歇斯底里與強迫型精神官能症之外的第三種精神官能症形式，又似乎是在說恐懼症也是一種結構（例如 E, 321）。例如在 1961 年，他說過恐懼症是「精神官能症最根本的形式」（S8, 425）。這個問題直到 1968-69 年的講座才得到解決。拉岡說：

我們不能說它（恐懼症）是臨床項目，只能說它像是一個不斷變換的轉盤（*plaque tournante*）。要瞭解它，就必須考慮它通常是如何向鄰接類型傾斜，在精神官能症的兩個大類也就是歇斯底里與強迫症之間搖擺不定。另外，它與變態之間也有類似的關係。

（Lacan, 1968-9, Chemama 1993: 210 引）

所以拉岡認為，恐懼症的層次與歇斯底里、強迫型精神官能症是不同的，它不是一種臨床結構，而是一個分流的關口，可能向歇斯底里，也可能向強迫型精神官能症轉變，同時與變態結構也有某些關聯。戀物對象與恐懼對象頗相似，可以用來說明恐懼症與變態的關聯：這兩種對象都是原件失落後用來填補空位的符號替代，而且兩者都可以為主體的存在空間設立結構。此外，恐懼症和變態所以會發生，都是因為由前伊底帕斯想像三角關係過渡到伊底帕斯期符號四項式（*quaternary*）的過程遇到阻礙所造成的。

148

### 快感原則 *pleasure principle* (*principe de plaisir*)

拉岡如果單獨提到「快感」，他指的一定是快感原則當中的原則，而不是指快樂的感覺。

所謂快樂原則是佛洛伊德在他的後設心理學著作中提出來的「心理運作的兩個原則」之一（另一個原則是**現實原則** REALITY PRINCIPLE）。快感原則就是以取得快感，避免不快為唯一目標的原則。

在 1954-55 年的講座中，拉岡首次對快感原則作出較深入的

討論。他呼應佛洛伊德認為神經刺激量減少會帶來快感，增加則造成不快的說法，指出快感原則就像是一種恆定裝置，它的作用是将神經刺激量維持在可以運作的最低水準（S2, 79-80）。佛洛伊德又說死亡驅力可以「超越快感原則」；拉岡也根據這個觀點，提出快感原則與死亡驅力是互斥的，前者是「還原傾向」，後者則是「重複傾向」（S2, 79-80）。

1960年，拉岡開始發展快感與痛快（*JOUISSANCE*）互斥的想法。這個想法在他的理論中很快就變成一個重點。這裡痛快指的是神經刺激超量的情況，會因違背快感原則而成為防堵的目標。也就是說，快感原則成為一種符號律法，一種命令，可以表達為「越想要就越不能要」（這就是為什麼佛洛伊德原本想把快感原則稱作「不快原則」；見 Freud, 1900a: SE V, 574）。快感原則是恆定、平衡狀態的防衛者，而痛快則隨時有破壞、傷害穩定之虞。

整體來說，快感原則的作用就是不斷製造符號表記來滿足主體的需求，引導主體在表記間不斷轉換，讓用來調節精神機器整體運作的緊張狀態維持在最低。（S7, 119）

換句話說，快感原則就是亂倫禁制，就是「主體與原物（*das Ding*）間距離的調節者」（S7, 69；見原物 THING）。主體一旦違背禁制，太接近原物，就會受罰。只有驅力才能允許主體違背快感原則，所以我們可以進一步說，所有驅力都是死亡驅力（DEATH DRIVE）。

由於快感原則和禁制、律法、調節有關，它的定位顯然是屬於符號層，而痛快則是屬於真實層。所以說快感原則指的是

「除了表記優先，還是表記優先」(S7, 134)。但這樣一來，拉岡的說法就產生背反，因為符號層也是**重複衝動**(REPETITION compulsion)的勢力範圍，而且按佛洛伊德的說法，重複衝動正是**超越**快感原則的力量所在。拉岡講快感原則，有些地方的確會令人感到與重複衝動幾乎沒有不同：「快感原則的作用就是給人一個必須一再找回，卻又永遠不能保有的東西，讓他不斷的去追尋」(S7, 68)。

149

### 黏扣點 *point de capiton*

黏扣點在拉岡著作的英譯本裡有許多譯法，例如「接襯點」(quilting point)或「錨定點」(anchoring point)。爲了避免譯法不一造成的混淆，本書並未英譯而直接使用法文原文。所謂黏扣點，在法文最簡單的意思就是固定襯墊的鈕扣。這裡它指的是一種類比關係：「製作床墊的人爲了避免一大堆填充物不受節制到處移動，會在某些地方多縫幾針」(Bowie, 1991: 74)。黏扣點就像這些地方，是「表記與所表項互相接合的點」(S3, 268)。拉岡是在1955-56年討論精神病的講座中提出這個名詞，用來說明雖然所表項會在表記底下不斷滑動(見**滑動**SLIP)，但正常(精神官能症)主體還是會保有某些基本的「固著點」，可以在表記與所表項之間產生短暫的固定作用。這樣的固著點多少不拘，但一定是「所謂正常人所需」，因爲固著點「如果無法建立，或失去作用」，就會產生**精神病**(PSYCHOSIS; S3, 268-9)。拉岡的說法有助於解釋爲什麼在精神病經驗裡，「表記與所表項會呈現爲完全分離的狀態」(S3, 268)。

所以，黏扣點是符號表記扣住表義鏈所形成的點；表記藉此「切斷原本無止盡的表義運動」(E, 303)，成立人不得不接受的，意義固定的假相。表義鏈含有接續與共列這兩面向，因此黏扣點也有同樣的面向：

1. 黏扣點含有接續的面向，因為溝通要成立，靠的是斷句 (PUNCTUATION) 的回溯效果。一個句子整個講完，我們才能以回溯的方式決定句子的前半段是什麼意思。這個機制可以用欲望圖解 (GRAPH OF DESIRE) 的核心部分 (elementary cell) 來說明：圖中動線  $S - S'$  和動線  $\triangle - S$  靠左邊的交叉點就是黏扣點。

2. 黏扣點也有共列的面向，也就是代稱 (METAPHOR)。有了代稱，表記才能跨過隔離線，進入所表項。「(黏扣點的) 共列結構較隱晦，不過我們要回到源頭，就要有這個共列結構來帶路。這裡的共列結構就是代稱」(E, 303)。

## 前伊底帕斯期 preoedipal phase (*stade préœdipien*)

所謂前伊底帕斯期乃是伊底帕斯情結 (OEDIPUS COMPLEX) 形成之前的性心理發展期。這個詞在佛洛伊德的著作中較晚提出，要到晚期女性性欲的討論中才出現 (Freud, 1931b)。

150 在拉岡之前，論者通常認為前伊底帕斯期指的是一種母與子之間的二元關係 (DUAL RELATION)，在具中介性的第三項出現後即結束。然而拉岡指出，這樣解釋會造成精神分析理論無法處理這個觀念。結構是精神分析唯一的處理對象，而要有結構，最少就要有三個項目。因此前伊底帕斯期如果是純粹的二元關

係，就「無法以精神分析的方式來理解」（E, 197）。幼童永遠不可能完全與母親獨處，因為第三者總是會存在（S4, 240-1）。

因此拉岡談前伊底帕斯期，指的都是三角關係而不是二元關係（S4, 81）。前伊底帕斯期的三角關係就是在母與子的二元關係加入具中介性的第三元素，也就是陽形（PHALLUS）。陽形是一個想像對象，透過一連串的交換動作流通在母與子之間。在1957-58年的講座中，拉岡並不由前伊底帕斯期的角度來看待這裡的三角關係，而是把它視為伊底帕斯情結的第一「時間」。

不論是說成前伊底帕斯期，還是說成伊底帕斯情結的一個暫態，重點是當嬰兒感受到母親有欠缺，母親、幼童、陽形的想像三角就會產生。嬰兒知道只有他自己並不會使母親感到完全滿足，她總是會不斷想要別的東西（陽形）。這樣一來，幼童會希望變成陽形，從而陷入一場充滿誘惑的求愛遊戲。幼童身陷其中，「他在之處永遠不會真的有他，他不在之處也不會完全沒有他」（S4, 193；另見 S4, 223-4）。在1956-57年的講座中，拉岡分析了小漢斯（Little Hans）的案例（Freud, 1909b）。他說明小漢斯玩的遊戲在一段時間內的確能夠滿足他，而且其中也沒有什麼內在因素可以打斷這個前伊底帕斯期的美好時光（S4, 226）。然而，外物會在某個時間侵入，在遊戲中引進不協調的焦慮感。這個「外物」就是驅力最早的湧動，表現為嬰兒期自慰（S4, 225-6）。就這樣，真實器官的加入改變了想像三角，使它成為一個死亡遊戲，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幼童面對張開血盆大口的全能母親，只能讓她的欲望為所欲為，毫無抵抗能力（S4, 69, 195）。幼童要從這場死亡遊戲脫身，只能靠父親的，也就是第四項的加入。根據符號律法，父親宣示他是具備正當性的陽形擁有者。

對拉岡來說，前伊底帕斯期所以值得探討，不只是因為它是



導向伊底帕斯情結的過渡階段，也是因為所有變態的開始都可以追溯到這個時期（S4, 193）。變態（PERVERSION）總是與前伊底帕斯期三角關係中，以其他項為對象產生某種認同關係有關。這個認同對象可能是母親，也可能是想像陽形（或者兩者皆是，如戀物癖）。

### 剝奪感 privation (*privation*)

151 在 1956-57 年的講座中，拉岡把「對象欠缺」分成三種：剝奪、阻卻、閹割（見欠缺 LACK）。這三種欠缺分別歸屬於不同的支系（order），分別有不同的發動者，並分別涉及不同的對象。剝奪指的是真實層中符號對象（符號陽形）的欠缺。剝奪的發動者則是想像父親。

拉岡討論剝奪，目的是想要以更嚴謹的方式說明佛洛伊德提出的，女性閹割和陽具嫉羨這兩個觀念。根據佛洛伊德的說法，幼童知道有些人（女人）沒有陽具，就會產生創傷，而且其效應會因男童女童而有不同（見閹割情結 CASTRATION COMPLEX）。男童逐漸產生畏懼，害怕自己的陽具被割掉，女童則會認為陽具非常有價值，因而欽羨擁有陽具的男童。女童認為母親必須為剝奪她的陽具負責，因此把好感轉向父親，希望他能夠給她小孩，當作失去陽具的符號性替代（Freud, 1924d）。

剝奪指的就是女性欠缺陽具。顯然這是真實層的欠缺。但是按真實層的定義：「真實是完滿的」，也就是說，真實層本身並不會有欠缺，所以「剝奪的觀念……預設了對象在真實層中被符號化」（S4, 218）。換句話說，幼童之所以能知道陽具（真實器官）

不在，是因為他先有某種陽具「應該在」的想法。這已經等於是把符號帶入真實。所以，真正的欠缺指的並不是真實器官，因為就生理上來說，就算沒有陽具，陰道也不能說是不完整。真正的欠缺指的是符號對象，也就是符號陽形。在女童的無意識中，陽形可以由自己的小孩代替，也可以說明其中的符號性。佛洛伊德認為，女孩透過擁有小孩的欲望來緩和陽具嫉羨，是「從陽具滑向小孩——與符號公式的運作可以說沒什麼不同」（Freud, 1924d: SE XIX, 178-9）。

佛洛伊德認為女童要母親為剝奪她的陽具負責，拉岡卻認為想像父親才是剝奪的發動者。不過這兩種講法並非必然互相抵觸。雖然被母親剝奪陽具的想法會使女童憎恨母親並轉向父親，希望父親能提供符號性替代，但是後來父親還是不能滿足她擁有小孩的欲望，這時她會將憎恨轉向父親。

佛洛伊德認為陽具嫉羨會持續到成年，不但表現為透過性交來享受陽具的欲望，也表現為擁有小孩的欲望（既然父親無法給她小孩，女人會轉以其他男人為對象）。拉岡認為，就算女人擁有小孩，她的被剝奪感也無法消除。不管擁有幾個小孩，女人對陽形的欲望始終不會得到滿足。幼童在極早的階段就會感受到母親基本的不滿足（S4, 194），並發現母親的欲望有其他對象，非母子關係所能涵蓋——這就是想像陽形。於是幼童認同想像陽形，希望藉此來滿足母親。就這樣，母親的被剝奪感改變了一切，使幼童第一次經歷到欲望辯證。

## 進步 progress (*progrès*)

拉岡說，他的學說無法容納進步以及其他人文主義觀念。「進步這個詞預設了妥善的解決必定存在，而在這個意義下，進步的觀念在我的論點裡從未出現過」(S17, 122)。在這方面，拉岡基本上是一個悲觀的思想家，而且他也能從佛洛伊德的著作中找到根據來支持自己的悲觀立場。這些是佛洛伊德著作中較陰鬱的部分，例如《文明及其不滿》(Freud, 1930a)。這些著作使拉岡可以說：「佛洛伊德絕對不是進步論者」(S7, 183)。

拉岡反對進步的觀念，不僅是因為進步是以直線前進的單向時間 (TIME) 為觀念基礎，也因為進步預設了統合 (synthesis) 可能存在 (見辯證 DIALECTIC)。除進步外，拉岡也反對其他相關觀念，例如性心理發展 (DEVELOPMENT) 可以按單向時間序列來分期的觀念。

不過在特定意義下，拉岡仍然會談到進步：這就是精神分析治療 (TREATMENT) 裡的進步。治療是一個有開始也有結束的過程，只要治療向某個方向移動而不是「膠著」在某個地方，我們就可以談進步。只要新的材料不斷浮現，治療就有進步。我們甚至可以說，精神分析治療是一種「以真相為目標的進程」(E, 253)。

## 投射 projection (*projection*)

投射是一種防衛機制，指的是內在的欲望 / 想法 / 感覺被移置，轉而出現在主體之外，也就是另一個主體中。例如一個人如

果有外遇之實（或相信自己不忠），就可能爲了對抗罪惡感而指控伴侶外遇。

按佛洛伊德和許多精神分析師的用法，「投射」所指的機制可能出現在精神病，也可能出現在精神官能症（強度可能各有不同）。拉岡則將「投射」理解爲精神官能症專有的機制，與出現在精神病的類似現象（拉岡稱爲**阻離** FORECLOSURE）有明確的區分。投射的根源是自我（ego）與對象（counterpart）之間的想像二元關係（S3, 145），而阻離則是超出想像層，涉及某一個未受符號層節制的表記。

拉岡也不接受**內攝**（INTROJECTION）是投射反面的說法，他以爲內攝與投射是相當不同層次的過程；投射是一種想像機制，而內攝則是一種符號過程（Ec, 655）。

## 精神分析 psychoanalysis (*psychanalyse*)

精神分析是由佛洛伊德（1856-1939）基於無意識的發現所提出的理論與實踐。佛洛伊德把精神分析分成三種：（1）一種用來研究無意識心理過程的方法，（2）一種用來治療精神官能疾病的方法，（3）在精神分析研究及治療方法啓發下形成的一組有關心理過程的理論（Freud, 1923a: SE XVIII, 235）。因此單就詞義來說，「精神分析」的意思是相當模糊的，既可以指實踐，也可以指理論或實踐加理論。在本辭彙中，如果需要避免意義模糊，我們會用「精神分析治療」來指精神分析的實踐，用「精神分析理論」來指精神分析的思想體系。

拉岡最早接受的是精神科醫師的訓練，後來轉向精神分析

仍是以輔助精神科研究為目的。到了 1930 年代，拉岡自己也開始接受精神分析師訓練。從此時起到 1981 年辭世為止，拉岡是專職的執業精神分析師，並致力於開發精神分析理論。在整個過程中，拉岡建立了一種高度創新的，討論精神分析的方式，既反映也塑造了他在治療執行面的創新做法。由這個角度看，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拉岡派精神分析治療。然而，拉岡從來未承認他創造了特殊的「拉岡派」精神分析。事實反而是：他講到自己的精神分析方法，總是只說「精神分析」，意思是他自己的方法是精神分析唯一的正確版本，唯一符合佛洛伊德精神的正法。除了拉岡派之外，精神分析理論還有三個主要流派（**克萊恩精神分析學派 KLEINIAN PSYCHOANALYSIS**、**自我心理學 EGO-PSYCHOLOGY**、**對象關係理論 OBJECT-RELATIONS THEORY**）。由拉岡的觀點看，這些都是偏離正統的精神分析，而他自己回歸佛洛伊德，目的就是要導正其他學派的錯誤（見**佛洛伊德，回歸 FREUD, RETURN TO**）。

從一開始，拉岡便主張精神分析理論不是宗教論述而是一個有特定對象的科學論述（見**科學 SCIENCE**）。由於精神分析理論不是一種通用的主導宣述（**master discourse**），而是以特定情境為對象的理論，因此如果有人把精神分析理論發展出來的觀念應用在其他對象，這種做法並不能稱為「應用精神分析」（Ec, 747）。精神分析是一門獨立的學問，它可能會從許多其他領域借用觀念，但這並不表示它必須依賴其他領域，因為它會以獨特的方式修改這些觀念。所以精神分析不是**心理學（PSYCHOLOGY）**的一支（S20, 77），不是**醫學**的一支，不是**哲學（PHILOSOPHY）**的一支（S20, 42），也不是**語言學（LINGUISTICS）**的一支（S20, 20）。由於精神分析的目的不是「治癒」而是呈現真相，

它也絕對不是一種心理治療 (Ec, 324)。

## 心理學 psychology (*psychologie*)

在 1950 年之前的著作中，拉岡把精神分析和心理學看成近親，兩者可以互相借鏡。雖然他對聯想心理學的粗糙觀念極為不滿，但拉岡還是認為精神分析可以提供一些真正符合科學的觀念，如心像 (IMAGO)、情結 (COMPLEX) 等，幫助心理學改正既有的錯誤，建立一種「正見的心理學」(authentic psychology) (Lacan, 1936)。

然而在 1950 年之後，精神分析應該由心理學分離出來的看法逐漸確立，而且立場不再改變。首先，拉岡認為心理學是以動物心理〔動物行為 (ethology)] 為理解範圍：「以最確實的意思來說，心理現象就是動物行為現象，也就是生物個體相對於所處的自然環境所產生的所有行為」(S3, 7)。這並不是說心理學不適用於人類，因為人也是動物，而是說心理學無法處理人類所以為人類的獨特性所在（雖然拉岡也曾經說過，自我和自戀的理論「擴大」了現代動物行為學研究的範圍；見 Ec, 472）。這就是拉岡的看法：心理學的範圍太小，只包括到適用所有動物（包括人類在內）的一般行為法則。拉岡不接受「動物心理和人類心理可以切割的學說」，認為「這種學說完全不用考慮」(Ec, 484)。但對行為主義認為一套通用行為法則可以說明所有人類精神現象的說法，拉岡也堅決反對。只有精神分析才能解釋人類特有的精神現象，因為精神分析揭露了人類主體性的語言基礎。

154

在 1960 年代，拉岡在著作中進一步強調精神分析和心理

學的區隔。他認為心理學本質上是一種「技術專家剝削」的工具 (Ec, 851; 另見 Ec, 832), 而且其中充斥各種假象, 包括完整、綜合、自然 (NATURE) 與本能、自主與自覺意識等 (Ec, 832)。另一方面, 精神分析推翻了這些心理學家念念不忘的假象。就這個意思來說, 「佛洛伊德的揭示完全脫離了心理學」(S17, 144)。例如「主體的單一性」是心理學最堅持的假象 (E, 294), 而精神分析則確立了主體分裂或鎖離 (barred), 徹底顛覆了這種想法。

## 精神病 psychosis (*psychose*)

19 世紀的精神病學開始使用精神病一詞來指稱所有精神疾病。佛洛伊德在世時, 精神病和**精神官能症** (NEUROSIS) 的基本區分逐漸獲得接受。此時精神病指的是特別嚴重的心理疾病, 而精神官能症則是指較輕微的失常。佛洛伊德沿用這個基本區別, 並在數篇文章中加以申論 (例如 Freud, 1924b and 1924e)。

拉岡在投入精神分析之前早已受到精神病的吸引。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一位女性精神病患者, 論文中稱作艾美 (Aimée)。這個研究使他開始鑽研精神分析理論 (見 Lacan, 1932)。許多人認為拉岡受到這位病患啟發, 就像佛洛伊德受到早期他治療的精神官能症病患啟發 (她們也都是女性)。換句話說, 佛洛伊德開始探討無意識是透過精神官能症, 而拉岡則是透過精神病。此外, 拉岡那種扭曲纏結, 有時幾乎無法理解的書寫、談話風格也常被比擬為精神病患者的宣訴 (discourse)。先不論這樣的比擬是否合理, 精神病的討論在拉岡的著作中可以列入最重要, 最具原

創性的部分，這是沒有疑問的。

拉岡對精神病最詳盡的討論出現在 1955-56 年的講座，其標題就是《精神病》。這個講座的內容涵蓋了後來拉岡派精神分析在**瘋狂**（MADNESS）部分的主要學說。精神病被定義為三種臨床**結構**（STRUCTURES）之一，以**阻離**（FORECLOSURE）的動作為特徵。阻離就是**父之名**（NAME-OF-THE-FATHER）沒有被整合到精神病患者的符號世界中（它被「阻離」），結果就是符號層出現一個缺口。所謂符號層出現缺口，並不是說精神病患者沒有無意識：正好相反，精神病的情況是「無意識存在，但無法運作」（S3, 208）。所以精神病結構的起因是伊底帕斯情結的運作出現某種異常，父格定式（paternal function）有欠缺；更具體的說就是：父格定式在精神病裡被減縮為父親形象（符號被減縮為想像）。

在拉岡的精神分析中，精神病是一種臨床結構，與精神病現象如**錯覺**（DELUSION）、**幻覺**（HALLUCINATION）是有區別的。判定精神病現象存在有兩個條件：一是主體必須有精神病結構，一是父之名必須被「召喚到符號位置，與主體形成對抗」（E, 217）。如果沒有第一個條件，即使父格表記（paternal signifier）造成衝突，也不會引起精神病現象；精神官能症患者絕對不會「變成精神病」（見 S3, 15）。如果沒有第二個條件，精神病結構則會繼續潛伏。因此，主體雖然帶有精神病結構，還是有可能永遠不會陷入錯覺或經歷幻覺。如果兩個條件都具備，精神病就會被「觸發」，潛伏的精神病便會以幻覺與（或）錯覺的方式轉為顯性。

拉岡的主張是以他對史瑞伯案例（Freud, 1911c）的詳細閱讀為基礎的。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是德勒斯登（Dresden）上



訴法院的法官。他把自己的妄想症錯覺紀錄下來，後來佛洛伊德對這些紀錄詳加分析，成為他在精神病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貢獻。拉岡認為史瑞伯的精神病所以被觸發，一個因素是他無法生育小孩，另一個因素則是當時他正要出任重要的司法職位。這兩個經驗迫使他面對真實層中父子關係（paternity）的問題，等於是把父之名召喚到符號位置，與主體形成對抗。

1970年代，拉岡根據**波氏結**（BORROMEAN KNOT）的觀念來重新思考他對精神病的解釋。波氏結的三個環代表三個支系：真實層、符號層、想像層。在精神官能症中，這三個環是以特殊的方式連鎖在一起的，可是在精神病中，三個環的連鎖被解開了。不過在某些情況裡症狀形構（symptomatic formation）也可能會成為第四環，把原先的三個環套在一起（見**核心症狀 SINTHOME**），這樣精神病的解離狀態就可以避免。

156 拉岡接受佛洛伊德的看法，認為精神病雖然對精神分析理論有其重要性，但其實已經超出古典精神分析治療方法的範圍，因為古典精神分析治療只適用於精神官能症；「在（佛洛伊德）原先實行的經驗範圍（也就是精神官能症）之外使用他的技巧，就像船在沙地上，船上的人仍然奮力划槳一樣可笑」（E, 221）。古典精神分析的治療方法不僅不適用於精神病患者，甚至應該排除使用。拉岡舉例說，精神分析的技巧包含使用診床與自由聯想，很容易觸發隱性精神病（S3, 15）。這就是為什麼拉岡派分析師通常會遵循佛洛伊德的建議，在接受新病患，開始治療之前先作數次面談（Freud, 1913c: SE XII, 123-4）。經過合理程序，確定病患不是精神病之後，分析師才會要求病患躺在診床上，進行自由聯想。

這並不是說拉岡派分析師不治療精神病患者。正好相反，拉

岡派分析師在精神病治療方面致力頗深，只不過其治療方法與用於精神官能症、變態的方法大有不同。拉岡自己也曾治療過精神病患者，但很少提到他所用的技巧。他無意就精神病的治療提出技術程序，只簡單談到其中涉及的前置作業問題（Lacan, 1957-8b）。

有些人分析精神病只考慮想像層，拉岡並不贊成這種做法。「在想像的層次探討精神病，並不會有什麼結果，因為想像機制雖然會造就精神病異化（alienation）的形式，卻與其動態變化無關」（S3, 146）。拉岡把重點擺在符號層，所以能指出精神病基本的決定因素，也就是阻離以及阻離之後主體被「囚禁」在想像層所造成的符號層缺口。對符號層的強調也使拉岡特別重視精神病的語言現象：「對我們來說，認識語言現象對精神病的重要性，是最有意義的收穫」（S3, 144）。

在精神病造成的語言現象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語言失調。拉岡認為出現語言失調是成立精神病診斷的要件（S3, 92）。他特別注意的精神病語言失調包括以字代句（holophrases）和大量創字（包括病患自創字與舊字新義）（Ec, 167）。1956年，拉岡提出語言失調的起因是精神病患者能用的黏扣點（POINTS DE CAPITON）數量不足。黏扣點數量不足是指表記（signifier）底下的所表項（signified）不斷滑動，造成表義過程徹底失敗；這是精神病的經驗的特徵。因為不斷有「變體表記噴出，想像災難逐漸成形，最後到達一定強度，表記與所表就穩定下來，形成錯覺代稱」（E, 217）。另一種說法是：「主體與形式化最徹底的表記也就是純粹表記的關係」（S3, 250）。這個主體與「形式化最徹底的表記」的關係就是「精神病的核心」（S3, 250）。「如果說精神官能症病患是以語言為居所，精神病患者就是為語言提供居所，被

語言占據」(S3, 250)。

在各種精神病當中，拉岡對**妄想症**(PARANOIA)最感興趣，卻很少提到精神分裂症和躁鬱症(見S3, 3-4)。佛洛伊德認為妄想症和精神分裂症結構不同，拉岡也是如此。

### 斷句 punctuation (*punctuation*)

對**表義鏈**(SIGNIFYING CHAIN)進行斷句，就可以得到意義。在斷句之前，表義鏈只是話語(discourse)的串接而已。聽者或接受者在話語中進行斷句，以回溯的方式認可一句話的特定意思。對表義鏈作斷句，就造成意義固定的假象：「在句中插入標點，意義就固定下來」(E, 99；見**黏扣點** POINT DE CAPTION)。這是**溝通**(COMMUNICATION)結構不可少的部分；在溝通過程中「發話者由受話者接收到自己發出的訊息」。用圖形來表示，就是拉岡**欲望圖解**(GRAPH OF DESIRE)的核心部分(elementary cell)。

我們可以用兩種情境來說明斷句如何作用，一是母子關係，一是分析師與案主的關係。對精神分析來說，這兩者都是極重要的基本情境。在第一種情境裡，幼兒還沒有學會說話，只能用非常原始的**要求**(DEMAND)，也就是哭叫，來表示他的需要。我們並不能確知哭叫表示的是飢餓、疼痛、疲倦、恐懼，還是其他情況，但是母親對哭叫會有特定的解釋，也就是以回溯的方式決定其意義。

斷句也是分析師切入狀況的一種手法。分析師可以出其不意，打斷案主的話，以回溯的方式改變案主本來想表達的意思：

案主將自己所說的話聯繫到固定的意思，但這個意思也可以「透過斷句的更動，加以變更或推翻」（E, 99）。這種斷句的方式可以用來「讓主體瞭解，自己說的話的意思比自己想的還要多」（S1, 54）。分析師可以簡單的將案主說的話擷取一部分，重複給案主自己聽（也許使用不同的語調，或者放在不同的脈絡裡）。例如案主說 *tu es ma mère*（妳是我的母親），分析師可以重複這句話，但稍作改變以帶出讀音相近的 *tuer ma mère*（殺我的母親）（E, 269）。分析師還有許多方法來對案主的話進行斷句，例如沈默片刻、或直接打斷對方、或在恰當的時機終止該次問診（見 E, 44）。

在拉岡派精神分析的歷史裡，終止問診的做法曾經不斷引起爭議，因為這種做法違背了國際精神分析協會（IPA）要求問診時間固定的傳統。在 1960 年代初，法國精神分析學會（SFP）想得到國際精神分析協會認可，被要求將拉岡除名，當時國際協會提出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拉岡執業採用彈性時間問診（法文 *séances scandées*——被反對者誤解為「縮短時間問診」）。直至今日，斷句的技巧，特別是彈性時間問診的做法，仍然是拉岡派精神分析的特色。



## Q

## Q

四角模式 quaternary (*quaternaire*)

四角模式是由四個要素組成的結構。雖然拉岡拒絕二元論圖式，而偏好強調符號層的三角結構，其實涉及了他著作中給予三元圖式優先地位（見二元關係 DUAL RELATION）的處理，但他對於四重圖式亦相當的重視：「在無意識的介入之下，四重結構在主體佈置的建構過程中至為必要」（Ec, 774）。

1950年代早期，拉岡對於四角模式的強調首度成形，或許這是來自於李維史陀的影響，李維史陀對於舅甥關係結構的研究顯示，親屬關係的基本單位最小限度必然涉及四個詞項（Lévi-Strauss, 1945）。因此，拉岡在1953年一篇處理精神官能症患者「個人神話」的論文中（也參考了李維史陀）談到，「在精神官能症患者內部有某種四重奏處境」（Lacan, 1953b: 231），並進一步指出，這種四重奏可以比傳統伊底帕斯情結的三角結構更嚴格地揭示每個精神官能症案例的特定狀況（Lacan, 1953b: 232）。他的結論是：「整個伊底帕斯的圖式需要被重新檢視」（Lacan, 1953b: 235）。就此而言，在伊底帕斯情結三要素之外（母親、小孩、父親），拉岡常論及第四種要素；有時候，他說這第四種要素是死亡（DEATH）（Lacan, 1953b: 237; S4, 431），但有時又說它是陽形（PHALLUS）（S3, 319）。

1955年，拉岡繼續將精神分析治療比擬為橋牌，「四個玩家的遊戲」（E, 139；見 E, 229-230）。同一年內，他又描述了一個三

角結構外加第四要素的四角模式（即**字母 LETTER**），在三要素之間流轉（Lacan, 1955a）。

另一個出現在拉岡作品中的重要四角模式結構體就是**L圖式（SCHEMA L）**（有四個結點），具有四種局部的驅力及其相應的局部對象、四種宣訴話語（每一種在四個位置上有其相應的四種符號）。拉岡列舉了四種「精神分析的基本概念」

159 （Lacan, 1964a），並提出「核心症狀」（*sinthome*）做為防止**波氏結（BORROMEAN KNOT）**三個環圈（亦即真實、符號層、想像層三重秩序）分裂離散的第四環圈。

## R

R

真實 real (*réel*)

早在 1936 年出版的一篇論文，拉岡已把「真實」這個辭彙當做名詞短語來用。當時這個辭彙在某些哲學家之間頗為流行，並且是愛彌兒·梅耶頌 (Emile Meyerson) 一本著作中的焦點 (拉岡在 1936 年的論文中曾加以參照; Ec, 86)。梅耶頌將真實定為「存有學上的絕對，真實的在其自身存有 (being-in-itself)」 (Meyerson, 1925: 79; Roustang 1986: 61 引)。就此而言，拉岡使用「真實」這種說法，乃是循用 20 世紀初期哲學界某一門派的共通用法。然而，拉岡雖以此為起點，但這個辭彙在他的著作中卻歷經多次意義與用法上的更迭。

剛開始真實只是相對於形象領域而存在，形象領域讓真實超越了表象，留駐於存有領域 (Ec, 85)。然而，即便在是這麼早的時候，拉岡已經在真實與「真相」間有所區分，他認為真實籠罩在某種模糊的暗影之中 (Ec, 75)。

這個辭彙在 1936 年出現後，就消失在拉岡的著作中，直到 1950 年代早期，拉岡提到黑格爾的觀點，「凡真實即合理 (反之亦然)」 (Ec, 226)。1953 年，拉岡把真實提舉到精神分析理論的基本範疇中；自此以後，真實成為三層 (ORDERS) 秩序之一，另外兩層是符號層和想像層，而所有精神分析的現象都可以依據這三層秩序被描述。就此而言，真實不再只是與想像層對立，同時也座落於符號層之外。不像符號層透過顯現與缺位的對立才成



形，「真實中無缺位」(S2, 313)。在顯現與缺位之間的符號對立，蘊含了符號秩序會持續有錯失掉某些事物的可能，但真實「總是安於一方：緊緊與其所在相隨，無視於在此一方可能已流放了什麼東西」(Ec, 25；見 S11, 49)。

符號層是一整組分化、不相連接的所謂表記要素，相形之下，真實卻在自身而無所分化；「真實絕對無裂隙」(S2, 97)。符號層在表義過程中引入了「真實的一道切口」：「是詞語的世界創造了事物的世界——事物原本是隨時隨地混融於所有發生過程的此時此刻之中」(E, 65)。

160 在 1953-55 年這個階段的說法中，真實浮現於語言之外，而且無法被符號化作用所吸收。它乃是「完完全全抗拒符號化作用」之物 (S1, 66)；或者更進一步說，真實是「在符號化作用之外而持存的界域」(Ec, 388)。這個主題在拉岡其他作品中始終存在，引導著拉岡將真實與不可能性概念聯結起來。真實即「不可能者」(S11, 167)，因為它不可能被想像，不可能將它整合到符號層中，也不可能用任何方式取得它。在這個抗拒符號化的不可能性之特質中，真實才獲得其本質上的創傷特質。因此，拉岡在 1956-57 年講座中閱讀小漢斯 (Little Hans) 的案例 (Freud, 1909b) 時，區分出兩種推擠或阻斷小孩想像層中前伊底帕斯和諧狀態的真實要素：讓小孩在嬰兒手淫中感受到的真實陽具，以及新生的妹妹 (S4, 308-09)。

真實也包括了物質的意涵，包含想像層與符號層底層的物質基底 (見**唯物論 MATERIALISM**)。這種物質的意涵也意味著將真實的概念聯結到**生物學 (BIOLOGY)** 與身體的野性生理感 (相對於想像層與符號層作用於身體的狀態)。譬如：相較於同一個器官的符號層與想像層，真實的父親是生物上的父親、真實

的陽形是生理上的陽具。

遍觀其作品，拉岡運用真實這個概念闡述了許多的臨床現象：

• **焦慮 (ANXIETY) 與創傷** 真實是焦慮的對象；它缺乏任何可能的中介，並因此而「成為根本對象，它已不再是對象，而是面對到它的時候讓語詞技窮、範疇無著的某種東西，它是超拔的焦慮對象 (S2, 164)。與這個真實對象的無緣相逢，本即以創傷的形式呈現 (S11, 55)。這樣的機緣 (*tyche*) 處於「(符號層的) 因果自動機制之外」(S11, 53) (見偶然 CHANCE)。

• **幻覺 (HALLUCINATIONS)** 就像在精神病的狀況中，一旦有某些事物無法被整合進符號秩序中時，它可能就會用幻覺的形式進入真實中 (S3, 321)。

上述評註爬梳了拉岡運用真實這個範疇時的幾種主要用法，但若說已窮舉出這個辭彙的各種複雜意涵，尚屬言之過早。事實上，拉岡費盡心思確保真實在三層秩序中最難以理解與神秘的狀態，相較於其他兩層，他因而很少論及真實，同時也讓它保持其徹底間接性的位置。就此而言，真實究竟是外在或內在、究竟可以補充理性之不足或者根本無法為理性所知，仍然未可全知。

• **外在 / 內在** 一方面，「真實」這個辭彙似乎蘊含了一種很單純的理念：某種客觀、外在的真實，某種存於自身的物質基底，獨立於任何觀察者之外。另一方面，這樣一種對於真實的「素樸」觀念卻被以下這個事實所顛覆：真實也包含了諸如幻覺與創傷之夢這類事物。於是，真實既處於內部又處於外部 (S7, 118；

161 見**離密性** EXTIMACY, *extimité*)。這種模稜兩可反映在佛洛伊德使用兩個德語辭彙來表述**真實** (*Wirklichkeit* 與 *Realität*)，以及佛洛伊德在**物質真實**與**心理真實**之間做出區別時所存在的模糊性 (Freud, 1900a: SE V, 620)。

• **不可認識者 / 合理性** 一方面，由於真實超越在符號層與想像層之外，故無法被認識；它就像康德的物自身，是個無法被認識的  $x$ 。另一方面，拉岡引用黑格爾的說法，凡存在者皆合理，凡合理者皆存在，因而意味著它可以經得起計算與邏輯的檢驗。

從 1970 年代初期開始，透過在真實與「現實」(reality) (譬如拉岡將現實界定為「真實之鬼臉」，見 Lacan, 1973a: 17；亦見 S17, 148) 之間的區分，我們可以從拉岡的著作中辨認出解決這種不確定性的企圖。在這樣一組對立項中，真實被穩固的置放在不可認識與無法消解的這一邊，而「現實」則指涉主體的再現表象，是符號層與想像層鏈結出來的產物 (也就是佛洛伊德所謂的「心靈的現實」)。然而，這一組對立項在被引入之後，拉岡並沒有用前後一貫和系統化的方式加以強調，而是有時候清楚的運用這一組對立項，有時候又回到他先前的習慣，將「真實」與「現實」彼此對等交換使用。

## 現實原則 reality principle (*principe de réalité*)

依據佛洛伊德，心靈剛開始是完全由**快感原則** (PLEASURE PRINCIPLE) 所規約，它企圖透過以幻覺貫注在先前帶來滿足的記憶上，來尋求滿足的體驗。只不過，主體很快就發現沈浸在幻

覺中並不能紓緩他的需要，因此他被強迫「形成對於外在世界真實環境的概念」(Freud, 1911b: SE XII, 219)。於是，這裡引入了一種新的「心智運作原則」(也就是「現實原則」)，可以用來修飾快感原則，並且促使主體採取更迂迴的路徑得到滿足。然而，由於現實原則的終極目標還是要滿足驅力，所以我們可以說「以現實原則來取代快感原則，並不意味著要廢棄快感原則，只是做為它的防護裝置」(Freud, 1911b: SE XII, 223)。

拉岡從很早開始就反對他稱之為「現實原則的素樸概念」(1951b: 11)。也就是說，他拒絕任何不加置疑的依據某種「現實」的理念做為人類發展的說明基礎，視之為理所當然、不證自明。他強調佛洛伊德的立場，認為現實原則最終仍然是用來服務快感原則；「現實原則是快感原則的延遲作用」(S6, 60)。就此而言，拉岡在挑戰一種想法，這種想法認為主體已經掌握到一種不會出錯的區分方法，有能力在現實與幻見(FANTASY)之間做出區分。「現實並不是清清楚楚地擺在眼前，讓我們可以據以抵抗快感原則引導我們的錯誤作用路徑。事實上，我們會從快樂中創造現實」(S7, 225)。

## 回憶 *recollection (remémoration)*

拉岡將回憶(*remémoration*)與憶起(*mémoration*)對比於追憶(*réminiscence*)，認為前面兩者屬於符號過程，而追憶則是屬於想像現象。經由憶起這樣的活動，某些事件或表記第一次被登錄到符號層的記憶(MEMORY)中。相形之下，經由回憶這樣的活動，則是重新召喚出這樣的事件或表記。

追憶所涉及的則是重新經歷過去的體驗，並再度感受到與這種體驗相關聯的種種情緒。拉岡強調，分析過程的目標並不是追憶，而是回憶。就此而言，分析過程不同於喬瑟夫·布羅爾（Josef Breuer）所發明的「淨化法」，這種方法強調的重點在於透過重新經歷某些創傷事件來釋放病因的影響力。雖然在精神分析治療中的確可能引起密集的諸種記憶，伴隨著情緒上的釋放，但這卻不是分析過程的基礎。拉岡也把追憶與柏拉圖的認識理論聯結在一起。

在精神分析的治療中，回憶涉及到案主回溯他生命中的主導表記，或者換句話說，「主體在他與未來的關係中實現了他的歷史」（E, 88）。透過回憶之助，治療的目標在於「主體歷史的完全重構」（S1, 12）以及「讓主體承擔起他的歷史」（E, 48）。要緊的並不是運用任何直觀或體驗的方法「重新經歷」過往的重大事件（這充其量只是一種追憶，或者更糟，是一種**動作搬演**（ACTING OUT）；恰恰相反，要緊的是案主重構其過去（S1, 13），於此之關鍵字乃是「重構」。「與其說是在致力憶起，毋寧說是在重寫歷史」（S1, 14）。

## 退行 regression (*régression*)

佛洛伊德在《夢的解析》一書中導入了退行概念，以便解釋夢境的視覺特質。他依據的是地勢學的模式，心靈在此模型中被視為一系列彼此有別的系统，佛洛伊德認為睡眠過程中漸漸地進入到動覺活動的阻滯狀態，各種思考因此被迫退行著穿越這些系統，抵達感知系統（Freud, 1900a: SE V, 538-55）。後來，他在

這一節文章中增加了一個段落，區分出這種**地勢學**的退行與他所謂**時間上的**退行（主體回復到先前的發展階段）和**形式上的**退行（對於表達模式的運用比起別人來較不那麼複雜）〔Freud, 1900a: SE V, 548（1914年加入相關段落）〕。

拉岡認為，退行概念在精神分析學說中已經變成引起最多誤解的概念之一。他特別批判了退行的「魔法」觀點，這種觀點認為退行是一種真實現象，成人在這種狀態中「確實在逆行，回歸到小孩的狀態，開始哭哭啼啼」。用這種方式來理解這個辭彙，「退行並不存在」（S2, 103）。拉岡不採用這種錯誤的概念，認為我們首先必須用地勢學的角度來理解退行，而非採用時間的角度（見**時間 TIME**）來理解它，這也是佛洛伊德在1900年引入這個辭彙的時候的理解方式。換句話說，「退行並非發生在現實的平面上，而是在表義過程的平面上」（S2, 103）。因此，要理解退行，「不應該採用本能上的意味，也不應該說成先前的某種東西重新再起」，而是「將符號層化約為想像層」的意思（S4, 355）。

163

雖然退行可以說是具有時間上的意涵，但卻不是涉及主體「在時間上往回走」，而是對於某種**要求**（DEMANDS）的重新鏈結：「退行所展現的不過是回歸到某些表記的在場狀態，這些表記的使用，涉及某種命令所帶來的種種要求」（E, 225）。譬如，退行到口腔階段應該被理解為對於口腔要求的鏈結（要求被餵食，顯然是要求分析師提供詮釋）。拉岡從這種角度來理解退行，進而強調它在精神分析治療中的重要性，並認為退行到譬如肛門階段是如此重要，任何分析若沒有經過這種狀態就不能算是完整（S8, 242）。

## 宗教 religion (*religion*)

佛洛伊德拒絕接受雙親的猶太宗教（包含他的猶太身分認同），同時自認為是無神論者。雖然他把宗教的一神論模式看成是文明高度發展狀態的徵兆，但全然認為所有的宗教都是文化進展的障礙，因此主張應該放棄所有的宗教，投向科學（SCIENCE）的懷抱。佛洛伊德認為，宗教企圖以「誤以為現實正在改造」來保護自己免於受到傷害，因此他的結論是它們「應該被歸類為（人類）群眾的一種錯覺」（Freud, 1930a: SE XXI, 81）。他把上帝觀念看成是嬰兒渴求呵護備至的父親的一種表現（Freud, 1927c: SE XXI, 22-4），據此將宗教描述為「普遍的強迫型精神官能症」（Freud, 1907b: SE IX, 126-7）。

拉岡也自認為是無神論者，曾經拒絕接受雙親的天主教（然而，拉岡的一位兄長幾乎一生都是本篤會的修士）。他和佛洛伊德一樣，反對宗教，贊成科學，讓精神分析與科學結盟（S11, 265）。拉岡依據不同的真理因果關係來區分宗教、魔法、科學與精神分析，認為宗教拒絕承認真理是主體的動因（Ec, 872），並且認為宗教的犧牲儀式是用來誘惑上帝、引發上帝的欲望（S11, 113）。他的說法是，無神論的真正表述句式並非上帝已死，而是上帝即無意識（S11, 59），同時也呼應佛洛伊德強調宗教實踐與強迫型精神官能症之間的類似之處。（S7, 130）

拉岡在這些宗教概念的評述之外，他的宣訴話語之間卻充滿著來自基督宗教神學的各種代稱。最明顯的例子當然就是「父之名」（NAME-OF-THE-FATHER）這種說法，拉岡以此表明一種根本的表記，其阻離（forclusion）導致精神病。然而這並不是唯一的例子。因此，符號層的透工所造成的種種改變，他運用的是創

造論者的辭彙來描述它們，而非演化論的辭彙，但弔詭的是，拉岡主張這種創造論其實是唯一的觀點，「能夠讓我們瞥見徹底排除掉上帝的可能性」（S7, 213）。1972-73 年的講座中，拉岡援用「上帝」這個辭彙做為大寫他者的代稱，並且用亞維拉的特瑞莎修女（St Teresa of Avila）在基督宗教工夫論上的出神體驗來比擬陰性的痛快（S20, 70-71）。

164

## 重複 repetition (*répétition*)

佛洛伊德關於重複衝動（*Wiederholungszwang*）的最重要討論，出現在《快感原則之外》（Freud, 1920g）這個文本裡面，他把它與死亡驅力（DEATH DRIVE）這個概念聯結在一起。佛洛伊德認定存在著某種根本衝動會不斷重複，這樣才能解釋某些臨床資料：也就是說，主體有一種傾向，會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自己暴露在令人苦惱的處境當中。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則認為，人一旦忘記衝動的來源，就只能註定重複某些事物，就此而言，精神分析的治療可以透過協助案主進行回憶，來打破這種重複的循環（見動作搬演 ACTING OUT）。

拉岡在 1950 年代之前的作品中，將重複概念與情結（COMPLEX）概念聯繫在一起，情結就是一種內化的社會結構，讓主體重複而強迫性的重演。在這個時期，拉岡經常把佛洛伊德的重複衝動（*Wiederholungszwang*）翻譯為「重複的自動機制」，這是從法國精神醫學借用來的辭彙〔皮耶·賈內（Pierre Janet）、克萊洪波（Gaëtan Gatian de Clérambault）〕。

雖然拉岡從未完全放棄「重複的自動機制」這種措辭，但是



到了 1950 年代，拉岡漸漸開始運用「強求」(*instance*) 這個辭彙來指涉重複衝動。到了此時，重複開始被界定為表記的強求，或者表義鏈的強求，或者是字面的強求；「重複基本上就是言詞的堅持」(S3, 242)。雖然有種種抗拒阻擋它們，某些表記卻堅持要回返到主體的生命中。在 L 圖式 (SCHEMA L) 裡面，重複 / 強求透過 A - S 軸線而被再現，然而， $a - a'$  軸線再現的卻是與重複對反的抗拒（或「惰性」）。

1960 年代，重複被重新界定為痛快 (*jouissance*) 的復返，無所節制的享樂行為一而再再而三的復返，逾越了快感原則 (PLEASURE PRINCIPLE) 的極限而尋求死亡 (S17, 51)。

在分析治療時，這種重複衝動會在轉位 (TRANSFERENCE) 中彰顯它自己，案主的這種狀態會在他與分析師的關係中重複某些態度，這些態度也就是他與雙親和他人早期關係的特質。拉岡一再強調轉位的這種符號向度，將它與轉位的想像向度區分開來（愛與恨的感情）(S8, 204)。不過拉岡指出，雖然轉位或許是重複衝動彰顯自己最清晰的方式，但是重複衝動本身並不限於以轉位的面貌出現；就其本身來說，「重複概念與轉位概念兩者間毫無瓜葛」(S11, 33)。重複是表義鏈的一般特質，每一個主體無意識都藉此彰顯，而轉位只是一種非常特別的重複形式（也就是說，它是在精神分析治療脈絡中的重複），不能說它完全等同於重複衝動自身 (S8, 208)。

## 壓抑 repression (*refoulement*)

壓抑概念是精神分析理論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它指的是一個過程，其中某些念頭與記憶被驅趕出意識範圍，圈限於無意識範圍中。佛洛伊德剛開始是透過他研究歇斯底里病患的失憶，進而引導出假設壓抑過程的存在。然後，他區分出原初壓抑（對於某些事物產生某種「神祕的」遺忘，因而從來不曾意識到這些事物的開端，這是一種原初的「心靈活動」，無意識在這種活動中首度成形）與次級壓抑（種種具體的壓抑行動，透過這些行動，某些一度曾經意識到的念頭或感知便被驅趕到意識領域之外）之間的差別。既然壓抑並不會摧毀做為它目標物的念頭與記憶，而只是將它們圈限在無意識範圍內，被壓抑的材料便總是傾向於以某種扭曲的型態回訪，成為症狀、夢境、說溜嘴等等狀況。（壓抑的回訪）。

對拉岡來說，與其他臨床結構相形之下，壓抑是精神官能症最顯著的基本運作方式。相對於精神病患者的**阻離**（*foreclose*）、變態者的**拒認**（*disavow*），只有精神官能症患者進行**壓抑**（*repress*）。

被壓抑的究竟是什麼呢？拉岡曾經在某一處談到所表項（*signified*）做為受到壓抑的對象（E, 55），但他很快就放棄了這個觀點，並且改換說詞，主張被壓抑的東西必然是某個表記，而非所表項（S11, 218）。後面這種觀點似乎比較接近佛洛伊德的看法，以及被壓抑的並不是「情感」（情感只會被取代或轉化），被壓抑的其實是驅力的「觀念化代表」（*ideational representative*）。

拉岡也採用了佛洛伊德在原初壓抑與次級壓抑之間的區分：

1. 原初壓抑（*Urverdrängung*）乃是在需求被鏈結於要求之中時，欲望所產生的異化（E, 286）。它也是無意識的表義鏈（E,

314)。原初壓抑就是對於最初的表記進行壓抑。「從他講話的那一時刻起，從不多不少的那一時刻開始而非更早，我理解到有壓抑存在」(S20, 53)。拉岡並不認為原初壓抑是一種特定的心靈活動，可以在時間上加以定位，而是視之為像語言本身所具有的結構特質，換言之，它必然的不完備性，說出「關於真理的真理」之不可能性 (Ec, 868)。

2. 次級壓抑 (*Verdrängung*) 是一種特定的心靈活動，在這種活動中某個表記在表義鏈中被刪除掉。次級壓抑像代稱 (metaphor) 一般形成結構，而且總是牽涉到「被壓抑者的回訪」，在這種回訪中，被壓抑的表記會在無意識形構出來的各種喬裝假面中重新出現 (也就是說，症狀、夢境、行為失誤、玩笑等等)。在次級壓抑中，壓抑作用與被壓抑者的回訪「是同一回事」。

## 抗拒 *resistance* (*résistance*)

166 佛洛伊德第一次使用「抗拒」這個詞指的是被壓抑的記憶浮現到意識層面時的不情願。由於精神分析治療明顯涉及這樣的回憶，這個詞在後來很快就變成指涉治療過程中浮現並且打斷治療推進的那些障礙：「所有阻礙工作推進者即是抗拒」(Freud, 1900a: SE V, 517)。抗拒會用各種方式展現自身，主體在這個時候會打破說出所有浮現到他念頭上面來的事物的這個「基本規則」。

雖然佛洛伊德作品一開始就出現了抗拒這個概念，但是它在精神分析學說中開始扮演日漸重要的角色，是在 1910-20 年代精神分析治療的療效漸漸降低所造成的結果 (見詮釋

INTERPRETATION)。由於這樣的結果，使得自我心理學把克服病人的抗拒放在越來越重要的位置。拉岡一再強調他對於這樣的轉折非常不滿，他認為這很容易就導向一種「專門打聽別人隱私」的精神分析風格，以為抗拒的基礎是建立在病人「根本上有病的意志」(S1, 30)。拉岡認為這樣一來就忽略了抗拒的結構特性，而把精神分析化約為想像上的二元關係（見 E, 78; Ec, 333ff）。儘管拉岡接受精神分析治療牽涉到「對於抗拒的分析」，但他也認為我們對於這個句子必須有正確的理解，它意味著「要知道答案應該在什麼層次丟出來」(S2, 43)。換言之，最要緊的是精神分析師應該要能夠把基本上朝向想像層的介入與朝向符號層的介入加以區分開來，並且知道在每一個治療環節中哪一種介入較為恰當。

依據拉岡的觀點，抗拒的問題並不在於案主的意志有病；抗拒具有結構性，它會貫穿在分析的過程中。說到底，這是因為在結構上「欲望與言說之間的無法相容」(E, 275)。因此，抗拒具有某種無法加以化約的層次，永遠沒辦法加以「克服」；「在還原了種種的抗拒之後，還會有某種可能具根本性質的殘留物」(S2, 321)。抗拒這方面無法加以化約的「殘留物」之所以「具有根本性質」，正因為對於這種殘留物的尊重，才讓精神分析截然不同於暗示 (SUGGESTION)。精神分析尊重病人抵抗暗示的權利，而且真正重視這樣的抗拒；「當主體的抗拒起而反抗暗示，這只是一種想要維持主體欲望的欲望。就此而言，它應該要被放在正向轉位的層級上來看待」(E, 271)。

然而，拉岡指出，雖然精神分析師沒有辦法、也不應該企圖克服所有的抗拒 (S2, 228)，他仍可以讓抗拒減到最低，或至少避免讓抗拒惡化。他可以透過指出在案主的抗拒中自己所扮演的

角色，來達到減低抗拒的效果，因為「在分析中沒有任何抗拒比得過對分析師本人的抗拒」（E, 235）。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

1. 案主的抗拒只有在治療反應出或 / 且引發了分析師本人的抗拒，也就是說，只有在分析師被拉進了抗拒的圈套當中時（就像佛洛伊德被捲進了朵拉的抗拒圈套中），使得治療發生了阻礙，抗拒才算成功。「病人的抗拒永遠是你自己的抗拒，當抗拒成功奏效，這是因為你（精神分析師）自己深陷其中，因為你瞭解」（S3, 48）。因此，精神分析師必須遵守中立原則，不要被捲進病人為他所設下的圈套中。

2. 是精神分析師在催迫案主的時候引發了抗拒：「在主體方面並不存在抗拒」（S2, 228）。「抗拒就是主體詮釋的一種當下狀態。在抗拒當中，主體同時會詮釋他為什麼不得不做某些事……這只意味著他（病人）沒有辦法再移動得更快」（S2, 228）。精神分析治療工作的原則就是，在不強迫病人的前提下，抗拒應該要被減低到無法再降低的最小值。因此，精神分析師必須避免任何形式的暗示。

抗拒的根源來自於自我：「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主體的抗拒關聯到的是自我的領域，它是自我的效應之一」（S2, 127）。就此而言，抗拒隸屬於想像層的秩序，而不屬於主體的層次；「在被壓抑的那一面，在事物的無意識層面，並不存在抗拒，只有重複的傾向」（S2, 321）。透過 L 圖式（SCHEMA L）可以瞭解到，抗拒就是想像層的軸線  $a-a'$ ，它阻礙了大寫他者言說的急切要求（也就是 A-S 軸線）。自我的抗拒是想像方面的圈套，精神分析師必須要小心翼翼以免落入圈套（見 E, 168）。就此而言，精神分析的目標不可能像自我心理學所主張的「強化自我」，因

爲這樣做只會讓抗拒越來越強大。

拉岡也進一步批判自我心理學混淆了抗拒與防禦（DEFENCE）這兩個概念。然而，拉岡對這兩個概念所做的區分，與英美精神分析對這兩個概念所做的區分大異其趣。拉岡認爲，防禦是發生在主體方面，而抗拒則是發生在對象方面。也就是說，種種的防禦是主體性相對穩定的符號結構，而抗拒則是比較短暫無常的力量，它讓對象無法被吸收到表義鏈當中。



## S

## S

**施虐狂 / 受虐狂** sadism / masochism (*sadisme / masochisme*)

施虐狂與受虐狂這兩個詞是在1893年由克拉夫－艾賓（Krafft-Ebing）所造，兩個詞的來源分別是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與馬若克·沙賀侯爵（Baron Sacher von Masoch）。克拉夫－艾賓運用這兩個辭彙時有其特定意涵，它指的是性變態（PERVERSION），其性滿足有賴於對他人施加痛苦（施虐狂），或讓自己體驗痛苦（受虐狂）。佛洛伊德在《性學三論》一書中採用這兩個辭彙時，其意涵等同於克拉夫－艾賓的用法（Freud, 1905d）。依照這種用法，佛洛伊德斷定施虐狂與受虐狂彼此具有內在關聯，他認為它們只是同一種變態的積極面與消極面。

168

拉岡也認為施虐狂與受虐狂密切相關，兩者都關聯於召喚的驅力（他也稱之為「施虐－受虐驅力（sado-masochistic drive）」；S11, 183）。受虐者和施虐者都把自己安置為召喚驅力的對象、聲音的對象。然而，佛洛伊德認為施虐狂較為原初，拉岡卻認為受虐狂較為原初，施虐狂由受虐狂衍生而來：「施虐狂只不過是受虐狂的拒認」（S11, 186）。就此而言，雖然受虐者偏愛體驗他自己身體存在上的痛苦，形形之下，施虐者拒絕這種痛苦並且強迫大寫他者去承受這種痛苦（Ec, 778）。

受虐狂在各種倒錯當中占有一個特殊的位置，就如同原初的驅力在各種局部驅力之間占有其特殊位置一般；受虐狂屬於「極限體驗」（limit-experience），嘗試要超越快感原則。



## 場景 scene (*scène*)

佛洛伊德借用自費賀納 (G. T. Fechner) 「另一種場景」 (*eine andere Schauplatz*) 的說法，運用在《夢的解析》一書中，用以陳述「夢的活動場景不同於醒覺狀態下的觀念流轉生活」 (Freud, 1900a: SE V, 535-6)。這導致佛洛伊德提出了「心靈的場所」 (psychical locality) 這樣的觀念。然而佛洛伊德強調，場所這個概念不應該與物理的場所或解剖學上的區位相混淆，拉岡採用了這種說法，做為他自己運用「拓樸學」 (TOPOLOGY) 的辯護理由 (見 E, 285)。拉岡在他的作品中重複參照了費賀納的說法 (譬如 E, 193)；以拉岡的術語來說，「另一種場景」也就是大寫他者 (Other)。

拉岡也運用「場景」這個詞來指涉想像層和符號層的劇場，這劇場建立在真實 (世界) 的巨大構築之上，主體於其中搬演他的幻見 (FANTASY)。幻見場景是一個虛擬空間，其框架等同於劇場裡前台框架所設定的戲劇場景，然而世界卻是個真實空間，超越了這個框架 (Lacan, 1962-63: 1962 年 12 月 19 日講座)。拉岡運用場景這個理念來區分動作搬演 (ACTING OUT) 與投入動作 (PASSAGE TO THE ACT) 的不同。前者停留在場景內部，它依舊被銘寫在符號層當中。然而投入動作卻離開場景，跨越符號層通向真實；對於小對形 (*objet petit a*) 有一種整體上的認同，因此對於主體也加以廢除 (Lacan, 1962-63: 1963 年 1 月 16 日講座)。幻見場景對於變態 (PERVERSION) 來說也是重要的面向。典型的變態會透過某些高度風格化的場景、依其樣板化的腳本來搬演他的爽樂。

## L圖式 schema L (*schéma L*)

1950年代，各式各樣的「圖式」開始出現在拉岡的作品中，嘗試著把精神分析理論的某些面向透過圖解的方式加以定型化。所有的圖式都由聯結起一些點的一些箭頭組合而成。圖式中每一個點，都以拉岡代數（ALGÈBRE）的其中一個符號來標定，然後由箭頭顯示這些符號之間的結構關係。這些圖式可以被視為拉岡跨入拓樸學（TOPOLOGY）領域的第一步。

169

拉岡作品中第一個出現的圖式也是後來他運用最廣的一個圖式。這個圖式被稱為「L」，因為它看起來像是希臘文 *lambda* 的大寫字母（見圖 14，引自 Ec, 53）。拉岡在 1955 年首度引進這個圖式（S2, 243），接下來幾年這個圖式在他的作品當中占據了關鍵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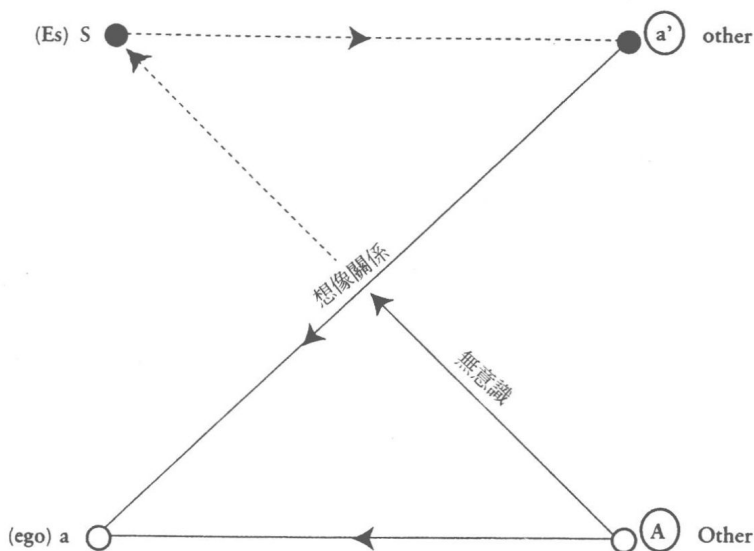


圖 14 L圖式

來源：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兩年之後，拉岡以一個新的版本——「簡化形式」取代了這個圖式（圖 15，引自 Ec, 548；見 E, 193）。

雖然 L 圖式可以有許多讀法，這個圖式的主要重點是要證明符號的關係（在大寫他者與主體之間）永遠會被想像層的軸線〔在自我與鏡像（SPECULAR IMAGE）之間〕阻隔到一定程度。因為它必須要通過想像層的「語言之牆」，大寫他者的話語就會以被干擾與顛倒的形式到達主體（見溝通 COMMUNICATION）。就此而言，這個圖式顯示了想像層與符號層之間的對立，在拉岡的精神分析概念中這種對立相當根本。這在實務工作治療上的重要性不在話下，因為分析師必須經常介入到符號領域而非想像層當中。因此，這個圖式也顯示了分析師在治療時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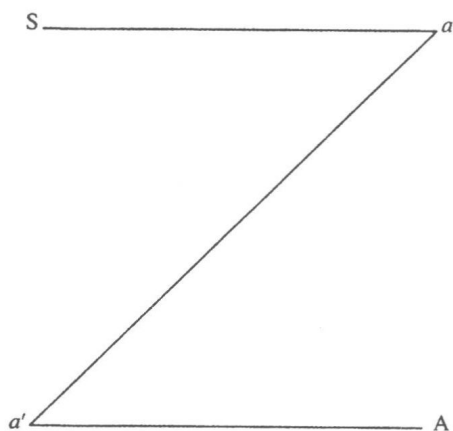


圖 15 L 圖式（簡化形式）

來源：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我們如果想要把分析師的位置標定在這個主體言說的圖式當中，我們可以說他是在 A 的某處。至少他應該在那裡。如果他進入到抗拒的聯結處，恰好也就是他被教導不應該進入的地方，那麼他就會從 *a'* 的位置說話，也會在主體身上看到他自己。(S3, 161-2)

L 圖式把不同的要素標定在四個空白的位所 (*loci*)，可以用來分析精神分析治療中遭遇到的不同關係組合。譬如拉岡就運用它來分析朵拉與其故事中其他人之間的關係 (S4, 142-3；見 Freud, 1905e)，也用它來分析同性戀少女案例中不同人物之間的關係 (S4, 124-33；見 Freud, 1920a)。

除了提供互為主體的關係圖之外，L 圖式也呈現了主體內部的結構（就這種結構與其他結構有所區隔的程度而言）。透過這些分析，顯示了主體的去中心化，因為主體不應該僅僅被定位在 S 點上，它存在於整個圖式上；「它被延伸到這個圖式的四個角落」(E, 194)。

在 L 圖式之外，拉岡作品當中還出現了許多其他的圖式 (R 圖式——見 E, 197；I 圖式——見 E, 212；薩德的兩個圖式——參見 Ec, 774 與 Ec, 778)。所有的這些圖式都從 L 圖式的四個基本要素轉化而來，以之為根據。然而與 L 圖式不同的是，L 圖式在 1954-57 年這個階段經常為拉岡引用參照，但是其他的圖式在拉岡的作品當中都僅僅出現一次。1962 年，這些圖式當中最後一個出現的時候（薩德圖式），拉岡論述當中圖式所扮演的角色已不再重要，當然我們可以說，這些圖式為拉岡 1970 年代更嚴格的拓樸學作品奠定了基礎。

## 學派 school (*école*)

拉岡在 1964 年建立巴黎佛洛伊德學派 (*École Freudienne de Paris, EFP*)，也就是他從法國精神分析學會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 SFP*) 退出的時候，他以明確的理由選擇了「學派」這個稱呼。這不僅僅是第一次讓一個精神分析組織被稱為「學派」而不是「學會」(*association*) 或「協會」(*society*)，同時因為學派這個字眼挑明了一個事實，EFP 可以說是圍繞著一種學說而建立的精神分析組織工具，而不是以一群重要的人為核心而建立的體制化秩序。就此而言，在 EFP 這個名稱裡面「學派」這個術語的使用本身就已經表明，與既有的體制相形之下，他想建立的是一種非常不同的精神分析體制類型。拉岡特別深切的想要避免以階級來宰制體制的種種危險，這是他在**國際精神分析協會**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 IPA*) 所看到的情形，同時他也譴責一些後來宰制 IPA 的種種理論上的誤解；他認為 IPA 最後變成了某種教會 (S11, 4)。然而，我們也必須注意，拉岡對於 IPA 的批判並不蘊含對於精神分析體制本身的批判；雖然拉岡對於困擾著所有精神分析體制的危險加以批判，但從他自己也建立一個體制這個事實來看，顯然他認為某種體制化的框架對精神分析師來說有其必要。因此，拉岡一方面與那些拒絕所有體制的分析師抱持著同樣的懷疑，另一方面他也是那些把體制轉變成為某種教會的同路人之一。

如果不瞭解 EFP (1964-80) 的歷史，就難以瞭解拉岡的許多觀念，特別是拉岡關於分析師**訓練** (*TRAINING*) 的相關想法。在這個脈絡下，要注意的是 EFP 不僅僅是個訓練機構，其會員也不限於分析師 / 受訓者，任何對精神分析感興趣的人都可以加

入。所有會員都享有同等的投票權，也就是說 EFP 是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民主化的精神分析組織。

EFP 的會員分爲四大範疇：M.E. (*Membre de l'Ecole* 學派會員，亦即純會員)、A.P. (*Analyste pratiquant* 執業分析師)、A.M.E. (*Analyste Membre de l'Ecole* 學派會員分析師)、A.E. (*Analyste de l'Ecole* 學派的分析師)。會員可以、也經常同時擁有好幾種頭銜。申請加入學派會員的人會由一個叫做 *cardo* (這個字眼的意思是一扇門的樞紐) 的委員會進行面談，決定是否允許成爲 M.E.。

學派承認的分析師只有 A.M.E. 和 A.E.，然而其他的成員並未被禁止進行分析工作，同時他們也可以自己授與自己 A.P. 的頭銜，顯示他們是正在執業的分析師。A.M.E. 這個頭銜授與學派會員的條件就是，只要讓資深會員所組成的評審委員會滿意他們過去對兩位案主所做的分析；就此而言，A.M.E. 這個範疇相當於其他精神分析協會裡面的名義會員。A.E. 這個頭銜授與的基礎程序則大爲不同，拉岡稱之爲「**認證**」(PASS)。拉岡在 1967 年建立了「認證」制度，用以驗證分析的終結，而成爲 EFP 最具原創色彩的特色。EFP 的另外一個創意，就是推行所謂的研究群「**工作小組**」(CARTELS)。

172

EFP 最後幾年充滿了對認證與其他議題的激烈論戰 (見 Roudinesco, 1986)。1980 年，拉岡解散了 EFP，然後 1981 年他又創了一個新的組織來取代它，佛洛伊德事業學派 (*École de la Cause Freudienne*, ECF)。某些原來屬於 EFP 的會員跟隨拉岡進入了 ECF，另外一些人則留下來建立了另外一些其他的團體。就像 ECF，這些團體有些直到今天還存在。

## 科學 science (*science*)

佛洛伊德與拉岡都以單數的形式來運用「科學」這個辭彙，以此意謂有某種確切統一而同質的論述可以被稱之為「科學的」(scientific)。就拉岡而言，這種論述開始於 17 世紀 (Ec, 857)，伴隨著現代物理學的肇基而出現 (Ec, 855)。

佛洛伊德認為科學 (德文 *Wissenschaft*——這個用語在德文中顯然帶有一種不同的語意) 是文明的最高成就之一，並且將之與宗教 (RELIGION) 的反動力量對舉。拉岡對於科學的態度較為曖昧。一方面，他批判現代科學忽略了人類存在的符號向度，進而鼓勵現代人「遺忘其主體性」(to forget his subjectivity) (E, 70)。他也將現代科學比喻為一種「完全實現的妄想症」(fully realised paranoia)，指涉現代科學近乎迷妄構築的整體化建構 (Ec, 874)。

另外一方面，這些批判並不是針對科學本身，而是針對實証論模式的科學。拉岡要說的是，實証論實際上是「真實科學」的歧出，而他自己的科學模型比較接近夸黑 (Koyré)、巴舍拉 (Bachelard)、岡居朗 (Canguilhem) 的理性論，而非經驗論。換句話說，對拉岡而言，一種做為科學的話語必須要有高度數學式的形式化。這也就是為什麼拉岡企圖透過各種不同的數學公式來把精神分析學說加以形式化 (見數學 MATHEMATICS、代數 ALGEBRA)。這些公式也將科學論述更進一步的特質封存於其內部 (或許拉岡觀點中最根本的想法即在於此)，科學論述必須是能夠傳遞的 (Lacan, 1973a: 60)。

拉岡認為科學的特質在於它與真理 (TRUTH) 有一種特定的關係。一方面，科學試圖 (拉岡認為這方面是不合法的) 壟斷

真理做爲其專有的財產 (Ec, 79)；但在另一方面（拉岡在後來認爲），事實上科學的基礎在於將真理做爲原因這個概念加以阻離 (Ec, 874)。

科學的特質也在於它與知識 (KNOWLEDGE, *savoir*) 有一種特定的關係，特別是科學排斥任何知識上的訴求仰賴直覺的幫助，因而強迫所有知識的追尋都只能遵守理性的道路 (Ec, 831)。這一條專有的理性知識道路現在已成爲共通的預設，就此而言，現代主體乃是「科學的主體」。拉岡主張精神分析只爲科學主體而運作 (Ec, 858)，他認爲精神分析學的基礎並不訴諸於任何無法說出的體驗或靈光一現，而是基於一種理性對話的過程，這甚至會讓理性在瘋狂當中與其極限面對面。

173

雖然到了 19 世紀末期，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分野已經變得牢不可破（由於狄爾泰的作品使然），但佛洛伊德的作品並未指出這一點。另一方面，拉岡卻對這種區分投以相當的關注。然而，與其使用「人文科學」(human sciences)（拉岡非常不喜歡這個術語——見 Ec, 859）與「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s) 這種說法，拉岡較傾向採用「推測科學」(conjectural sciences)（或是主體性科學）與「精確科學」(exact sciences) 這樣的說法。精確科學關懷的現象場域裡面，並沒有什麼東西在使用表記 (S3, 186)，推測科學基本上與此不同，因爲它們關懷的存有者存在於符號秩序當中。然而，拉岡在 1965 年又把推測科學與精確科學之間的區分加以問題化：

精確科學與推測科學之間的對立，在推測活動容易受到精確計算（或然率）的影響，以及精確度只能奠基於將符號集合的公理與法則加以分開的形式運作的那一刻開



始，這種對立已不復存在。(Ec, 863)

過去一百年的物理學為精確科學的精準度提供了典範，相形之下，推測科學顯得草率，結構語言學場景的出現進一步加重了這種不平衡，為推測科學提供了一種相當精確的典範。當佛洛伊德從其他的科學借用術語的時候，他總是從自然科學下手（主要是**生物學 BIOLOGY**、**醫學與熱力學**），因為在佛洛伊德的時代，只有這些科學能夠提供嚴格的研究與思考模型。拉岡與佛洛伊德的不同在於，他引進的概念主要是來自於「主體性科學」（主要是**語言學 LINGUISTICS**），將精神分析學說與這些科學結盟，而非自然科學。拉岡認為這樣一種典範的轉換，其實也隱含在佛洛伊德對於他從自然科學所借用來的概念加以重新闡述的說法當中。換言之，每當佛洛伊德從生物學借用了概念，他會非常徹底的重新闡述這些概念，進而創造出一種全新的典範，與其生物學的來源大異其趣。拉岡據此認為，佛洛伊德預見了現代的結構語言學如索緒爾者的發現，佛洛伊德的作品可以透過這些語言學的概念得到更好的理解。

174

精神分析是一門科學嗎？佛洛伊德非常明確的肯定了精神分析的科學地位：他在 1924 年寫道，「雖然它原本是一種特定的心理治療方法的名稱，現在它已然變成了一門科學的稱號——無意識心理過程的科學」（Freud, 1925a: SE XX, 70）。然而，他也強調精神分析迥異於其他科學的特殊性質；「每一門科學的基礎都在於我們心理機制的中介而得到的觀察和體驗。然而我們這門科學卻以那樣的機制本身做為其主題，在此不再有任何類比」（Freud, 1940a: SE XXIII, 159）。精神分析的地位與精神分析和其他學科之間的關係，也是拉岡投注許多心力的問題之一。在拉岡戰前

的作品當中，還繼續以科學辭彙來看待精神分析（例如 Lacan, 1936）。然而到了 1950 年之後，拉岡對這個問題的態度變得更加複雜。

1953 年，拉岡聲言在科學與藝術（ART）這一組對立項當中，精神分析可以被定位在偏向藝術這一邊，條件是「藝術」這個字眼必須以中世紀的用法來理解，當時的「自由技藝學」（liberal arts）包括算術、幾何學、音樂與文法（Lacan: 1953b, 224）。然而，在科學與宗教這一組對立項裡面，拉岡卻遵循佛洛伊德的說法，認為精神分析與科學論述較為共通，而非宗教論述：「精神分析並不是宗教。它從科學本身的相同位階發展而來」（S11, 265）。

拉岡認為，如果科學只是藉由將其特定研究對象加以離析和界定所形成〔見 Lacan, 1946，他認為精神分析實際上已經為心理學找到了科學的立足點，為心理學提出了適切的研究對象——心像（*imago*）——Ec, 188〕，那麼，當他在 1965 年把小對形離析出來做為精神分析的對象，實際上也就是在斷言精神分析的科學地位（Ec, 863）。

然而在此之後，拉岡卻越來越質疑這樣一種認為精神分析是一門科學的想法。同樣在 1965 年，拉岡聲明精神分析不是一門科學，而是一種帶有「科學使命」的「實踐」（Ec, 863），然而也是在這一年他提出了「精神分析科學」的說法（Ec, 876）。到了 1977 年，他的斷言變得更為明白：

精神分析不是一門科學。它並沒有科學的地位——而只是在等待與期望有這樣的地位。精神分析是一種迷妄——這種迷妄期待能夠創造出一門科學……它是一種

科學的迷妄，但這並不意味著精神分析的實踐能夠創造出一門科學。(Lacan, 1976-77; 1977年1月11日講座：*Ornicar?*, 14: 4)

然而，即使拉岡提出來這樣的斷言，他卻從來沒有放棄要透過語言學與數學的術語讓精神分析學說得到形式化的計畫。事實上，在數學素〔基式〕(MATHEME)的科學形式主義和元語言(*la langue*)在語意上的過量溢流之間的張力，構成了拉岡晚期作品最引人注目的特色。

### 貌似物 *semblance* (*semblant*)

175 拉岡作品自始至終都抱持一個觀念，表象會騙人，這種觀念與表象和本質之間在古典哲學脈絡中的對立密不可分（見 S11, 103ff.）。想像層與符號層之間的區分本身也蘊含了表象與本質之間的這種對立。想像層是屬於可觀察現象的界域，其作用如同圈套，而符號層則是潛藏的底層結構界域，無法被觀察，只能夠被推演出來。

所有科學研究對於這種對立都知之甚篤，對此的基本預設之一就是科學家必須試著突破虛假的表象，進入隱藏的真實。精神分析也如同科學一般，「只有跳脫出虛假表象欺瞞的人才能夠得到真相」（S7, 310）。然而，精神分析當中的虛假表象不同於自然科學當中的虛假表象。對於自然科學家而言，虛假表象（譬如：一根直的棍子一半插入水裡面時看起來是折彎的）並沒有故意的欺騙，這也就是為什麼拉岡說自然科學的公理相信有個誠實無欺

的上帝 (S3, 64)。然而，對於推測科學和精神分析來說，卻一直存在著表象的虛偽問題，而這種虛偽可能來自於欺瞞。

拉岡用兩個詞來指涉虛假的表象。**表象** (apparence) 這個詞用於哲學的討論中，藉以區分本質與表象。**貌似物** (semblant) 這個詞比較沒有那麼專技化，但在拉岡的作品中卻越來越顯其重要。早在 1957 年它即已出現 (如 Ec, 435; S4, 207)，曾在 1964 年的講座中多次被採用 (S11, 107)，但卻一直到了 1970 年代早期才成為拉岡理論辭彙當中的重要角色。拉岡原先用這個詞指涉的是陰性性欲的論題，其特色為化裝偽裝的向度 (見 Rivière, 1929)。過了不久，拉岡用這個詞來指出符號秩序的普遍特色，以及符號秩序與想像層和真實之間的關係。就此而言，拉岡把他的 1970-71 年講座定位為「論不是貌似物的話語」，他認為**真理 / 真相** (TRUTH) 並不僅僅是表象的對立面，其實真相延續著表象；真相與表象就像是梅氏環的兩面，事實上它們屬於同一面。拉岡在 1972-73 年的講座當中進一步提出，小對形 (*objet petit a*) 乃是「存有的貌似物」(S20, 84)，愛乃是獻給貌似物 (S20, 85)，而只有在貌似物的基礎上才能夠引發痛快 (*jouissance*)，或者痛快得淋漓盡致 (S20, 85)。

## 講座 seminar (*séminaire*)

1951 年拉岡開始在希兒薇亞·巴塔伊 (Sylvia Bataille) 位於里爾街三號的公寓舉行私人講學。參與這些講學的是一小群受訓中的精神分析師，共同的基礎是閱讀佛洛伊德的某些案例史：朵拉、鼠人以及狼人。1953 年，講學地點遷移到聖安娜

（Sainte-Anne）醫院，以容納數量更多的聽眾。雖然拉岡有時候會提到 1951-52 年以及 1952-53 年的私人講學就是他最初兩年的「講座」，但這個辭彙現在通常會保留給 1953 年才開始的公開講學。從 1953 年到 1981 年拉岡去世為止，每個學年他都採取一個不同的論題，就此提出一系列的講演。這些持續了 27 個年度的講演，通常會一起用單數的形式被稱之為「講座」。

講座在聖安娜醫院舉行 10 年之後，又在 1964 年遷移到高等師範學院，並且在 1973 年遷移到該校的法律系所。這些講學地點的改變有種種理由，不僅僅是因為在 1950 和 1960 年代，這個講座逐漸成為復甦中的巴黎知識份子圈內的焦點，而經常需要容納數量不斷成長的聽眾。

由於拉岡堅持演講是精神分析唯一的媒介（E, 40），或許，演說的言語的確適合拉岡想要發展和闡述他的想法的原初目標。事實上，誠如某位評論家所說：「我們必須牢牢記住，拉岡全部的『書寫』（*Écrits*）原本幾乎都是口頭演說，從許多方面來講，開放式的講座都是他最屬意的氛圍」（Macey, 1995: 77）。

隨著拉岡講座越來越流行，對於講座轉錄為書寫文字的要求也日漸升高。然而，除了少數小篇幅的文章是基於他講座中的某些講學內容而寫就，拉岡從來沒有出版任何他自己講座的報告。1956-59 年，拉岡授權給尚－貝柏騰·彭大歷斯（Jean-Bertrand Pontalis）出版相關年份講座章節的小部分摘要，但這無法滿足對於拉岡教學文字內容越來越高的需求。從此以後，拉岡講座未經授權的轉錄文字就開始在他的追隨者之間，逐漸以一種近乎偷偷摸摸的方式流傳開來。1973 年，拉岡讓他的女婿雅各－阿蘭·米列（Jacques-Alain Miller）編輯並出版 1964 年講學的轉錄文字，也就是講座的第 11 年。從那時起，米列便持續編輯出版其他年

份的講座內容，然而出版的數量仍舊不到一半。在編輯出版講座內容的角色扮演上，米列的角色引發了一些非常熱烈的論爭，甚至有敵對者認為它扭曲了拉岡原來的想法。然而，誠如米列自己指出，順應編輯的要求，由口說媒介轉換為書寫媒介，就意味著這些出版的講座內容絕不可能僅是拉岡講學的轉錄文字而已（見 Miller, 1985）。目前，雖然每年一次的講座內容只有九年以書本的形式出版，但經過其他人授權的部分摘錄已出版在《歐尼卡？》（*Ornicar?*）期刊中。今天，講座未出版年份的未授權轉錄文字，仍持續在法國本土與海外流傳。

講座每一年（或每一「書」）的標題都列在下方。原本的法文標題和出版細項則列於本辭彙末尾的書目當中。

書	年份	書名
I	1953-54	佛洛伊德論技術的文章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II	1954-55	佛洛伊德學說與精神分析技術當中的自我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III	1955-56	精神病 (The psychoses)
IV	1956-57	客體關係 (Object relations)
V	1957-58	無意識的形成 (The formations of the unconscious)
VI	1958-59	欲望及其詮釋 (Desire and its interpretation)
VII	1959-60	精神分析的倫理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VIII	1960-61	轉位 (Transference)
IX	1961-62	認同作用 (Identification)

- X 1962-63 焦慮 (Anxiety)
- XI 1964 精神分析的四個基本概念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 XII 1964-65 精神分析的關鍵問題  
(Crucial problems for psychoanalysis)
- XIII 1965-66 精神分析的客體  
(The object of psychoanalysis)
- XIV 1966-67 幻見的邏輯 (The logic of fantasy)
- XV 1967-68 精神分析的行動 (The psychoanalytic act)
- XVI 1968-69 從某個他人到大寫他者  
(From one other to the Other)
- XVII 1969-70 精神分析的翻轉  
(The reverse of psychoanalysis)
- XVIII 1970-71 論不是貌似物的話語 (On a discourse that would no be semblance)
- XIX 1971-72 ……可能更糟 (... Or worse)
- XX 1972-73 進一步 (Encore)
- XXI 1973-74 不受騙的錯誤 / 父之名 (The non-duped err/The names of the father)
- XXII 1974-75 RSI
- XXIII 1975-76 核心症狀 (The *sinthome*)
- XXIV 1976-77 人們知道愛的羽翼上的月兒別當真  
(One knew that it was a mistaken moon on the wings of love)
- XXV 1977-78 下結論的時刻 (The moment of concluding)
- XXVI 1978-79 拓樸學與時間 (Topology and time)
- XVII 1980 分解 (Dissolution)

## 性別差異 sexual difference

雖然「性別差異」這個辭彙在精神分析與女性主義的論戰之間令人側目，但在佛洛伊德和拉岡的理論辭彙當中卻沒有什麼分量。佛洛伊德只有談到性別之間解剖學上的**差別**及其心理上的後果（Freud, 1925d）；拉岡談到了性別的**位置**與性別的**關係**，也談到性別的**差異分化作用**（S4, 153）。然而，佛洛伊德和拉岡都提出了性別差異的問題，因此也打開了一條道路涵括了這個辭彙，因為性別差異的問題把拉岡作品當中許多相關的主題彙整為前後相貫，也讓這個問題變成女性主義者靠近拉岡作品的重要焦點（見 Brennan, 1989; Gallop, 1982; Grosz, 1990; Mitchell and Rose, 1982）。

佛洛伊德作品當中所蘊藏的基本預設之一，也就是在男人和女人之間有某些生理上的差異，同樣也有一些心理上的差異。換言之，由某些心理上的特質可以被稱之為「陽性的」（masculine），而另一些心理特質可以被稱之為「陰性的」（feminine）。佛洛伊德並不想為這些辭彙做出任何形式上的定義（不可能的任務——Freud, 1920a: SE XVIII, 171），他把自己的工作限定在描述人類主體如何獲得陽性或陰性的心理特質。這並不是某種本能和自然過程，而是一個複雜的過程，解剖學的差異與社會和心理的要素在當中相互作用。整個過程圍繞著**閹割情結**（CASTRATION COMPLEX），在閹割情結當中小男孩害怕他的陽具被剝奪，小女孩以為她的陽具已經被剝奪，於是發展出陽具嫉羨。

拉岡追隨佛洛伊德的腳步，也對人類嬰孩如何變成性別主體的問題十分關注。對拉岡來說，陽性特質與陰性特質並非生物上



的本質，而是符號的位置，而對這兩種位置的其中一個加以肯定在建構主體性的時候非常要緊；主體基本上就是有性別的主體。「男人」(Man)和「女人」(woman)只不過是代表這兩種主體位置的符號(S20, 34)。

對佛洛伊德和拉岡兩個人來說，小孩剛開始都不知道有什麼性別差異，因此也無法採取某種性別位置。只有當小孩在閹割情結當中發現性別差異之後，他才能夠開始採取某種性別位置。但佛洛伊德與拉岡認為，這個採取性別位置的過程與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有密切的關聯，只不過兩個人在關聯的細節上有不同的見地。對佛洛伊德來說，主體的性別位置是被主體在伊底帕斯情結中認同的雙親性別所決定(如果主體認同父親，他就採取陽性的位置；如果是認同母親，就代表他採取陰性的位置)。然而對拉岡來說，伊底帕斯情結必然牽涉到對父親的符號認同，因此，伊底帕斯的認同作用無法決定性別位置。所以依據拉岡的看法，重點不在認同作用，而在於主體與陽形(PHALLUS)的關係，是這種關係決定了性別的位置。

179 這種關係可能是一種「擁有」的關係，也可能是「不擁有」的關係；男人擁有符號的陽形，而女人沒有(或者，更精確地說，男人「並不是沒有它」(*ils ne sont pas pas sans l'avoir*)。對於性別位置的認定基本上是一個符號層的行動，而性別之間的差異只能夠在符號層的平面上獲得瞭解(S4, 153)：

就男人和女人的功能被符號化的程度來說，就他們的功能被全盤從想像層的領域連根拔除、被置放在符號層的程度來說，符號層也就是任何常態、已完成的性別位置的落實處。(S3, 177)

然而，並沒有任何性別差異的表記（signifier）本身可以讓主體完全將男人與女人的功能符號化，因此，要得到一個完全「常態、完成的性別位置」乃是不可能的事。就此而言，主體的性別認同必然是一種相當不穩定的事情，在知覺上產生自我質疑的源頭。對於自己性別的疑問（「我是一個男人還是女人？」），也就成為界定**歇斯底里**（HYSTERIA）的問題來源。不論對男人還是女人來說，神祕的「另一種性別」永遠是女人，因此歇斯底里的問題（「什麼是女人？」）對於陽性和陰性歇斯底里患者來說會是一樣的問題（S3, 178）。

雖然主體的解剖學 / 生物學（BIOLOGY）層面在主體採取性別位置的問題上的確有所影響，但精神分析學說中的一條基本定理就是：解剖學無法決定性別位置。性別差異的生物學層面（譬如說染色體的層次）與無意識之間有一種斷裂，前者關聯到的是性經驗的複製作用，後者並不會呈現這種複製作用。由於無意識當中性經驗的複製作用在此不會再現，「在心靈當中，主體在讓自己變成陰性存有和陽性存有的時候，其實一無憑藉」（S11, 204）。性別差異在符號層當中並沒有表記。唯一的性別表記就是陽形，因此這種表記沒有任何「陰性」的等同物：「嚴格的說，女人的性別本身並沒有符號化作用……陽形做為一個符號沒有任何的相應者、等同者。這是在表記層面上不對稱狀態」（S3, 176）。因此陽形就是「樞紐，它透過閹割情結在**兩種性別**身上完成對於自己性別的質疑」（E, 198）。

這種在表記層面的根本不對稱狀態，導致男人與女人的伊底帕斯情結之間的不對稱。陽性主體欲望的是雙親中的異性，認同的是雙親中的同性，而陰性主體欲望的是雙親中的同性，並且「被要求採用異性的形象做為她認同的基礎」（S3, 176）。「對一

個女人來說，落實其性別，並不對稱於男人在伊底帕斯情結中完成這種落實的過程，換言之，並非透過認同母親，而是反過來，認同父親的對象，這使得她不得不進行額外的迂迴」(S3, 172)。

180 「這種生產意義的不對稱狀態，決定了伊底帕斯情結所要通過的道路。這兩條道路讓雙方都要通過同樣的考驗，即閹割作用的考驗」(S3, 176)。

就此而言，如果沒有陽性－陰性這樣的對立項的符號，要瞭解性別差異的唯一方法就是透過主動－被動的對立項 (S11, 192)。由於生物上的性經驗（複製作用）無法再現在心靈層面 (S11, 204)，這樣的雙極性乃成為陽剛－陰柔 (male-female) 對立項呈現在心靈中的唯一方法。這也就是為什麼一個人成為男人或女人的問題所在，乃是一齣完全處於大寫他者 (Other) 場域之中的劇碼 (S11, 204)，換言之，主體只能在符號層面上實現其性經驗 (S3, 170)。

在 1970-71 年的講座中，拉岡試圖透過符號邏輯所得來的公式來闡述他的性別差異學說。這些說法在 1972-73 年的講座當中又再度出現 (圖 16，引自 S20, 73)，也就是所謂的性別差異圖解。這個圖解分成兩邊：左邊是陽剛的一邊，右邊則是陰柔的一邊。性別化的公式出現在圖解的上方。據此，在陽剛的一邊的公式是  $\exists x \overline{\Phi x}$ （至少存在著一個  $x$ ，並沒有順服在陽形作用之下），以及  $\forall x \Phi x$ （對於所有的  $x$  而言，陽形的作用都是有效的）。在陰柔的這一邊的公式則是  $\overline{\exists x \Phi x}$ （不存在任何的  $x$ ，不順服在陽形作用之下），以及  $\overline{\forall x \Phi x}$ （並非對於所有的  $x$  來說，陽形作用都是有效的）。最後一條公式顯示女人 (WOMAN) 與「並非全部」(not-all) 這種邏輯的關係。讓人最感到驚訝的是，每一邊在圖解上所呈現的兩個命題都是彼此矛盾的：「每一邊都同時藉由對於陽形作用的肯定和否定而得到界定，一種同時對

於絕對（非陽形的）痛快（*jouissance*）的包含與排除」（Copjec, 1994: 27）。然而，這兩邊彼此並沒有對稱關係（沒有性別關係）；每一邊都代表了一種根本不同的方式，性 / 別關係（SEXUAL RELATIONSHIP）所無法啟動、無法觸及的方式（S20, 53-4）。

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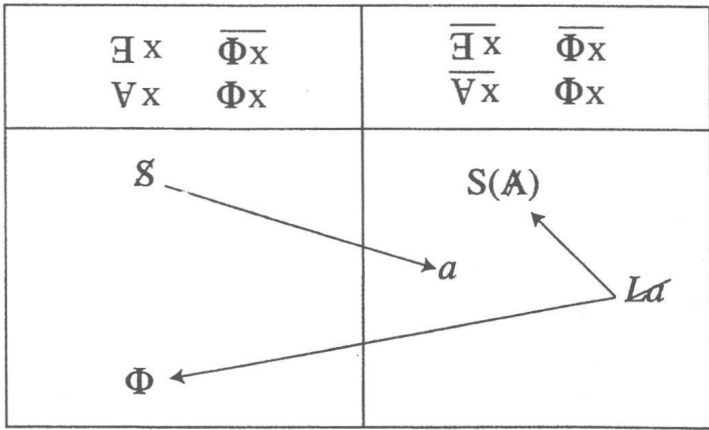


圖 16 性別差異圖解

來源：Jacques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XX. Encore*, ed Jacques-Alain Miller, Paris: Seuil, 1975。

### 性 / 別關係 sexual relationship (*rapport sexuel*)

拉岡在 1970 年首度提出了他著名的公式：並不存在任何性 / 別關係 (*il n'y a pas de rapport sexuel*)（見 Lacan, 1969-70: 134），並且在 1972-73 年的講座中再度提起（S20, 17）。這一條公式翻譯成英文的時候，通常被表述為「並不存在性關係這一回事」，這是一種誤導的說法，因為拉岡當然不會否認人們有性關

係！這一條公式或許可以更好說成是「不同性別之間並沒有任何關係」，因此他所強調的基本上並不是性交的行為，而是在陽性的性別位置與陰性的性別位置之間的關係問題。因此，這一條公式濃縮了拉岡對於**性別差異**（SEXUAL DIFFERENCE）問題探討的許多重點：

1. 在陽性與陰性性別位置之間，並沒有任何直接、無中介的關係，因為在兩者之間有一個第三者，也就是語言大寫他者（S20, 64）。「在陽性與陰性人類之間，並沒有所謂的本能關係」，因為所有的性經驗都被表記（signifier）所標定（Lacan, 1975b）。如此引申出來的結果之一就是，不可能透過某種假定自然的性 / 別關係形式（如同佛洛伊德所做的）來界定變態。就此而言，異性戀並非自然生成，而具有規範性（Ec, 223）。

2. 在陽性與陰性位置之間，並沒有相互性或對稱關係，因為符號秩序基本上是不對稱的；沒有任何相應的表記，可以像把陽性加以符號化的方式那樣將女人以符號表出。只有一個表記，**陽形**（PHALLUS），它統領著性別之間的關係（E, 289）。因此，所謂的對稱的性 / 別關係沒有任何的符號：「性 / 別關係無法被書寫」（S20, 35）。

3. 男人與女人之間的關係永遠無法和諧；「男人與女人之間永遠存在著最赤裸的敵對關係」（S2, 263）。愛情只不過是一種幻象，用以掩飾性別之間和諧關係的闕如〔不論是用神祕的辭彙來表述愛情，如柏拉圖《饗宴篇》當中所說的，或是用精神分析的辭彙來表述它，如巴林（Michael Balint）的**性器官愛**（GENITAL LOVE）概念〕。

4. 性驅力並不是被導向一個「整全的人」，而是被導向**局部對象**（PART-OBJECTS）。因此，並沒有兩個主體之間的性關係

這樣一回事，而只有一個主體與某個（部分）對象之間的性關係。對男人來說，小對形占據的是失落的伴侶的位置，它會產生出幻見的基式 ( $\$ \diamond a$ )；換句話說，對男人來說，女人的存在並不是做為一個真實的主體，而只是做為幻見的對象，可以引發他的欲望 (S20, 58)。

5. 在性別上，女人無法純粹做為女人而作用，而只能純粹做為母親而作用；「女人只有在做為母親之後，才開始在性 / 別關係中作用」(S20, 36)。

6. 做為根植在真實的某種事物，性別的存在與意義是對立的；而「透過自身與意義的對立，就其原初界定而言，他也同時與關係、與溝通處於對立狀態」(Copjec, 1994: 21)。

182

## 轉換詞 shifter

「轉換詞」這個術語是在 1923 年由語言學家奧圖·傑斯柏生 (Otto Jespersen) 引入語言學中，指的是語言中的某些要素，其一般意涵無法不參照相關訊息而得到界定。譬如代名詞「我」和「你」，或像「這裡」與「現在」這些話語，以及種種的時態，都只能透過參照它們被說出的脈絡才得以理解。羅曼·雅克布慎 (Roman Jakobson) 在 1957 年發表的文章發展了這個概念。在這篇論文發展以前，「一般皆以為人稱代名詞與其他轉換詞的特定性缺乏單一、穩定而普遍的意義」(Jakobson, 1957: 132)。在皮爾斯 (Charles S. Peirce) 的記號 (SIGNS) 類型學當中，轉換詞被視為純粹的指示記號 (見指示記號 INDEX)。然而，依據皮爾斯自己的論證 (Peirce, 1932: 156-73)，雅克布慎認

為轉換詞的確擁有單一普遍的意義；譬如人稱代名詞**我**總是指涉「說出**我的**那個人」。這讓轉換詞成爲一個「符號」。雅克布慎得到的結論是，轉換詞同時結合了符號與指示記號的作用，因而「屬於**指示型符號**（INDEXICAL SYMBOLS）」（Jakobson, 1957: 132）。據此，雅克布慎質疑無脈絡文法之可能，因爲**發言動作**（ENUNCIATION）早已被編碼於陳述之中。同理，由於文法已蘊含在言說（*parole*）中，所謂的語言 / 言說（*langue / parole*）的區分也可被質疑（見 Caton, 1987: 234-7）。

拉岡遵循雅克布慎的看法，用「轉換詞」（英語）或他所謂的「指示詞」（E, 186）來證明我（*Je*）的性質之未決與問題性。然而，雖然雅克布慎（依據皮爾斯）將轉換詞界定爲指示型符號，拉岡卻將之界定爲指示型表記。這種做法將發言與陳述之間的區分置入問題。一方面，做爲一種表記，它明顯屬於陳述的範圍；另一方面，做爲一種指示詞，它又顯然隸屬於發言動作的範圍。對於「**我**」所做的區分不僅表明了主體的分裂；它**本身就**呈現此一分裂。「其實，發言中的我不同於陳述中的我，換句話說，在陳述之中的轉換詞指的是他」（S11, 139）。拉岡還指出法文中的虛詞 *ne* 也是一個轉換詞（E, 298）。

## 記號 sign (*signe*)

拉岡將記號界定爲「對某人呈現某事物」，與**表記**（SIGNIFIER）相反，「對另一個表記呈現一個主題」（S11, 207）。拉岡對於符號概念的關切重點，密切關聯於他在符號學科學方面的工作，這門科學在 20 世紀快速的成長。符號學的發展可以區分爲兩條主要的路

線：與費迪南·德·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密切關聯的歐洲路線〔索緒爾本人所授與的名字是「記號學」(semiology)〕，以及與查理士·S·皮爾斯 (Charles S. Peirce) 密切關聯的北美路線。

1. 依據索緒爾的看法，符號是語言 (LANGUAGE, *langue*) 的基本單位。符號由兩種要素所構成：概念要素〔索緒爾稱之為**所表項** (the signified)〕，以及語音要素〔索緒爾稱之為**表記** (the signifier)〕。這兩種要素以任意卻牢不可破的方式聯結在一起。索緒爾透過圖解來呈現符號 (圖 17；見 Saussure, 1916: 114)。

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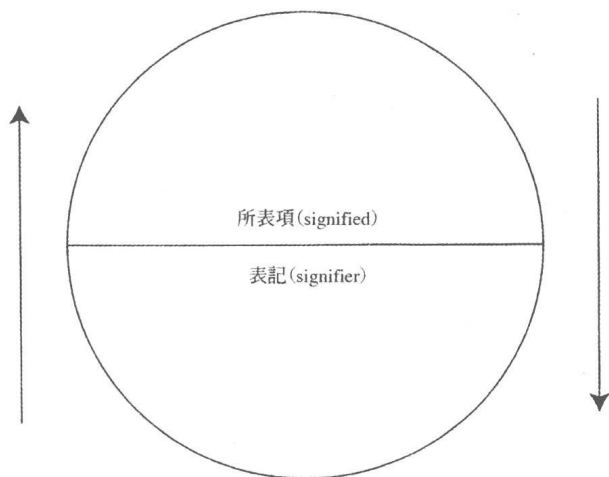


圖 17 索緒爾記號

來源：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16。

在這個圖解當中，兩個箭頭代表了表義過程當中的相互蘊含關係，表記與所表項之間的直線代表兩者的結合。

拉岡在 1950 年代對精神分析所做的「語言學轉向」當中，採取了索緒爾的符號概念，但對它做了許多修正。首先，雖然索緒爾認定表記與所表項之間所具有的相互蘊含關係（它們相互依



賴的程度就好比一張紙的兩面)，拉岡卻認為表記與所表項之間的關係是極度不穩定的（見滑動 SLIP）。其次，拉岡主張「純粹表記」秩序的存在，在這種秩序中，表記的存在先於所表項；這種純屬邏輯結構的秩序，也就是無意識。這種說法無異於摧毀了索緒爾的符號概念；對拉岡來說，語言並不是由符號所構成，而是由表記所構成。

184 爲了要呈現他自己與索緒爾的看法之間的對比，拉岡把索緒爾的符號圖解代之以一條數學式（圖 18），拉岡認為這才是索緒爾真正想說的意思（所以現在有時候它會被稱為「索緒爾數學式」(Saussurean algorithm) —— 見 E, 149)。

$$\frac{S}{s}$$

圖 18 索緒爾數學式

來源：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圖 18 當中的 S 代表的是表記，s 代表的則是所表項；在此，表記與所表項的位置是上下顛倒的，顯示表記所具有的優位（所以用大寫顯示，而所表項則以小寫的斜體字來顯示）。箭頭和圓圈都被拿掉了，呈現的是表記與所表項之間缺乏穩定或固著的關係。在表記與所表項之間的**隔離線**（BAR）不再代表兩者之間的結合，而是代表在表義過程當中所存在的抗拒。對拉岡而言，這條數學式界定了「無意識的地勢學」(E, 163)。

2. 依據皮爾斯的看法，符號就是在對某位詮釋者呈現某個對象〔對皮爾斯來說，「對象」(object) 這個詞可能意味著物理事物、事件、觀念，或另一個符號〕。皮爾斯將符號分爲三類：

「符號」(symbols)、「指示記號」(indices)、「圖像」(icons)，它們與對象有不同的關聯方式。符號與其所指涉的對象之間並沒有「自然」或必然的關係，它與對象的關係純粹是依賴約定俗成的規則。**指示記號**(INDEX)與其所要表示的對象之間具有「存在意涵的關係」(也就是說，指示記號必然在時間或空間上與其對象有連綿相續的關係)。圖像呈現對象的方式，則是透過相似性來展現對象的形貌。皮爾斯對於圖像、指示記號、符號之間的區分是一種分析上的區分，因此，並不意味三者之間彼此排斥。就此而言，記號本身的運作，必然具有各式各樣的模態；譬如，人稱代名詞就是同時具有符號與指示記號兩種作用的記號(見 Peirce, 1932: 156-73; Burks, 1949)。

拉岡採用了皮爾斯的指示記號概念，以便區分精神分析與醫學對於症狀的概念差異，同時區分(動物)符碼和(人類)語言之間的差異。同時，拉岡也延續了羅曼·雅克布慎(Roman Jakobson)透過**轉換詞**(SHIFTER)的概念所指向的思路，用以進一步發展指示記號概念，以便區分陳述句的主體與發言中的主體之間的差異。

## 表義過程 signification (*signification*)

拉岡在 1950 年代之前的作品裡面，「表義過程」這個辭彙的用法非常寬泛，通常同時指涉兩方面的意思：意義活動與重要意涵(如，Ec, 81)。譬如，拉岡在 1946 年批評機體論精神醫學(organicist psychiatry)，認為他們忽視了「瘋狂的表義過程」(Ec, 167；見 Ec, 153-4)。1953-57 年的階段，這個辭彙與意義和

語言領域保持著一種曖昧的聯結，就此而言，它是被定位在符號秩序中 (S4, 121)。

185 從 1957 年開始，拉岡在運用這個辭彙的時候，直接參照了索緒爾的概念，將這個辭彙由符號秩序轉換到想像秩序中，索緒爾保留了「表義過程」這個辭彙，指涉的是表記 (SIGNIFIER) 與所表項 (SIGNIFIED) 之間的關係；每一個聲音形象都被說成「表記著」某個概念 (Saussure, 1916: 114-17)。對索緒爾來說，表義過程是一種牢不可破的聯結關係；表記與所表項之間就如同一張紙的兩面一樣無法分離。

拉岡認為，表記與所表項之間的關係較為不穩定得多；他認為在索緒爾數學式裡面 (見圖 18)，表記與所表項之間的隔離線 (BAR) 所代表的並不是聯結關係，而是斷裂，是對於表義過程的「抗拒」(E, 164)。首先，表記在邏輯上優先於所表項，所表項只不過是表記所運作出來的效果。其次，即使當所表項被創造出來，它們也經常會在表記的底層滑動 (SLIP) 或滑開；唯一可以暫時停止這項運動、讓表記與所表項在某個瞬間貼合在一起、進而創造出有某種穩定意義的幻象的事物，就是黏扣點 (POINTS DE CAPITON)。在拉岡的作品中，表義過程並不是表記與所表項之間的穩定聯結，而是一個過程，經由這個過程，表記的運作透過衍稱 (轉喻) 和代稱 (隱喻) 這兩種比喻創造出所表項的幻象。

表義過程之所以具有轉喻效果，是因為「表義過程總是在指涉另一個表義過程」(S3, 33)。換句話說，意義並不是在任何一個表記上被發現，而是在表義鏈所牽涉到的種種表記之間的運作當中被發現，正因為如此才說它是不穩定的；「在表記的鎖鏈之中，意義得以堅持下來，但是意義的要素並不在於讓它能夠發生

的表義過程當中」(E, 153)。

表義過程之所以具有代稱成分，是因為它牽涉到對隔離線的跨越，「從表記通向所表項」(E, 164)。所有表義過程都仰賴的基本代稱就是父親的代稱，因此，所有的表義過程都具有陽形意涵。

在拉岡的代數當中，符號  $s$  所指的就是表義過程（譬如，在  $s(A)$  的標示中所代表的就是欲望圖解主要的節點之一。對於所表項的標示也是  $s$ ，對於拉岡來說，這種標示一方面所指的是「表義過程」這個辭彙（透過這種作用，意義的效果被生產出來），另一方面也指涉了「所表項」這個辭彙（意義的效果本身），可以說兩者兼具。

拉岡在 1950 年代末期建立了表義過程與意義（法語 *sens*）之間的對立。由於這些辭彙在翻譯成英語的時候有許多不同的譯法，因此更增加了拉岡英語讀者的困擾。本書所遵循的譯法就是以英語的“signification”來翻譯法語的 *signification*（表義過程），而把英語的“meaning”（意義）用來翻譯法語的 *sens*。

表義過程屬於想像，隸屬於空白言說（SPEECH）的領域；意義屬於符號，隸屬於充分言說的領域。（稍後，到了 1970 年代，拉岡並沒有把意義定位在符號層中，而是定位在符號層於想像層之間的接合點上；見圖 1）。精神分析的詮釋要防備表義過程，則有賴與意義與其相關的非意義（*non-sens*）。雖然表義過程與意義相對立，它們卻都與痛快的產生有關係。拉岡造了兩個新術語來指出這一點：意爽〔*signifiance*，由表義過程與痛快（*jouissance*）兩個字而來——見 E, 259; S20, 23〕，以及爽義（*jouis-sens*，由痛快與意義兩個字而來）。

## 所表項 signifié (*signifié*)

依據索緒爾的看法，所表項就是**記號**（SIGN）的概念要素。但並不是記號（參照者）所指稱的真實對象，而是相應於這樣一種對象的心理內涵（Saussure, 1916: 66-7）。

對索緒爾來說，所表項與**表記**（SIGNIFIER）具有相同的地位；兩者不分軒輊的構成了記號的兩面。另一方面，拉岡主張表記的優先性，認為所表項只不過是表記的運作所產生的效果，這種效果乃是代稱所創造出來的表義過程效果。換句話說，所表項並非既定不變，而是被創造出來的。

就此而言，拉岡的觀點和語言的表現論者的觀點相背反，對於語言的表現論者來說，在概念透過語言的物質中介被表達出來之前，概念存在於某種前言語的狀態中。拉岡的論點與此相反，他主張的是語言的物質條件的優位（邏輯上的優位而非時序上的在前）。

## 表記 signifiant (*signifiant*)

拉岡從瑞士語言學家費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作品當中採用了「表記」這個術語。佛洛伊德並未使用過這個術語，他也不知道索緒爾的作品。依據索緒爾的看法，表記是**記號**（SIGN）的發音要素；並不是實際上的聲音本身，它指的是這樣一種聲音的心理形象。用索緒爾的話來說，表記乃是「聲音形象」，它表記著某種**所表項**（SIGNIFIED）（Saussure, 1916: 66-7）。

雖然索緒爾認為表記和所表項之間是相互依賴的。拉岡卻認為表記較為根本，並能夠生產出所表項。表記首先是一種沒有意義的物質要素，處於某個封閉的差異區分系統中；這樣一種「沒有所表項的表記」被拉岡指稱為「純粹表記」，然而這裡的問題重點是關乎邏輯秩序上的優位而非時序上的先後。「每一個真實的表記，就其本身而言，乃是一個無所表的表記。一個表記越無所表，它的存在越牢不可破」（S3, 185）。正是這些無意義又牢不可破的表記決定了主體；表記的效果作用在主體上，就形成了無意識，因此也構成了整個精神分析的領域。

因此對拉岡來說，語言並不是記號系統（對於索緒爾來說是如此），而是表記的系統。表記才是語言的基本單位，它們「臣服於雙重條件之下，一方面可以還原為終極差異區分的要素，一方面又依據封閉秩序中的法則而相互結合」（E, 152）。

在主張表記可以「還原為終極差異區分的要素」的時候，拉岡與索緒爾的立場相同，指出表記基本上的差異區分特性。索緒爾的說法是，在語言當中並沒有實証的辭彙，只有差異存在（Saussure, 1916: 120）。

在主張表記可以「依據封閉秩序中的法則而相互結合」的時候，拉岡認為表記是依據衍稱的法則在表義鏈當中相互結合。 187

表記是符號秩序的構成單位，因為它在整體上關聯於結構（STRUCTURE）的概念；「結構的理念與表記的理念似乎無法分而論之」（S3, 184）。表記的場域也就是大寫他者的場域，拉岡稱之為「表記的群組」。

拉岡將表記界定為「對另一個表記呈現一個主體」，與之對立的是記號，「對某人呈現某事物」（S11, 207）。更精確的說，一個表記（譬如說主導性的表記，可以標示為  $S_1$ ）對所有的其他表

記（標示為  $S_2$ ）呈現出主體。然而，沒有任何表記能夠表記主體。

雖然「表記」這個術語並未見於佛洛伊德的作品中，但拉岡在使用這個術語的時候，其核心用意還是在於佛洛伊德作品當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佛洛伊德進行精神分析詮釋的許多例子，都把焦點集中在純屬語言形式的特質上。譬如，他分析他自己無法記住“Signorelli”（辛紐瑞里）這個名字的時候，把這個字區分成不同的形式斷片，然後對於每一個斷片進行聯想上的聯結（Freud, 1901: ch.1）。就此而言，拉岡在強調分析師要關注案主言說當中的表記的時候，實際上並沒有在技術上標新立異，而是企圖用一種更嚴格方式將佛洛伊德自己的方法加以理論化。

儘管拉岡在談到表記的時候，通常他所指稱的意思只不過的是別人所說的「語詞」（words），但兩個術語畢竟不能等同。語言的單位不僅僅可能小於語詞（語素和音素）或大於語詞（片語和句子），卻扮演了表記的作用，同樣的，非語言的事物也可能具有這種作用，譬如對象、關係與症候行爲（S4, 288）。對拉岡來說，某物之所以會成為表記的獨特條件在於，它被銘寫到一個系統裡，在此系統當中，它可以純粹透過與系統中其他不同元素之間的差異而獲得某種意涵。正是表記所具有的這種差異區分特性，使得它不可能只具有單一或固定的意義（S4, 289）；相反的，它的意義會不斷變化，端看它在結構當中占據了什麼樣的位置。

### 表義鏈 signifying chain (*chaîne signifiante, chaîne du signifiant*)

從 1950 年代中期開始，拉岡越來越常使用「鏈」這個字眼，通常指涉的是符號層。在 1956 年剛開始，他談論的並不是

表義鏈，而是**符號鏈**（symbolic chain），透過這種說法，他所指稱的意思是一連串的族裔傳衍，在出生之前、死亡之後，每個主體都會被銘寫在這種世系傳衍中，這種世系傳衍也無意識地影響了他的命運（Ec, 468）。同樣一年，拉岡還提出「**話語鏈**」（the chain of discourse）的說法（S3, 261）。

拉岡首度運用「表義鏈」這個術語是在1957年，意在指涉相互聯結在一起的系列**表記**（SIGNIFIERS）。一個表義鏈不可能得到完備，因為永遠有可能為它添加上另外的表記，無止無盡，從某種角度來說這也表現了欲望的永恆特性；基於這個理由，欲望具有轉喻的特質。表義鏈在創造意義的時候也具有轉喻的特質；表義過程並不是在呈現表義鏈當中任何一個特定的點，毋寧是說，從一個表記到另外一個表記的運動當中，意義才得以「堅持下來」（見 E, 153）。

188

拉岡在談到表義鏈的時候，有時會運用線性的代稱，有時則運用環形的代稱；

• **線性**（Linearity）「索緒爾認為，構成話語鏈應用到話語鏈的線性條件，只適合應用在與時間有關的方面」（E, 154）。

• **環圈**（Circularity）表義鏈被用來比擬為「一條項鍊的環圈，而這條項鍊本身又成為另外一條由環圈所做成的項鍊的其中一個環圈」（E, 153）。

一方面，線性觀念所提示的表義鏈，也就是言詞之流，在言詞之流當中，不同的表記依照文法規則被組合起來〔索緒爾稱之為「句法的」（syntagmatic）關係，而拉岡跟隨的是雅克布慎（Roman Jakobson），把焦點放在語言的衍稱軸線上〕。另一方



面，環圈的觀念所提示的表義鏈，指的是一系列透過自由聯想而聯結的表記，它只是一條通過表記網絡而構成的路徑，這條路徑形成了主體的符號世界〔索緒爾稱之為「聯想的」(associative)關係，而拉岡跟隨的同樣是雅克布慎，把焦點放在語言的代稱軸線上〕。事實上，表義鏈同時包含了這兩個方面。從歷時的向度來看，表義鏈是線性的、句法式的、轉喻的；從共時的向度來看，表義鏈乃是環圈、聯想的、代稱的。兩條軸線相互交錯：「實際上，任何的表義鏈（歷時鏈）(diachronic chain) 都會與相關的脈絡（共時鏈）(synchronic chain) 有整體上的鏈結，就好像後者為前者標上標點符號，而前者在後者的狀態中被「縱向地」擱置起來 (E, 154)。就此而言，拉岡在一個概念裡面結合了兩種類型的關係（「句法關係」與「聯想關係」），雖然索緒爾認為這兩種關係存在於符號之間，但拉岡卻認為這些關係存在於表記之間，而非符號之間。

## 核心症狀 *sinthome*

拉岡認為，核心症狀這個詞指的是一種原初書寫的方式，到了晚近才被稱之為症狀 (*symptôme*)。如同 1975-76 年的講座標題所示，拉岡在 1975 年引入這個術語，一方面繼續闡述其拓樸學，開展他在先前講座集焦的波氏結 (BORROMEAN KNOT)，另一方面也著手探究詹姆士·喬哀斯 (James Joyce) 的作品。透過這種對立中的疊和 (*coincidentia oppositorum*) ——也就是數學理論和喬哀斯文本錯綜複雜的織構，拉岡在他最終的主體拓樸學版本中重新界定了精神分析的症狀。

1. 在核心症狀這個說法出現之前，拉岡思想當中的不同傾向造成了**症狀**（SYMPTOM）這個概念的各種曲折變化。早在 1957 年，症狀就被視為是「銘寫在書寫過程中」（Ec, 445），此意涵已迥異於將症狀視為是已解碼訊息的觀點。拉岡在 1963 年又再度提出對症狀的看法，他認為症狀不同於動作搬演，它並不需要詮釋；就其本身而言，它的存在並不是對大寫他者的召喚，而是無所宣說的純粹痛快（Lacan, 1962-63: 1963 年 1 月 23 日講座；見 Miller, 1987: 11）。這種評析預示了拉岡從語言學角度界定症狀為表記到後期說法之間的徹底轉換，他在 1974-75 年講座中的說法是，「只要是無意識決定了主體，那麼症狀只能被界定為每個主體享受（*jouit*）其無意識的方式」（Lacan, 1974-75: 1975 年 2 月 18 日講座）。

189

這樣的轉折，從認定症狀是能夠透過參照「如語言般結構化」的無意識而解碼得到的訊息，轉而認定症狀是主體痛快的特定樣態的痕跡，其拍板定案之舉即是引入了核心症狀的說法。就此而言，核心症狀指涉的是一種超越了分析的所表表述，是痛快的核心，完全不受符號層的勢力影響。核心症狀根本不需要任何分析式的「解消」（*dissolution*），藉著提供一種獨一無二的痛快結構作用，它反而「讓吾人得以存活」。因此，在拉岡對分析結束的最後界定中，分析的任務轉變為與核心症狀的認同。

2. 從語言學到標示了拉岡作品最後階段的拓樸學，這樣的理論轉折，不僅構成了核心症狀無可分析的真正地位，也形成了一般人熟悉的拉岡龐大修辭之外的一個註釋問題。1975-76 年的講座開展了波氏結的理論，在先前的講座中被認定為主體基本結構的波氏結，在此卻添加上核心症狀為第四道環扣，與先前的符號層、想像層、真實相扣連，成為一整個經常處於解體威脅下的

結。提出這個結紐，並非視之為模型，而是在嚴格意義下提出一種「使想像力失靈」的拓樸學的非代稱式描述（Lacan, 1975-76: 1975年12月9日講座）。由於意義（*sens*）在這個結紐之中已被料想於想像層與符號層的交集裡（見圖1），於是，核心症狀的作用在周旋於與真實、想像層、符號層共構的波氏結的時候，必然處於意義之外。

3. 拉岡自青年時期即熱衷於研讀喬哀斯（見喬哀斯於 Ec, 25 與 S20, 37）。在 1975-76 年的講座中，喬哀斯的書寫被視為核心症狀的開展，是在 RSI 波氏結之外讓主體得以凝聚貫通的第四個詞項。幼年喬哀斯在面對父之名（Name-of-the-Father）的徹底無作用 / 不在場（*carence*）的狀況時，想辦法藉著部署其藝術來避免精神病，其藝術做為一種填補（*suppléance*），乃是主體結紐中的補強索。拉岡集焦於喬哀斯青年時期的「頓悟經驗」（*epiphanies*）（一種幾乎接近幻覺強度的經驗，後來被紀錄在如謎般的片段文本中）做為「徹底阻離」（*radical foreclosure*）的例證，也就是「真正的喪除意義」（1976年3月16日講座）。喬哀斯式的文本，從頓悟經驗到《芬尼根守靈》（*Finnegan's Wake*）蘊含了一種與語言的特別關係；一種「毀滅式」的重造語言為核心症狀，透過主體的私密痛快，入侵符號層。拉岡的雙關語之一——*synth-homme*，也蘊含了這種「人工式」的自我創造。

拉岡強調，他對喬哀斯寫作的關注之意，並非在於「應用精神分析」。他並不認為拓樸學理論只是另一種再現式的解釋，而是一種書寫形式，一種實踐，其目標在於描繪那遁逃於想像層之外的東西。就此而言，與其說喬哀斯是一個理論對象或「案例」，不如說他是一個「聖人」（*saint homme*）的範例，拒絕任何想像上的解決之道，而能夠發明一種嶄新的語言用法來組構其享

樂。〔本文作者為路克·塞斯頓（Luke Thurston）〕

### 滑動 slip (*glisser* [vb], *glissement* [n.] )

拉岡用「滑動」這個詞〔和它相應的名詞，滑動（slippage）〕來描述表記與所表項之間的不穩定關係。就此而言，這個辭彙凸顯了索緒爾與拉岡對**表義過程**（SIGNIFICATION）的不同理解；對索緒爾來說，表義過程是表記與所表項間的穩定相繫，但拉岡卻認為兩者的關係是不穩定、流動的。表記與所表項間不可能建立穩定的一一對應關係，拉岡在索緒爾數學式的表記與所表項之間加了一道隔離線，對此關係加以符號化（見圖 18）。索緒爾數學式隔離線之下的所表項悄悄滑動，乃一持續不斷的運動（E, 154），此類運動只有在**黏扣點**（POINTS DE CAPTION）上才會暫時停留。當黏扣點不夠的時候，就像在**精神病**（PSYCHOSIS）的狀況中，表義過程的滑溜運動便永無止境，穩定的意義整個融化消逝。

### 鏡像 specular image (*image spéculaire*)

拉岡談到鏡像時，他指的是一個人**在鏡中所反映的自己的身體**，這個自己的形象，同時是**自己和大寫他者**（OTHER）（小的他者）。人類的小孩透過認同鏡像而開始在**鏡像期**（MIRROR STAGE）建構其**自我**（EGO）。即便沒有真正的鏡子，嬰兒看待它自己的行為，反映在他模倣大人或另一個小孩的表情姿勢；這

些模倣的表情姿勢讓其他人足以扮演鏡像的角色。人類完全為鏡像所捕捉：這也就是想像層對主體極有力量的基本理由，這也解釋了他為什麼會將其身體形象投射到周遭世界所有其他對象身上（見 Lacan, 1975b；見誘捕 CAPTATION）。

有某些東西沒有鏡像，無法加以「景觀化」。陽形、性感帶和小對形即是這類事物。

### 說話 / 言說 / 言詞 *speech (parole)*

法文中「言詞」這個辭彙的意涵對英語譯者形成相當大的難題，因為它沒有任何相對應的英語字彙。在某些脈絡中，它相應於英語的「說話」(*speech*) 這個詞，但另一些脈絡則譯為「詞語」(*word*) 較妥當。

191 從 1950 年代初期開始，言詞就成為拉岡作品中最重要辭彙之一。拉岡在名聞遐爾的「羅馬論述」裡面，譴責精神分析當中言詞的角色被當代精分析理論忽略的狀況，力主應將焦點重新擺回言詞和語言 (LANGUAGE) 上 (Lacan, 1953a)。拉岡運用「言詞」這個辭彙時，受索緒爾的影響不大〔索緒爾在說話 (*parole*) 和語言 (*langue*) 之間建立的對立項，被拉岡置換為言詞 (*parole*) 和語言 (*langage*) 的對立項〕，此中更多的影響，來自人類學、神學和形上學。

• **人類學** 拉岡的言詞概念視言詞為「聯結人類彼此」的「符號交換」(S1, 142)，這方面顯然受到了毛斯 (Marcel Mauss) 與李維史陀 (Claude Lévi-Strauss) 的影響，特別是他們對禮物交換的

分析。就此而言，佛洛伊德的詮釋被形容為「帶著私密契約的言詞符號禮物（E, 79）。言詞的概念因而指向一種契約，它指定了拉岡「建制言詞」（FOUNDING SPEECH）概念中所闡述的發話與受話雙方的角色。

• **神學** 在拉岡作品中，言詞也有宗教與神學上的意涵，至少從東方宗教（E, 106-7）與猶太基督傳統（E, 106）兩個方面來說是如此。拉岡在 1954 年透過參照聖奧古斯丁的 *De locutionis significatione* 來討論言詞的問題（S1, 247-60）。就像上帝在《創世紀》當中所說的話，言詞是一種「符號式的祈願」，從虛無中創造出「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新秩序」（S1, 239）。

• **形上學** 拉岡引用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道說（*Rede, discourse*）與閒談（*Gerede, chatter*）之間的差異，來闡述他自己在「充實言詞」（*parole pleine*）與「空白言詞」（*parole vide*）之間所做的區分（見 E, 40ff.）。拉岡在 1953 年首度做出這樣的區分，雖然在 1955 年之後的作品中，這種區分便不再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它並未完全消失。充實言詞鏈結出語言的符號向度，而空白言詞則鏈結出語言的想像向度，言詞從自我走向其對應者。「充實言詞就是充滿意義的言詞。空白言詞則只有表義過程」（Lacan, 1976-77; *Ornicar?*, nos 17 / 18: 11）。

由於比較接近主體欲望謎一般的真相，充實言詞也叫做「真實言詞」：「充實言詞也就是這種言詞的目標指向、同時也形成真相，而真相的建立則來自於另一個人對某個人的承認。充實言詞也就是有所履行的言詞（*qui fait acte*）（S1, 107）。「實際上，充實言詞的界定，在於它等同於它所說出者」（Ec, 381）。

另一方面，主體在空白言詞中與其欲望產生疏離；在空白言詞中，「主體似乎一直用廢話的方式談到某個人……這個人從來不曾變成過他的欲望所假定的樣子」(E, 45)。

192 精神分析師在傾聽案主時的任務之一，就是去分辨什麼時候是充實言詞浮現的時刻。充實言詞與空白言詞其實是一個連續體的兩個端點，而「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部署著言詞實踐的全般模式」(S1, 50)。精神分析的治療目標在於鏈結出充實言詞，這工作極難；充實言詞可能需要花非常多力氣 (*pénible*) 才能鏈結說出 (E, 253)。

空白言詞並不同於謊話；恰恰相反，謊話常常會比許多誠實的陳述更滿實地流露欲望的**真理 / 真相** (TRUTH) (見 S11, 139-40)。由於「言說和欲望之間」存在著根本的「不相容性」 (E, 275)，因而在言說當中，永遠不可能鏈結出一個人欲望的**全部真相**；「我一直在說真相；但不是全部的真相，因為我們毫無能力說出全部的真相。從物質條件上來說，把真相全部說出來是不可能的」(Lacan, 1973a: 9)。就此而言，充實言詞並不是在言詞中鏈結出主體欲望的全部真相，而是一種在特定時間儘可能滿實地鏈結出這種真相的言詞。

言說乃是通向欲望之真相的唯一通路；「唯言說是彼真相之鑰」(E, 172)。更進一步說，精神分析理論主張，唯有一種特定的言說才會導向這種真相；這種言說沒有意識的控制，也就是所謂的自由聯想。

## 分裂 split (*refente*)

佛洛伊德談到「自我的分裂」(德語 *Ich-spaltung*, 法語 *clivage du moi*) 乃是一個過程, 可以在戀物與精神病現象中觀察到, 透過分裂的過程, 才產生了面對現實時兩種相互矛盾、卻並存於自我中的態度: 接受與**拒認** (DISAVOWAL) (見 Freud, 1940b)。拉岡擴大了分裂這個概念 (他比較喜歡用 *refente* 這個辭彙來翻譯它; 見 S8, 144), 認為它指涉的不僅僅只有戀物或精神病的過程, 而涉及主體性本身的一般特性; **主體** (SUBJECT) 永遠只能處於與自身分離、分裂或疏離的狀態 (見 **異化** ALIENATION)。分裂乃是無法還原、無法癒合的; 完全沒有綜合的可能。

分裂或分離的主體以**隔離線** (BAR) 來符號化, 這條隔離線在 S 之上劃過, 而產生了被隔離的主體  $\$$  (見 E, 288)。這種分裂指涉的是, 自我意識完整呈現的理想乃不可能之事; 主體永遠無法完整認識它自己, 且其自我認識永遠都會處於中斷狀態。就此而言, 它指向了無意識的在場, 而其存在乃是表記的效應。主體之所以分裂, 乃因它是說話的存有 (E, 269), 也因為言詞將主體的**發言動作** (ENUNCIATION) 與主體的發言內容加以區分。拉岡在 1964-65 年的講座中, 透過對於真相與知識 (*savoir*) 的區分來提出主體分裂的理論 (見 Ec, 856)。



## 結構 structure (*structure*)

拉岡在 1930 年代的早期作品中運用「結構」這個辭彙的時候，它所指涉的是「社會結構」，是指家庭成員之間的特定情感關係組合。小孩對於這些關係的感受要比成人來得更為深刻，並將之內化為**情結**（COMPLEX）（Ec, 89）。這個辭彙像是一個樁腳，讓拉岡得以將他對心靈的「關係」特性牽連起來，而與心理學潮流中的原子論式學說大相逕庭（Lacan, 1936）。從此以後，  
193 「結構」這個辭彙就保持著某種介於主體間或主體內的意涵，也就是人際關係中的內在表象。拉岡作品中一直留存著這個關鍵論點，對於結構的強調不斷提醒我們，決定主體的東西不是某種預設的「本質」，而在於不同主體與不同表記之間他所占的位置。早在 1938 年，我們已發現拉岡申論著當時的「精神分析學說最令人垢病的缺陷」，乃是它「偏向動力的取徑，而忽略了結構」（Lacan, 1938: 58）。這種看法預示了他後來對符號層的強調，他認為符號層也就是結構的界域，精神分析師會忽略此面向，而較為重視想像層；拉岡強調：「社會結構乃是符號性的」（Ec, 132）。

1950 年代中期，當拉岡藉由索緒爾結構語言學所借來的觀點開始闡述他的思想的時候，「結構」這個辭彙就漸漸開始與索緒爾的**語言**（LANGUAGE）模型聯結在一起。在索緒爾的分析中，語言（*la langue*）是一種系統，在此系統當中並不存在絕對的辭彙，只存在著差異（Saussure, 1916: 120）。在這種系統的概念之下，每一個單位都純粹透過它與其他單位之間的差異性質而形構出來，這就變成了拉岡從此以後「結構」這個辭彙的核心意義。語言是最具有典範性的結構，因此，拉岡那眾所皆知的格

言：「無意識如同語言一般被結構起來」其實是同義反覆，因為「被結構起來」和「如同語言一般」意味的是同一回事。

索緒爾在語言學方面的結構取徑，後來被雅克布慎（Roman Jakobson）所進一步發展，他把重點放在音素理論；雅克布慎的作品後來又被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所採用，他運用了音素的結構模型來分析非語言的文化材料，諸如親屬關係與神話。把結構分析的方法應用到人類學當中，展開了一場結構主義的運動，顯示了索緒爾的結構概念能夠如何被應用到語言領域之外的其他研究對象上。這三位思想家對拉岡的影響都很深，就此而言，他可以被視為結構主義運動當中的一部分。然而，拉岡自己卻偏向自外於這場運動，他認為他的取徑在許多重要方面不同於結構主義者的取徑（S20, 93）。

除了參考語言問題之外，拉岡也參照了**數學**（MATHEMATICS）當中的結構概念，主要是集合論與**拓樸學**（TOPOLOGY）。譬如在1956年，他提到「結構首先是一群要素，它們形成一個共變的集合（S3, 183）。兩年之後，他又把結構概念與數學的集合論聯結在一起，同時參照到拓樸學（Ec, 648-9）。到了1970年代，拓樸學進而取代了語言，成為拉岡最主要的結構典範。這時候他認為，拓樸學不僅僅只是結構的代稱，它就是結構本身（Lacan, 1973b）。

一般認為結構概念蘊含了表面與深層之間的對立項、直接可觀察現象與「深層結構」之間的對立項，後者並不屬於直接經驗的對象。這樣一種想法似乎相應於拉岡對於（表面）**症狀**（SYMPTOMS）與（深層）結構之間的區分所形成的對立項。然而，事實上拉岡並不贊同這樣的對立項蘊含在結構概念之中（Ec, 649）。一方面，他拒絕接受「可直接觀察之現象」的概

念，他認為觀察活動本身就已經是理論活動。另一方面，他也拒絕接受將結構視為某種「深層」或遠離經驗的想法，他認為結構就存在於經驗本身的場域當中；無意識就顯現在表面上，想要在「深層結構」中尋找它，無異緣木求魚。面對著許多其他的二元對立項，拉岡較為偏愛的模型是梅氏環（moebius strip）；就像梅氏環的兩面其實是相續不斷的，結構與現象之間也是相續不斷的。

因此，結構分析最重要的特質並不是先假設在表面與深層之間的區分，而是如同李維史陀在他對於神話的結構分析當中所顯示，在各種軌跡與節點之間發現固定的關係，但這些軌跡本身卻是空的（Lévi-Strauss, 1955）。換句話說，在一個既定的結構當中，不管是什麼樣的元素，只要它被擺在特定的位置，在不同位置之間的關係本身並不會改變。就此而言，元素之間的互動基礎，並不在於他們本身所擁有的任何先天固有性質，而純粹是來自於他們在結構當中所占據的位置。

拉岡與許多其他的精神分析師看法一致，他區分出三種主要的病理範疇：**精神官能症**（NEUROSIS）、**精神病**（PSYCHOSIS）與**變態**（PERVERSION）。他的原創性在於，他認為這些範疇其實是結構，而不只是症狀的集合。（值得注意的是，他比較傾向使用的術語是「佛洛伊德式的結構」，而不是「臨床結構」，但是後面這種用法卻主導了今天的拉岡精神分析學派的寫作。）

拉岡病理學分類範疇系統主要的基礎是一種離散序列（discrete series），而不是基於封閉聯集（continuum）的次元級數系統。因此，這三種主要的臨床結構是互斥的；譬如，一個主體不可能同時有精神官能症和精神病。這三種主要的臨床結構一起構成了主體關聯於大寫他者的關係中所可能有的三種位置；就

此而言，每一個主體在精神分析治療中所可能遭遇到的診斷，只可能是精神官能症、精神病或變態三者之一。每一種結構都藉由其不同的運作而顯現：精神官能症的運作是壓抑，變態的運作是拒認，精神病的運作則是阻離。拉岡跟隨佛洛伊德的腳步，認為精神分析治療的古典方法（也就是長沙發的使用與自由聯想）只適用於精神官能症主體與變態主體，而不適用於精神病患者。所以，當拉岡學派的分析師與精神病患者一起工作時，他們會運用大體上已經修飾過的治療方法。

主體的臨床結構已經在他的早年生命經驗當中被決定，這乃是精神分析的最根本原則之一。從這個角度來說，精神分析的基礎是一種「關鍵時期假說」；生命的最初幾年就是這個關鍵時期，主體的結構就在這個時期裡面被決定。雖然我們並不清楚這個關鍵時期持續的時間有多久，但一般人都認為過了這個關鍵時期，臨床結構就會永遠固定下來、再也不可能改變。譬如，精神分析的治療或任何其他的相關作為，都沒有辦法讓一位精神病人變成精神官能症患者。拉岡在這三個主要的臨床結構之中，又區分出許多不同的細部分支。比方說，在精神官能症的臨床結構當中，他又區分出兩種精神官能症（強迫型精神官能症與歇斯底里），在精神病的臨床結構當中，他又區分出妄想症、精神分裂症與躁鬱型精神病。

195

## 主體 subject (*sujet*)

「主體」這個辭彙從拉岡最早期的精神分析寫作開始就已經出現（見 Lacan, 1932），從 1945 年開始，它在拉岡作品當中扮演

了關鍵的角色。由於主體這個辭彙在佛洛伊德的理論語彙中並不重要，於是，這個辭彙便成為拉岡作品的顯著特點，與哲學、法律和語言學論述的密切關聯也不言而喻。

在拉岡的戰前論文中，「主體」這個辭彙所帶有的意涵似乎與「人類」相去不遠（見 Ec, 75）；這個辭彙同時也被用來指涉案主（Ec, 83）。

1945年，拉岡區分出三種類型的主體。首先，有一種非人稱的主體，獨立於他人之外，屬於純粹的文法主體、能思主體，也就是「據所知……」（it is known that）這種句法中的「據」（it）。其次，有一種交互性的匿名主體，他完全的等同於任何其他主體，並且可以被他們取代，而任何其他的主體都會認為他與他們等同。第三，還有一種人格主體，他的獨特性是透過自我肯定的行動所構成（Ec, 207-8）。拉岡的作品所持續關注的主體，正是這第三種意義下的主體，處於其獨特狀態的主體。

1953年，拉岡在主體與自我（EGO）之間建立了一種區分，這種區分將會成為他所有其他作品當中最根本的區分之一。相形之下，自我是想像層當中的一環，主體則是符號層的一部分。就此而言，主體並不單單等於能動者的意識感受，這種意識感受只不過是自我所生產出來的幻象，主體其實是等於無意識；拉岡的「主體」乃是無意識的主體。拉岡認為，這項區分可以回溯到佛洛伊德：「（佛洛伊德）寫了自我與它（*Das Ich und das Es*）為的是要維持在真實的無意識主體與自我之間的根本區分，自我是在無意識主體的核心中通過一連串的異化認同作用而形成」（E, 128）。精神分析的治療雖然對自我有強大的效果，但精神分析的基礎運作目標是在主體，而非自我。

關於“subject”這個辭彙，拉岡運用了許多不同的意義。就語

言學和邏輯來說，命題的主詞（subject）也就是謂詞所要描述的東西（見 Lacan, 1967: 19），因此就與「對象」（object）處於對立狀態。針對對象這個辭彙在哲學上的意涵，拉岡強調，他的主體概念關注的是人類的相關向度，也就是無法（也不應該）被對象化（被物化、化約為物件）的那些向度，因而無法透過一種「對象化或客觀」（objective）的方式來研究。「我們所稱呼主體是什麼？再明顯不過了，也就是在對象化的發展過程中，在對象與客體之外的東西」（S1, 194）。

196

到了1950年代中期，對語言問題的參照，主導了拉岡的主體概念。他把發言內容的主體與**發言動作**（ENUNCIATION）的主體區分開來，以便顯示，由於主體基本上是說話的存有者（*parlêtre*），他便無所遁逃於被區分、被閹割、產生**分裂**（SPLIT）。在1960年代早期，拉岡把主體界定為表記，透過其他的表記主體才得以被再現出來；換句話說，主體就等於語言的效應。（Ec, 835）

除了在語言學和邏輯中的地位之外，「主體」這個辭彙也具有哲學上和法律上的意涵。就哲學話語來說，主體指涉到個體的自我意識，然而在法律話語當中，指涉的是某個人在另外一個人的權力籠罩之下（譬如說，某個人**臣服於**君主的統治之下）。由於這個辭彙同時擁有這些意義，這也就意味著，它完美的呈現了拉岡的論點，也就是意識乃是透過符號層而被決定的；「主體之所以成其為主體，只有透過它臣服於大寫他者（Other）的領域之中才行得通」（S2, 188，英譯有所改動）。在法律的話語中，這個辭彙也具有指涉行為維持的功能；主體，也就是能夠為他的**行動**（ACTS）負責任的人。

拉岡特別強調這個辭彙所具有的哲學意涵，他將「主體」與

笛卡兒哲學當中的**我思主體**（*COGITO*）相提並論：

在**主體**這個辭彙當中……我並不是要指涉**主體**這個現象所必須擁有的生存基質，也不是任何型態的實體，也不是任何在他的感受當中擁有知識的存有者……更不是某種道成肉身，而是笛卡兒式的主體，它顯現在懷疑活動本身被確認為確定性的當下（S11, 126）。

主體的符號 *S* 與佛洛伊德的辭彙 *Es*（見它 / 本我 *ID*）恰巧同音異義，對於拉岡來說，這也同樣顯現了真實的主體乃是無意識的主體。到了 1957 年，拉岡又以一條橫槓穿過這個符號成為  $\$$ ，也就是「被隔離的主體」，藉以顯示主體基本上是處於分裂狀態的事實。

## 被假定知道的主體

subject supposed to know (*sujet supposé savoir*)

被假定知道的主體這個辭彙（通常縮寫為 S.s.S.）很難翻譯為英文。薛瑞登（Sheridan）將之譯為「被假定知道的主體」，這是大部分以英語討論拉岡的著作所採用的翻譯。然而，許奈德曼（Schneiderman）卻提出另外一種翻譯：「知識的假定主體」，他的理由在於被假定的重點是主體，而不只是知識（Schneiderman, 1980: vii）。

拉岡在 1961 年引入這個句子，以便指出自我意識（德文 *Selbstbewußtsein*）的幻象，以為自己在進行認識活動的時候對自

己完全通透明瞭（見**意識** CONSCIOUSNESS）。這種幻象緣起於鏡像階段，成為精神分析探究的重點。精神分析證明，事實上，**知識**（KNOWLEDGE, *savoir*）不可能從任何特定的主體當中找出來，而只能夠在互為主體找出來（Lacan, 1961-62: 1961年11月5日講座）。

197

1964年，拉岡在界定**轉位**（TRANSFERENCE），也就等於把知識歸屬於某個主體的時候，提出了這種說法：「一旦被假定知道的主體存在於某處，就會發生轉位」（S11, 232）。這個定義強調，由於案主假定了某個知道的主體，才能夠驅動整個分析的過程，而並不是分析師真正掌握了那般的知識。

「被假定知道的主體」這個辭彙並非指涉分析師本身，而是一種作用，分析師有可能在治療中加以體現。也只有當分析師在案主的感受中體現出這種作用，我們才能夠說已經建立了轉位（S11, 233）。當這種狀況發生，分析師究竟會被假定掌握了什麼樣的知識呢？「他會被假定知道無人可以逃脫的一件事情，只要他開始對這件事情加以闡述，很簡單，這件事也就是表義過程」（S11, 253）。換句話說，分析師經常會被認為已經知道案主言詞當中的祕密意涵，也就是言詞的表義過程，這種表義過程甚至連說話者都沒有意會到。單單是這樣一種假定（也就是假定分析師就是那個知道的人）就足以引發其他的活動細節（偶發的表情姿勢、模糊的評語），在反作用力之下，瞭解到對於逕行「假定」的患者本身來說，究竟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有時候，病人可能從精神分析治療的一剛開始就假定了分析師就是知道的主體，甚至在之前就已經假定，但若是要建立轉位的關係，通常要經過一段時間。就轉位而言，「當主體進入分析，他就完全不會把這個（被假定知道的主體）位置給予分析師



(S11, 233)」；案主起初很可能把分析師視為小丑，也很可能保留一些訊息，好讓分析師處於無知狀態 (S11, 137)。然而，「即便是質疑精神分析師可以讓他自己增加一些沒有犯錯的感受」 (S11, 234)；但遲早有一天，案主會以為分析師某些偶然的表情姿勢就是某種已經了然的訊號，這些表情姿勢當中暗藏某種祕密的意圖、某些不為人知的認識。就在這個時刻，分析師已經體現成為被假定知道的主體；轉位關係於焉建立。

當案主不再假定分析師知道什麼，因而分析師失去了被假定知道的主體的位置的時候，也就是分析結束的時候。

「被假定知道的主體」這個辭彙也強調了一個事實，這是一種特定的認識關係，它形構了分析師的獨特位置；分析師覺察到在他和歸給他的知識之間存在著分裂。換言之，分析師必須瞭解，他所占據的只是某個人（案主）所假定知道的位置，而不要自以為他真的掌握了歸給他的知識。分析師必須要瞭解，案主所歸給他的知識，他一無所知 (Lacan, 1967: 20)。然而，從這個事實來看，即便「被假定的認識」而非分析師實際擁有的知識成為整個分析過程的唯一支柱，並不意味分析師就此可以滿足於一無所知；恰恰相反，拉岡認為分析師應該以佛洛伊德為榜樣，努力變成文化、文學和語言學事務方面的專家。

拉岡也提出，對分析師來說，案主才是被假定知道的主體。當分析師向案主解釋自由聯想的基本規則時，他其實是在說：「來吧，說什麼都行，說什麼都妙」(S17, 59)。換句話說，分析師在告訴案主，要表現得好像他已經懂得這整個狀況是怎麼一回事，藉此讓案主變成一個被假定知道的主體。

## 昇華 sublimation (*sublimation*)

昇華在佛洛伊德的作品中是一個過程，力比多（libido）在這個過程中被導向諸如藝術創作或知識工作之類的、表面上的非性活動。就此而言，昇華的功能好比是讓過度的性能量有一個社會可以接受的逃逸活門，否則這些性能量就必須以社會無法接受的方式（變態行爲）、或者在精神官能症症狀中被釋放。這樣一種觀點所導出的邏輯結論便是，完全的昇華就意味著所有的變態與所有精神官能症的結束。然而，佛洛伊德對於昇華的解釋還留有許多模糊之處。

拉岡在 1959-60 年的講座中開始討論昇華這個概念。他跟隨佛洛伊德的腳步，強調這個事實：「社會承認」此一要素乃是昇華這個概念的關鍵，因為，只有驅力被導向社會價值所重視的對象，我們才能說這些力比多被昇華了（S7, 107）。有了分享社會價值這個向度，才讓拉岡能夠把昇華這個概念與他對倫理學的討論聯繫在一起（見 S7, 144）。然而，拉岡對於昇華的闡述與佛洛伊德仍然有幾個不同之處。

1. 佛洛伊德的說明蘊含了這樣的想法，變態性欲做爲一種驅力的直接滿足形式乃是可能的，而昇華之所以有必要，乃是因爲這種直接形式爲社會所禁止。然而，拉岡拒絕了「滿足的零度」這個概念（見 Žižek, 1991: 83-4），他認爲變態不只是用一種粗野的自然手段來釋放力比多，而是一種高度結構化的關係，透過這種關係與驅力關聯在一起，而驅力本身就已經是語言性的，而不只是生物的力量。

2. 雖然佛洛伊德相信對某些特別有教養文化的人來說，有可能達成完全的昇華，但拉岡認爲，「對個體來說完全的昇華絕不

可能」(S7, 91)。

3. 在佛洛伊德的說法中，昇華涉及到把驅力重新導向一個不同（非性）的對象。然而依據拉岡的說法，改變的重點並不是對象，而是對象在幻見結構當中的位置。換言之，昇華並未涉及到把驅力導向不同的對象，而毋寧是改變了驅力所已經導向的對象的性質，這是一種「對象本身的改變」，這種改變之所以可能，乃是因為驅力「已經被表記的鏈結作用深深地標定了」(S7, 293)。就此而言，一個對象的昇華性質並非來自於對象本身任何內在的特質，而純粹是因為這個對象在幻見的符號結構當中所占有的位置產生的效應。說得更確切些，昇華作用把一個對象重新安置在**原物**（THING）的位置上。因此，拉岡對於昇華的說法便成為「它提昇一個對象……到達**原物**（the Thing）的高位」(S7, 112)。

4. 雖然拉岡贊同佛洛伊德把昇華與創造和**藝術**（ART）聯結在一起，他又進一步把昇華與**死亡驅力**（DEATH DRIVE）也聯結在一起（S4, 431）。要解釋這一點，有許多例子可以舉出來。首先，死亡驅力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佛洛伊德自己昇華之下的產物（S7, 212）。其次，死亡驅力不僅僅是「毀滅的驅力」，同時也是「從零開始創造的意志」（S7, 212-3）。第三，經由被提升到原物的高位，昇華的對象發揮了一種魅惑的力量，最終導向死亡與毀滅。

## 暗示 suggestion (*suggestion*)

對於 19 世紀的法國精神醫學來說，「暗示」這個辭彙指的是運用催眠的方法來移除精神官能症症狀；當病人進入到催眠狀態，醫生會「暗示」病人，症狀即將消失。佛洛伊德從法國精神

科醫師夏科（Charcot）與伯恩漢（Bernheim）得到了這個線索，在 1880 年代開始運用暗示在精神官能症患者的治療上。然而，他後來越來越不能滿足於暗示的作用，進而放棄了催眠，發展出精神分析學。所以，瞭解佛洛伊德對於催眠的不滿之處，對於理解精神分析的特定性質有根本上的重要性。只不過要進一步討論這些細部的理由，超過了這篇文章所能負荷的範圍。簡單的說，在佛洛伊德的晚期著作中，佛洛伊德認為，「暗示」這個辭彙代表了一整套與催眠連成一氣的思想，因而與精神分析學背道而馳。

拉岡跟隨佛洛伊德的想法來運用「暗示」這個辭彙，認為它涉及一整套偏離真正精神分析的做法〔這些偏離的做法拉岡也稱之為「心理治療」(psychotherapy)〕，其有以下顯著的特點：

1. 在暗示的相關想法當中，包含了指導病人走向某些理想或某些道德價值（見倫理 ETHICS）。與此相反，拉岡提醒精神分析師，他們的任務在於導出治療方式，而非指導病人（E, 227）。拉岡反對任何關於精神分析的想法當中，包含社會影響的規範化過程。

2. 暗示之所以會產生，是因為病人的**抗拒**（RESISTANCE）被視為某種必須被分析師加以消除的東西。拉岡認為，這樣一種觀點完全不適用於精神分析，因為分析師會承認，在治療的結構內部，留有某些抗拒的殘餘乃必然之事。

3. 在暗示作用中，心理治療師的詮釋圍繞著表義過程打轉，然而精神分析師的詮釋圍繞著意義（*sens*）與其相關的——胡扯（*nonsense*）打轉。就此而言，雖然心理治療對論述上的模糊和模稜兩可避之唯恐不及，然而精神分析卻正是要滋養這種含糊其辭。

暗示與轉位 (TRANSFERENCE) 有密切的關係 (E, 270)。如果轉位涉及的是案主把知識歸給分析師，暗示作用牽涉到的就是回應這個歸屬動作的一種特定方式。拉岡認為，分析師必須要瞭解，他所占有的位置只是某個人 (案主) 假定他知道，分析師千萬不要誤以為他自己真的掌握了歸給他的那些知識。如此，分析師才能夠把轉位轉化成爲「對暗示的分析」(E, 271)。另外一方面，暗示作用的出現，也就是在分析師假定他自己所占有的位置真的知道的那一刻。

拉岡就像佛洛伊德，認爲催眠術其實是暗示作用的一種模式。佛洛伊德在《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一書中證明，催眠方法如何讓對象與自我理想匯聚在一起 (Freud, 1921)。用拉岡的說法來講，催眠術也就是把小對形和我 (I) 匯聚在一起的方法。精神分析的做法恰恰相反，因爲「精神分析運作的主要動機，恰巧是在我的認同作用與小對形之間維持一段距離」(S11, 273)。

## 超我 *superego* (*surmoi*)

「超我」這個辭彙一直要到佛洛伊德晚期作品當中才出現，他的第一次出現是在《自我與本我》這篇文章中 (Freud, 1923b)。佛洛伊德在這篇著作中引入了他所謂的「結構模型」，心靈在此模型中區分出三種能動者；自我 (EGO)、本我 (ID) 與超我。然而，道德代理者的概念卻很早就出現了，道德代理者會判斷與審查自我，早在佛洛伊德在超我之中設定這些功能之前，例如審查之概念，就已出現了。

拉岡第一次討論超我的問題是在一篇論家庭的文章中

(Lacan, 1938)。在這篇作品中，他明白區分了超我與自我理想 (EGO-IDEAL)，佛洛伊德在〈自我與本我〉似乎混合使用這些辭彙。拉岡認為，超我的基本功能就是壓抑對母親的性欲望，以便解決伊底帕斯情結。拉岡同意佛洛伊德的想法，他認為超我的產生，是來自對於父親的伊底帕斯認同作用，但他同時也參考了克萊恩 (Melanie Klein) 對於超我的原初形式與母親根源的關係的相關論述 (Lacan, 1938: 59-60)。

當拉岡在 1953-54 年的講座當中回返到超我這個主題時，他將它定位在符號層中，與自我的想像層形成對立：「基本上，超我是被定位在言詞的符號平面上」(S1, 102)。超我與律法 (Law) 有非常緊密的關係，但這種關係異常弔詭。一方面，律法本身是規約著主體性的符號結構，就此而言，律法在防止主體性的崩解。另外一方面，超我的律法卻擁有一種「了無意義、盲目的性格，成爲一種純粹的強化和暴虐殘酷」(S1, 102)。因此，「超我同時是律法和律法毀滅的原因」(S1, 102)。超我的出現源自於對於律法的誤解，在符號鏈的落差之間浮現，然後運用想像的替代物來填滿這些落差，於是扭曲了律法。(見 E, 143；以及拉岡幾乎用同一種說法來討論審查作用：「在話語當中，審查作用總是關聯於與律法有關係、但卻尚未被瞭解的事物」——S2, 127)。

說得更確切一些，用語言學的術語來說，「超我就是命令式」(S1, 102)。拉岡在 1962 年提到，這與康德所謂的絕對命令並無二致。這種特定的命令式涉及這樣的要求：「享受吧！」；就大寫他者要求主體逕行享受而言，超我無異於大寫他者 (Other)。因此，超我也就是痛快的意志 (*volonté de jouissance*) 的表現，它並不是主體自己的意志，而是大寫他者的意志，這個大寫他

者採取的形式是薩德 (Sade) 的「邪惡中的最高力量」(Supreme Being-in-Evil) (Ec, 773)。超我是一種「猥褻、殘忍的角色」(E, 256)，它把一種「毫無目的、毀滅、純粹壓制、幾乎總是反法律的道德觀」強加在精神官能症主體的身上 (S1, 102)。超我涉及到這種願望，這也正是為什麼它會與召喚驅力和施虐狂 / 受虐狂 (SADISM / MASOCHISM) 有所關聯。

### 符號層 *symbolic (symbolique)*

在拉岡早期的精神分析書寫中，「符號層」這個辭彙以形容詞的型態出現 (例如 Lacan, 1936)。在這些早期作品中，這個辭彙蘊含著數學物理學所指涉的符號邏輯 (Ec, 79)。1948 年，症狀被指稱具有「符號的意義」(E, 10)。到了 1950 年，由於拉岡讚賞毛斯 (Marcel Mauss) 已證明了「社會結構具有符號性，使這個辭彙獲得了人類學的弦外之音 (Ec, 132)。

這些細微的差異到了 1953 年被結合成一個單一範疇，拉岡自此開始把「符號層」當作名詞來使用。它變成了此後拉岡中心思想中的三種層次 (ORDERS) 之一。在這三層中，符號層對精神分析來說是最重要的一環；精神分析師基本上是「符號作用的實踐者」(E, 72)。拉岡談到符號作用時，很清楚地提到他的符號層概念要歸功於李維史陀的人類學作品 (「符號層」這個說法就是從李維史陀那兒借來的；見 Lévi-Strauss, 1949a: 203)。拉岡從李維史陀那兒借來的想法是這樣的，社會世界是由某些律法所結構而成的，這些律法規約著親屬關係和禮物的交換 (亦參見 Mauss, 1923)。就此而言，禮物和交換迴圈這兩個概念對拉岡的

符號層概念具有根本的意義（S4, 153-4, 182）。

由於最基本的交換形式就是溝通本身（詞語的交換，言詞的禮物；S4, 189），又由於**律法**（LAW）與**結構**（STRUCTURE）若沒有**語言**（LANGUAGE）便無法思議，因此，符號層基本上就是語言的向度。所以，任何具有語言結構向度的精神分析經驗，必然從屬於符號層。

然而，拉岡並不僅僅是把符號層等同於語言。恰恰相反，在其符號向度之外，語言會捲入想像層和真實的向度。語言的符號向度也就是「**表記**」（SIGNIFIER）的向度；在此向度中，個別要素沒有絕對的存在，而純粹是由要素彼此間的差異形成其個別的存在。

202

符號層同時也是拉岡提到**大寫他者**（OTHER）時所指涉的絕對大寫他者性領域。**無意識**（UNCONSCIOUS）也是這個大寫他者的話語，因而全然隸屬於符號層。符號層也是律法（Law）的領域，它把欲望規約在伊底帕斯情結當中。與自然的想像層相對立的便是這樣的文化領域。與想像層所特有的二元關係相形之下，符號層的特質是三元關係，因為互為主體的關係永遠被第三個詞項所「中介」，這第三詞項也就是大寫的他者。符號層同時也是**死亡**（DEATH）、**不在場**（ABSENCE）與**欠缺**（LACK）的領域。符號層是規約著與原物（Thing）距離的**快感原則**（PLEASURE PRINCIPLE），同時也是透過重複而「超越了快感原則」的**死亡驅力**（DEATH DRIVE）（S2, 210）；事實上，「死亡驅力只是符號層的面具」（S2, 326）。

符號層是完全自律的：它並不是由生物或遺傳因素所決定的上層結構。相對於真實而言，它是完全偶然的：「沒有生物上的理由，特別是沒有遺傳上的理由可以解釋異族通婚。在人文秩序



中，我們面對的是一種全然嶄新功能的浮現，在它的整體中包含了所有的秩序」(S2, 29)。就此而言，雖然符號層乍看之下好像是「源自真實」、好像是早已給定了，但這只是個幻象，「我們千萬不要認為符號實際上是來自於真實」(S2, 238)。

符號層的整體化、統括效應導致拉岡說出符號層是個界域 (universe)：「在符號層中，這種整體性被稱之為界域。從一開始，符號層就帶有其界域的特質。它並非一點一滴形成的。一旦有了符號，就有了符號的界域」(S2, 29)。因此，重點並不在於有什麼從想像層到符號層漸變的連續轉換；它們是兩種完全異質的界域。由於「我們發覺不可能用不同於符號的方式來思考符號層在浮現之前是什麼」(S2, 5)，所以，一旦符號層浮現了，它就會創造出它本來就一直存在的感受。因此，嚴格來說，我們不可能認識語言的根源，更不可能認識到語言之前的狀態，這就是為什麼精神分析不處理與發展有關的問題。

拉岡批判當時的精神分析學，認為他們忘記了符號層，而把所有的事物都化約到想像層。對拉岡而言，這樣做無異於背棄了佛洛伊德的基本洞見：「佛洛伊德發現在人性當中，有一個透過人與符號層的關係所產生的效應場域。若忽略了這個符號層，就等於遺忘了他的這項發現」(E, 64)。

203 拉岡認為，只有在這個符號層中工作，精神分析師才能在案主的主體位置中產生改變；由於想像層被符號層所結構，因而這些改變也會產生想像上的效應。決定了主體性的是這個象徵秩序，而形象與表象的想像領域只能說是符號層的效應。因此，精神分析必須穿透想像層，在符號層中工作。

拉岡的符號層概念與佛洛伊德的「象徵意義」(symbolism) 想法恰好相反。對佛洛伊德來說，符號相對地較限定在明確的二

元意義關係中，而比較接近拉岡所說的**指示記號**（INDEX）（見 Freud, 1900a: SE V, ch. 6, sect. E，論夢中的符號化）。然而，對拉岡來說，符號層的特質反而是在表記與所表項之間缺乏任何固定的關係。

### 症狀 symptom (*symptôme*)

症狀在醫學中是可被感知的表徵，它表現了潛藏的疾病，沒有症狀，疾病就可能無法被偵測到。因此，症狀這個概念意味著在表面與深層之間、現象（可以直接被經驗到的對象）與無法被經驗到，而須推論出來的那些現象的隱藏原因之間的基本區分。在拉岡的作品中，類似的區分也呈現在症狀與**結構**（STRUCTURES）的重大差異中。這種區分有利於超越在表層與深度之間的對立，因為結構會被認為同時「呈現在表層」，同時也等於症狀本身。構成了精神分析真實焦點的是病人（精神官能症、精神病或變態）的臨床結構，而不是他的症狀，因此，**分析結束**（END OF ANALYSIS）必須透過結構來認定，而非透過治癒症狀來認定。

「症狀」這個辭彙在拉岡的作品中通常指涉的是**精神官能症**的症狀，也就是說，它指的是精神官能症可感知的表現，而非其他臨床結構的表現（但有一個例外，請參見 E, 281）。就此而言，像幻覺和錯覺這一類精神病的表現通常並不會被拉岡認為是症狀，而只是一種**現象**，然而如果涉及到變態的表現本身，拉岡則會說是**行動**。拉岡精神分析的目標並不是要排除精神官能症的症狀，因為某一個精神官能症症狀消除之後通常只是被另外一個

症狀所取代。這也正是精神分析與其他所有形式的心理治療不同之處。

拉岡追隨佛洛伊德的腳步，認定精神官能症狀是由無意識所形構，症狀永遠是兩種衝突的欲望妥協所造成。透過語言學的辭彙來理解精神官能症狀，展現了拉岡的原創性：「透過語言分析，症狀完全消解了自己，因為症狀本身是按照語言般結構起來的」(E, 59)。

在拉岡所有著作的系列中，拉岡認為症狀帶有不同的語言特色：

204 1. 1953年，他認為症狀是**表記** (SIGNIFIER) (E, 59)。這種說法是精神分析的症狀概念與醫學進路有所不同，因為後者認為症狀並不是表記，而是**指示記號** (INDEX) (E, 129；見 S2, 320)。這樣一種區分的後果，就精神分析理論而言是精神官能症狀並沒有普世性的意義，因為症狀是特定主體獨特歷史的產物。雖然他們在表面上有相似性，但所有精神官能症狀其實都是獨一無二的。另外一種後果便是，在精神官能症狀與其底層的精神官能症結構之間，並沒有固定一對一的對應關係；沒有任何的精神官能症狀本身就具有歇斯底里或強迫性的特質。這也就是說，雖然醫師可以透過病患所呈現的症狀做為依據而得到診斷，拉岡學派的分析師卻沒有辦法單單依據精神官能症病人的症狀，來確定他究竟是歇斯底里還是強迫症患者。譬如，分析師並不會單單因為病人呈現了典型的強迫症症狀（儀式性行爲、強迫性行爲等等），就診斷這個病人是強迫症患者。相反的，一個病人雖然並未呈現任何典型的強迫型精神官能症狀，分析師卻很可能認定他具有一種強迫症的結構。拉岡學派的分析師只能夠透過認定驅動著精神官能症患者言詞的基本問題，來推定歇斯底里或強迫型精

神官能症的診斷。

2. 1955年，拉岡認為症狀等同於**表義過程**（SIGNIFICATION）：「症狀本身徹頭徹尾的等於表義過程，也就是說，它就是真相，真相成形了」（S2, 320）。

3. 1957年，症狀被描述為**代稱**（METAPHOR），「症狀是一個代稱，肉身或機能被當作是表義的要素」（E, 166）。拉岡認為這樣的描述應該按照字面來理解：「如果症狀是代稱，那麼這種說法本身並非代稱」（E, 175）。

4. 在1957-58年的講座中首度出現的**欲望圖解**（GRAPH OF DESIRE），將症狀描述為訊息。到了1961年，拉岡繼續主張，症狀是謎樣般的訊息，主體會認為他是來自於真實的一個曖昧訊息，而無法承認他其實是他自己的訊息（S8, 149）。

從1962年開始，拉岡的作品中漸漸傾向於遠離症狀的語言學概念，而認為症狀乃是不可能被詮釋的純粹痛快。這個概念上的位移，在1975年引入了**核心症狀**（SINTHOME）這個辭彙時達到高峰。



## T

## T

原物 Thing (*chose*)

拉岡對於「原物」的討論構成了 1959-60 年講座的核心主題之一，在這個講座中，他交互使用了法語的 *la chose* 以及德語的 *das Ding*。這個辭彙的運用有兩個主要的脈絡。

1. 第一個脈絡是佛洛伊德對於「文字表象」與「事物表象」之間的區分。這種區分在佛洛伊德後設心理學的作品中十分重要，他認為在前意識—意識的系統中，這兩種類型的表象是彼此綁束的，然而，在無意識系統中卻只會發現事物表象 (Freud, 1915e)。對於與拉岡同輩的某些人來說，這種說法無異於反對拉岡認為無意識具有語言性質的學說。拉岡反擊這類的異議，他指出在德文中「事物」有兩個辭彙：原物 (*das Ding*) 與事物 (*die Sache*) (見 S7, 62-3, 44-5)。佛洛伊德通常指涉無意識中事物表象的用語是後者，但拉岡認為雖然在某個層次上事物表象和文字表象之間是對立的，但在符號層「它們卻相互匹配」。就此而言，事物就是一個東西在符號層中的表象呈現，與原物有所不同，原物乃是這個東西在其「無言的真實中」(S7, 55)，東西在真實中，「在所表項的範圍之外」(S7, 54)。因此，無意識當中所發生的事物表象仍舊屬於語言現象，與原物形成了對立，原物全然處於語言之外、無意識之外。「原物的特徵在於一個事實，也就是我們不可能對它有所想像」(S7, 25)。拉岡的原物概念就是這樣一個不可知的  $x$ ，在符號化作用之外，與康德所謂的「物自身」具有明

顯的親和性。

2. 痛快 (*JOUISSANCE*) 的脈絡。除了做為語言的對象，原物也是欲望的對象。原物乃是失落的對象，必須不斷的重新被找回，它是那前歷史、無法忘懷的大寫他者 (Other) (S7, 53)，換句話說，它就是亂倫欲望的禁忌對象，母親 (S7, 67)。快感原則這樣的法則就是在維持主體與原物之間的一定距離 (S7, 58, 63)，讓主體圍繞著它兜轉，而永遠得不到它 (S7, 95)。就此而言，原物呈現給主體做為其最高善，但如果主體逾越了快感原則而獲得此最高善，他就會體驗到痛苦 / 邪惡 (拉岡在這裡用的是法文的語詞 *mal*，同時可以意味著痛苦與邪惡，見 S7, 179)，因為主體「無法忍受原物所可能帶給他的極致的善」(S7, 73)。所以，原物通常無法唾手可得，反而是好事 (S7, 159)。

在 1959-60 年的講座之後，原物這個辭彙幾乎完全從拉岡作品中消失。然而，與其相聯結的觀念，卻提供了拉岡從 1963 年開始發展出小對形相關概念的基本特質。譬如，小對形被驅力所圍繞 (S11, 168)，並且被視為欲望的原因，就像原物被視為「人類最根本激情的原因」(S7, 97)。其次，雖然事實上原物並不是想像的對象，卻確切存在於真實的領域之內 (S7, 112)，不過，它的存在「卻是在真實中承受表記所帶來的痛苦」(S7, 125)，這讓我們預見，拉岡思想從 1963 年開始就漸漸把小對形置放到真實的領域當中。

## 時間 time (*temps*)

拉岡精神分析中最為突出的特質之一，就是拉岡對於時間間

題的研究取徑。一般而言，拉岡的研究取徑有兩個重要的創新之處：一是邏輯時間概念，另一方面則是強調後遺（retroaction）與預感（anticipation）。

• **邏輯時間** 在名為〈邏輯時間〉（1945）的文章中，拉岡透過證明某些邏輯演算無可避免包含了對於時間性的參照，來破壞邏輯上對於無時間性與永恆的不當要求。然而，這種時間性卻無法透過參照鐘錶時間來定位，其本身就是某種邏輯鏈結的產物。拉岡對於邏輯時間與時序時間之間所做的這項區分，成為他整個時間性理論的基礎。 206

邏輯時間並非客觀時間，這項事實並不意味它只是一種主觀的感受，相反的，就像「邏輯的」這個形容詞所指涉，它是可以透過數學方法加以嚴格闡述的精確辯證結構。在1945年的文章中，拉岡認為邏輯時間的結構有三個部分，這三個環節分別是：（1）看的瞬間；（2）理解的時間；（3）下結論的時刻。拉岡運用三個犯人的詭論來證明這三個時間環節並不是透過客觀的時間順序單位構成的，而是透過一種互為主體性的邏輯來構成，這種邏輯的基礎在於等待與促迫狀態、猶豫與緊急時刻之間的張力。就此而言，邏輯時間乃是「使人類行動結構化的互為主體時間」（E, 75）。

拉岡的邏輯時間理念不只有邏輯上的運用，對於精神分析的治療，它也有實際上的後果。從歷史的角度來說，這些影響後果最有名的便是拉岡對於會談時間可變長度的運用（法文 *séances scandées*），對於國際精神分析協會（IPA）來說，這種做法已構成足夠的理由將拉岡解除會員資格。然而，若單單把焦點放在這個特定的做法上，反而會錯失了邏輯時間理論所具有的其他有趣



臨床向度，譬如拉岡的「理解的時間」概念使得佛洛伊德透工的概念更爲清晰明瞭（見 Forrester, 1990: ch. 8.）。

拉岡的邏輯時間概念預告了他將要進入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語言學，而索緒爾的語言學的基礎區分，便是語言的歷時（或時間流）面向與共時（非時間流）面向。自此之後，拉岡在 1950 年代開始漸漸強調共時性或非時間的**結構**（STRUCTURES），而非發展性的「階段」。所以，當拉岡運用「時間」這個辭彙時，一般的理解並不會將之視爲奔流的時序環節，而是將時間視爲結構，一種相對穩定的共時狀態。同樣的，當他談到「伊底帕斯情結的三種時間」時，其中的排序乃是邏輯上的優位順序，而非時序上的前後順序。改變並不被理解爲在連續體中間的漸變或平滑移動，而是從一個分離的結構斷然移位到另一個結構中。

拉岡對於共時結構或非時間結構的強調，可以視爲企圖想探索佛洛伊德主張無意識當中時間的非存在。然而，拉岡處理的過程中對此做了修正，他在 1964 年主張，無意識的特質可以說是一種時間的開闔運動（S11, 143, 204）。

207 • **後遺和預感** 其他形式的精神分析，譬如自我心理學，其基礎在於時間的線性概念（比如，可以說它們強調的是發展階段的線性序列，兒童自然的會通過這些發展階段，見**發展 DEVELOPMENT**）。然而，拉岡完全摒棄這種時間的線性理念，因爲，透過後遺和預感，心理時間大可以完全顛倒的方式進行。

• **後遺**（法文 *après coup*） 拉岡的辭彙 *après coup* 是法國精神分析師用來翻譯佛洛伊德的字彙 *Nachträglichkeit*（在英譯《標準

版》裡面用的是 deferred action)。這些辭彙指涉的是，心理層面的當下事件回溯地影響到過去事件的方式，由於過去在心理層面的存在只是做為一組記憶，這些記憶在當下經驗狀態中不斷重新處理、重新詮釋。精神分析關心的並不是過去事件本身的真實順序，而是這些事件當下在記憶中的存在方式，以及案主報告它們的方式。就此而言，當拉岡主張精神分析治療的目標是「主體歷史的完全重構」(S1, 12) 時，重點並不只是重構過去事件的真實順序，而是「當下對於過去的綜合」(S1, 36)。「歷史並不是過去。歷史乃是過去在當下被歷史化的樣態」(S1, 12)。因此，前性器階段不應該被看成是時序上先於性器階段的真實事件，而是**要求** (DEMAND) 的形式不同，後遺地投射到過去的形式也不同 (E, 197)。拉岡也證明了後遺作用如何將話語結構化，只有整句當中的最後一個字被說出來之後，最開始的字眼才得到他們完整的意義。(E, 303) (見**斷句** PUNCTUATION)

• **預感** 如果後遺牽涉到的是現在影響過去的方式，那麼，預感涉及的便是未來影響當下的方式。與後遺作用相同的是，預感也標示了言詞的結構：語句中首先出現的字眼安排，已經預期將要出現的字眼 (E, 303)。在鏡像期，自我的建構基礎就是對於想像中未來整體狀態的預感（其實，這種整體狀態永遠不會出現）。預感的結構在語言上的最佳例示便是未來完成時態 (E, 306)。在邏輯時間的三重結構當中，預感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下結論的時刻」總是匆匆來到眼前促逼著，讓我們預感著未來有某種確定性 (Ec, 209)。

## 拓樸學 topology (*topologie*)

208

拓樸學是數學的一支〔原先被萊布尼茲 (Leibniz) 稱為**定位分析** (analysis situs)]，它處理的是空間中經過各種持續的形變後，各種形象所保留下來的特性。這些特性也就是連續性、鄰接性與限定性。拓樸學中的空間理念是一種**拓樸空間** (topological space)，並不限定在歐幾里德式的空間裡 (二度與三度空間)，甚至根本不限定在任何所謂有向度的空間中。就此而言，拓樸空間便免於任何有關距離、大小、區位、角度的參照，唯一的基礎在於接近性或鄰近性。

佛洛伊德在《夢的解析》當中運用空間隱喻來描述心理，他引用費赫那 (G. T. Fechner) 的觀念，夢的活動場景與甦醒時的觀念化生活有所不同，依此提出「心靈地域性」 (psychical locality) 的概念。佛洛伊德小心翼翼的解釋，這個概念是一個純粹地勢學的概念，我們不應該把心靈的地域性與任何解剖學上的概念相混淆 (Freud, 1900a: SE V, 536)。他的「第一地勢學」 (在英語中通常指涉的是「地勢系統」) 把心靈區分成三個系統：意識 (Cs)、前意識 (Pcs) 與無意識 (Ucs)。「第二地勢學」 (在英語中通常表示「結構系統」) 把心靈區分成三種作用狀態：自我、超我與本我。

拉岡批判這些模型的拓樸學意識不足。他認為，佛洛伊德在《自我與本我》 (1923b) 一文中所展示出來的第二拓樸學的圖說導致佛洛伊德大部分的讀者遺忘了這種分析的理論基礎，它的基礎其實在於形象的直觀能力 (見 E, 214)。恰恰在此，拉岡才出現了他對於拓樸學的興趣，因為他認為拓樸學提供了一種非直觀、純粹知性的方法來表達**結構** (STRUCTURES) 概念，對於

把焦點放在符號秩序層面上的拉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拉岡的拓樸學模型任務，乃是「禁絕想像層的捕捉」(E, 333)。與直觀形象不同的是，透過形象，「知覺遮蔽了結構」，然而拉岡的拓樸學中，「對符號層卻毫無遮掩」(E, 333)。

拉岡認為，拓樸學並不只是一種以代稱表達結構概念的方法，它就是結構本身 (Lacan, 1973b)。他強調拓樸學把斷離 (*coupure*) 的作用擺在優位，而斷離乃是區分不連續轉化與連續轉化的關鍵。兩種轉化形式在精神分析的治療中都扮演要角。拉岡以**梅氏環** (MOEBIUS STRIP) 為例，說明連續的轉化作用，就像我們沿著環帶連續前進，就會從一面通向另外一面，主體於是就此穿越幻見，而不需要從內部到外部做出某種神祕的跳躍。同樣以梅氏環為例，拉岡認為不連續的轉化作用就好比從環帶的中間截斷，原本的單一迴路便轉化出非常不同的拓樸性質，現在，它不再只有一面，而變成了兩面。就像斷離讓梅氏環產生了不連續的轉化作用，分析師所提出的有效詮釋會以一種徹底的方式修飾案主的話語結構。

拉岡在 1950 年代創造的 **L 圖式** (SCHEMA L) 與其他的種種圖式，可以被視為他首度進入拓樸學領域，這些拓樸學的形式要到 1960 年代才開始引人注目，當時他的注意力開始轉向**環體** (TORUS)、**梅氏環**、**克萊恩瓶** (Klein's bottle)、**交叉帽** (cross-cap) (見 Lacan, 1961-2)。到了 1970 年代，拉岡的注意力又轉向更為複雜的**繩結理論**領域，特別是**波氏結** (BORROMEAN KNOT)。要瞭解拉岡對於拓樸學形狀的運用，可參見格拉農—拉封 (Granon-Lafont, 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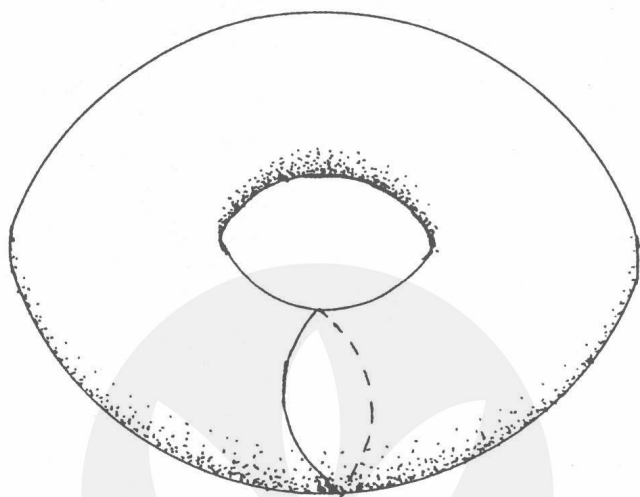


圖 19 環圈體

### 環圈體 torus (*tore*)

209

環圈體是拉岡**拓樸學** (TOPOLOGY) 研究分析中眾多形狀的一種。這種形狀的簡單形式是一個環圈，由一個圓柱體的兩端接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三向度對象。(圖 19)

拉岡最早是在 1953 年提到環圈體 (見 E. 105)，但是一直要到 1970 年代他致力於拓樸學工作時，環圈體才開始成為拉岡作品中的重要形狀。環圈體的拓樸學證明主體結構的某些特徵：

環圈體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它的重心落在它的量體之外，就如同主體的中心處於主體本身之外；主體是去中心、離心的。

環圈體的另一種特質，就是「它的側邊外緣和它的中心外緣只構成單一的層次」(E. 105)。這顯示了精神分析如何在「內」

與「外」的區分之間形成其問題場域（見離密性 *EXTIMITÉ*）。

## 訓練 training (*formation, didactique*)

英文單字中的「訓練」通常被用來翻譯拉岡所使用的兩個法語辭彙：訓練分析 (*analyse didactique*) 以及專業養成 (*formation*)。

• 訓練分析 (法文 *analyse didactique*) 拉岡在 1930 年代接受訓練成爲精神分析師的時候，國際精神分析協會 (IPA) 在實務上已經建立了對於「治療分析」與「訓練分析」之間的區分 (這種區分一直由 IPA 維持到今日)。在這項區分的脈絡下，「治療分析」指的是以治療某些症狀爲目的而讓案主進入的分析治療過程，而所謂的「訓練分析」則是特別指稱以訓練案主成爲分析師爲目的而進行的分析治療過程。依據國際精神分析協會及其所有隸屬分支協會的規定，所有的成員在通過得以執行精神分析師實務工作之前，都必須要先接受訓練分析。然而，只有經過這些協會當中少數被指定爲「訓練分析師」的某位資深分析師分析過，而且這個分析必須是純粹爲了訓練的目的而進行，一項分析才會被承認爲是訓練分析。

210

在體制上對於治療分析與訓練分析之間的這種區分，變成了拉岡批判的主要目標之一。拉岡雖然同意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的主張，認爲一個人如果想要變成分析師，絕對有必要接受精神分析的治療，但是他卻強烈反對在治療分析與訓練分析之間做出如此人工的區分。對拉岡來說，分析的過程只有一種型態，這個過程與案主抱持著什麼樣的理由來接受治療無關，而這個過程的高潮

並不是症狀的去除，而是從案主通向成為分析師（見分析結束 END OF ANALYSIS）。

就此而言，所有的分析都能夠產生出分析師，要透過機構來指出哪一個分析可以算得上訓練、哪一個分析不能算是訓練，完全是無中生有，因為「一位分析師只能從他自己身上得到授權」（Lacan, 1967: 14）。因此，拉岡徹底破除了治療分析與訓練分析之間的區分；所有的分析至少都可視為潛在的訓練分析。「只有一種精神分析，那就是訓練分析」（S11, 274）。時至今日，許多拉岡學派的論者對於「治療分析」和「訓練分析」這兩個辭彙已完全棄而不用，而比較傾向於使用個人分析這個辭彙去指涉任何分析治療的過程（拉岡本人偶爾會用這個辭彙；見 S8, 222）。

• **分析師訓練**（法文 *formation des analystes*）人們學習如何進行精神分析治療的過程，也就是說，學習如何成為分析師的過程。對拉岡而言，這並不只是一個分析師在專業生活開始之初所要經歷的過程，而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分析師要學會如何操作精神分析治療主要有兩個來源：一個是他們自己的治療經驗（首先做為患者，然後做為分析師），另一個是透過精神分析理論而得來的他人的治療經驗。拉岡強調，在這些來源當中最根本的部分乃是分析師自己做為患者的精神分析治療經驗。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分析師有藉口不去學習許多其他的治療經驗；拉岡為分析訓練所開出來的教學大綱涵蓋面很廣，包括文學、語言學、數學與歷史（E, 144-5）。就像佛洛伊德所做過的，分析師必須要努力變成「藝術與各種冥思的百科全書」（E, 169）。拉岡在他的公開講座中明顯的展現了此種涵蓋廣泛的課程，深入到哲學、拓樸學、邏輯、文學和語言學的領域當中，拉岡認為這些學科都是分析訓練

所不可或缺的。

值得注意的是，英文辭彙當中的「訓練」(training) 與法文辭彙中的「養成」(*formation*) 在語意部分有相當微妙的差距。英語的辭彙帶有正式的課程或官僚體制結構的意涵，相形之下，法文的相應辭彙（特別在拉岡的作品中），則表示改變主體存在核心的過程，這種過程無法被套裝的儀式化程序加以規約，也無法被任何白紙黑字的合格證書所保證。

### 轉位 *transference* (*transfert*)

「轉位」這個辭彙原先出現在佛洛伊德作品中的時候只是取代的意思，也就是一個念頭的情感 (affect) 被另外一個念頭的情感所取代（見 Freud, 1900a: SE V, 562）。然而到了後來，這個辭彙轉而指涉患者與分析師在治療過程中發展出來的關係。這個意思很快就變成了這個辭彙的核心意義，今天的精神分析理論通常也用這種意義來瞭解這個辭彙。

使用一個特殊術語來指涉患者與分析師的關係，這種必要性可以由這種關係的特殊性質來證成。1882年，佛洛伊德因為布洛約 (Breuer) 對於安娜·歐 (Anna O) 的治療，首度發現了患者對醫師的強烈情感反應，他認為這是由於患者把無意識的念頭轉位到了醫師身上 (Freud, 1895d)。佛洛伊德在發展精神分析方法的時候，剛開始是把轉位完全視為一種抗拒 (RESISTANCE)，它阻礙了對於被壓抑記憶的憶起，這種治療上的障礙必須加以「摧毀」(Freud, 1905e: SE VII, 116)。然而，佛洛伊德漸漸修正了他的觀點，轉而認為轉位也可以視為一種正向要素，用來幫助治



療的進展。轉位的正向價值在於這樣的事實，它為案主的歷史提供了一個出口，讓案主必須要立即面對他與分析師的當下關係；就他與分析師的關係來看，案主必然重複了早先與其他人物的關係（特別是與雙親的關係）。轉位所具有的這種弔詭性格，不僅是治療上的障礙，同時又促迫治療向前推進，或許有助於解釋為何今天的精神分析理論對於轉位有那麼多彼此不同、相互對立的觀點。

拉岡對於轉位的思考經歷過許多階段。他第一篇處理這個主題的作品就是〈對於轉位的介入〉（An Intervention on the Transference）（Lacan, 1951），在這篇文章中，他借用了黑格爾的辯證法辭彙來描述轉位。他批判自我心理學用情感（AFFECTS）來界定轉位；「轉位並不涉及到任何神祕的情感特質，即便它以情緒的外表來顯現自己，實質上，只有透過生產出它的辯證運動才能夠對它賦予意義」（Ec, 225）。

換句話說，拉岡認為雖然轉位經常透過特別強烈的情感外表來彰顯自己，譬如愛與恨，但它並非由這些情緒所組成，而是由互為主體的關係結構所組成。對於轉位的這種結構性界定成為拉岡後來作品中恆常的主題；雖然轉位明顯具有非比尋常的想像效應，但拉岡自始至終將轉位的本質定位在符號層，而非想像層。不久之後，拉岡將會認為，如果轉位經常讓自身透過愛的外表來彰顯，其中最要緊的關鍵莫過於對知識（*savoir*）的愛。

拉岡在 1953-54 年的講座又回過頭來處理轉位的論題。這一次，他不再借用黑格爾的辯證法來看待轉位，而是藉由交換人類學來看待轉位（毛斯 Marcel Mauss、李維史陀 Claude Lévi-Strauss）。轉位隱含在說話行動中，說話行動則涉及符號的交換，說話者與聆聽者在符號交換中發生轉化：

就其本質而言，我們認為有效的轉位不過就是說話行動。一旦某個人用全心全意與真誠的態度向另外一個人說話，實際上，轉位就存在了，符號上的轉位——它的發生會改變當下的存有者兩造的本性。(S1, 109)

接下來這一年的講座，拉岡繼續闡述轉位的符號性質，他認為這種特性與重複的衝動是同一件事，乃是主體在符號層的決定條件在持續作用 (S2, 210-11)。這必須與轉位的想像層區分開來，換句話說，必須與愛和攻擊的情感反應區分開來。拉岡在區分轉位的想像層與符號層之不同時，提出了一種有用的方法，可藉以瞭解精神分析治療中轉位的弔詭功能；就轉位的符號層面來說（重複 REPETITION），藉由揭示主體歷史的諸種表記，它有助於治療的推進，但是就轉位的想像層面來說（愛與恨），它的作用卻是抗拒（見 S4, 135; S8, 204）。

拉岡下一條探索轉位主題的進路，是在他的講座第八年（Lacan, 1960-61），標題直接就是「轉位」。他在這個講座中運用了柏拉圖的《饗宴篇》來展示案主與分析師之間的關係。阿西比亞德將蘇格拉底比擬為一個藏有寶貴對象（希臘文 *agalma*）的空箱子；就如同阿西比亞德認為蘇格拉底懷有珍寶，案主也在分析師身上看見了他的欲望對象。（見小對形 *OBJET PETIT A*）

到了 1964 年，拉岡把轉位概念鏈結到他所謂的「被假定知道的主體」（SUBJECT SUPPOSED TO KNOW），從此以後，這個概念一直保持在拉岡轉位觀點的核心；事實上，這種對於轉位的觀點後來就變成了拉岡這方面理論上最完整的指向。依據這種看法，轉位也就是把知識歸諸於大寫他者，假定了大寫他者乃是知道的主體；「一旦被假定知道的主體存在於某處……轉位便已發

生」(S11, 232)。

213

轉位的存在雖然是精神分析治療的必要條件，但其本身並非充分條件；分析師還是有必要運用特定的方法來處理轉位。這也就是暗示(SUGGESTION)與精神分析分道揚鑣之處；雖然兩者的基礎都是轉位，精神分析之所以與暗示不同，在於分析師拒絕運用轉位所帶給他的力量(見 E, 236)。

在精神分析的歷史中，關於分析師與患者之間的關係層面，很早就出現了一個普遍的區分，有一種關係層面會發展為「適應真實」，另一種則否。從後者的範疇來看，患者的任何反應都是因為「用一種扭曲的方式來感知分析師」所造成的。有些分析師會用「轉位」這個辭彙來指涉案主與分析師所有的關係層面，在這種狀況下，他們還會區分被扭曲的「精神官能式轉位」或「轉位的精神官能症」，不同於「轉位之無可反對的部分」或「治療同盟」(Edward Bibring, Elizabeth Zetzel)。另外一些分析師則認為，「轉位」這個辭彙應該被限制用在案主「非真實的」或「非理性的」反應上面(William Silverberg, Franz Alexander)。然而，這兩種立場包含了共同的預設，他們認為分析師可以依據他自己的真實存在，分辨出患者的反應其實不是針對他，而是針對先前與其他人的關係。分析師之所以被相信具有這種能力，是因為他被假定為比患者更能夠「適應真實」的人。分析師透過他自己對於真實的正確感知，便能夠提供「轉位的詮釋」；也就是說，他能夠在真實處境與患者的非理性反應之間做出明白的區辨。依據一般的說法，這樣的轉位詮釋有助於案主對他自己的精神官能式轉位得到洞察，從而加以解消或「清算」。

拉岡某些最尖銳的批判，就是指向上面這種觀點所代表的精神分析治療方式。這些批判基於以下這些論證：

1. 所謂適應真實的整個想法，奠基於一種素樸的經驗論知識論，這種知識論對於「真實」抱持著一個不成問題的理念，認為真實是客觀而自我明證的既定給出。這種想法完全忽略了精神分析的發現：真實乃是自我基於他自己的誤識 (*méconnaissance*) 而建構出來的。因此，當分析師假定他自己比患者要更能夠適應真實，他除了反身「求助於自己的自我」之外別無他法，因為這才是「他唯一知道的一點點真實」(E, 231)。於是，患者自我的健康部分就被假定為「像我們思考一樣的那個部分」(E, 232)。這樣一來，精神分析的治療就被化約成暗示的一種形式，分析師只不過透過暗示「把他自己對於真實的想法強加」給案主 (E, 232)。就此而言，「如同一般人所會產生的情形，(分析師) 沒有能力用一種真誠的態度來維持其實踐時，將導致他運用權力」(E, 226)。

2. 所謂案主「對於分析師的扭曲感知」可以透過詮釋的方法來加以清算消除，這種想法是一種邏輯的謬誤，因為，「詮釋轉位的基礎與詮釋轉位的工具，都是來自轉位本身」(S8, 206)。換句話說，轉位並沒有後設語言 (METALANGUAGE)，轉位之外不存在任何有利的位置可以讓分析師提出詮釋，因為他所提出來的任何詮釋「將會被感受為同樣來自某個讓他形成轉位的人」(E, 231)。所以，如果說詮釋的方法可以解消轉位，那麼當轉位本身限制了案主對於詮釋的接受，上述說法便形成了矛盾；「從轉位當中浮現的主體，在此將以無限後退的方式延遲下去」(E, 231)。

214

這意味著拉岡派的分析師永遠不詮釋轉位嗎？當然不是。拉岡肯定地說，「詮釋轉位乃屬自然之事」(E, 271)，但他同時不會動念想過，這樣的詮釋真會具有解消轉位的力量。分析師運用這

種詮釋與其他詮釋並無二致，必須使盡所有的技藝下決斷，是否要詮釋這種轉位、什麼時候要詮釋這種轉位，最重要的是，他要避免讓他的詮釋完全導向去詮釋轉位。他也必須很精確的知道，透過這樣的詮釋他想要獲得什麼；並不是要矯正患者與真實的關係，而是要維持分析上的對話。「詮釋轉位意味著什麼？不過就是把這個僵局的空隙裝填上一個誘餌。但是一旦它產生了拐騙的效力，這個誘餌的目的不過就是再次啓動整個過程」(Ec, 225)。

拉岡在描述轉位的「正向」或「負向」兩面時，採取了兩種不同的進路。拉岡循著佛洛伊德的腳步，在運用這些形容詞的時候，有時指涉的是情感的特性，這時，「正向轉位」指的是愛的情感，「負向轉位」指的是攻擊性的情感 (Ec, 222)。然而，另一些時候，拉岡使用「正向」或「負向」這兩個辭彙指涉的是治療當中轉位的適切效果與不適切效果 (見 E, 271，拉岡在此處認為，案主的抗拒在反對暗示時，這種抗拒必須「被置放在正向轉位的層次上來看」，理由是它固守著分析的方向)。

拉岡雖然偶爾提到過**反向轉位** (COUNTERTRANSFERENCE)，但他一般不太願意使用這個辭彙。

## 傳遞作用 transitivity (*transitivisme*)

傳遞作用首先被夏洛特·布勒 (Charlotte Bühler) 所發現 (見 E, 5)，指的是經常發生在小孩行為中的一種現象，可以從這類行為中觀察到一種特定的**認同作用** (IDENTIFICATION)。譬如，一個小孩可能在打了另一個同年齡小孩的左臉之後，摸著自己的右臉，為想像出來的疼痛而哭泣。對拉岡來說，傳遞作用

顯示了自我與他人的混淆，存在於想像層的認同作用中。倒轉（INVERSION）（左右顛倒）則進一步証明了鏡像作用。

傳遞作用在妄想症中亦甚為明顯，其中的攻擊與反攻擊被一起網綁在「一種絕對的等價作用中」（Lacan, 1951b: 16）。

## 治療 treatment (*cure*)

「治療」這個辭彙指的是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的實踐，相對於精神分析的理論層面。雖然這個辭彙是精神分析經由醫學所得到的傳承，但是在拉岡的精神分析學說中它卻有一種特定的意義，與醫學上的相關瞭解非常不同。要特別指出的是，就拉岡來看，如果「療癒」或「治癒」指的是創造出一種完全健康之心靈狀態的話，那麼精神分析治療的目標並不是要「療癒」或「治癒」人。精神官能症、精神病和變態這些臨床結構基本上被視為是「無可治癒的」，而分析治療的目標只不過是把案主導引到鏈結出他自己的真理。

215

拉岡認為治療的過程有確切的方向，有開始、中期、結束這些結構化的進程（見**分析結束** END OF ANALYSIS）。開端，或者「分析情境的切入點」，乃是分析師與案主之間的契約或「協定」，其中包含了案主同意遵守基本的規則。從最開始的協談之後，一系列面對面的初步會面就開始了。這些初步的會談有許多目的。首先，它們讓某個適切的精神分析症狀得以形構出來，以取代患者經常帶來的大量模糊曖昧的抱怨；其次，它們給出時間讓轉位得以發展；第三，它們允許分析師能夠確認究竟有沒有必要進行精神分析，同時對於案主的臨床結構進行工作假設。

經過初步的會談後，治療不再是以面對面的方式來進行，而是讓案主躺在一張長沙發上，分析師坐在他的後頭，在案主的視野之外（對於精神病的患者不適用這種長沙發）。當案主進行自由聯想時，他要透工在他的生命史中曾經決定他的表記，透過說話過程本身的驅動，將他欲望中的某些東西鏈結起來。這是一個包含著矛盾抗衡的動態過程，一方面有一種力量在驅動著治療往前走（見**轉位** TRANSFERENCE，**分析師的欲望** DESIRE OF THE ANALYST），另一方面，有一種相對的力量在阻礙這個過程的進行（見**抗拒** RESISTANCE）。分析師的任務就是要導引這個過程（而不是導引患者），在它遭受阻礙的時候，使它得以繼續前行。

## 真理 / 真相 truth (*vérité*)

在拉岡的論述中，真理是最核心、卻也是最複雜的辭彙之一。拉岡的真理概念有一些基本的要點，持續而清晰；真理一概指涉的是關於欲望的真相，精神分析治療的目標是引導案主鏈結出這種真理。真理並不會停留在某種完全展演出來的狀態，不會等著由分析師揭露給案主看；相反的，它是在治療的辯証運動過程中慢慢被建構出來的（Ec, 144）。與古典哲學完全對立，拉岡認為，真理並不美好（S7, 217），認識到真理並不必然帶來好處（S17, 122）。雖然拉岡談到「真理」時總是用單數特稱，但他指的卻不是單一普遍的真理，而是絕對特殊的真理，對每個主體來說獨一無二的真理（見 S7, 24）。然而，在這幾個簡單的論點之外，我們不可能為拉岡使用這個辭彙的方式提出一種意義明確的

界定，因為這個辭彙在許多不同的脈絡同時產生作用，因此與許多不同的辭彙具有對立關係。就此而言，這裡只能夠做到對於這個辭彙作用的某些脈絡提出一般性的指引。

• **真理相對於正確** 正確的重點在於「為真實引入尺度」(E, 74)，從而構成了精確科學的目標。然而，真理關切的是欲望，它的重點並不是精確科學，而是主體性的科學。就此而言，真理只在語言脈絡中才有意義的概念：「只有透過語言的表象顯現，真相的向度才得以浮現」(E, 172)。精神分析治療的基礎就是這樣的根本假設，關於欲望真相的唯一揭露之道乃是言說。「透過言說的向度，真理挖通了走向真實的道路。在尚未言說之前，不論真假皆不存在」(S1, 228)。

• **真理與科學 (SCIENCE)** 從拉岡最早期的著作開始，「真理」這個辭彙就具有一種形上學的、甚至是神話的特殊意味，這使得任何想要將真理與科學鏈結起來的努力成了問題當中的一環。拉岡並未否認科學的目標是要去認識真理，他只是不認為科學能夠宣稱真理由它獨占、只有它才擁有真理 (Ec, 79)。後來，拉岡認為實際上科學的基礎是在於將真理的概念視為原因而加以阻離 (foreclosure) (Ec, 874)。真相概念在瞭解瘋狂時具有一種根本性，現代科學忽略了真相概念而將瘋狂化約為無意義 (Ec, 153-54)。

• **真理、謊言與欺瞞 (deception)** 真相與欺瞞有非常緊密的關聯，因為通常謊言比實話更能夠說服我們其中透露著什麼樣欲望的真相。欺瞞與謊言並不是真理的對立面：恰好相反，它們被銘



寫在真理的文本中。分析師的角色就是要揭露銘寫在案主言詞當中之欺瞞的真相。雖然案主實際上可能向分析師說的內容是「我正在欺騙你」，但是分析師會向案主說「在『我正在欺騙你』(I am deceiving you) 這一項動作裡面，你所想要傳達的訊息恰好就是我要向你表達的意思，所以你在這樣做的時候，就等於是在說出真相」(S11, 139-40；見 S4, 107-08)。

• **真理相對於虛偽表象** 案主所呈現的虛偽表象並不只是要分析師加以暴露、摒棄，爲了發現真理必除之而後快的障礙；恰恰相反，分析師必須將它們列入考量（見**貌似物 SEMBLANCE**）。

• **真理、錯誤 (error) 與錯認 (mistakes)** 精神分析已經證明，關於欲望的真相通常是通過錯認來顯示（動作失誤；見**行動 ACT**）。關於拉岡所提示的真理、錯誤、欺瞞與錯認之間的複雜關係，我們可以用他在描述「言詞尋求真相時的結構化作用」時所說的典型難解的句子來說明，「錯誤在欺瞞中逃走，在錯認間被捕回」(S1, 273)。

• **真理與虛構 (fiction)** 拉岡在使用「虛構」這個辭彙的時候，並沒有視之爲「謬誤」的意思，而是將之視爲科學的建構物（拉岡在此從邊沁得到提示，見 S7, 12）。就此而言，拉岡使用「虛構」這個辭彙時相應於佛洛伊德的「發明」(*Konvention*)（見 S11, 163），相較於謬誤，它更傾向於與真理同在。事實上，拉岡說過真理就像一種虛構那樣結構起來（E, 306; Ec, 808）。

• **真理與真實 (REAL)** 拉岡把真理與真實對立起來可以回溯

到他在戰前的著作（譬如，Ec, 75），並且在此著墨不少；「我們對真實習慣相安無事，對於真相，我們卻習慣加以壓抑」（E, 169）。然而，拉岡也指出真理與真實相似之處；我們不可能鏈結出真理的整體，然而「正因為這種不可能，真理才渴求著真實」（Lacan, 1973a: 83）。



## U

## U

無意識 unconscious (*inconscient*)

雖然「無意識」這個辭彙早在佛洛伊德之前就有許多作者使用過，但這個辭彙在佛洛伊德的作品中卻獲得完全原創的意義，構成了獨一無二的最重要概念。

佛洛伊德將「無意識」這個辭彙的使用區分成兩種 (Freud, 1915e)。做為一個形容詞，它單純指涉著主體在特定時刻並未有意識加以注意的心智過程。做為一個名詞 (the unconscious, *das Unbewußte*)，它指涉著佛洛伊德所描述的心靈系統之一，也就是他關於心智結構第一種理論 (「地勢學模式」)。依據這種學說，心靈被區分成三種系統或「心靈上的區位」；意識 (Cs)、前意識 (Pcs) 與無意識 (Ucs)。無意識系統不僅僅是在特定時間中處於意識領域的外邊，而是已經由壓抑徹底與意識相分離的狀態，就此而言，無意識不可能未經扭曲的進入到意識—前意識系統。

從佛洛伊德心智結構的第二種學說來看 (「結構理論」)，心靈被區分成三種「能動者」 (agencies)，自我、超我與本我。在這個模式當中，沒有那一種能動者等同於無意識，即便是自我與超我都具有無意識的成分。

在 1950 年之前，拉岡主要是使用「無意識」這個辭彙的形容詞語態，對於熟悉佛洛伊德著作的人來說，這種用法使得拉岡的早期著作讀起來特別奇怪。然而到了 1950 年代，拉岡開始他的「回歸佛洛伊德」，這個辭彙比較常做為名詞出現，拉岡也漸

218 漸把重點放在佛洛伊德無意識概念的原創性，強調它不僅只是意識的對立面；「雖然就許多心理因素排斥意識的特質來說，它們之中有相當多數都很有資格被視為無意識，但是從佛洛伊德的角度來看，它們其實與無意識一點關係都沒有」（E, 163）。拉岡相當堅持，無意識不能單單視為等同於「被壓抑的那些東西」。

拉岡認為，佛洛伊德大部分的後繼者對於無意識概念都有相當嚴重的誤解，這些人把無意識概念化約為「純屬本能的所在地」（E, 147）。拉岡反對這種生物學主義的思考模式，他認為「無意識既不是原初的也不是本能的」（E, 170）；基本上，無意識是語言性的。這種說法總結在拉岡名聞遐邇的句式中，「無意識如同語言般結構化」（S3, 167；見語言 LANGUAGE，結構 STRUCTURE）。拉岡透過共時性結構來分析無意識，又可以由他認為無意識在時間脈動中開開闔闔的想法來補充（S11, 143, 204）。

某些精神分析師反對拉岡對無意識的語言學進路，他們的理由是這種觀點過度狹隘，並認為佛洛伊德本身已將字詞表象從無意識當中加以排除（S7, 44；拉岡對於這些異議的辯駁，見原物 THING）。拉岡之所以認為他的語言學進路可以成立，理由在於無意識之所以如同語言般結構化，是因為「我們只有在無意識被闡明之後才終於掌握到它，掌握到它通過進入詞語而被鏈結出來的那一部分」（S7, 32）。

拉岡也描述了無意識做為話語：「無意識乃是大寫他者的話語」（Ec, 16；見大寫他者 OTHER）。這個謎般的句式已經變成了拉岡最廣為周知的格言之一，我們可以用很多方式來理解這句話。或許最重要的意義就是「我們應該在無意識中看到言詞對於主體的效應」（S11, 126）。更明確的說，無意識乃是表記（SIGNIFIER）作用於主體的效應，就此而言，表記乃是被壓抑

者以及在無意識的形成中回訪的東西（症狀、玩笑、行為失誤、夢境等等）。

所有對於語言、言說、話語和表記的參照，都把無意識定位在符號層（SYMBOLIC）的秩序中。事實上，「無意識乃是做為符號層的作用而結構化」（S7, 12）。無意識乃是透過符號層而決定下來的主體。

無意識並不處於內部：恰恰相反，言說和語言既然是互為主體的現象，無意識便是「跨個體的」（E, 49）；我們可以這樣說，無意識乃是「外邊的」。「符號層與人的關係所具有的這種外邊性，恰好正是無意識的理念本身」（Ec, 469）。如果無意識感覺起來像是處於內部，這是因為想像層的效應，這種效應把主體與大寫他者之間的關係封鎖起來，也顛倒了大寫他者所傳遞來的訊息。

雖然無意識在無意識的形成過程中才特別變得可見，「但是無意識讓我們任何的行為都無所遁逃於它的場域」（E, 163）。無意識的法則，也就是重複與欲望的法則，就像結構本身一樣無所不在。由於無意識無法化約，所以精神分析的目標不可能是讓無意識變為有意識。

拉岡除了運用各種語言學隱喻來概念化無意識之外（話語、語言、言說），他還用其他的辭彙來設想無意識。

219

• **記憶** 從主體生命史中決定了主體的各種表記符號歷史來看，無意識也是記憶的一種；「我們教導主體把他的歷史當做無意識來加以承認」（E, 52）。

• **知識** 既然知識是在表義鏈當中對於各種表記的鏈結，那麼，

無意識就是知識的一種〔符號層知識 (symbolic knowledge)，或「知」(*savoir*)〕。更精確的說，無意識是一種「非知的知識」。

## W

## W

女人 woman (*femme*)

佛洛伊德對於性別差異 (SEXUAL DIFFERENCE) 的說法所抱持的觀點，依據的是認定有某些心靈的特質可以被稱為「陽性的」(masculine)，另一些則可以稱之為「陰性的」(feminine)，兩者之間的差別非常顯著。然而，佛洛伊德自始至終都拒絕為「陰性」與「陽性」這兩個辭彙提出任何定義，他認為兩者都屬於奠基性的概念，精神分析的理論可以使用它們卻無法加以闡明 (Freud, 1920a: SE XVIII, 171)。

這一組對立項有一種特質，就是兩個辭彙並不是以完全對稱的方式發生作用。佛洛伊德將陽性特質視為典範；他斷言只存在一種型態的力比多 / 欲力，也就是陽性的力比多 / 欲力，而女孩的心靈發展剛開始與男孩的心靈發展等同，到了稍後的環節兩者才岔開。就此而言，陰性特質只不過是從陽性典範中分岔出來的分支，佛洛伊德認為陰性特質是一個神祕而尚未被探索的領域，是一塊「黑暗大陸」(Freud, 1926e: SE XX, 212)。到了佛洛伊德晚期的著作中，「陰性特質的本性之謎」(Freud, 1933a: SE XXII, 113) 的問題變得縈繞不去，使得他提出了這個著名的問題，「女人究竟想要什麼？」(見 Jones, 1953-57: vol. 2, 468)。陽性特質是一種自我明證的既成物，陰性特質卻處於神祕的地帶中：

精神分析並不企圖描述女人是什麼——這個任務幾乎是



它不可能做到的事，但精神分析卻開始探詢女人如何成爲女人，如何從兒童的雙性傾向中發展成爲一個女人。

(Freud, 1933a: SE XXII, 116)

220 拉岡除了對與**母親** (MOTHER) 在家庭情結中所具有的功能做了一些評論外 (Lacan, 1938)，他在戰前的作品並未涉入女性特質的論爭中。1950 年代早期，拉岡在作品中偶爾會討論到這個主題，不過都是在李維史陀 (Claude Lévi-Strauss) 的影響之下；  
女人被視爲交換的對象，就像是在親屬關係團體之間的符號那樣流通 (見 Lévi-Strauss, 1949b)。「女人在真實的秩序中扮演著……基本的親屬結構所需要交換的對象」(E, 207)。拉岡認爲，這是因爲女人被推到一個交換對象的位置上，才造成了陰性位置的困境：

對於她來說，有某種難以超越的東西，或者我們可以說某種難以接受的東西，就她被置放在符號層的對象位置上這個事實來說，換一種角度來看，她對於符號層的完全順服，並不亞於男人。(S2, 262)

拉岡在分析朵拉 (Dora) 案例時也提出同樣的論點：對朵拉來說，她不能接受的是她的位置，做爲他父親與 K 先生之間的交換對象 (見 Lacan, 1951a)。處於這個交換對象的位置上，意味著女人「在這種符號層當中擁有的是次等的關係」(S2, 262；見 S4, 95-96)。

1956 年，拉岡注意到**歇斯底里** (HYSTERIA) 和陰性特質之間的傳統聯結，拉岡認爲實際上歇斯底里就等於在向陰性特質自身提問，這個問題可以用這樣的句子來表達：「女人究竟是什

麼？」不論是男性的歇斯底里和女性的歇斯底里皆是如此 (S3, 178)。「女人」這個辭彙在這裡指的並不是某種生物上的本質，而是符號層中的一個位置；它與「陰性位置」這個辭彙是同義詞。同時，拉岡也認為，由於並沒有任何陰性的等同物與陽形所提供的「高度盛行符號」可以並稱，所以，「女人性別本身的符號化作用並不存在」(S3, 176)。這種符號上的不對稱，強迫女人跟男孩一樣穿越伊底帕斯情結採取同樣的路徑，也就是說，認同父親。然而，對女人來說狀況更為複雜，因為她的認同作用的基礎必須要採用另外一種性別成員的形象才行 (S3, 176)。

拉岡到了 1958 年又回到陰性特質的問題上，相關文章的標題叫做〈論陰性性別特質的會議導論〉(Lacan, 1958d)。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了讓精神分析在討論陰性性別特質時不時陷入的諸多僵局，並且認為不論是對於男性或女性來說，女人都是大寫他者；「男人在這裡所做的就如同傳遞點，如同女人對男人成為這個大寫他者一般，女人透過此傳遞點也成為她自己的這個大寫他者」(Ec, 732)。

就像佛洛伊德一樣，拉岡關於陰性特質論爭的最重要貢獻出現在他晚期的著作中。在 1972-73 年的講座中，拉岡推進了特屬於陰性的**痛快**(*JOUISSANCE*) 概念，其存在「超越了陽形」(S20, 69)；這種痛快屬於「無限定的秩序」，就像神祕經驗中的神入 (S20, 44)。女人可以經驗到這種痛快，但她們對此卻一無所知 (S20, 71)。拉岡在同一個講座中提出了他頗具爭議性的句式，推進了他在 1970-71 年的講座中首先提出的說法「女人不存在」(*la femme n'existe pas*——Lacan, 1973a: 60)，這一次他改變了一些措辭「並沒有女人這一回事」(*il n'y a pas La femme*——S20, 68)。在法文原文中已經清楚的表達出來，拉岡要質疑的並不是

221 做為名詞的「女人」，而是在這個名詞之前的定冠詞。就法文來說，定冠詞指的是一種普遍性，但這種普遍性恰好是女人所缺乏的特性；女人「並不把自己借給普遍化作用，即便是陽形中心的普遍化作用」（Lacan, 1975b）。因此，只要這個定冠詞放在女人這個辭彙的前面，拉岡就要刪除它，就好像要刪除 A，以便生產出被劃上隔離線的大寫他者的符號，因為就像女人一樣，大寫他者並不存在（見隔離線 BAR）。拉岡把這個論點推到底，直接指出女人乃是「不全然」（not-all, *pas-toute*; S20, 13）；不像是陽性特質以陽形的異例（闡割作用）為基礎形成其普遍的功能，女人具有的是非普遍性，不容許任何所謂的異例。女人好比是真理，因為兩者都具有不全然的邏輯（不存在全部女人皆然的事物；不可能說出「全然無缺的真理」）（Lacan, 1973a: 64）。

拉岡到了 1975 年又說「女人即是症狀」（Lacan, 1974-75: 1975 年 1 月 21 日講座）。更明確的說，女人即是**男人**的症狀，意即女人只可能進入到男人的心靈經濟中，做為幻見的小對形，成為他們欲望的原因。

拉岡對於女人和陰性性別特質的評論最後變成了女性主義理論的論戰焦點。女性主義者有視拉岡為女性主義理想的同盟、亦有視拉岡為仇敵者。有些人認為他的學說提供了對父權體制非常敏銳的描述，能夠用來挑戰已趨僵固的性別認同概念（譬如，Mitchell and Rose, 1982）。有些人則認為他的符號層概念讓父權體制復辟成為超歷史的既存者，而他所給予陽形的特權，只不過重複了佛洛伊德自己令人懷疑的厭女情結（譬如，Gallop, 1982; Grosz, 1990）。關於這項論爭的代表樣本，可參見 Adams and Cowie (1990) 以及 Brennan (1989)。至於拉岡關於陰性性別特質說明，請參見 Leader (1996)。

# 附錄：拉岡*Écrits*的參考頁碼

引用到拉岡的 *Écrits* 時，都是使用亞蘭·薛瑞登 (Alan Sheridan) 的 223  
譯本 (Jacques Lacan, *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Tavistock, 1977)。這些出處都以縮寫的 E 表示。由於這個譯本只是  
完整作品的部分翻譯，因此對於尚未翻譯的部分，則以法文版本  
為主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而以縮寫 Ec 表  
示。爲了克服這個引用體系的複雜，以下的表格是爲了使讀者易  
於辨識 *Écrits* 之引文出處。

## Page references to the English edition

- |            |  |
|------------|--|
| E, 1-7     | 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 (1949).                                 |
| E, 8-29    | Aggressivity in psychoanalysis (1948).   |
| E, 30-113  | The function and field of speech and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 (1953a).                       |
| E, 114-45  | The Freudian thing (1955c).  |
| E, 146-78  | The agency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onscious or reason since Freud (1975b).                     |
| E, 179-225 | On a question preliminary to any possible treatment of psychosis (1957-8b).                    |
| E, 226-80  | The direction of the treatment and the principles of its power (1958a).                        |
| E, 281-91  | 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phallus (1958c).  |
| E, 292-325 | The subversion of the subject and the dialectic of desire in the Freudian unconscious (1960a). |

**Page references to the French edition**

- Ec, 9-10 Overture to this collection (1966b).
- Ec, 11-61 Seminar on 'The Purloined Letter' (1955a).
- Ec, 65-72 On our predecessors (1966c).
- Ec, 73-92 Beyond the 'reality principle' (1936).
- Ec, 125-49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functions of psychoanalysis in criminology (1950).
- Ec, 151-93 Remarks on psychological causality (1946).
- 224 Ec, 197-213 Logical time (1945).
- Ec, 215-26 An intervention on the transference (1951a).
- Ec, 229-36 On the subject at last in question (1966d).
- Ec, 323-62 Variants of the typical treatment (1955b).
- Ec, 363-7 On a design (1966e).
- Ec, 369-80 Introduction to Jean Hyppolite's commentary on Freud's 'Negation' (1954a).
- Ec, 381-99 Reply to Jean Hyppolite's commentary on Freud's 'Negation' (1954b).
- Ec, 437-58 Psychoanalysis and its teaching (1957a).
- Ec, 459-91 The situation of psychoanalysis and the training of the analyst in 1956 (1956a).
- Ec, 674-84 A remark on Daniel Lagache's report: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tructure of personality' (1960b).
- Ec, 697-717 In memory of Ernest Jones: on his theory of symbolism (1959).
- Ec, 717-24 On a retroactive syllabarium (1966f).
- Ec, 725-36 Guiding remarks for a congress on feminine sexuality (1958d).
- Ec, 739-64 Gide's youth, or the letter and desire (1958b).
- Ec, 765-90 Kant with Sade (1962).
- Ec, 829-50 Position of the unconscious (1964c).
- Ec, 851-4 On Freud's 'drive' and the desire of the psychoanalyst (1964d).
- Ec, 855-77 Science and truth (1965a).

# 參考書目

爲了避免哈佛書目體系的時序錯置所產生的混淆，拉岡的作品是以其創作的日期做爲引用資料。其他作者的作品則以其第一次出版的日期爲引用資料。

佛洛伊德作品的卷數與頁數，則是依據史崔齊（James Strachey）所編輯的《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作品全集標準版》，24卷，由倫敦 Hogarth Press 與精神分析中心出版，簡稱爲 SE。配合著佛洛伊德作品時期的信函，都可在《標準版》第二十四卷的書目查閱。

讀者若希望看到更完整的拉岡作品書目，可參考竇爾（Dor, 1983）。

- Adams, Parveen and Cowie, Elizabeth (1990) *The Woman in Ques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87)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3rd edn, revised), New York: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 Balint, Michael (1947) 'On genital love', in *Primary Love and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London: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1952.
- Benvenuto, Bice and Kennedy, Roger (1986) *The Works of Jacques Lacan: An Introduction*,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 Blakemore, Diane (1992) *Understanding Utterances*, Oxford: Blackwell.
- Borch-Jacobsen, Mikkel (1991) *Lacan: The Absolute Master*, trans. Douglas Brick,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wie, Malcolm (1991) *Lacan*, London: Fontana.
- Bracher, Mark, Alcorn, Marshall, Corthell, Ronald and Massardier-Kenney, Françoise (eds) (1994) *Lacanian Theory of Discourse. Subject, Struc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Brennan, Teresa (ed.) (1989) *Between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Burks, Arthur W. (1949) 'Icon, index, and symbol',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ol. 9: 673-89.
- Caton, Stephen C. (1987) 'Contributions of Roman Jakobson', *Ann. Rev. Anthropol.*, vol. 16: 223-60.
- Chemama, Roland (ed.) (1993) *Dictionnaire de la Psychanalyse. Dictionnaire actuel des signifiants, concepts et mathèmes de la psychanalyse*, Paris: Larousse.
- Clavreul, Jean (1967) 'The perverse couple', trans. Stuart Schneiderman, in Stuart Schneiderman (ed.), *Returning to Freud: Clinical Psychoanalysis in*

- the School of Laca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15–33.
- Clément, Cathérine (1981) *The Lives and Legends of Jacques Lacan*, trans. A. Goldhamm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Copjec, Joan (1989) 'The orthopsychic subject: film theory and the reception of Lacan', *October*, 49, reprinted in *Read My Desire: Lacan against the Historicists*,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MIT Press, 1994, pp. 15–38.
- (1994) 'Sex and the euthanasia of reason', in Joan Copjec (ed.), *Supposing the Subject*, London: Verso, pp. 16–44.
- Davis, Robert Con (ed.) (1983) *Lacan and Narration. The Psychoanalytic Difference in Narrative Theory*,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errida, Jacques (1975) 'Le facteur de la vérité', in *The Post Card: From Socrates to Freud and Beyond*,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p. 413–96.
- Descartes, René (1637) *Discourse on the Method of Properly Conducting One's Reason and of Seeking the Truth in the Sciences*, trans. F. E. Sutcliff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8.
- Dor, Joël (1983) *Bibliographie des travaux de Jacques Lacan*, Paris: InterEditions.
- Ducrot, Oswald and Todorov, Tzvetan (1972)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es sciences du langage*, Paris: Seuil.
- Feldstein, Richard, Fink, Bruce and Jaanus, Marie (eds) (1995) *Reading Seminar XI: Lacan's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Felman, Shoshana (1987) *Jacques Lacan and the Adventure of Insight. Psychoanalysis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erenczi, Sándor (1909) 'Introjection and transference', in *Sex i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pp. 35–57.
- Ferenczi, Sándor and Rank, Otto (1925)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trans. Caroline Newton, *J. Nerv. Ment. Dis.*, Monograph no. 40.
- Forrester, John (1990) *The Seductions of Psychoanalysis: On Freud, Lacan and Derrida*,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eud, Anna (1936) *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ce*, London: Hogarth, 1937.
- Freud, Sigmund (1894a) 'The Neuro-Psychoses of Defence', SE III, 43.
- (1895d) with Josef Breuer *Studies on Hysteria*, SE II.
- (1900a)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SE IV–V.
- (1901b) *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SE VI.
- (1905c) *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 SE VIII.
- (1905d)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SE VII, 125.
- (1905e [1901]) 'Fragment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 SE VII, 3.

- (1907b) 'Obsessive Actions and Religious Practices', SE IX, 116.
- (1908c) 'On the Sexual Theories of Children', SE IX, 207.
- (1908d) "'Civilized" Sexual Morality and Modern Nervous Illness', SE IX, 179.
- (1909b) 'Analysis of a Phobia in a Five-Year-Old Boy', SE X, 3.
- (1909c) 'Family Romanies', SE IX, 237.
- (1909d) 'Notes upon a Case of Obsessional Neurosis', SE X, 155.
- (1910c) *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 SE XI, 59.
- (1911b) 'Formulations on the Two Principles of Mental Functioning', SE XII, 215.
- (1911c) 'Psycho-Analytic Notes on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of a Case of Paranoia (Dementia Paranoides)', SE XII, 3.
- (1912–13) *Totem and Taboo*, SE XIII, 1.
- (1913c) 'On Beginning the Treatment', SE XII, 122.
- (1913j) 'The Claims of Psycho-Analysis to Scientific Interest', SE XIII, 165.
- (1914b) 'The Moses of Michelangelo', SE XIII, 211.
- (1914c) '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 SE XIV, 69.
- (1914d) '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SE XIV, 3.
- (1915a) 'Observations on Transference Love', SE XII, 160.
- (1915e) 'The Unconscious', SE XIV, 161.
- (1915c) 'Instincts and their Vicissitudes', SE XIV, 111.
- (1917c) 'On the Transformations of Instinct, as Exemplified in Anal Erotism', SE XVII, 127.
- (1918b [1914]) 'From the History of an Infantile Neurosis', SE XVII, 3.
- (1919a [1918]) 'Lines of Advance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 SE XVII, 159.
- (1919e) 'A Child Is Being Beaten', SE XVII, 177.
- (1919h) 'The Uncanny', SE XVII, 219.
- (1920a) 'The Psychogenesis of a Case of Female Homosexuality', SE XVIII, 147.
- (1920g)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SE XVIII, 7.
- (1921c)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SE XVIII, 69.
- (1923a) 'Two Encyclopaedia Articles', SE XVIII, 235.
- (1923b) *The Ego and the Id*, SE XIX, 3.
- (1923e) 'The Infantile Genital Organisation', SE XIX, 141.
- (1924b [1923]) 'Neurosis and Psychosis', SE XIX, 149.
- (1924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Oedipus Complex', SE XIX, 173.
- (1924e) 'The Loss of Reality in Neurosis and Psychosis', SE XIX, 183.
- (1925d)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SE XX, 3.
- (1925e [1924]) 'The Resistances to Psycho-Analysis', SE XIX, 213.
- (1925h) 'Negation', SE XIX, 235.



- (1925j) 'Some Psych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Anatom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xes', SE XIX, 243.
- (1926e) *The Question of Lay-Analysis*, SE XX, 179.
- (1927c)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SE XXI, 3.
- (1927e) 'Fetishism', SE XXI, 149.
- (1930a)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SE XXI, 59.
- (1931b) 'Female Sexuality', SE XXI, 223.
- (1933a)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SE XXII, 3.
- (1937c) '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 SE XXIII, 211.
- (1939a [1937–9]) *Moses and Monotheism*, SE XXIII, 3.
- (1940a [1938]) *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SE XXIII, 141.
- (1940e [1938]) 'Splitting of the Ego in the Process of Defence', SE XXIII, 273.
- (1941d [1921]) 'Psycho-Analysis and Telepathy', SE XVIII, 177.
- Gallop, Jane (1982)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 The Daughter's Se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 (1985) *Reading Laca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ranon-Lafont, Jeanne (1985) *La topologie ordinaire de Jacques Lacan*, Paris: Point Hors Ligne.
- Groddeck, Georg (1923) *The Book of the It*, London: Vision Press, 1949.
- Grosz, Elizabeth (1990) *Jacques Lacan: A Feminist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Hartmann, Heinz (1939) *Ego Psych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Adapta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8.
- Hegel, G. W. F. (1807)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A. V. Miller, with Analysis of the Text and Foreword by J. N. Findla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
- Heidegger, Martin (1927) *Being and Time*, trans. J. Macquarrie and E. Robinson, London: SCM Press, 1962.
- (1956) *The Question of Being*, trans. William Kluback and Jean T. Wilde, London: Vision, 1959.
- Heimann, Paula (1950) 'On counter-transference', *Int. J. Psycho-Anal.*, vol. 31: 81–4.
- Hinshelwood, R. D. (1989) *A Dictionary of Kleinian Thought*,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91 (2nd edn, revised and enlarged).
- Hughes, Jennifer (1981) *An Outline of Modern Psychiatry*, Chichester: Wiley, 1991 (3rd edn).
- Hugo, Victor (1859–83) *La légende des siècles*,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1979.
- Jakobson, Roman (1956) '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aphasic disturbances', 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II, *Word and Language*, The Hague: Mouton, 1971, pp. 239–59.
- (1957) 'Shifters, verbal categories, and the Russian verb', in *Selected*

- Writings*, vol. II, *Word and Language*, The Hague: Mouton, 1971, pp. 130–47.
- (1960)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III, *Poetry of Grammar and Grammar of Poetry*, The Hague: Mouton, 1981, pp. 18–51.
- Jay, Martin (1993) *Downcast Eyes: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Jones, Ernest (1927) ‘Early Development of Female Sexuality’ in *Papers on Psychoanalysis* (5th edn), Baltimore: Williams & Wilkins, 1948.
- (1953–7) *Sigmund Freud: Life and Work*, 3 vols, London: Hogarth Press.
- Juranville, Alain (1984) *Lacan et la philosophi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Kaufman, Phillippe (ed.) (1994) *L'apport freudien*, Paris: Bordas.
- Klein, Melanie (1930) ‘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 in Roger Money-Kyrle (ed.), *The Writings of Melanie Klein*, London: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1975, vol. 1, pp. 219–32.
- Kris, Ernst (1951) ‘Ego-psychology and interpretation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vol. 20: 15–30.
- Kojève, Alexandre (1947 [1933–39])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trans. James H. Nichols Jr., New York and London: Basic Books, 1969.
- Lacan, Jacques (1932) *De la psychose paranoïaqu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ersonnalité*, Paris: Seuil, 1975.
- (1936) ‘Au-delà du “principe de réalité”’,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73–92.
- (1938) *Les complexes familiaux dans la formation de l'individu. Essai d'analyse d'une fonction en psychologie*, Paris: Navarin, 1984.
- (1945) ‘Le temps logique’,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197–213.
- (1946) ‘Propos sur la causalité psychique’,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151–93.
- (1948) ‘L'agressivité en psychanalyse’,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101–24 [‘Aggressivity in psychoanalysis’, trans. Alan Sheridan,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A Selection*, London: Tavistock, 1977, pp. 8–29].
- (1949) ‘Le stade du miroir comme formateur de la fonction du Je’,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93–100 [‘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 trans. Alan Sheridan,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A Selection*, London: Tavistock, 1977, pp. 1–7].
- (1950) ‘Introduction théorique aux fonctions de la psychanalyse en criminologie’,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125–49.
- (1951a) ‘Intervention sur le transfert’,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215–26 [‘Intervention on the transference’, trans. Jacqueline Rose, in Juliet Mitchell and Jacqueline Rose (eds), *Feminine Sexuality*:

- Jacques Lacan and the école freudienne*, London: Macmillan, 1982, pp. 61–73].
- (1951b)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ego’, *Int. J. Psycho-Anal.*, vol. 34, 1953: pp. 11–17.
- (1953a) ‘Fonction et champ de la parole et du langage en psychanalyse’,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237–322 [‘The function and field of speech and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 trans. Alan Sheridan,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A Selection*, London: Tavistock, 1977, pp. 30–113].
- (1953b) ‘The neurotic’s individual myth’, trans. Martha Evans, in L. Spurling (ed.), *Sigmund Freud: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II,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p. 223–38.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48 (1979)].
- (1953–4) *Le Séminaire. Livre I. Les écrits techniques de Freud, 1953–4*, ed. Jacques-Alain Miller, Paris: Seuil, 1975 [*The Seminar. Book I.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4*, trans. John Forrester, with notes by John Forre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954a) ‘Introduction aux commentaires de Jean Hyppolite sur la “Verneinung” de Freud’,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369–80.
- (1954b) ‘Réponse aux commentaires de Jean Hyppolite sur la “Verneinung” de Freud’,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381–99.
- (1954–5) *Le Séminaire. Livre II. Le moi dans la théorie de Freud et dans la technique de la psychanalyse, 1954–55*, ed. Jacques-Alain Miller, Paris: Seuil, 1978 [*The Seminar. Book II.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1954–55*, trans. Sylvana Tomaselli, notes by John Forre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1955a) ‘Le séminaire sur “La lettre volée”’,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11–61 [‘Seminar on “The Purloined Letter”’, trans. Jeffrey Mehlman, *Yale French Studies*, 48 (1972): 38–72, reprinted in John Muller and William Richardson (eds), *The Purloined Poe. Lacan, Derrida and Psychoanalytic Reading*,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8–54].
- (1955b) ‘Variantes de la cure-type’,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323–62.
- (1955c) ‘La chose freudienne’,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401–36 [‘The Freudian thing’, trans. Alan Sheridan,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A Selection*, London: Tavistock, 1977, pp. 114–45].
- (1955–6) *Le Séminaire. Livre III. Les psychoses, 1955–56*, ed. Jacques-Alain Miller, Paris: Seuil, 1981 [*The Seminar. Book III. The Psychoses, 1955–56*, trans. Russell Grigg, with notes by Russell Grigg, London: Routledge, 1993].

- (1956a) 'Situation de la psychanalyse et formation du psychanalyste en 1956',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459–91.
- (1956b) 'Fetishism: the symbolic, the imaginary and the real' (with W. Granoff), in M. Balint (ed.), *Perversions: Psychodynamics and Therapy*, New York: Random House, London: Tavistock, pp. 265–76.
- (1956–7) *Le Séminaire. Livre IV. La relation d'objet, 1956–57*, ed. Jacques-Alain Miller, Paris: Seuil, 1994.
- (1957a) 'La psychanalyse et son enseignement',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437–58.
- (1957b) 'L'instance de la lettre dans l'inconscient ou la raison depuis Freud',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493–528 ['The agency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onscious or reason since Freud', trans. Alan Sheridan, in Jacques Lacan, *Ecrits: A Selection*, London: Tavistock, 1977, pp. 146–78].
- (1957–8a) *Le Séminaire. Livre V. Les formations de l'inconscient, 1957–58*, unpublished [partial summary by Jean-Bertrand Pontalis in *Bulletin de Psychologie*, XII/2–3, November 1958, pp. 182–92 and XII/4, December 1958, pp. 250–6].
- (1957–8b) 'D'une question préliminaire à tout traitement possible de la psychose',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531–83 ['On a question preliminary to any possible treatment of psychosis', trans. Alan Sheridan, in Jacques Lacan, *Ecrits: A Selection*, London: Tavistock, 1977, pp. 179–225].
- (1958a) 'La direction de la cure et les principes de son pouvoir',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585–645 ['The direction of the treatment and the principles of its power', trans. Alan Sheridan, in Jacques Lacan, *Ecrits: A Selection*, London: Tavistock, 1977, pp. 226–80].
- (1958b) 'Jeunesse de Gide ou la lettre et le désir',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739–64.
- (1958c) 'La signification du phallus',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685–95 ['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phallus', trans. Alan Sheridan, in Jacques Lacan, *Ecrits: A Selection*, London: Tavistock, 1977, pp. 281–91].
- (1958d) 'Propos directifs pour un congrès sur la sexualité féminine',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725–36 ['Guiding remarks for a congress on feminine sexuality', trans. Jacqueline Rose, in Juliet Mitchell and Jacqueline Rose (eds), *Feminine Sexuality: Jacques Lacan and the école freudienne*, London: Macmillan, 1982, pp. 86–98].
- (1958–9) *Le Séminaire. Livre VI. Le désir et son interprétation, 1958–59*, published in part in *Ornicar?*, 24–27, 1981–83 ['Desir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esire in *Hamlet*', trans. James Hulbert, *Yale French Studies*, vol. 55/6, 1977: 11–52].
- (1959) 'A la mémoire d'Ernest Jones: sur sa théorie du symbolisme',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697–717.

- (1959–60) *Le Séminaire. Livre VII. L'é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 1959–60*, ed. Jacques-Alain Miller, Paris: Seuil, 1986 [*The Seminar. Book VII.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1959–60*, trans. Dennis Porter, with notes by Dennis Porter, London: Routledge, 1992].
- (1960a) 'Subversion du sujet et dialectique du désir dans l'inconscient freudien',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793–827 ['The subversion of the subject and the dialectic of desire in the Freudian unconscious', trans. Alan Sheridan, in Jacques Lacan, *Ecrits: A Selection*, London: Tavistock, 1977, pp. 292–325].
- (1960b) 'Remarque sur la rapport de Daniel Lagache: "Psychanalyse et structure de la personnalité"',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647–84.
- (1960–1) *Le Séminaire. Livre VIII. Le transfert, 1960–61*, ed. Jacques-Alain Miller, Paris: Seuil, 1991.
- (1961–2) *Le Séminaire. Livre IX. L'identification, 1961–62*, unpublished.
- (1962) 'Kant avec Sade',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765–90 ['Kant with Sade', trans. James B. Swenson Jr, *October*, no. 51, winter 1989, pp. 55–75].
- (1962–3) *Le Séminaire. Livre X. L'angoisse, 1962–63*, unpublished.
- (1964a) *Le Séminaire. Livre XI. Les quatre concepts fondamentaux de la psychanalyse, 1964*, ed. Jacques-Alain Miller, Paris: Seuil, 1973 [*The Seminar. Book XI.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1977].
- (1964b) 'Acte de fondation', *Annuaire de l'École Freudienne de Paris*, Paris: Les presses artistiques, 1977.
- (1964c) 'Position de l'inconscient',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829–50.
- (1964d) 'Du "Trieb" de Freud et du désir du psychanalyste',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851–4.
- (1964–5) *Le Séminaire. Livre XII. Problèmes cruciaux pour la psychanalyse, 1964–65*, unpublished.
- (1965a) 'La science et la vérité',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855–77.
- (1965b) 'Hommage fait à Marguerite Duras, du ravissement de Lol V. Stein', *Ornicar?*, no. 36, 1986.
- (1965–6) *Le Séminaire. Livre XIII. L'objet de la psychanalyse, 1965–66*, unpublished.
- (1966a) 'Of structure as an inmixing of an otherness prerequisite to any subject whatever', in Richard Macksey and Eugenio Donato (eds), *The Structuralist Controversy*,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0: 186–200.

- (1966b) 'Ouverture de ce recueil',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9–10.
- (1966c) 'De nos antécédents',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65–72.
- (1966d) 'Du sujet enfin en question',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229–36.
- (1966e) 'D'un dessein',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363–7.
- (1966f) 'D'un syllabaire après coup',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717–24.
- (1966–7) *Le Séminaire. Livre XIV. La logique du fantasme, 1966–67*, unpublished.
- (1967) 'Proposition du 9 octobre 1967 sur le psychanalyste de l'École', *Scilicet*, no. 1 (1968) pp. 14–30.
- (1967–8) *Le Séminaire. Livre XV. L'acte psychanalytique, 1967–68*, unpublished.
- (1968–9) *Le Séminaire. Livre XVI. D'un Autre à l'autre, 1968–69*, unpublished.
- (1969–70) *Le Séminaire. Livre XVII. L'envers de la psychanalyse, 1969–70*, ed. Jacques-Alain Miller, Paris: Seuil, 1991.
- (1970) 'Radiophonie', *Scilicet*, nos 2–3, 1970.
- (1970–1) *Le Séminaire. Livre XVIII. D'un discours qui ne serait pas du semblant, 1970–71*, unpublished.
- (1971) 'Lituraterre', *Littérature*, no. 3, p. 3.
- (1971–2a) *Le Séminaire. Livre XIX. . . . Ou pire, 1971–72*, unpublished.
- (1971–2b) *Le savoir du psychanalyste*, lectures given in the Hospital of Sainte Anne, 1971–72, unpublished.
- (1972–3) *Le Séminaire. Livre XX. Encore, 1962–63*, ed. Jacques-Alain Miller, Paris: Seuil, 1975.
- (1973a) *Télévision*, Paris: Seuil, 1973 [*Television: A Challenge to the Psychoanalytic Establishment*, ed. Joan Copjec, trans. Denis Hollier, Rosalind Krauss and Annette Michelson, New York: Norton, 1990].
- (1973b) 'L'Étourdit', *Scilicet*, no. 4, 1973, pp. 5–52.
- (1973–4) *Le Séminaire. Livre XXI. Les non-dupes errent/Les noms du père, 1973–74*, unpublished.
- (1974–5) *Le Séminaire. Livre XXII. RSI, 1974–75*, published in *Ornicar?*, nos. 2–5, 1975.
- (1975a) 'Joyce le symptôme', in Jacques Aubert (ed.), *Joyce avec Lacan*, Paris: Navarin, 1987.
- (1975b) 'Conférence à Genève sur le symptôme', *Les Block-Notes de la psychanalyse*, Brussels.
- (1975–6) *Le Séminaire. Livre XXIII. Le sinthome, 1975–76*, published in *Ornicar?*, nos 6–11, 1976–7.

- (1976) 'Conférences et entretiens dans des universités nord-américaines', *Scilicet*, nos 6–7, 1976.
- (1976–7) *Le Séminaire. Livre XXIV. L'insu que sait de l'une bévue s'aile à mourre, 1976–77*, published in *Ornicar?*, nos 12–18, 1977–9.
- (1977–8) *Le Séminaire. Livre XXV. Le moment de conclure, 1977–78*, published in part in *Ornicar?*, no. 19, 1979.
- (1978–9) *Le Séminaire. Livre XXVI. Le topologie et le temps, 1978–79*, unpublished.
- (1980a) *Le Séminaire. Livre XXVII. Dissolution, 1980*, published in *Ornicar?*, nos 20–23, 1980–1.
- (1980b) 'Séminaire de Caracas', *L'Ane*, no. 1, July 1981.
- Lacoue-Labarthe, Philippe, and Nancy, Jean-Luc (1973) *Le Titre de la lettre*, Paris: Galilée.
- Laplanche, Jean and Pontalis, Jean-Bertrand (1967)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London: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1973.
- Leader, Darien (with Judith Groves) (1995) *Lacan for Beginners*, Cambridge: Icon.
- (1996) *Why Do Women Write More Letters than they Post?*, London: Faber & Faber.
- Lemaire, Anika (1970) *Jacques Lacan*, trans. David Mace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 Lévi-Strauss, Claude (1945) 'Structural analysis in linguistics and in anthropology', in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trans. Claire Jacobson and Brooke Grundfest Schoepf,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pp. 29–53.
- (1949a) 'The effectiveness of symbols', in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trans. Claire Jacobson and Brooke Grundfest Schoepf,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pp. 186–205.
- (1949b)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 (1950) 'Introduction à l'œuvre de Marcel Mauss', in Marcel Mauss,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6, pp. ix–lii.
- (1951) 'Language and the analysis of social laws', in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trans. Claire Jacobson and Brooke Grundfest Schoepf,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pp. 55–66.
- (1955) 'The structural study of myth', in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trans. Claire Jacobson and Brooke Grundfest Schoepf,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pp. 206–31.
- MacCannell, Juliet Flower (1986) *Figuring Lacan. Criticism and the Cultural Unconscious*, London: Croom Helm.
- Macey, David (1988) *Lacan in Context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1995) 'On the subject of Lacan', in Anthony Elliott and Stephen Frosh

- (eds), *Psychoanalysis in Contexts: Paths between Theory and Modern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72–86.\*
- Mauss, Marcel (1923)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trans. W. D. Halls, with foreword by Mary Dougla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 Metz, Christian (1975) *The Imaginary Signifier: Psychoanalysis and the Cinema*, trans. Annwyl Williams, Ben Brewster and Alfred Guzzetti,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 Meyerson, Émile (1925) *La déduction relativiste*, Paris: Payot.
- Miller, Jacques-Alain (1977) 'Introduction aux paradoxes de la passé', *Ornicar?*, nos 12–13.
- (1981) 'Encyclopédie', *Ornicar?*, no. 21: 35–44.
- (1985) *Entretien sur le Séminaire*, avec François Ansermet, Paris: Navarin.
- (1987) 'Préface' in Jacques Aubert (ed.) *Joyce avec Lacan*, Paris, Navarin.
- Mitchell, Juliet and Rose, Jacqueline (eds) (1982) *Feminine Sexuality: Jacques Lacan and the école freudienne*, London: Macmillan.
- Muller, John and Richardson, William (1982) *Lacan and Language: A Reader's Guide to Écrit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eds) (1988) *The Purloined Poe. Lacan, Derrida and Psychoanalytic Reading*.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Mulvey, Laura (1975)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 14–26.
- Nietzsche, Friedrich (1886) *Beyond Good and Evil*, trans. R. J. Hollingdal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0.
- Peirce, Charles S. (1932)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II, *Elements of Log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oe, Edgar Allan (1844) 'The Purloined Letter', in *Great Tales and Poems of Edgar Allan Poe*, New York: Pocket Library, 1951.
- Ragland-Sullivan, Ellie (1986) *Jacques Lacan and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and Chicago: Croom Helm and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Rivière, Joan (1929) 'Womanliness as masquerade', *Int. J. Psycho-Anal.*, 10: 303–13.
- Rose, Jacqueline (1986) *Sexuality in the Field of Vision*, London: Verso.
- Roudinesco, Elisabeth (1986) *Jacques Lacan & Co.: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trans. Jeffrey Mehlman,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90.
- (1993) *Jacques Lacan, esquisse d'une vie, histoire d'un système de pensée*, Paris: Fayard.
- Roustang, François (1986) *The Lacanian Delusion*, trans. Greg Si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Rycroft, Charles (1968) *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Psychoanalysi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 Sade, Marquis de (1797) *Juliette*, trans. Austryn Wainhouse,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 Saint-Drôme, Oreste (1994) *Dictionnaire inespéré de 55 termes visités par Jacques Lacan*, Paris: Seuil.
- Samuels, Andrew, Shorter, Bani and Plant, Fred (1986) *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Jungian 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Samuels, Robert (1993)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sychoanalysis. Lacan's Reconstruction of Freu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Sartre, Jean-Paul (1943) *Being and Nothingness: An Essay on Phenomenological Ontology*, trans. Hazel E. Barnes, London: Methuen, 1958.
- Sarup, Madan (1992) *Jacques Lacan*,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 Saussure, Ferdinand de (1916)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ed. Charles Bally and Albert Sechehaye, trans. Wade Baskin, Glasgow: Collins Fontana.
- Schneiderman, Stuart (1980) *Returning to Freud: Clinical Psychoanalysis in the School of Laca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3) *Jacques Lacan: The Death of an Intellectual Hero*,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heridan, Alan (1977) 'Translator's note', in Jacques Lacan, *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Tavistock, pp. vii–xii.
- Spinoza, Baruch (1677) *Ethics*, trans. A. Boyle, London: Dent, 1910.
- Strachey, James (1934) 'The nature of the therapeutic action of psychoanalysis', *Int. J. Psycho-Anal.*, vol. 15: 126–59.
- Turkle, Sherry (1978) *Psychoanalytic Politics: Freud's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Wilden, Anthony (ed.) (1968) *The Language of the Self: The Function of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 Elizabeth (1984) *Psychoanalytic Criticism: Theory in Practice*, London: Methuen.
- (ed.) (1992)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 A Critical Dictionary*, Oxford: Blackwell.
- Žižek, Slavoj (1991) *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索引

(條目後的頁碼係原著頁碼，檢索時請查正文頁邊的數碼)

## A

- absence 不在場 1  
act 行動 1  
acting out 動作搬演 2  
adaptation 適應 4  
affect 情感 5  
*agalma* *see* *objet petit a*; transference  
寶物 見小對形；轉位  
aggressivity 攻擊性 6  
algebra 代數 7  
alienation 異化 9  
anal stage *see* demand; development  
肛門期 見要求；發展  
analysand 案主 9  
anchoring point *see* *point de caption*  
錨定點 見黏扣點  
anticipation *see* time 預感 見時間  
anxiety 焦慮 10  
*aphanisis* 主體消失 12  
*a posteriori* *see* retroaction 回溯 見  
後遺  
art 藝術 12  
*Aufhebung* *see* dialectic 揚棄 見辯  
證  
*automaton* *see* chance 自動發生

(自動機制) 見偶然

autonomous ego 自律性自我 14

## B

- bar 隔離線 15  
beautiful soul 美麗靈魂 16  
being 存有 16  
*Bejahung* 認許 17  
biology 生物學 17  
Borromean knot 波氏結 18

## C

- captation 誘捕 20  
cartel 工作小組 20  
castration complex 閹割情結 20  
cause 原因 23  
chance 偶然 24  
code 符碼 25  
*cogito* 我思主體 25  
communication 溝通 26  
complex 情結 27  
condensation *see* metaphor 濃縮 見  
代稱  
*connaissance* *see* knowledge 認識 見  
認識 / 知識

consciousness 意識 28  
 counterpart 分身 28  
 countertransference 反向轉位 29

## D

*das Ding* *see* Thing 原物 見原物  
 death 死亡 31  
 death drive 死亡驅力 32  
 defence 防禦 33  
 deferred action *see* retroaction 後遺  
 見後遺  
 dehiscence *see* gap 裂口 見缺口  
 delusion 錯覺 33  
 demand 要求 34  
 denial *see* negation 否認 見否定  
 desire 欲望 35  
 desire of the analyst 分析師的欲望  
 39  
 development 發展 40  
 dialectic 辯證 42  
 disavowal 拒認 43  
 discourse 話語 / 宣述話語 44  
 displacement *see* metonymy 錯置 見  
 衍稱  
 division *see* split 區分 見分裂  
 drive 驅力 46  
 dual relation 二元關係 49

## E

École Freudienne de Paris (EFP) *see*  
 school 巴黎佛洛伊德學派 見  
 學派  
 ego 自我 50

ego-ideal 自我理想 52  
 ego-psychology 自我心理學 52  
 emotion *see* anxiety 情緒 見焦慮  
 end of analysis 分析結束 53  
 enjoyment *see* *jouissance* 享受 見痛  
 快  
 enunciation 發言動作 55  
 ethics 倫理 55  
 existence 存在 58  
 extimacy 離密性 58

## F

factor *c c* 因子 59  
 fading *see* *aphanisis* 淡去 見主體消  
 失  
 fantasy 幻見 59  
 father 父親 61  
 feminine position *see* woman 陰性位  
 置 見女人  
 fetishism 戀物 63  
 fiction *see* truth 虛構 見真理 / 真相  
 foreclosure 阻離 64  
 formation 形成 66  
 founding speech 建制言詞 66  
 fragmented body 碎裂身體 67  
 Freud (return to) 佛洛伊德 (回歸)  
 67  
 frustration 阻卻 / 挫折 69

## G

gap 缺口 71  
 gaze 視線 72  
 geneticism *see* development 遺傳論

見發展  
 genital 性器 73  
 gestalt 完型 74  
 graph of desire 欲望圖解 75

**H**  
 hallucination 幻覺 77  
 helplessness 無助 77  
 hysteria 歇斯底里 78

**I**  
 id 它 / 本我 79  
 ideal ego *see* ego-ideal 理想自我 見  
 自我理想  
 idealism *see* materialism 唯心論 見  
 唯物論  
 identification 認同 80  
 ignorance *see* méconnaissance 無知  
 見誤識  
 image *see* specular image 形象 見鏡  
 像  
 imaginary 想像 82  
 imago 心像 84  
 index 指示記號 84  
 instant of seeing *see* time 看的瞬間  
 見時間  
 instinct 本能 85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 國際精神分析協會  
 86  
 interpretation 詮釋 87  
 intersubjectivity 互為主體性 89  
 introjection 內攝 90

intrusion complex *see* complex 侵入  
 情結 見情結  
 inversion 倒錯 / 倒轉 90

**J**

*jouissance* 痛快 91

**K**

Kleinian psychoanalysis 克萊恩精神  
 分析學派 93  
 knowledge 認識 / 知識 94

**L**

lack 欠缺 95  
 language 語言 96  
 law 律法 98  
 law of the heart *see* beautiful soul  
 心的法則 見美麗靈魂  
 letter 字母 99  
 libido 力比多 / 欲力 101  
 linguistics 語言學 101  
 logical time *see* time 邏輯時間  
 見時間  
 love 愛 103  
 lure 誘餌 / 誘惑 104

**M**

madness 瘋狂 105  
 masochism *see* sadism/masochism  
 受虐狂 見施虐狂 / 受虐狂  
 master 主人 105  
 materialism 唯物論 106  
 mathematics 數學 107

matheme 基式 108  
 meaning *see* signification 意義 見表  
 義過程  
*méconnaissance* 誤識 109  
 memory 記憶 109  
 metalanguage 後設語言 110  
 metaphor 代稱 / 代換 / 隱喻 111  
 metonymy 衍稱 / 接轉 / 轉喻 113  
 mirror stage 鏡像期 114  
 misrecognition *see* *méconnaissance*  
 誤認 見誤識  
 moebius strip 梅氏環 116  
*moi see* ego 我 見自我  
 moment of concluding *see* time  
 下結論的時刻 見時間  
 mother 母親 117

## N

Name-of-the-Father 父之名 119  
 narcissism 自戀 119  
 nature 自然 120  
 need 需要 121  
 negation 否定 122  
 neurosis 精神官能症 122  
 not-all *see* woman 不全然 見女人

## O

object-relations theory 對象關係理論  
 123  
*objet petit a* 小對形 124  
 oblativity *see* genital 奉獻性 見性器  
 obsessional neurosis 126 強迫型精  
 神官能症

Oedipus complex 伊底帕斯情結 127  
 optical model 光學裝置 130  
 oral stage *see* demand; development  
 口腔期 見要求; 發展  
 order 層 (層次) 131  
 other/Other 小寫他者 / 大寫他者  
 132

## P

paranoia 妄想症 134  
*parlêtre see* being 言說存有 見存有  
 part-object 局部對象 134  
 pass 認證 135  
 passage to the act 投入動作 136  
 paternal function *see* father 父格定式  
 見父親  
 paternal metaphor 父格代稱 137  
 penis envy *see* privation 陽具嫉羨  
 見剝奪感  
 perversion 變態 138  
 phallic phase *see* castration complex;  
 genital 陽形階段 見閹割情結;  
 性器  
 phallus 陽形 140  
 philosophy 哲學 144  
 phobia 恐懼症 145  
 pleasure principle 快感原則 148  
*point de capiton* 黏扣點 149  
 pregenital *see* development 前性器期  
 見發展  
 preoedipal phase 前伊底帕斯期 149  
 privation 剝奪感 150  
 progress 進步 152

projection 投射 152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 152  
 psychology 心理學 153  
 psychosis 精神病 154  
 punctuation 斷句 157

## Q

quaternary 四角模式 158  
 quilting point *see point de capiton*  
 接襯點 見黏扣點

## R

real 真實 159  
 reality principle 現實原則 161  
 recollection 回憶 162  
 register *see order* 登錄處 見層（層次）  
 regression 退行 162  
 religion 宗教 163  
 repetition 重複 164  
 repression 壓抑 165  
 resistance 抗拒 166  
 retroaction *see time* 後遺 見時間

## S

sadism/masochism 施虐狂 / 受虐狂 167  
 Saussurean algorithm *see sign* 索緒爾數學式 見記號  
 scene 場景 168  
 schema L L 圖式 168  
 school 學派 171  
 science 科學 172

semblance 貌似物 174  
 seminar 講座 175  
 sense *see meaning* 意義 見意義  
 sexual difference 性別差異 176  
 sexual relationship 性 / 別關係 181  
 shifter 轉換詞 182  
 sign 記號 182  
 signification 表義過程 184  
 signified 所表項 186  
 signifier 表記 186  
 signifying chain 表義鏈 187  
*sinthome* 核心症狀 188  
 slip 滑動 190  
 specular image 鏡像 190  
 speech 說話 / 言說 / 言詞 190  
 split 分裂 192  
 statement *see enunciation* 發言內容 見發言動作  
 structure 結構 192  
 struggle to the death *see master* 至死方休的一戰 見主人  
 subject 主體 195  
 subject supposed to know 被假定知道的主體 196  
 sublimation 昇華 198  
 suggestion 暗示 199  
 superego 超我 200  
 symbolic 符號層 201  
 symptom 症狀 203

## T

Thing 原物 204  
 time 時間 205

- time for understanding *see* time 理解  
的時間 見時間
- topology 拓樸學 207
- torus 環圈體 209
- training 訓練 209
- trait unaire see* identification 單一特  
徵 見認同
- transference 轉位 211
- transitivity 傳遞作用 214
- treatment 治療 214
- truth 真理 / 真相 216
- tyche see* chance 機緣 見偶然

**U**

- unconscious 無意識 217

**W**

- want-to-be *see* lack 存有的想望 見  
欠缺
- wish *see* desire 希望 見欲望
- woman 女人 219
- writing *see* letter 書寫 見字母

「...這是一部重要的工具書，對初學者與內行人都能夠提供指引與啟發。」

Malcolm Bowie

「...就任何對於拉岡與精神分析感興趣的讀者而言，這都是一本不可缺少的書。」

David

「...這本書能夠將複雜的概念與思想轉化為清晰易懂的語言，這是令人驚訝的能力。對任何想要真正掌握拉岡思想的人來說，這是一本必讀之書。」

Slavoj Žižek



01463924

# 拉岡精神分析辭彙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拉岡的思想徹底改革了精神分析的理論與實踐，  
也對電影研究、文學批評、女性主義與哲學等不同領域帶來了重要的影響。

他的寫作是著名的複雜與難懂，  
但是其中卻洋溢著獨特的哲學智慧與幽默風格。

《拉岡精神分析辭彙》強調拉岡的臨床基礎，  
同時也是任何受到拉岡影響的領域之讀者最理想的指南手冊。  
對中文讀者來說，這本中譯本更是理解拉岡思想最好的起點。

## 【本辭彙特色】

- 超過200個條目，說明拉岡自己的專門術語，以及拉岡對於常用精神分析語彙的用法。
- 對拉岡作品的歷史脈絡與機構背景有細節的介紹。
- 對佛洛伊德、索緒爾、黑格爾以及其他重要思想家的重要概念之出處介紹。
- 拉岡生命與作品的紀事年表。

ISBN 978-957-732-336-1



9 789577 323361

00550

CAA0098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拉冈精神分析辞汇=An Introduc

页数=394

SS号=13028553